

# 滿江紅

張恨水著



世 界 書 局 印 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2836B

# 趙序

## 此書由趙頌吉先生捐助

余所讀恨水之說部，夥矣！而中有數種，當其鐫板之際，更爲余所校讐；一稿也，時且覆讀至數遍以上。故嗜讀恨水之著作者，雖隨其盛名而遍布於天下，第對之有深切之認識者，恐舍余外，初亦無多人耳！

今請舉其作品上之特點以言之：則其爲文，橫鶩別驅，汪洋大肆，而變幻復如之。故一書有一書之精神，一書有一書之特長，不復能拘於一格。如：春明外史則以雄偉勝，近於左氏；金粉世家則以瑰奇勝，近於史記；落霞孤鶩之雅潔，則胎息於漢書；而啼笑因緣之峭麗，又儼然楚騷之遺風。雖然，謂此數作，已能盡恨水之所長乎？則猶未也！於是，生面別開，町畦獨闢，乃復有此滿江紅一書之作。觀其放筆直書，有如長江大河之一瀉千里，不復能自範其止境；譬之於文章，殆又唐之昌黎，宋之東坡乎？

至書中人物，無不具有一藝之長，蓋卽今世所稱爲神聖之藝術家者，當其神與藝會，有得於心，則嘻嘻然而笑，祇知有小我，不復知有世界！迨夫爲世所棄，遭盡白眼，則又蟄伏牖下，幾不能自保其一身！昔何其豪而今又何其衰，本書均能敍之，歷歷如繪，其筆又抑何神耶？

意者：恨水固爲一藝術家，而所往還者，亦強半爲藝術界中人，久經耳濡目染，其取材乃俯拾皆是，遂不覺其神肖一至於此耳！

雖然，自有本書出，而藝術家之本來真面目，乃得豁然呈露於世人之前，亦大足爲一般不得志之藝術家，一吐其氣矣！是爲序。

民國二十一年夏日茗狂序於海上。

# 自序

滿江紅何爲而作也？爲藝術家悲憤無所依託而作也。韓愈有言：文以窮而後工，擴而充之，以言於藝術界，又何莫不爾？蓋身懷一藝者，衣食以迫之，社會以刺之，血氣以激之，日積而月累焉，固不自知其爲何而工也。雖然，窮而工，爲情理之所許，工而仍窮，則情理之所不通。而衡之事實，以文藝名世，綽然而無物質上之困苦，與精神上之煩惱者，又千百而不得一二焉。於是迫之，刺之，激之者，亦彌覺其利銳。物不得其平則鳴，世之藝術家，而貧而病，而卒至佯狂玩世，爲社會疾病而無所樹立，豈無故哉？此藝術界之所以多窮人也，亦藝術界之所以多異人也，亦即窮人異人之多奇遇也。

夫同此手足耳目鼻口焉，同此思想焉，同此衣食讀書焉，然而以言習吏治，則榮高官，受重祿，威福如天者有人矣。以言習經濟，則擁金山，居大廈，心廣體胖者有人矣。而以言習文藝，則終其身能泰然運其耳目口鼻手足與思想者，卽爲幸運之兒，不亦不平之甚耶？而習文藝者，依然前仆後繼以赴之，不少輟焉，是又何哉？意者，殆爲求精神安慰之一點而已乎？

夫既求精神安慰之一點而已。而此一點，果何所寄託？於是有寄託於山水者，有寄託於花月者，有寄託於詩酒者，有寄託於男女愛情者，其結果所至，若爲俠客，若爲高僧，若爲隱士，若爲風流情侶，又各異矣。以言品級，俠士爲上，高僧隱士次之，風流情侶斯下矣。而吾書數藝術家，皆取法乎下者也，不亦悲乎？吾不能使之取法乎上，亦不能禁之取法乎下，則亦書之，述之，與社會中人共掬一把同情之淚而已。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八日，小住北平西郊溫泉，夜幕高張，繁星滿天，疏林落葉，瑟瑟有聲，閒步池畔，則見



妙峯山，黑影沉沉，微露星下。大野如墨，時有犬吠。十年來所未見之鄉井夜景，恍然如夢，有不勝感觸者。繼而今滿江紅一書於焉將畢，而明星影片公司今日又適來攝吾另一說部落霞孤鶩之一幕，蓋是書固以溫泉收也。是亦足紀念之矣。於是亟入戶掩扉，疾書於一雙白燭之下。

張恨水序

回目錄

- 第一回  
第二回  
第三回  
第四回  
第五回  
第六回  
第七回  
第八回  
第九回  
第十回  
第十一回  
第十二回  
第十三回  
第十四回  
第十五回  
第十六回  
第十七回  
第十八回  
第十九回

賞月渡長江吟聯少女  
聚謔求風各爲種玉計  
一雨作絲牽情天不老  
旭日同看相知人欲去  
安步當車香塵留豔跡  
驚異遇歌場忽明真相  
半夜款香巢突聞快語  
高臥發狂吟心儀坡老  
窺豔笑遠來形諸夢寐  
杯酒兩忘嫌各傾肺腑  
俗容易招馳驅憑片紙  
婉轉陳詞通函勸撒手  
隔戶聽歌聲回車有意  
歸去囊空問款疑寒士  
無日不來輕車馳小徑  
衣飾豈無慚婉商求友  
貧境不堪噤聲別酒肆  
未免有情攜琴彈樹下  
努力見交情暗中買畫

聞絃過野寺笑接狂生  
詳猜遺帕獨作訪珠遊  
三杯添晚醉萍水無猜  
荒齋獨守前度客還來  
逢場作戲燈影罩疑團  
談笑歸客舍莫抑悲懷  
清晨過老圃幸遇知音  
清歌雜微笑座有周郎  
驚心聞乍別訪遍舟車  
百金一點曲共駭聽聞  
驪花難犯褒貶託微波  
伴狂發笑記事話傷心  
登場賣愛物注目堪憐  
邀來夜永拈鬪奪美人  
有聞必錄快鏡竊芳顏  
絲蘿非有託快拒藏嬌  
迷途未遠破曉過農家  
可以無憾沽酒醉燈前  
建功藉藝術高格酬金

第二十回

路上一相逢實成大錯

筵前同笑謔漸見深情

第二十一回

藏幣走倉皇奔車逐跡

明燈照戰栗驚鳥投懷

第二十二回

燈下話餘驚共消長夜

案中藏祕計對質公庭

第二十三回

不作夫妻何須假兄妹

果爲藝術自有好評章

第二十四回

作事有終解鈴還鑽石

懷才不遇困腹啜瓜羹

第二十五回

貧賤擇交難冷嘲熱諷

激昂變態易淺笑深鑿

第二十六回

偉大規模謁陵論豪傑

逍遙伴侶訂約訪湖山

第二十七回

突逢學子來翩翩可喜

善爲美人役脈脈鍾情

第二十八回

遊棹夕陽中湖光繪影

並肩白堤上夜色宜人

第二十九回

無可奈何留書權作別

似曾有意置酒卽催眠

第三十回

牀下負荊時見機而作

湖邊聚首處有約不來

第三十一回

賣畫受飢驅忽成上客

解囊壯醉色更遇高人

第三十二回

舊好不忘午陰酣茗話

墜歡可拾陋室澀遊蹤

第三十三回

吹笛引新儔開懷道故

聞琴過舊地卻步羞前

第三十四回

交絕轉圜時登山痛哭

情參還壁後拍手驚呼

第三十五回

填海有心人追芳跡往

負荆無術函約怨聲回

第三十六回

情敵恰相逢強顏握手

恩人何忍害儲藥回心

第三十七回

交友可無猜寵召面謝

作妾原不忝盛惠心儀

第三十八回

救急筵前新郎甘假冒

約逃海外舊雨可能忘

第三十九回

雨道奔忙可憐一路哭

火船赴難忽憶滿江紅

第四十回

酒醒夢回江中船不見

曲終人渺天上月依然

# 第一回 賞月渡長江吟聯少女 聞絃過野寺笑接狂生



是一個四月天氣的黃昏，暮色蒼茫之中，浦口鐵路兩邊的電燈，已經明亮起來。在燈光下，照見旅客如潮湧一般，由火車上跳下月臺。月臺上迎接旅客的人，搬運行李的運夫，檢查行李的軍警，卻又迎面趕了去，於是在人頭鑽動的空間，發出一種嘩啦嘩啦的人語聲浪。作旅客的，不必受什麼來往人的擁擠，只是這一片喧嘩聲浪，就可以讓他心慌意亂，不知所措。在這衆客如潮的裏面，有一位由濟南來此的青年旅客，左手提了藤籃，右手提了小提箱，橫了身子，只管在人叢中擠。右手的箱子，提着了上，了前，左手的籃子，卻讓後面的人夾住了，拿不出來。極力的向前面一扯，又撞到了前面的一個人，只得陪着笑臉，和人道歉，說了一聲勞駕。這勞駕二字，不是南京人口語，也不是南方任何一省人的口語，只這兩字，可以知道他是北省人，縱然不是北省人，也是在北方多年的人了。原來他原籍是廣東新會，四歲的時候，隨着他父親遊宦北方，直隸山東河南，都走遍了。成人之後，他父母都去世了，他就靠着向來能畫幾筆畫，在濟南中學，當了兩年的圖畫教員，聊以餬口。爲了他身世的不幸，和他生性的灑脫，又加之以藝術的陶養，不知不覺走入浪漫一流。在濟南教育界，沒有人不知道畫瘋子于水村的。他在濟南過了兩年粉筆生活，自己煩膩起來。恰好是學生們鬧着校長風潮，他就趁了校中無人管理的機會，也不用和那個辭職，簡單的帶了兩件行李南下，第一要看新都的新氣象，第二也要西遊廬山，東遊西湖，添些圖畫的資料。當他到了浦口，看到火車上下來的人，竟是如此的擁擠，覺得新都的繁盛，確與平常都會不同，這回不會白來，總可以增長許多見識。他正如此想着，忽然藤籃上劈拍讓人踢了一腳，接着喊道：放下放下。擡頭一看，原來是三四個軍警，攔住了去路，正在人叢中檢

查行李。水村料是闖不過去，只得一彎腰將東西放下。他悶是一彎腰，後面一隻大網籃向前一撞，撞得頭向前一伸，人幾乎要栽了過去。兩手趕快向前面一撐，就撐在一個人身上，並未倒下去。一看那人，穿了一件米色的夾斗篷，原來是個女子，未免過於猛浪，連忙低了頭，蹲着身子，就去開箱子。他面前是一兵一警，兵正在檢查一個人的箱子，警士卻攔住兩個搬行李的不讓走，水村開了箱子，許久也沒有人來檢查，手上搭的大衣，拖在地，卻讓過來過去的人，踩了許多腳。正待站起，一隻大箱子在頭上抗了過去。幾乎碰了一下。水村道：老總，請你快……一句話不會說了，後面人向前一擠，這回擠得真倒了，兩手向開了的箱蓋子上一按，箱子一翻，裏面的東西，全翻了出來，倒在地上。那兵士手一揮道：快走！快走！給了他兩張印着驗訖字樣的紙片，又用腳踢了一踢箱子，連道：走走。水村將地上的東西，向箱子裏一陣亂塞，箱子蓋一合，手裏提着，還不等他開步，後面的人已經擁着他向前走了。他兩手提了箱籃，夾在人堆裏，向前走了去，好容易走出站臺，在清爽的空氣裏，清涼了一陣，接着又擠上輪渡的躉船，躉船的跳板既窄，而且又是由上向下，行人不能不慢，這後面要上船的，如狂風暴雨一般的擠着向前。水村兩隻腳已不能聽自己的命令，兩手拿了行李，又不能左右撐扶，索性聽其自然，讓人擠去，這倒很方便，一下就擠上了躉船。在躉船上的人擠得透不過氣來，悶了許久，這纔有渡輪到了。眼看渡輪上的人，從另一方面跳板上登了岸，這躉船上渡輪的柵欄門方始開了。這柵欄門，也不過三尺寬，上千旅客，要由這裏擠着上輪渡，這不是潮湧了，乃是榨油，水村拚命的擠上了輪渡，見旅客艙裏，人已塞滿，這就不打算進艙，在船舷上將箱子提籃放下，靠了艙門板，將西服領子提了一提，一陣涼風吹入懷來，精神爲之一爽，於是蹲着將箱子裏東西，整理了一番，鎖上了暗鎖，站起來時，船身有些幌動，原來船已開動了。這時向前一看，一片大江，東西不見邊，由天底下來，流到天底下去。東頭一輪盆大的月亮，攔住了江流，懸在上一白的中間，那月亮雖然不動，江中的白浪，在月下流動着，現出一道銀光，只管一閃一閃，好看極了。向北看看下關，許多燈火，高高低

低，分出人家來。在燈火後面，隱約的現出一座青暗暗的獅子山來。水村看得正出神，忽然身邊有個女子聲音道：這月亮底下的江景真好。你看那一隻船在月亮底下飄蕩着，好像一幅畫一樣，彷彿我就在什麼地方看過這一幅畫呢。水村第一個感覺，連忙向舷外看去。果然見一隻小船，扯着十成滿的布帆，遠遠背着月亮而去。第二個感覺，便想到這女子說話，很是不俗，是個什麼人？回頭一看，這女子穿了米色的斗篷，頭上簇擁半勾式的燙髮，瓜子臉兒，溜圓漆黑的眼珠，敷粉之外，還點有胭脂，很有些丰致。斗篷裏面，是一件葡萄點的花旗衫，在衣襟上，插了一枝自來水筆。看那樣子，不像是大家閨秀，也不像是風塵中人物，究竟不知道是幹什麼的。想起剛纔在車站上扶了一個女子一把，那女子也穿了米色斗篷，大概就是她，這可別讓人家發覺了，便掉過頭去看江景。看到江頭月色搖動，隨口將成詩吟了一句，月湧大江流。停了一停，那女子卻也吟了一句千家詩，月光如水水如天。水村不覺心裏一跳，她倒有心和我說話？回轉頭來又一看，只見她右手兩個指頭，夾了一根捲煙，彈了一彈灰，交給身邊一個老婦人，撮着嘴唇，噓出一口煙來。水村心想，若是一個女學生，不會在這種地方抽煙的，這不見得是個上等人物了。然而她剛纔念了一句千家詩，似乎也不是一種普通的女子。要說她是旅客，她又沒帶着行李。那一個靠她站住的老婦人，衣服雖然半新舊，也是一件黑綢長夾衫，決不是傭僕，但也不像是母親。不然，那有女兒這般華麗，母親那樣樸素的呢？恰是怪事，她們又並不會帶着行李，也不像出門的樣子。心裏只管這樣想着，眼中可就偷看了人家好幾次，忽然人聲一陣喧嘩，船到了下關了。這時，水村鑑於剛纔在浦口那樣受擠，不願跟着人叢走，提了手提箱，三腳兩步，就搶上行人的前面，由跳板上跑上了躉船。但是他到躉船上的時候，後面的人，也就蜂擁而來，又搶着跑上了碼頭。可是自己一上碼頭之後，自己發現把那隻提籃丟了。那提籃裏面，雖沒有什麼值錢之物，但是零用東西，都是不可少的，手邊錢並不多，到南京重新來製上一道，事實上是不可能，只有到輪渡上去找去。正待動腳，看看躉船上下來的人，一層壓着一層，也萬不能擠上去。在

這種紛亂情形之下，就擠到輪渡上去了，未必還能找着那提籃，這也只好罷了。手上提了一隻箱子，沿着江邊，無精打彩的走着。那江干馬路上的車夫挑夫，四處兜攬旅客生意，見水村走走又看看，似乎是個新來的旅客，兩個挑夫，一個人扛着一根扁擔，上面拴了一串麻索，將扁擔橫着一攔，叫道：先生，到那裏？我挑了去。一個穿黑衣的人，將一頂盆式呢帽向後翻着戴了，兩手將挑夫二邊一分，伸着頭，用手指了水村道：先生，進城嗎？路遠得很囉，坐我們的汽車去，好不好？挑夫道：說好了，我們送去了。汽車夫道：你講什麼鬼話？人家一隻提箱，倒要兩個人挑了去。正糾紛着，又伸過兩個頭來，叫道：坐黃包車罷。立刻之間，水村讓這一班歡迎的工友包圍了。水村道：過去過去！什麼人也不要。你不要攬生意，我是個窮光蛋。忽然後面有人道：在這裏了，在這裏了。水村回頭一看，正是在輪渡上遇到的那個女子，那老婦人緊緊在後面跟隨着，提了那個藤籃。水村還不會說話，那老婦將籃子提到面前，笑道：先生，這是你的籃子嗎？水村道：哎喲！真是多謝得很，我急於要下船，把籃子就丟了，難得老太給我送了來。那些挑夫車夫，聽他所說，出門的人，會丟了行李，這人對於江湖上的事情，至少有八成外行，又擠上前，這個喊我拉去，那個喊我送去。水村笑了起來道：朋友，你們是今天生意不大好吧？怎麼只管來包圍我。我花不起多少錢的，就是把我這隻箱子和籃子全送給你們，你們也不够喝一餐酒。那些工友們聽他如此說，都哈哈笑了。那個女子站在身後，也微微的笑道：這些人，實在也淘氣。人家不願要人送，何必去勉強人家。水村聽了她出來解圍，心中倒是一喜，便裝出要問不問的樣子道：這到清涼山的夕照寺去，不知道有多少路？那女子已走上了前兩步，便望了那老婦人微笑道：那地方多荒涼呀，晚上能去嗎？那老婦人道：就是白天去，那地方也沒有人家的。水村道：我也聽說那地方像鄉下一樣，倒不料是真的。那女子道：那地方晚上是找不着人家的，不如今夜在下關歇了，明天再進城。水村點着頭道：多謝姑娘指教，我就這樣辦了。那女子原是半向着水村說話，半向着老婦說話，水村和她道謝，她纔將臉正式對着水村點頭一笑。水村經人家送還了提籃，正想問那老

婦人貴姓。那老婦人已是對女子道：前面有輛野雞車子在等客，我們趕上去罷。於是這二人忽忽的就走了。水村所站的地方，正有一家客棧，面江而開。心想晚上去找朋友投宿，本來不便當，加之所要到的地方，又說是很荒涼的，那末，照着那位女士的話，在客棧裏先休息一晚，是妥當些。於是提着行李，就在這家客棧裏投宿。第二天且不帶東西，先空了手進城。進城之後，問明了路徑，果然離開交通便利的大路，穿過一片野竹林子，和些零碎的菜園，就走上一道小山崗子。這山崗子上長着一些亂草，亂草裏隨着幾棵小樹，山下卻是一凹稻田，對面小山崗子下，有幾戶人家。順着這邊山腰，一道很平坦的人行路，蜿蜒深入前面山嘴子裏去。山嘴子那邊，露出一截青蒼的樹林，似乎那地方有路可通。靠稻田的一邊，有一路桑樹，順着風有一陣布穀鳥的聲音，吹了過來，叫着割麥栽禾，割麥栽禾。人走到這裏，決計想不到這就是中華民國的首都，彷彿是到了鄉下來了。心裏想着梁秋山夫婦，難道就住在這種地方？這裏交通很不便的，於他們的生活，不發生阻礙嗎？心裏一面猶豫，一面走着，忽然一陣叮叮咚咚的聲音，在沉寂的空氣裏吹過來。聽那聲音，好像是琵琶響，這種亂草空山，那裏會有這種雅奏？這不由人不驚異起來。站在風頭上，側着身子，靜靜一聽，果然是有一人彈琵琶，那聲音緊一陣，緩一陣，非常的動人。急的時候，如狂風暴雨，緩的時候，如小石鳴泉，一定是琵琶名手，決非出之平常街頭唱曲人所作。聽了這種琵琶聲，把來作什麼的，都一齊忘了，只管順了聲音的出發點，跟了上去。走到近前，已經轉過了一座小山嘴子，面前忽然現出一片平地，地上有一片冬青樹的林子，造出幽涼的綠陰，映着四週的草地。樹林深處，一堵紅牆，有門面西而開，穿過樹林一看，門上有匾額，正是夕照寺三個大字。怪不得了，這種地方，那有這種聲音，原來是梁秋山在這裏作樂。我突然衝進廟去和他見面，他可要驚異一下子。於是悄悄的進了廟門，正待向裏面走，卻有一個人，脅下夾着琵琶，笑嘻嘻的走將出來。那人約莫有三十歲，頭上戴一頂呢帽，一直罩到眉毛頭上來。身上穿一件藍布大褂，洗得都有點變白色了。看他帽子下面，露出一截蓬亂的頭髮，配着他清瘦的面



龐，是個清貧而不好修飾的人，自己遠看以為是秋山，這纔知道錯了。他見一個西服少年忽忽而來，只管打量他，他也有些驚異的樣子，便站住腳，望了一望。水村笑道：彈得好琵琶呀！怎麼不彈了？那人笑道：你老哥怎麼知道我彈得好琵琶？我是個賣唱的。水村道：賣唱要什麼緊，憑了本事賣錢，一不偷，二不搶，三不詐欺。我也是個賣畫的，我就不看小我自己。那人笑道：你莫不是由濟南來的于水村？水村點頭說是，他就伸了手出來，和水村握了幾握，笑道：我聽得秋山說，閣下要來，日內準到。我一聽你的口音，和你的情形，就猜定了你是那位浪漫的大家藝術家。你不知道秋山有個音樂大家的朋友嗎？那就是我，我叫莫新野，全南京城裏人都崇拜我。到五體投地，我去拜訪闊人，闊人都不敢見我，我這叫布衣可以傲王侯。說着，牽了一牽自己藍布大褂的衣襟，接着，哈哈大笑着起來。他正笑着，身後有人道：在新朋友面前狂吹，不知道有老朋友在一邊聽着嗎？水村向裏看時，也是一位西裝朋友，手上提了一個照相匣子，從廟裏走出來。他倒是個漂亮青年，只是嘴唇上多了一撮小鬍子。他的盆式帽子，有點和莫新野不同，卻是歪戴在右邊的。莫新野就笑道：我來介紹罷，這也是藝術家，攝影聖手，一天能用五打膠片的李太湖先生。這一位是新到的大畫家于水村先生。李太湖笑道：對於大畫家，你就說是大畫家，並不加以形容詞。何以在寡人名字上，你卻加上許多形容詞，這也有什麼理由嗎？就是一天用五打膠片，這也是攝影人的常事，還提他一筆作什麼？莫新野道：本來不用得提，但是因為你常有照五打膠片的夢，事實上一天能照五張膠片，你也心滿意足了。我給你誇讚兩句，你倒不願意。李太湖笑道：總有一天，我有驚人的紀錄發現出來，發一筆大財，買一打攝影機，大小鏡頭無所不有……莫新野道：不要說夢話了，我們應該引于先生去見老梁，讓人家老朋友見面。於是他二人在前面引路，由廟後瘦竹林子裏，鑽過一道小石頭路，出了林子，豁然開朗，是一片很大的菜園子，直抵西邊山腳下。莫新野將脅下的琵琶，向空中一舉，如搖搖鼓似的，連連搖了幾下，叫道：客來了，客來了，主人翁出來歡迎呀！一棵桑樹後面，有個人答道：你們是什麼事高興，又來擾亂人家。

的文思，人家寫着幾個少年，正帶了那個美人，坐在紫藤花下，向她求婚呢。說着話，那人走出來，穿了灰布短衫，頭上戴了一頂男子平頂草帽，手臂上挽了一大筐子桑葉。那蓬鬆的亂髮，兩鬢下垂，配着那清秀的臉兒，現着一層受日光的紅暈，一笑，便露出那潔白整齊的牙齒。水村連忙一點頭叫道：秋華大嫂，兩年不見，還是從前一樣呀！秋華將帽子取下，在臉邊遮着日光，笑着啣了一聲道：果然貴客到了。李太湖一舉手道：不要動，這個姿勢太好，讓我照一張。莫新野道：你有膠片嗎？李太湖一低頭，將手摸了一摸照相匣子。秋華和新野都大笑起來，只在這笑聲中，這正面半瓦半草的屋主主人出來了。

## 第二回 聚謔求凰各爲種玉計 詳猜遺帕獨作訪珠遊



屋子的主人翁梁秋山，是個小說家，靠着向上海各雜誌各報館賣稿爲活。不過這種收入卻不大靠得住，因之就租得親戚家山下一片菜園子，種些鮮花菜蔬，讓伙計們挑到市上去賣，補助不足，這時他正在屋裏撰稿，聽到屋外一陣喧嘩之聲，趕快跑了出來。一見于水村笑着迎上前，連忙搶着握手道：果然來了，我們又熱鬧許多了。于水村見他穿淡藍的竹布長衫，已經變了白色，頭上的黑髮，蓬得捲成雲堆，清秀的臉色，更少光彩了。因笑道：秋山，你的景況不大好吧？我到這裏來，恐怕要拖累你。秋山笑道：窮雖窮，你來了，房子有得住，飯也有得吃，太湖現正參與攝影比賽大會，據我想，頭獎一定是他的，他有五千元的獎金，我們可以分些錢作衣服穿。你還怕什麼？太湖笑道：你們總取笑我，有一天我的作品大成功……新野笑道：怎麼樣呢？打我們五百手心，警戒警戒。太湖道：我要把我所得的錢，完全拿出來，吃喝玩，大家鬧個通量，出我這一口氣。新野笑道：那我要吞一口吐沫了。不知道我鬍子白了之後，能不能實現？秋山道：水村，你有看不慣吧？我們總是這樣開玩笑的。水村笑道：你不記得我們同學的時候，我也是淘氣的一分子嗎？秋山笑着，手搭

了他的肩膀，走進屋去。水村一看這屋子，前進是草屋，前門便是一個白木屏門，轉過屏門，是個大天井，栽了兩叢竹子，兩對過兩間屋子，在窗戶橫頭上，貼了黃色虎皮紙條一邊，是我聞，一邊是空卽是色，這就可以知道是音樂大家，攝影大家所住的屋子了。正中堂屋裏，開了兩個雙窗戶，裏面陳設着簡單的書案書架，似乎是大家工作的地方。再轉過一個白木屏門，一字天井後，有三間瓦屋，就是主人的內室了。屋子低得很，東首一架薔薇，西首幾棵芭蕉，都過了屋頂。臺階石頭縫裏，亂鑽着秋海棠和虎耳草的葉子。由薔薇架轉過去，還有幾間草房，是工人住室和廚房。水村道：窮人家也佈置得有點藝術化，但是都有人住滿了，我住在那裏？秋山道：上面這瓦屋子三間，我夫妻是分住的，你來了，我們可以合併，把西首那屋子讓給你住。新野的琵琶還未曾放下，將五個指頭，嘩啦一陣撥着，向畢女士秋華聳肩微笑道：嫂子聽見沒有？秋華微笑道：聽見了，又怎麼樣？說着，她提了一筐子桑葉，轉進旁邊草房去了。新野道：子兄，你這次來得好，給了秋山一個莫大的機會。秋山笑道：你這種人，太豈有此理，當了我夫人的面開玩笑，設若將來你要結了婚，我一定不放過你。說到這件事，我倒要問水村，別來三年，有了愛人沒有？水村笑道：誰愛我？這個窮光蛋？梁秋山道：你也該努力了，設若你有女朋友的話，可不能再放過。水村道：以往雖然有幾個女朋友，都是事務上得來的，連平常的交際都談不到。只有這次到南京來，我真得着一個女朋友，設若我有機會接近她，我很願去努力。說着話，秋山已經把他引進屋裏。正中是大家的飯堂，秋華的屋子垂下了門簾，這邊秋山的屋子，也只設了一榻一棹兩椅，壁上掛着他夫人一張大半身相。莫李二人，這時放下隨身法寶，也到屋裏來坐着。太湖道：子兄，你說話若不是撒謊的話，你的手段太高明了，怎麼到南京來，不滿二十四小時，就會有了朋友。我在南京七八年了，南京幾條大街，我閉了眼睛能走，又說得一口好南京話，怎麼我會沒有女朋友呢？我若是有了女朋友，老實不客氣，我就把她作爲對象。不瞞你說，我今年二十六歲了，也該結婚了，不是說着，頭歪着搭在左肩上，緊緊的皺了雙眉。新野坐在一張搖椅上，身子向後一

仰兩隻腳直架到棹子上。在耳朵上取下半截煙捲屁股，放到嘴裏，搖了一搖頭道：人家都說我浪漫成性，那都是誤會了。我現在只有一個人，要什麼事業，混一天是一天。設若我有個好夫人，產生一個好家庭，我一定好好的幹起來。秋山道：你聽聽，你這兩個怪物，都成了老婆迷了。惟其是你兩個人太羨慕結婚了，所以我們夫婦，形式上不能不疏遠一點。水村笑道：那糟了，你現在夫妻合居，倒讓我對門住着，我豈不是更爲眼饞？這一說，大家都笑起來。水村指着秋山臥室裏道：你既是夫婦對房門而居，也不算遠，爲什麼牀頭邊還掛上一張夫人的半身相片。秋山掩了半邊嘴，對着他的耳朵，低低的道：這個原因，你還不懂嗎？這就是拍夫人的馬屁呀！水村聽了，也就笑將起來。恰好秋華進來收拾棹子，拿了一把筷子放在棹上，那樣子是要開飯了。見大家笑嘻嘻的，便問：是什麼意思？水村道：剛纔秋山說，他牀頭邊掛了嫂子的相片，是要在嫂子面前討好，乃是一種作用。秋山笑道：了不得，你一進門就來說我的壞話。秋華笑道：用不着人家說，我早知道，男子們對女子，是會弄手腕的，那一件事沒有作用，只要光明正大一點，就弄一點手腕，我也不怪他了。說着，莫新野和李太湖都張着嘴哈哈大笑起來。秋華收拾着棹子，端上飯菜來。大家同席吃飯。在席上，大家又談到水村，來南京不多久，何以就會認識一個女朋友？水村笑道：我也不過是一時高興的話，那裏有這麼一回事？你想，坐輪船火車的人，還有碰不着異性人物的嗎？秋華笑道：你不告訴我們也可以，但是將來有找着嫂子幫忙的時候，嫂子就不能答應了。你要考量量的，不要得罪我這個有力量的人呀。水村笑道：實在我是笑話，够不上說朋友哩。若果然是朋友，我也很足以自豪，有個不願告訴人的嗎？秋華點點頭，抿嘴一笑，也就不再追問了。吃過了飯，秋山夫婦，連忙去騰屋子，水村復到下關去，把行李搬了來。水村是兩件行李，首先要打開檢理的，自然是那提籃。當日累了，且自放下。次日一早起來，水村一樣一樣的，將零碎用物，向外檢着，檢到了籃底，卻不免一驚，原來有一條雪青花綢小手絹，落在籃子角上。這種東西，當然是女子的用物，自己向來不會親近女子，有之，便是昨天在江渡上所遇到的人，難

道：她和我真有什麼意思，留下這條手絹作紀念嗎？果然如此，她爲什麼連姓名住址都不告訴我？爾我縱然有意，你不知道我，我不知道你，是如何的接近呢？心裏想着，手上拿了這條手絹，就不覺忤弄了許久。忽然肩膀上被人一拍，笑道：事到如今，你還想賴不成？原來梁秋山站在身後，偷看多時了。水村笑道：這真是一樁奇聞，我籃子裏，忽然會發現這一條手絹，我這不是重大的嫌疑犯嗎？秋山笑道：奇怪得很啦！手絹這東西，會有了變化，能够自來自去。水村將一隻手托了手絹，伸着給他看道：我也是剛剛纔發現的，據我想，或者是昨天那個女子落在我提籃子裏的了。你會作偵探小說的，就勞動你這位紙上的偵探，給我偵察偵察看。設若你願意作小說材料的話，題目我也給你預備了，就是飛來帕，你看好不好？秋山接到手兩手捧着，先在鼻子上聞了一聞。然後將手絹兩邊，都翻着看了一看。於是斜躺在牀上，將兩手平扯着手絹，眼睛對了上面望了出神，笑着點點頭道：我已經有了些線索，但是必得你把可以嫌疑之點，以及那女子和你接近的經過，詳細詳細告訴我，然後我互相映證一下，就容易水落石出了。水村笑道：你這完全把我當三歲小孩子了。我詳細詳細的告訴了你，你還有什麼猜不出來的？這不但要你猜，我也可以猜呀。秋山於是坐了起來，用兩個指頭，捏着一個手巾角，高提着與眼睛相平，表示着注意的樣子，笑道：讓我先把我所猜得的影子告訴你，看看和你碰着的女子對不對？於是坐在椅子上，將身靠了椅背，將手絹放在膝蓋上，兩手臂互抱起來。水村笑道：不用做了，表情够了，這也就只差福爾摩斯用的那個煙斗了。秋山笑道：讓我告訴你，這女子是上海人，寄居南京的，裝束極時髦，衣服很華麗，大概是個浪漫女子，臉上擦有胭脂，有煙捲癮。她大概認識幾個字，也許還認得幾個英文字，但是程度很淺。她是圓式的瓜子臉，眼睛黑白分明，穿平底鞋……水村笑道：胡鬧！你簡直有點瞎朦。憑這一條手絹，你怎麼能够把她的相貌，性情，程度，都猜了出來。最荒謬的，你竟會想到她是穿平底鞋。秋山將手絹向他懷裏一擲，將腳搖曳着道：你憑着良心說，我猜對了多少？無論對不對，我都是由情理上一層一層推出去的，決不是瞎說。水村道：你不

必管對不對，我要反問你一下，你所猜的理由安在？秋山笑道：我當然有理由，因為這種雪青色的手絹，上海婦女最近時興的，南京城裏還不多見，人用，上海的習俗，當然是上海人先傳染。她縱不是上海人，也是個極端模仿上海婦女的。能用這種手絹的人，決不會穿着古板的舊式衣服，這已是可斷言的，其次，這一條手絹，要兩塊錢。試問有衣服不華麗，用這種昂貴手絹的嗎？我說她臉上擦胭脂，是手絹上有了紅印。說她抽香煙，是手絹上有煙味。女子如此的奢華，又抽煙捲，當然不是拘謹一流的女子。手絹上的香味，也是一種精貴的香水所留下的，於此也可證明她是會用錢的。至於我說她認得字，那是根據這手絹上有幾點藍墨水點。她或是身上帶有自來水筆，或者家裏有鋼筆，不過她雖用鋼筆，然而她並不認識幾個英文字，因為這手絹角上，繡了兩個英文字母，這自然是名字的縮寫，然而你看這個 M 字，是大寫的，這個 f，卻是小寫的。連姓名用大字母縮寫，都不知道，英文程度，豈不是有限？水村道：這都罷了。你怎麼知道她的臉是瓜子臉，難道這也是由手絹看出來的嗎？秋山道：這卻不是，我知道你對於美女，是取瓜子式的，這個女子你一見傾心，自然亦復如是。至於她穿平底鞋，我就猜着，她不和你提籃子，手絹不會落下。若要提籃子，下關輪渡的擁擠，如何走得了？我的理由，完全說了，對不對？水村道：這真怪，你知道的，倒會比我多，你認識這個女子嗎？若是認識的話，何妨和我們介紹介紹。秋山哈哈笑道：這由你嘴裏證明出來，你的確一到南京就認識一個女子了。我知道她是誰，還是你給我介紹罷。水村笑道：你說得這樣逼真，也許你真認識，你告訴我這是誰？秋山一拍手站起來道：這就奇了！你在路上遇到一個女子，無名無姓，我又不曾在一路看到，我能知道是誰呢？水村望着天想了一會子，忽然笑起來道：若是我把經過告訴你，你更能作進一步的偵察嗎？秋山道：這不能在事先預定，且看你的報告如何？水村道：其實我也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事情，全告訴你也不要緊。於是將昨日由浦口渡江登輪，以至於在下關歇客棧的事，都說了個詳細，因笑道：我全告訴你了，現在你該偵察出一個結果來了。秋山笑道：你說的話，不但不能再給我一些線索，

反讓我以前所猜得的，都有些搖動。不過我有一個法子，可以找着她的，這種女子。南京城裏時髦些的娛樂場，一定不會短少她的蹤跡，你若誠心訪她，可以多到這些娛樂場去玩，尤其是星期日和星期六，她必定得出來的，那個時候，你可以去找她，見着她之後，你不必再客氣，老老實實的，就問她的姓名住址。她若是有意於你，一定毫不隱瞞，完全告訴你的。水村笑道：算了算了，說了半天，你出的不過是這樣一個死主意。這種主意我也想得，用不着你這個紙面上的福爾摩斯來作顧問了。秋山笑道：今天正是個假期，你今天就去碰碰看。說着又笑了起來。水村讓他玩笑開够了，就不再說什麼。其實他心裏，也是如此想着，當昨天晚上她上汽車的時候，彷彿聽到她問是到夫子廟的嗎？莫非她就住在夫子廟？本想問一問秋山，這夫子廟在什麼地方，現在怕爲了這個，讓人家疑心，只好不問了。秋山說是到娛樂場去找她，這雖是一個靠不住的笨主意，然而除了這個，也想不出什麼再好的法子，除非是到夫子廟那地方去撞撞看，也許可以把她撞着。當時把這計畫擱在心裏，表面上不再提到這件事。到了次日，只說是出來訪朋友，一個人從荒落的菜地裏，找上大街來。向街上的警察，打聽明白了夫子廟，也就毫不考量，向着目的地而來。心裏想着，這個地方，一定是個很整齊的住宅區，外帶着一座蒼松翠柏，黃瓦紅牆的孔廟，附近或者有幾個很好的學校。她既是個學生樣子的人，住在整齊肅靜的夫子廟附近，那是理之當然了。他照着巡警指示的道路，先走了一截中山大道，然後又經過了幾條很熱鬧的街，並不像是到住宅區的心裏，倒有些疑惑。第二次再向警察打聽，警察將指揮棍一指，說是一直走去，路不多，就是夫子廟了。于水村又順着他指着的路走去，心裏便有點疑惑，只是推敲着夫子廟的形狀。腳下走過了馬路，便是一截大鵝卵石砌的大寬巷。這裏正是一截挑水夫必經之路，滿地讓水潑得溼淋淋的，皮鞋踩在上面一走一滑。穿過兩條巷，忽過一條橫街。這條街上，雖不十分熱鬧，卻兩面一律新蓋的樓面鋪房，多是茶館酒店。一個賣香煙的店裏，一座大梯子，直通到樓上，迎梯子頭上，懸了一塊橫匾，大書金粉閣三字。是了，聽說南京有清

唱老戲的茶樓，容納着一些歌女爲號召，大概就是這裏。歌女自然有真爲賣清唱而來的，但是也有許多爲了禁娼，迫不得已改業的，那末，這種地方，不見得有人願在這裏住家，莫不是走錯了？再問警察，他說這就是夫子廟了。問廟在那裏？前面那空廠就是。水村越訪問越奇怪，索性把這廟訪問到，看是怎樣一個地方。順着街向前，又經過了四五處清唱的地方，便走到了空廠。這空廠上，左一個布棚，右一把大傘，在這傘下，全是些攤子，有賣瓜子花生糖的，許多玻璃格子，裝了吃的。有補牙帶賣藥草的，有小藤筐子，裝了許多牙齒，有大牙，有板牙，有門牙。有賣雨花臺小玩石的，用清花缸儲滿清水，裏面浸着花生糖，板牙，小石頭子，一連三個攤子，倒也映帶生姿。此外賣蒸糕的，賣化裝品的，賣膏藥的，各種不同類的攤子，分着幾排，在三座廟門外排着。廟門也找不出什麼金碧輝煌的顏色，只是那灰黑的木門框，還存些偉大的遺規。所預想的那些古色古香，完全不見。走進廟去，裏面依然是攤子。不過加了些露天玩藝，自己不由得好笑起來，這個地方，豈是美人所居之處，幸而不曾露一點口風，一人溜了來的。若是讓他們知道，更要大開其玩笑了。昨天已是很晚了，不知道那女子坐車到夫子廟作什麼？或者是我聽錯了。順步走了出廟，擡頭見一家茶樓，高聳在對面的右角。心想，自新都北上的人，都捲着舌尖學南京人說話，吃茶去。想必這南京人上茶館，有一種特別的風味，倒不能不一試。眼面前有茶樓，不可放過，且上去看看。於是引腳走進了茶館，只見一二十張棹子，橫七豎八，全坐滿了人，因樓梯在身邊，就走上樓去。這樓上也是和樓下一樣，不但人坐滿了，棹子上也是擺滿了，除了泡茶的蓋碗之外，大的麪碗，小的醬醋碟子，還有那佔下半個棹面的籠屨，加上包瓜子花生的紙片，火柴，香煙，以至於水煙袋，這棹上那有一點空隙？這樣子，望了也不舒服，不信南京人對了這些東西，能每天賞玩幾小時。再看樓板上，更不要談了，讓茶水潑溼成一片，瓜子殼，香煙頭，鼻涕，粘痰，碎紙，星羅碁布，實在髒得不能下腳。可是自己只管這樣看着難過，在茶樓上品茗的人，卻一點也不知道，笑的笑，說的說，那聲音，真有些像狂風暴雨。水村正自徘徊着，一個僮倌，兩手捧了兩層籠



屨，擠着向棹子縫裏鑽。看見他站在路頭上徘徊，以爲他是找不出茶座，就用嘴向窗戶邊一努道：那裏不有一張空棹子嗎？坐下罷。水村雖覺得他的話，未免有點命令式，然而坐着喝一碗茶也好，就靠了窗戶，在那張棹子邊坐下來了。

### 第三回 一雨作絲牽情天不老 三杯添晚醉萍水無猜



于水村在這茶座上坐下之後，首先所看到的，便是窗子外一條大陽溝。這陽溝卻非平出了這條溝來似的。最奇怪的，便是這陽溝裏，居然有很精緻的畫舫，向兩邊停泊。心想這是一朵鮮花，插在牛屎上了。恰好僮倌過來泡茶，因指着大陽溝問道：這是什麼地方？僮倌道：這就是南京最有名的秦淮河。于水村哦了一聲道：這就是秦淮河，不覺笑了。心想人家說濟南的大明湖徒負盛名，究竟還有一池清水，這南京的秦淮河，畫舫笙歌，千百年來播之詞章，應該是多麼好看的風景，原來卻是一條大臭陽溝，天下事，真聞名不如見面。一人坐着喝茶，儘管出神，忽然有個人到自己棹邊，在對面位子上坐下。水村擡頭一看，那人先笑起來了。他道：真不料會在南京見着了。水村仔細看時，記起來了，原來是中學同學。韓求是他從中學畢業以後，就到德國去學電氣工程，很有些科學根底。雖然文學差一點，卻是個有實學的人。這時見着，心裏很歡喜，馬上伸了手和他緊緊的握着，笑道：哎呀，多年不見，你學成歸國，還是原來那樣子，很好很好，於是叫僮倌加泡了一碗茶，二人坐談起來，少不得先問何以到南京。韓求是道：我在南京有職業了。水村道：南京正是努力建設的時代，用得着你這個有實學的工程師呀。你在那個公司裏呢？韓求是微笑搖着頭道：我在部裏，不在公司裏。水村道：部裏也用得着許多技正技士的，爲科學而作官，還可以說是不離本行。韓求是笑道：我這部就與科學沒有關係，也沒

有什麼技正與技士。水村道：那末，你作的是什麼官？韓求是笑道：我作的是祕書。你看這不是用違所學嗎？但是我鑽了許久，並找不着一個要電氣工程師的所在。及至肯作官，有了一個西洋留學生的金字招牌，倒是一謀就成功了。水村笑道：我並沒有說你，你爲什麼自己將自己批評了一頓？韓求是道：我對於自己的行爲，總覺是有些矛盾的，人家就不批評我，我還有什麼不明白的。所以我見着朋友，我就自己先說了。我還有一件事，要檢舉出來，就是我每日都要到夫子廟來兩次，一次是上茶樓喝茶，一次是聽清唱。水村道：清唱就是所謂歌女唱的了，這有些意思嗎？韓求是笑道：有意思，無意思，這很難說。大凡作客的人，都是感覺缺乏異性的調劑。在南京這地方，從前是極容易解決性的問題，而今卻不容易了，惟一的辦法，便是上茶樓聽歌女清唱，當她在臺上唱戲的時候，用眼睛瞟我一下，我真能感着無限的安慰。你要不要去參觀一下？若是要去的話……水村連忙搖着頭道：這種用金錢去買愛情的行爲，我向來反對。明明走到這種場合去，我當然是不贊成的了。求是笑道：你沒有去過，所以不知道其中的興趣，設若你去過一回，你就想去第二回了。今天我們同去，你看好不好？水村道：我連第一次都不願去，那裏就談得到第二次？求是因他堅決的說不願去，不能再說，也就算了。又坐談了一會，韓求是會了茶賬，告訴了住址，先走了。水村一個人在茶樓上喝着也無味，就出來慢慢走回夕照寺。到了家，秋山問他由那裏來，他隨便說是去看兩個朋友，別人也就不會去疑心他有什麼作用。到了次日，秋山和水村說，要帶他去看看城裏城外的名勝，給他引見些作畫的材料。原是要上午出門，秋山忽然接着上海催稿子的快信，趕着作了千餘字的稿子，把時間又移到了下午。吃過了午飯，他們同居的四友，正待結隊出遊，一走出大門口，只聽到面前的樹林子，樹葉子沙沙的發出一陣怪響，隨着菜圃裏的瓜藤桑葉，也呼哩呼哩的響着。所有的植物，一齊歪着向西。原來四週陰雲陡合，起了很大的東南風。秋華由屋子裏追了出來，叫道：雨都到眉毛頭上來了，你們還打算走嗎？秋山擡頭向天上看，那黑色的陰雲，真像壓在樹頂上一般。笑着搖了一搖頭道：真走

不得了。這裏前後幾里路，都是荒野的田地，叫不到車子，也找不着避雨的地方，還是改日再去罷。正說着，霹靂下，便有很大的雨點，打在地下作響。大家一齊向屋子茅檐下退來，站着看雨景。這時，只見瘦竹林子外的人行路上，有三個人影子，飛馳而來，並且聽到有女子的聲音道：到廟裏去躲躲罷。又一個人道：那裏有人家，我們到那裏去躲着，廟裏不要去罷。在那說話的聲中，便有兩個年少女子，一個老年婦人，由竹林子裏穿了進來。這裏站着看雨景的人，一齊都注意了，草屋子裏，有這樣的貴客光臨。那第一個女子，不過二十歲附近，穿了黑亮綢滾白邊的旗衫，頭髮溜光如漆，一抹向後，是個蘋果臉兒。第二個女子，約十七八歲，手臂上搭着一件米色的斗篷，身上穿的是葡萄紋的旗衫，不用說，這正是前天水村在輪渡上遇到的那個女子。最後面那個半老婦人，也就是輪渡上跟隨她的了。水村情不自禁的先叫了一聲。大家因為他這一聲叫得突然，都回轉頭來望着他，他纔覺得有些錯誤，臉都紅了。那三個避雨的婦女，一齊跑到屋邊時，那個穿葡萄紋旗衫的女子，首先站住了。望着水村，先呆了一呆，然後向他點了一點頭。水村不知說什麼是好，也是點頭而已。只在這時，那大雨嘩啦啦一聲，擁將下來。秋山等趕忙向屋子裏一縮，那三個婦女也就跟着進來了。李太湖連連叫道：嫂子！我們公推你作招待員，請你上前招待這三位女賓。人家同在門口站着呢。新衣裳都濺上雨點了。秋華果然笑着向前，對那穿葡萄紋旗衫的道：三位由那裏來？遇着雨了。你看這雨勢來得正凶，不一定是什麼時候能停止呢。請進來喝杯茶罷。她聽說，也不能客氣，便道：沒有法子，我們顧不得冒昧，只好打攪了。水村鎮靜了許久，這時知識回悟轉來了。便裝出很鄭重的樣子，笑道：這是我朋友家裏，請不必客氣。說着，在屋檐下先引着道，將她們引到上面書房裏去。李太湖在一邊看到，心想，算那個帶着米色斗篷的女子最美，卻不料水村所認得的，正是這個最美的女子。站在後面，望了望莫新野，夾着眼睛，又努着嘴。新野伸着手，摸了一摸下腮，望了他微笑，現出那無可如何的神情來。他二人看到大家都向正面書房裏走，未便寂寞，也就跟了進去。一走進屋子，那穿葡萄衣的女子，首

先笑着讚美道：在這種地方，有這樣乾淨雅致的書房，真是難得。秋華道：你多誇獎了，我們這也不過是鄉下人家的佈置，街上的小姐們，未必看得慣呢。她聽了這話，且不回答，卻回轉頭去，對那穿黑衣的女子笑道：我們是街上的小姐，你聽聽。秋華見她的樣子很灑脫，也料着是個學生，便問在那個學校。那女子頓了一頓，似乎在想答案的樣子，便道：我叫李梅芬，指着黑衣女子道：她叫秦桂芳，我們是同學，說着哈哈的笑了。又望了那老婦道：這是我孀娘。復轉身向水村點點頭道：這位先生，我們認識在先，倒沒有通過姓名，你也一定以為奇怪的，現在可知道了。倒未請教各位貴姓。水村倒不料這位小姐，卻有點直言，並不顧忌。怔怔的不知說什麼是好。還是秋華從中介紹了一遍，連自己的姓名都說了。因笑道：于先生前天一來，就說新得了一個爽直的女朋友，多謝送還了東西，可惜不知道姓名，謝也沒法子謝，湊巧偏是今天又會到了。梅芬道：這真是猜不到的事。我們今天高興，要來清涼山玩玩，不料碰到這大的雨。說着，向窗子外看去，只見那茅檐下滴下來的檐溜，牽連不斷，密密的列成一排，如垂着一副大珠簾一般。她回頭向桂芳道：糟糕，這地方又找不到車子的，我們怎樣能回去？秋華笑道：不要緊，若是雨不止，就住在舍下，我可騰出一間屋子來。桂芳皺了眉道：我們倒不是急於要回去，就是怕誤了事。梅芬道：這樣子的大雨，也不會有什麼事，不必瞎找急。說着，眼睛向她一溜。秋華道：這話對了。這樣大的雨，大街上恐怕要水深三尺，什麼也辦不動的。請寬坐一會，我去先泡一壺茶來。說着，她先走了。莫新野和李太湖丟了個眼色，一路走出，到他屋子裏來。他笑道：人要走運，大門抵不住。你看，水村一到下關，就會到一個女朋友。會到了女朋友不算，偏是這女朋友又趕上門來和他認識。太湖笑道：這有個名目，叫做天作之合。你看那位李小姐對他笑過好幾回，又對他點過好幾回頭。新野笑道：那位秦女士，對你也很不錯呀，我看到她對你笑過好幾回呢。太湖伸手搔了一搔頭髮，笑道：不能夠吧？我自己倒不覺得。我知道李女士是小子的對象，我就只注意秦小姐。若是秦小姐果然注意我，我怎麼會不知道？新野笑道：這就由於神魂顛倒，心不在焉了。說着，他順手將

壁上掛的琵琶撈在手上，口裏念着白道：

天老有情天不老，常將明月照花開。試看造化迎人處，一雨催塵送客來。

說畢，將琵琶抱在懷裏，便彈起來，唱道：

我自從見了你，便把相思解，我自從別了你，便把相思害，我不知是何原由，和你結下了這段姻緣債？  
你姓甚名誰？我不曾問來。你名門遠近？也不知何在。你是何種人？我一味的胡猜。

你美麗的面龐兒，是荷花剛開，你軟弱的腰支，是柳枝兒搖擺，我雖是個畫匠，也難畫你這般全材。

細條條的眉毛，掩映着一排留海。深深的睫毛，簇擁在一汪秋水之外。兩個小酒窩兒一漩，白牙露着微笑  
起來。

我當時見了你，我怎的不愛？後來別了你，我多麼不快！這三天以來，我真是茶飯不想，睡夢難挨。

見你時是一枝玫瑰，真個順手可採，忽然變了一陣香風，乾乾淨淨無掛無礙，茫茫的宇宙之中，知道這美人是誰來？

我訪是無處可訪，猜也沒法再猜，這樣的單戀，想死也只是無賴，況你也不能見人就愛，我又何必發呆？  
我這裏自寬自解，只當是石沉大海，你那裏半推半就，有些像雲破月來，忽然大雨臨頭蓋……

秋華突然一推門跳了進來，一伸手就把琵琶奪了過去。笑道：你這不是胡鬧，怎麼會編出這一套鼓兒詞來？幸而是雨聲大，人家聽不見。若是讓人家聽到了，人家真會說我們輕薄。新野笑道：我這套曲子，叫情天不老，先有了個大意，一見這事，我詞如泉湧，非把懷來轍裏的字用完，大概我也唱不了。可惜你這樣一打斷，把我一支新編的曲子糟踏了。以後要再編，歇了一口氣，就不能這樣好了。秋華笑道：人家一個生客，你們固然不應該隨便開玩笑。就算是她和水村，有點意思，你這樣把人家臨頭一個啞謎揭開，也許人家不好意思，今天要疏遠些。第

一次你就把人家弄疏遠了，以後的事，就要受莫大的打擊了。新野笑道：嫂子的心眼真好，這裏還有一位害着單相思，你何不也和他撮合撮合。說着，將嘴對太湖一努。太湖笑道：你不要瞎說了，我有什麼單相思？雙相思？這種人還有什麼女子愛我嗎？秋華笑道：那也不見得，那個秦小姐，他就很注意你的。太湖笑道：嫂子，你怎麼也和我開玩笑？秋華笑道：老實說，人家並不注意你，你倒很注意人家，設若你好好的敷衍我，我或者可以和你造成一些機會。你偏要在我面前假充正經，那是你自殺之道。太湖皺了眉道：這個字眼，太不吉利了。爲什麼要和我作撮合山，又故意把話來煞風景。秋華笑道：莫先生，請你在一邊作證，是那個故意呢？我不管了。說着，她一轉身就走了。新野指着太湖道：你這人有點得罪人，不擇日子，這樣緊要關頭，你把個過渡的人得罪了，你怎樣渡得過這條愛河？太湖一擡手，正要向頭上伸，新野走上前，一把按住他的手道：這不是搔頭髮的事，你還是去和梁夫人道歉罷。太湖偏着頭望了新野笑道：剛纔你不是說了嗎？她也不能見了人就愛。我們見着一個異性，馬上就存着非分的思想，那也太難了。何況我是個窮鬼呢？新野道：那個叫你馬上要起非分的念頭哩？你想接近接近人家，第一步自然就作女朋友，但是你沒有秋華嫂子介紹，我相信連朋友都交不上哩。太湖終於是伸起手來，將頭搔了一搔，笑道：我是作賊心虛，有些不好意思上那屋子裏去，你同着我去罷。新野道：兩個目的物，你和小子，一個人認定了一個，我去有什麼意思？太湖道：咳！你這人究竟是想不開。你想我們要都成了朋友，請她在女朋友裏面，再介紹一個，那有什麼問題，你現在不種因，將來如何有效果？新野笑道：憑你這句話，倒多少有些理由。那末，我就陪你到書房裏去一趟罷。這個年月，交朋友無非是互相利用，我今天讓你利用一下子，預備將來，我也有利用你的日子。說着，笑嘻嘻的就在前面走，反轉手來，向太湖招了一招。二人出了房門，看那檐上滴下來的水，仍自牽連不斷，連階沿上都沒一寸乾地，二人側着身子，挨過了這一截屋檐，已是身上灑了雨點不少。走到正屋子裏，已經有點像平常快夜晚的情形了。那兩位姑娘，雖是坐在那裏，可是都愁鎖了雙眉，不時

的向窗子外面望着雨勢。秋華笑道：二位不必找急了，安心在舍下，權住一晚罷。這個時候，你就是要走，也沒地方可去找車子。我去預備晚飯，恕不奉陪了。她說着，站起身來點了一點頭，笑道：千萬不要客氣，這是荒野地方，天黑了也沒有一盞路燈，很是不好走的。對秋山道：你和你的朋友，好好的招待來賓。說畢，果然笑着治晚餐去了。梅芬問秋山道：剛纔彈琵琶的，就是這二位嗎？太湖怕這事有點不好，手伸着向新野一指，見新野望着他，只伸一半手出來，又縮回去了。水村便笑道：這兩位先生，是樂觀派，一天到晚，都是說笑話尋開心。桂芳問道：彈得是什麼調子？我們沒有聽過呢。秋山道：二位都很喜歡音樂嗎？不知道精於那一門？桂芳笑着，有待說的樣子，梅芬連忙對她使了一個眼色，她就不再說了。水村看這情形，逆料必知道一樣音樂，這又是一個同調，更合意了。大家閒談着，雨勢已小，秋山家裏兩個工友，便送來兩盞玻璃煤油燈，擡着棹椅，陳設杯筷，梅芬已知秋山是這裏的主人了。笑道：看這樣子，大概還預備了酒，這就不敢當。秋華正走出來，笑道：不相干，這是我們自己家裏浸的糯米酒，今天我很歡喜，請大家擾我一杯喜酒罷。說着，眼珠向着水村和太湖一轉。梅芬見酒菜已經端上了中間棹子，不免站起來謙遜着，就沒有注意到水村是一種什麼態度。這時她見棹子上一大盤臘肉，和一大盤鹹魚塊，一大海碗蒜花煮雞蛋，另四平碗，乃是豌豆王瓜豆腐芥菜。秋華笑道：南京城裏的摩登姑娘，魚翅海參吃得厭了，也嘗嘗我們這鄉下味兒。梅芬道：我們萍水相逢，受這樣子款待，真不敢當了。秋華笑道：萍水相逢，李小姐還會檢了一隻藤籃，追着送給人家呢。梅芬抿嘴微笑了一笑，不作聲。秋山道：索性不必客氣了，大家請坐罷。省得大家虛讓，我先坐了首席。他這樣一來，大家不但不謙遜，都笑起來了。入席之後，秋山執着酒壺，從梅芬面前斟起，斟遍了全席，各是一滿杯。梅芬和桂芬，都舉着杯子，道了一聲謝。但是說了一聲，依然把杯子放下。秋山道：不喝酒的嗎？我們這是自己浸的糯米甜酒，甜水一樣。秋華對他以目示意，微笑道：萍水相逢，一個大姑娘，怎好有酒就喝？她和秋山，原是相依而坐的，這聲音說得極低。梅芬雖沒有聽到，但是看那情形，已經明白了。

就端起杯子微笑道：既是甜酒，主人這番好意，是不能辜負的，我喝三大杯。說着一仰頭，骨都一聲，喝下一杯了。喝畢，還向秋山照了一照杯。點點頭道：還擾梁先生兩杯。秋山明知她的用意，倒不得不斟上，於是又斟兩杯。她喝了，她喝完了，纔隨着大家吃菜。笑對他嬸娘孫氏道：這菜樣樣好吃，我們回家去，也照這樣子做做看。水村坐在她對面，笑道：其實也不見得就比一切的城市菜好吃，不過李女士吃着換了一個口味，所以覺得好罷了。莫新野笑道：對了，他是應該知道李女士的。這樣一說，水村自是默然，梅芬就像不知道一般，依然向水村笑道：是這樣嗎？那末，吃鄉下菜的人，忽然上起館子來，他說館子裏菜好吃，也不見得是真好，不過掉了一掉口味罷了。大家都覺這話駁得有理，都笑起來。秋山道：這一答一覆，都有道理。水村應該喝三大杯，慶賀慶賀。水村心想，這件事，怎麼會用得上慶賀？但是既說出來了，喝三大杯，不喝倒是不給面子，伸出杯子，讓秋山斟滿了，也是一仰脖子，一口乾，連乾了三杯。他左邊棹子角，正放了一盞燈，照見他臉上通紅的了。

#### 第四回 旭日同看相知人欲去 荒齋獨守前度客還來



芬看到于水村這種情形，分明是有個八成醉了。笑着舉了一舉空杯子道：多謝多謝。李太湖看看于水村，又看看李梅芬，手扶了酒杯，微笑着。莫新野笑道：這對碰對兒喝着，算是痛快。我公推李先生敬這位秦女士三杯。他二人是並排坐的，他說着話，就用腳碰了一碰太湖的腿。太湖向着桂芳微微一笑，正要想說什麼。可是正着眼色向人一看，人家臉上一點笑容沒有。連忙收了笑臉，低了頭，扶起筷子，只管去撥弄面前那碗炒王瓜片。梅芬和桂芳坐在一處的，她就將手胳膊碰了桂芳一下道：你就喝一杯罷，主人的面子。桂芳只得端了杯子，向太湖舉了一舉。太湖難爲情，低了頭吃王瓜，卻沒有理會到。莫新野道：老李！怎麼樣？人家喝酒了。太湖一擡頭看見，哦了一聲，馬上舉起杯子來。不料手伸得過快，沒有拿住，把杯子



打翻了。這一下子，他雖沒喝酒，臉上立刻也有了醉容。秋華不便讓桂芳老舉了杯子等着，便舉杯向她一笑，喝下一杯了。新野狠狠的瞅了太湖一下，又用大腿，連碰他幾下。太湖心中明白，向着他點了一點頭。秋華見這幾位客人，各各神氣不同，這酒不喝也罷，別鬧出笑話來了，因之忽忽的搬上飯碗來，無形的把酒停止了。吃過了飯，天色已完全黑了，秋華把這三位女客，一齊引到水村的屋子裏去，讓水村到莫新野屋子裏來搭住。新野見屋子裏沒有人了，便笑問道：你今天太得意了，問了她住在那裏嗎？水村道：她說她寄居在親戚家裏。新野道：那末，在那個學校裏，你應該知道了。水村道：她說她這個學期沒有進學校。新野道：什麼！你和她談了許久的話，一點消息都沒有探出來嗎？你談的是些什麼？水村道：都是由她問我，沒有讓我問她。我看大概她是爲了有她嬌母在當面，有不便之處吧？說到這裏，卻聽到門邊，有一個低微的聲音答道：對的，準是這樣。說着，門一推，李太湖先伸進一個頭來。新野道：爲什麼鬼鬼祟祟，有話進來說。太湖笑着低聲道：你們看見了沒有？水村道：看見什麼？太湖道：剛纔吃過飯的時候，我倒一杯茶給她，她笑着點點頭，接過去了。新野道：這也很平常的事，算什麼？你不信，你走過去和她鞠一個躬，她一定會和你點一個頭的。太湖見水村怔怔的望着，因笑道：你不用多心，我說的這個她，是姓秦的，不是姓李的。你幫我一點忙，將來也許我可以幫你一點忙呀。說着，就笑了起來。這時窗子外的雨，還沒有全止，那檐溜只管浙瀝作響。太湖在屋子裏側着頭聽了許久，又跑出屋子來，先在屋檐下伸出一隻手到天井裏去試試探探。見沒有雨點落在手上，又復站到天井裏擡起頭來看看。見天上其黑如墨，一點星光沒有，卻有一陣陣冰涼的空氣撲到臉上，正是在下濛濛細雨。水村在屋子裏問道：外面還在下嗎？太湖很高興，跳起來答道：雨還在小下，也許明天……一句話未了，天井裏的青苔石頭，滑得他拍咤一聲，向地下一滾。水村新野聽到，同時問怎麼了。太湖道：哎喲！這一下子，把我渾身骨頭都震麻了。至少我要半個月不能坐板凳。新野出來看時，他坐在泥地上，還不會起來呢。笑着彎了腰道：這真是樂極生悲，快些起來罷。你還打算讓那位

女士來攙你嗎？太湖輕輕叫道：莫作聲，莫作聲，讓人家聽到了，什麼意思。說着，兩手撐着泥地，爬了起來。走到屋子裏看時，衣服的下身，完全是泥糊了，自己也笑起來。他回房洗手換了衣服，又跑了來，指着上面屋子道：他們賓主還在談話，客人早起不了，一定在這裏吃早飯去。新野道：那末，你可以和她們照兩張相。太湖道：沒有膠片了。新野笑道：所以我早就恭祝你，一天要能照五打膠片纔好。我這話能算是說錯了嗎？大家又笑起來，三人又說又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直到各人的眼睛，都昏濛着睜不開來，這纔睡了。次日一醒，水村馬上披了衣服，走到天井裏去看天色。昨晚所猜想的，完全不對，原來天色已大晴了。屋外一棵綠樹，拂着陽光，想是太陽高升了。掉轉身馬上向屋子裏走，只見李太湖打開窗戶，揉着眼睛，向天上望去。一見水村就笑道：糟糕，天晴了，客走了嗎？水村笑着搖頭道：我不知道，我不是起來看天色的。怎麼着？客人走了嗎？太湖道：我不知道，客都走了嗎？忽然上屋子裏有人答道：有勞二位惦記。我們還沒有走呢。還好，天色倒放晴了。說話的人走到天井裏來，正是李梅芬，她一隻手撐了堂屋門，一隻手理了鬢髮，也不住的擡着頭望天呢。水村和太湖倒都有些難爲情，向着她各笑了一笑。她道：你二位早哇！水村笑道：也不早了。梅芬道：不早了，我該把她們叫醒，趕快回家了。說着已轉身而去。水村和太湖的精神，這時都爲之一振，趕着整理好了衣服，洗過了臉，同坐在正屋子裏看書。一會子工夫，秋山由後進屋子走出來，笑道：你兩人真用功。接着水村的書看時，是一本五年前的中國年鑑。太湖手裏卻捧的是本日文的政治學。因笑道：太湖，你幾時學會了日文？你不是說連字母都不認識嗎？太湖道：我也就該學學日文了。秋山笑道：你自然也是亡羊補牢，猶未爲晚。太湖還想說什麼時，三位女客，可都一齊出來了。水村首先站起來讓坐。梅芬笑道：我現在知道，于先生在這裏也是客，對我們這樣特別客氣，我們真不敢當了。水村笑道：雖然大家都是客，但是我們和這裏的主人，像自己一家人一樣，代主人翁招待招待，那也是應當的。梅芬笑着向她嬸娘道：那末，將來我們謝謝主人，也應當謝謝這幾位先生了。孫氏點頭道：那是自然。梅芬在說這話的

時候，已經對大家望了一望，那雙深藏在睫毛裏一對明珠，很靈活的一轉。接着便一伸手握着秋華的手道：「昨天真是打攪你不堪，過天我再來道謝。不過我還有一句話沒聲明……秋華道：『不要緊，不要緊，我們至少都是學界中人，彼此不應該談那俗套。』」梅芬笑道：「既是認定我們是學界中人……桂芳在一旁插嘴道：『梅芬走罷，我實在要趕着回去了。』」水村對梅芬道：「何不再坐一會，讓我們到大街上去找三輛車子來。」桂芳笑道：「這到大街多遠，等車子來了，又半上午了。你看，太陽多高了。」她說着，手指疏林樹杪上的那一顆紅日，眉毛皺了一皺。太湖站在一邊，也不知說什麼好，兩隻手下垂，一會兒捏拳頭，一會兒伸巴掌，一會兒挪搓着五個指頭。然而女客心裏都有事，她們又道謝過了，那肯停留，就都向外走。大家送出一大門來，梅芬桂芳又都向大家點了頭告辭。然而不幸的太湖，他恰擠在大家的身後，他點着頭送人，人家不看見。他連忙搶上一步，站到人面前去。偏是秦桂芳比他更快，已轉身向前走了。他一疏神，忽然叫了一聲「秦女士」，桂芳回轉身來，止住步問道：「先生，有什麼事嗎？」太湖沉吟了一會，又望了大家一望，笑着鞠躬道：「沒什麼事，再見了。」桂芳也只好點點頭。秋山夫婦和新野都幾乎要笑出來，只好咬牙忍耐着。水村也覺這舉動不大妥當，卻咳嗽了一陣，把這事混過去。眼望這三位女客，都穿過野竹林子去了，大家纔回身進屋。新野首先一個，哈哈大笑起來。秋山笑道：「現在穿西服夾着照相機的人，大半是時髦人物，很知道怎樣敷衍女子。我不料太湖對於女子的手腕，卻是如此的糟糕。我想你還得跟着我練習練習，免得鬧出笑話來。」秋華道：「據你這樣說，你倒是個會玩弄女子的手腕吧？」秋山這纔知道自己一句話說錯了，便笑道：「我這是和人家開玩笑，你倒認真。」秋華道：「哼！你這就是玩弄女子的手腕吧？」太湖亂搖着手道：「我不跟你學了，我不跟你學了，我看你也是動輒得咎呢。於是大家一陣哈哈大笑。新野道：「水村，你不必得意，我看你對於女子的手腕，也就未見得高明。那位李女士是多麼文明的一個人，我看你就沒有什麼樣子表示出來。你們有愛情。」水村笑道：「你這簡直是胡說，我和她認識，也比你們多會一面，這談得上愛情嗎？」新野道：「自然是談

不上愛情，但是在你一方面，大概很想向愛情一條路上走吧。要不然，昨晚到今天你坐立不安，爲的是什麼？水村無話可說了，便向着他一笑，在這一笑之中，大家自然也就知道他的意思所在了。自從這一天之後，大家談起話來，不是李女士秦女士，便是愛情，越談越有味，越有味也就越迷戀起來。到了第三天吃午飯的時候，秋山先笑道：這一餐我宣告禁止談戀愛，我家裏已經沒有米了。吃過飯，除了水村不算，我們分路出發，去找點錢來維持現狀。而且霉雨期快到了，屋子得趕先修飾修飾。上海的稿費，這個月的，我已先透支用了，沒有指望。我把我那部情海輪迴小說，寫了一個楔子，打算拿到報館裏去兜兜生意看。但是這也未必就能先借錢。倒是秋華有兩張風景繡屏讓她拿去賣賣，設若能賣個一二百塊錢，一切問題都解決了。新野編的那三支新曲譜，何不和歌舞團去接洽接洽，只要你能……新野搖着頭站起來道：不！不！不！他們穿着漂亮的西裝，梳着油光的頭髮，帶着鑽石翡翠和鑽石的戒指，出來喝咖啡，吃西餐，看電影，都有如花似玉的女團員陪着，那纔是音樂家。我這個穿藍布大褂子的，編得出什麼好曲譜，走去是自討沒趣。我只要得着在音樂會表演的一個機會，我就不怕了。那時，我要那些穿漂亮西裝的人，看看我這藍布大褂的琵琶聖手。他說着話，手上拿了一雙筷子高高的舉起來，指着屋頂。全席的人，聽了這話，情不自禁的放下碗筷，霹靂拍拍鼓起掌來。李太湖連忙拿了五隻茶杯，放在棹上，提着旁邊的粗瓷茶壺，斟上五杯清涼開水，先舉起一杯來道：我們恭祝中國琵琶聖手這一杯……一杯涼開水。大家高興，都陪着喝了。彼此照了一照杯，纔重新吃飯。吃完了飯，秋山又想到了沒有米了，便催着秋華收拾東西，要一路出門去。太湖道：我雖然不見得有辦法，我也出門去找找路子看。我知道你們菜園子裏的收穫，是不够許多人吃喝的。小說稿費，那只好算意外，湊湊零用錢罷了。這一回來了三個女客，把你們剩下的臘肉臘魚，都作一餐吃光了，我們也該體諒主人散伙了。新野便笑着唱起來道：主人內容不足兮，偏偏外表有餘。縱彼美之肯再來兮，要招待亦無臘肉臘魚。秋山笑道：淘氣！我要走了。他忽忽忙忙，包了一捲稿子，和他夫人出

門而去。太湖道：老莫！當真的，我們應該出去想點法子，老梁在這兩個月之中，宣告三次斷糧了。新野道：當然，我們也要去找一找路子。小子，你在家裏暫忍耐半天罷。水村道：跟着你們出去走走，也是好的，爲什麼把我一個人丟在家裏。新野道：我們少不得還要到朋友家裏去走走，你有些不便去，還是在家裏等消息罷。我們若是弄得了錢，一定買兩瓶酒回來大嚼一頓。說畢，毫不猶豫的走了。水村自然不能勉強跟着他們走，在家裏拿了一本書看看，感不到什麼興趣，一個人又慢慢的踱出了門來，就在菜園子裏散步。看看菜園子西邊，直抵着清涼山腳，山上幾棵蕭疏的樹木，叢集着一片亂草，看不出是六朝遺跡，倒真有些清涼意味。對面一帶野竹林子，隔了林子，可以看出兩三個人家的屋脊。猛然間那邊人家一聲雞叫，彷彿是到了鄉下，簡直不會疑心是京城了。正自這樣賞鑒着，忽然聽得有人叫道：不要走錯了！又一個人道：不會錯，這個廟在這裏，還錯的了嗎？前兩天走的路你就忘了，記心真不好。聽那兩人說話，都是女子口音，心裏一動，連忙穿出竹林子向前一看，只見兩輛人力車停在廟角路上，車外站着兩個女子。這女子不是別人，正是梅芬和桂芳。梅芬先笑着叫了一聲：于先生，道：我們又來了。桂芳也微笑着點了一個頭。兩個人力車夫，便有一個車夫在車上提下許多東西，看時，有點心包，有茶葉瓶，有酒瓶。梅桂二人穿了竹林子到草屋裏來，車夫也將東西送到。于水村只將他們引進屋子，笑道：看這樣子，竟是特意送禮物來的了。主人翁都不在家，我怎能作主收下呢？梅芬看看屋子裏靜悄悄的，果然沒有人。便道：主人翁不在家也不要緊，于先生不說過你是半個主人嗎？就請半個主人收下罷。好像總經理不在家，由副經理辦事一樣呢？大家都笑了。水村摸摸身上，還有幾個銀角子，就賞給車夫，他謝着走了。他三人都在正屋子裏，二位客共坐了一把靠壁的長圍椅，水村遠遠的坐在一張書棹邊的方凳子上，伸了一隻手用五個指頭輪流亂敲着，皺了眉躊躇着道：連工人都澆菜去了，我又弄不出茶水來……梅芬笑道：你不必客氣，主人不在家，我們就不必多禮了。水村道：二位到這裏來，路也不少吧？涼茶倒有，就怕不恭敬一點。梅芬搖着頭，又說

是不必。水村道：回頭我告訴主人翁，恐怕他們還要到府上去面謝的呢。說了這話，自己醒悟過來了。人家的住址，始終還祕密着不肯說出來，又從何而道謝，不免在臉色上又表示着一點躊躇。梅桂二人，似乎都知道了，四隻眼睛一閃，各微微一笑。水村顧不得是涼茶了，就忙着找茶杯子，找茶壺，斟起茶來。忽忙之間，找了五隻茶杯，放在棹上，也就斟上了五杯，及至斟完，將茶送到客人面前以後，纔發現了連自己一分，還多兩杯，便笑道：放兩杯在棹上涼涼罷。這句話一說完，又想到茶本來是涼的，不覺紅了臉。梅芬斜着眼珠一望，微笑道：不必張羅，請你引我們到菜園子裏看看罷。說畢，已是站起身來。桂芳更是覺得坐着無聊，也站起來了。她二人在前走，水村在後相陪，就沿着野竹林子裏一條小路上走着。路兩邊各簇擁着四五寸深的綠草，如在路上鑲滾的綠邊一般。梅芬走着，卻用她那平底紫呢鞋，撥着草叢道：還是住在這種地方不錯，空氣好，風景也好，住在街上，連青草都不容易見着。于先生是個畫家，當然是贊成這種地方的了。水村還不曾答言，桂芳鼻子聳了一聳，笑道：好香好香！說話時，接着一陣木魚響聲，由牆裏傳了出來。她又笑道：這是和尚在敬香念經哩。文明一些的朋友，都是要廢掉菩薩的嗎？于先生這些人，倒住在廟隔壁。水村笑道：這話有幾層說法，把菩薩當爲求福求財的神仙，胡亂去磕頭禮拜，自然是要廢除。若把佛學認爲一種哲學，偶像供在面前，卻也讓人得着一種印象在腦筋裏。桂芳道：哲學是什麼東西呢？她很自然的，望了水村，等着回答。水村倒不由心裏一陸疑惑，一個女學生，會不懂哲學兩個字，不能不認爲怪事了。

## 第五回 安步當車香塵留豔跡 逢場作戲燈影罩疑團



水村這樣的猶豫，不免對秦桂芳身上看了一眼，心想她二人都說是學生，可是這裝束，就不十分像。尤其是這位秦女士，見人羞羞答答的，態度並不大方，穿了這種黑衣服，是

一種下等的時髦裝飾，恐怕不是……李梅芬似乎把他的情形看出來了，卻笑道：于先生，你不要看密斯秦是很老實的人，她是肚子裏用事。在學堂裏只說一句話，把大家都騙了。論起功課來，那一門都比我好。說着，望了桂芳微笑道：我的話對不對呢？桂芳微微一笑道：我來問你，我聽人說，紅樓夢上的大觀園，就是隨園，這隨園不就在小藏山嗎？我來的時候，經過了小藏山，可不知隨園在那裏？水村笑道：李女士，你對於文學上的事，真肯用心呀！你這話大概不錯的。紅樓夢上的大觀園，就是曹雪芹家裏的花園，曹家窮了，花園賣給姓隋的，姓隋的又窮了，賣給袁子才。我當年讀袁子才詩話，自誇隨園是大觀園，我也不信，現在經過許多人考證，大概是真了。小藏山南邊，有一塊隨園遺址的石碑，我已經找到過了。若是李女士願意找找現在的大觀園，我倒可以奉陪。她擡手看了看手表，笑道：不行了，我們的工作時間……我們看書，都叫工作。水村道：李女士時時刻刻都記得念書，未免太用功了。也看看小說嗎？桂芳道：她是最喜歡看小說的。水村道：自然是最喜歡看言情的了。不知道還愛看別的小說不愛？梅芬笑起來道：不一定言情的，什麼小說我都愛看。大家如此的談着話，把這菜園外的小路，走了一個圈圈了。桂芳道：這裏梁先生梁太太還沒有回來，我們不必等了。託于先生代我們說上一聲就是了。梅芬又看了一眼手表，笑道：我們真要走了。再見罷！說着，照了直徑，只管向前走。水村道：二位今天來了，我不會招待，實在簡慢得很，又蒙你的情，送來這些東西，我……梅芬笑道：本來這件事，俗不可耐。但是我家嬸說，在這裏叨擾了人家，就這樣置之不理，未免說不過去，所以一定要我把這東西送來，你看，我都不好意思說呢。你們可不要再說什麼謝謝的話，說起來了，未免難爲情。她一面說，一面向前走，已是穿過了那野竹林子，走上小路了。在路上停着的兩輛車子，車夫都拉着迎上前來。梅芬搖頭道：我們暫時不坐，你拉着在後面跟我們走罷。我們上次來，沒有看什麼景緻。水村道：既是二位要走，我可以送一程子。梅芬道：不必吧？于先生有工夫嗎？水村笑道：我們是有閒階級，無所謂有工夫沒工夫。梅芬道：你貴友都說你是一個大畫家，怎麼不定出筆單來哩？

水村道：哦！李女士是個內行。梅芬道：我並不內行，因為先父也是個畫畫的，所以我知道筆單兩個字。他先是不走紅，等到他死了，有人說他的畫不錯，就賣起錢來了。但是自己家裏並沒有什麼藏畫，畫都在做古董字畫的人手裏，先父的畫名，儘管一天高似一天，家裏一個錢也掙不到，真讓人不平。我見着畫家，我心裏就非常的同情，希望他成名發財。剛纔于先生說是有閒階級，這倒是對的。從前我父親在日，也是閒的了不得。不過這種閒和有錢的人清閒不同，乃是找不到事做，並不是不用作事。不過藝術家都是有點脾氣的，越窮越不肯將就。但是現在的社會，不將就人，藝術好也沒有人捧，沒有人捧，就出不了名，不出名，自然是窮一輩子了。我有一個朋友，藝術很好，只是有一樣短處，就沒有人捧，到如今還遠不如我們呢！水村道：你那朋友，也是畫畫的嗎？桂芳對梅芬一望，梅芬一笑，回頭一看，大家已轉了一個山灣子，夕照寺隔到山那邊去了。她笑道：于先生，你不必送了吧？水村道：二位要坐車，請便罷。梅芬道：不談得很痛快，路也很平，走也好。水村笑道：李女士，你一見我，就知道我是畫畫的嗎？梅芬笑道：當然！我看見你藤籃裏，有畫筆，有顏料盒，還有圖畫紙。平常出門的人，似乎不必帶着這些東西。水村道：提起了藤籃，我記起了一件事。我在籃子裏檢到一條……梅芬道：是一條花綢手絹嗎？對了我就是那天失落的，以為總落在浦口車站上哩。水村道：我沒有敢弄髒，可惜先在家裏沒有想起，不然，我可以找出來奉還。梅芬笑道：不必了。我不像別人，自己用的手絹，不許落到別人手裏去的。身外之物，無非是在各人手裏傳來傳去，存在于先生那裏，就在那裏罷，何必要退還我。有人說，女子的東西，不能落到男人手裏去。我不懂這個原因，為什麼不能呢？我以為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不在乎這上頭。譬如說，我那條手絹，在于先生那裏，于先生又能對我說些什麼呢？桂芳笑着低聲道：瘋子，你又開了留聲機器了。梅芬笑道：不是我瘋，我也不過解說這個不可解的理罷了。于先生，你不必再送了。我有閒再來看你。水村道：可惜李女士的令親那裏，是不便去的，不然……梅芬笑道：並不是不便去，不過我不願意你去，我既不願意你去，你也不必奇怪以為那是什麼地方。交



朋友只重精神，不在形式上。好在我有時候也有空，有空我就會來拜訪你。那兩個車夫聽到說她們不走了，已經將車子拉上前，停在她二人腳下，她二人順腳登上車去，各點了一個頭，那車子就拉着走了。車子拉到了許多遠，她回過頭來看，見水村還站在一個高墩上望着，就伸出一隻手來，在空中招了兩招，看她臉上，還帶着一點笑容，大有了解他在這裏站着の意味在內。水村更是看得有味，直等兩乘車子都看不見了，纔順着原路，一步一步走回來，心想這個女子，雖然也不免有點放蕩，但是在放蕩之中，直覺得爽快，並不覺得她刁滑，這是一般浪漫女子所不同的。現在女學界裏面，有一些把人生看得透徹了的分子，也是涉於浪漫一流，她們的目的，便是及時行樂，男子所可取樂的，女子也可以取樂。大概李梅芬也就是這一流人了。心裏想着，不覺走到夕照寺門口。這裏已不是小石板鋪的路，乃是沙土小徑。在這小路上，由裏向外，一路踏着那六寸圓膚的腳印，這便是梅芬剛纔在沙土上踏着留下來的了。低了頭，端詳着這腳印，一個一個的看了去，不知不覺之間穿入了竹林，猛然一擡頭，卻有一堵牆抵住了面前，已是沒有路了。自己也好笑起來，我這人有點發呆了，人已去遠了，在這裏觀察人家的足跡作什麼？緩步走回屋子，找了一本書看看。無奈上街去的人，一個也不會回來，獨坐在屋子裏，未免悶得慌，依然再走出園子來，在竹林子裏散步。但一到外面，就看到了梅芬的足印，由這足印，便想到了她的人，和她所說的話。心裏想着，我會想到她爲什麼在輪渡上一遇到了我，就那樣表示同情呢？原來爲的是她父親，也是一個不得意的畫家。聽她的話，她是極了解藝術家的苦處的。她能了解一般人，自然能了解我。先站在腳印邊，低了頭，看得出神，後來就蹲了下去，用一個指頭，在那腳印之外，只管畫着圈，一個畫得不能畫了，復又去畫第二個。正在畫的得意，忽然有人哈哈大笑一聲，擡頭一看，卻是莫新野。李太湖站在身後，連忙站起來，笑道：爲什麼突然發笑，這一下子讓我吃驚不小。李太湖道：我們看了好久了，你只管對着地下打圈，那是什麼緣故？水村笑道：這是我一段祕密，不能告訴你。新野笑道：這個你不說，我也猜得出。圈圈者，範圍也。

老畫圈者，表示重重疊疊，逃不出來也。範圍雖多，不過是名利和愛情。名利兩個字，在你現在不會有什麼感觸的，這樣的顛之倒之，我想一定是爲了愛情。水村也不說什麼，和他們一同進了屋子。一進門，新野看到堂屋裏棹上，放了許多禮物，便問是那裏來的？水村笑着將二位女士來了的話，說了一遍。太湖猛然擡起手來，在頭上打了兩個爆栗，唉了一聲。水村笑道：「唉什麼，你覺得失了一個機會嗎？」太湖道：「倒不悔不該出去，悔不該抄小路回來。若是走大路，在路上就碰到了她了。」水村道：「碰到了她又怎麼樣呢？」太湖道：「你陪着她們談了一陣，又怎麼樣呢？」新野道：「你不用爭，只可惜你見了女子，就說不出話來了。」水村道：「他們夫妻二人還沒回來，你們找路子找着沒有？」新野兩手一揚，肩膀一聳道：「我沒有辦法。太湖找了一個位置，一個大照相館，請他去當攝影師。每月四十塊錢。只是有一層，他怕離開了這裏，以後就會不到那秦女士了。」水村道：「不要緊啦，我可以幫他的忙呀，請我吃了一餐罷。」門外有人答道：「請你吃一餐，東西預備好了。」說着話，秋山手上提了一隻麻布袋進來，一見有兩瓶酒放在棹上，笑道：「好極了，我們今天晚上一醉解千愁罷。」那裏來的酒水村告訴了他，他笑道：「這年頭，還是萍水相逢的朋友好哇，擾她的酒。」他一面說，一面在麻布袋裏伸手一掏，掏出一隻鹹鴨子，舉着高高的，捲着舌頭學南京話道：「好肥的鸞京藥子。」放下鴨子，又大大小小的搬出許多乾荷葉包來，笑道：「我們的晚餐，是鹹鴨子下酒，黃花木耳炒肉絲煮麪。」新野道：「你這樣大幹，今天把稿子賣了嗎？」秋山笑道：「賣稿子嗎？再見罷。」走了好幾家報館，他們的編輯先生，一看題目，就不中意，說是談愛情的稿子，收得太多了。跑了半天，買賣不就，路上遇到了我夫人由繡貨公司回來，也是讓人挑了眼，他們嫌定價太貴，不肯用現錢收下，讓我們存在那裏賣，賣完了再拿錢。她一生氣，決裂了。兩張刺繡畫，在當舖裏當了十分之一的價錢，得了六塊大洋。我分下來三塊，買了這東西來，我們權且大嚼一頓，秋華去買米去了。錢用完了再說，天下不會真餓死多少人。說着，將酒瓶子塞子拔開一隻，嗅了一嗅，大笑起來，他一笑，大家也笑，好像不知道是用當來的錢似的。過了一會，秋華果然買了一袋米回來。

晚飯有得吃了，大家更是樂得忘其所以。到了晚餐的時候，送來的兩瓶酒都喝光了，大家醉態醺醺的時候，都去睡覺了。水村次日起來時，秋山已經和兩個工友到菜園子裏挖菜去了。漱洗過了時，只見秋山糊滿了兩手的泥，流着一頭黃汗進來。水村笑道：「昨天晚上那樣樂，今天又這樣累，我也不過意，我今天也去找找我的朋友，尋一條賣畫的路子。」秋山笑道：「你一個不見經傳的畫家，想賣畫嗎？不要去尋找失望吧？今天的菜，大概又可以賣四五塊錢，我們這些人，够吃四五天了。」水村笑道：「失望也不要緊，至多是保留着現在窮光蛋的身分，不會再降一級的了。」秋山覺他的話是對的，也不去攔阻他了。吃過了午飯，水村便到韓求是的寓所裏去找他。今天是個星期六，照例衙門裏是提早散值。韓求是在京，是住在一家旅館裏，花了三十元一月的租金，租了一間半中半西的樓房，屋子裏連書架、寫字棹、箱櫃、牀帳，都設備完全了，似乎臥室、書房、客廳，都在這裏的了。這時，求正是將自己穿的西服，放在牀上，疊得平平的，然後放到箱子裏去，牀面前樓板上放着兩雙皮鞋，一盒鞋油，還有一塊布條，似乎是預備着擦鞋子了。水村由茶房引進房裏來，求是正忙着收拾棹子，因笑道：「不恭得很，屋子裏糟得太亂了。忙請他坐下，自己提起棹上的茶壺，倒了一杯茶，放在他面前。」水村笑道：「一個部裏的祕書，起居是這樣的簡陋嗎？」求是道：「南京生活程度太高了，不簡陋不行。惟其是這樣，所以我在家裏坐不住，終日在街上鬼混。你來了很好，在這裏談談，省得我出去。水村聽說他有工夫，甚喜，便把來意慢慢對他說了。求是道：「此地的闊人，也不少玩字畫的，我替你留心罷。由此，二人便談到了南京官場的情形，求是自然是知道清楚一點，談得有趣。水村聽了又要聽，等到談完，天色已經黑了，求是便要他同去吃館子。這館子前後，就有好幾家清唱的茶館，二人在館子裏吃飯，一陣陣的鑼鼓絃管之聲，只管送入耳鼓。水村笑道：「這條街很熱鬧呀。真個是歌舞昇平呢。求是笑道：「你想去瞻仰瞻仰嗎？你一個藝術家，到處都應該求些印象，這地方似乎不能不去。」水村想着點了點頭，道：「究竟內容是怎麼回事，我也不妨去看一下。吃完了飯，求是會過了賬，二人走出館子來，擡頭一看，對門的鑼

鼓響處，上面招牌大書六朝居。求是道：這幾家茶社，我家家都熟，你願意到那一家呢？水村道：就是從這一家起罷。我是無目的，那一家也可以。求是笑道：希望你今天撞上一個目的物，以後就可爲目的而來了。水村道：目的嗎？我敢起誓，這些地方，決找不出我的目的。說着話，二人順着腳步，慢慢一同走上樓。到了樓上一看，正面有一個大小見丈的矮臺。臺後垂着繡幕，也有上下門，有一個戲臺的雛形。臺正中放了一張繫繡圍的小棹子，棹子上，放了兩個玻璃罩，罩着兩盞電燈，如佛案上的玻璃燭罩一般。棹子裏，站着一個剪髮時裝的女子，板着臉色，在那裏唱。她身後列着文武場面，也和戲臺上一樣，在奏着樂器。戲臺下，和茶樓上相同，擺着許多方棹方凳的茶座。茶座上有坐着一個人的，有坐着三四個人的，也有坐着六七個人的，座中倒也有一二位女客，亂轟轟的，大家談着話。有的人向着臺上叫好，有的交頭接耳，眼望了臺上笑咪咪的。二人面前，倒有兩張空座位，只是離樓口近，離唱臺遠一點。求是低聲笑道：六朝居，我是無目的的，就在這裏坐下罷。二人一坐下，堂倌也和茶樓上一樣來泡了茶，擡頭一看臺上，原先唱的那個女子不見，已經換了一個人了。那臺柱子上，有一塊小黑牌懸着，上寫粉字，張秀英玉堂春，這個歌女，大概就是張秀英了。她一手擰着脅下掖的長手巾，一手扶着棹子，只管低了頭唱。她正唱的是十六歲開懷王公子那一句，不待唱完，茶座上轟的一聲叫出好來。唱完，她微微一擡頭，眼睛在茶座上一轉，好哇，又有七八個人叫將出來。於是她掉過身去，背向着臺下，場面上那個拉胡琴的黑漢子，臨時兼充玉堂春裏的老生，說着白審問玉堂春。他說完了，那女子再轉身向臺下，只一轉身，一個坐近臺口的西裝少年，冷不防的拖長了聲音道：好……哇。她一聳肩膀，抿着嘴唇忍住了笑。水村扶着茶壺蓋，低頭喝茶，卻低聲道：聽戲人捧角的味兒，南北一樣呀。求是不曾答言，堂倌來收錢來了。求是掏出一塊錢給他，吩咐不用找了。水村道：兩盞碗茶，賣一塊錢嗎？求是笑道：八角是茶錢，二角是小賬，這是最廉的了。多的時候，一盞碗茶，可以值到二三十塊錢。水村道：那爲什麼？求是笑道：這叫做逢場作戲。水村正待再問，臺上又換了一個女子上場了。

心想，一個人所唱，也不過五分鐘罷了。聽唱的人，能聽出什麼趣味來。這樣想着，就四週看看茶座上的人態度如何？仔細一看，大家都很高興。慢慢的眼光轉到了樓口上，只見一個時裝女子，穿着粉紅色的旗衫，捲堆着燙髮，濃抹着脂粉，衣扣上掛着一個圓茉莉花排子，正一腳走上來。水村先看到她，覺得很豔麗，以爲也是一個歌女。她身邊正有一盞懸壁的電燈，在燈光下，再仔細一看，卻是所最傾倒的李梅芬女士。呀！一聲，便起來，要招呼她。樓口上幾個人一擠，她不見了。水村又呀了一聲。求是尚未看見李梅芬，便問他什麼事？水村道：這裏的歌女，有個李梅芬嗎？他說沒有。水村道：除非是我眼睛花了。我剛纔看到我一個女朋友上樓來，又不見了。求是道：你的女友，當然是嶄新的人物了。逢場作戲，這裏新式女子來的也很多呀。水村道：既然是她，爲什麼上了樓，又不見了呢？這大可奇怪了。心裏疑惑着，究竟坐不下去，便道：我要樓下去看看。說着，便追下樓來。在樓口上望望，卻是沒有人影，因樓欄上掛有許多歌女的芳名，又從頭至尾，一個個看了。不但沒有李梅芬，連姓李的歌女也沒有。心想，我真想入非非了，怎麼會疑心她是一個歌女呢？她雖浪漫，決不會一人來聽清唱，一定是在燈下看錯了。越想越是錯誤，於是轉身再上樓來。

## 第六回

## 驚異遇歌場忽明真相

## 談笑歸客舍莫抑悲懷



當

于水村轉身上樓的時候，韓求是莫名其妙的也跟着下來了。只見求是向樓下點着頭道：你這個時候纔來？水村道：我這人是有點中了情魔了。坐在這裏聽，會把她看見了。我追下樓來，那有她的影子？她是一個仙姑，或者我……水村只管向求是答覆，然而看看求是的眼光，並不是向着自己，乃是向着自己身後，回頭一看，又呀了一聲。這回看清楚了，決不是仙姑，是真正的李梅芬，還是先前在樓口上穿的那一套衣服。猜她不會到這種地方來的，畢竟是到這種地方來了。望了她，手扶着扶梯柱，兩隻腳

一七一下的踏着兩個梯檔，也不知是站着好，也不知是迎下樓好。李梅芬也呆了，臉上臊得通紅，說不出話來。韓求是在他說一句你這個時候纔來的話時，曾見李梅芬突然向後一退，他不知道她為何如此一驚，所以就不敢再說。這時水村和她對面呆立着，求也就呆立着了。還是梅芬先開口，向水村叫了一聲于先生。水村證明是二十四分不會有錯誤的了，便迎上前去道：「李女士也喜歡聽聽老戲嗎？」梅芬向着他身後的韓求是，睜着眼睛望着他，口裏答覆着水村道：「是的，我也喜歡聽戲。」水村一步一步的向下走着，韓求是也一步一步的向下走着，二人站在梅芬面前，她打算要向求是點一點頭，又不知道他和水村是什麼交情，說過一些什麼話，頭微微一點，忽然向水村大聲笑道：「我們不約而同的相會了。我許多朋友，他們不肯來聽清唱，我很奇怪，為什麼不能來聽清唱呢？我以為男子能來的地方，女子也能來，韓先生，你說對不對？說着，眼睛只管望了韓求是。他笑道：「對了。男子能來的地方，女子也能來。水村道：「李女士，你是一個人呢？還是等別個？」李梅芬笑道：「我還有兩個朋友，你二位再到別家參觀去罷。」韓先生這裏是很熟的呀。說着不住的向韓求是丟眼色。韓求是笑着向她點頭道：「李女士，我和這位于先生暫告別罷。」樓上的玉堂春完了，再下去一個戲是賣馬，再下去一個戲……水村躊躇一會子道：「我們又何必再走一家，就在這一家不好嗎？」李梅芬向韓求是望着，臉更紅了。一隻右手，不住的去整理掛在胸前那一朵茉莉花排。韓求是道：「我們茶座已經撤了。再上樓上，依然要給一分茶錢。與其在一家出兩分茶錢，何不再走一家呢？」水村對着梅芬，只管呆着，沉吟着道：「最好是……」韓求是拉了他一隻手，就向樓下走，笑道：「李女士，再見了。」一陣風似的，把水村拉上了大街。水村回頭望不見了六朝居，一頓腳道：「你這個人怎麼回事，不許我和她多談兩句話。求是笑道：「你太忠厚了。現在時髦的女子，誰沒有幾個情人，而情人和情人，她是不願意見面的。她正有情人回來聽戲，偏是遇着了，你已是不幸，你還要重上樓去一齊坐着，叫她設身處地，豈不是左右作人難？」水村道：「你這話對了我一時沒有想到，但是你怎樣認識她的？看那樣子，她竟和你很

熟。求。是。笑。道。：。你。說。爲。一。個。女。子。所。顛。倒。這。女。子。就。是。你。所。顛。倒。的。嗎。？。她。太。浪。漫。呀。水。村。道。：。她。雖。是。浪。漫。倒。有。一。種。豪。氣。有。豪。氣。的。人。總。不。至。於。怎。樣。墮。落。我。想。她。是。少。一。個。真。懂。浪。漫。主。義。的。人。去。指。導。她。假。使。有。的。話。：。：。：。求。是。笑。道。：。何。必。假。使。？。你。不。就。是。一。個。可。指。導。她。的。嗎。？。水。村。道。的。確。的。我。喜。歡。那。種。毫。不。虛。僞。的。態。度。求。是。笑。道。：。你。怎。樣。知。道。她。不。虛。僞。？。不。要。把。話。說。得。太。肯。定。了。吧。？。說。着。一。伸。手。在。水。村。肩。上。連。連。輕。拍。兩。下。水。村。點。點。頭。道。：。你。這。話。也。有。一。部。分。的。理。由。她。既。是。對。我。不。見。外。能。够。浪。漫。到。澈。底。就。讓。我。上。樓。和。他。的。情。人。見。一。見。面。也。不。要。緊。這。樣。說。來。她。果。然。是。有。些。虛。僞。我。不。要。再。見。她。了。我。是。個。窮。光。蛋。自。顧。不。暇。我。還。談。什。麼。戀。愛。？。你。要。到。別。家。去。你。隨。便。罷。我。不。去。了。說。畢。掉。轉。身。軀。就。向。回。家。的。路。上。走。求。是。道。：。我。們。聽。我。們。的。戲。她。陪。她。的。愛。人。何。必。爲。了。她。的。原。故。連。戲。也。不。去。聽。水。村。道。：。我。就。是。這。個。情。形。你。還。不。知。道。嗎。？。他。說。着。話。就。越。走。越。遠。了。在。電。燈。光。下。人。影。隱。約。中。叫。了。一。聲。再。會。但。是。他。一。路。想。着。總。覺。這。個。疑。團。還。不。能。一。下。就。打。破。心。想。我。這。人。也。不。知。道。有。了。一。種。什。麼。缺。點。對。於。女。性。總。是。不。大。容。易。接。近。的。這。個。女。子。本。來。是。她。將。就。着。我。並。不。是。我。將。就。着。她。照。說。只。要。我。一。迎。合。她。就。可。以。成。爲。很。好。的。朋。友。了。然。而。剛。是。三。分。希。望。這。事。又。變。卦。了。但。是。我。總。要。研。究。一。下。能。和。她。談。愛。情。同。在。一。處。聽。戲。的。又。是。一。種。什。麼。人。我。非。去。看。看。不。可。！。他。這。樣。想。着。毫。不。猶。豫。就。掉。轉。身。來。再。向。六。朝。居。這。條。路。上。走。當。他。走。到。樓。梯。下。時。正。聽。到。樓。上。絃。索。聲。音。淒。楚。婉。轉。有。個。女。子。在。唱。孫。夫。人。祭。江。先。在。這。裏。所。聽。到。的。幾。個。歌。女。所。唱。簡。直。都。不。成。腔。調。更。不。要。說。可。聽。不。可。聽。現。在。聽。這。個。歌。女。所。唱。和。真。正。的。伶。人。一。比。並。不。見。得。不。如。這。一。個。角。色。是。那。裏。來。的。倒。要。去。瞻。仰。瞻。仰。於。是。更。是。毫。不。思。索。的。一。直。闖。上。樓。來。一。走。到。樓。口。他。的。一。雙。目。光。首。先。就。射。到。唱。臺。上。去。一。看。那。唱。的。女。子。穿。着。粉。紅。色。的。旗。衫。捲。堆。着。燙。髮。濃。抹。着。脂。粉。衣。扣。上。掛。着。一。個。圓。茱。莉。花。排。子。哈。！。那。不。是。李。梅。芬。是。誰。？。原。來。她。是。一。個。歌。女。她。之。不。讓。我。上。樓。以。及。她。自。己。那。樣。躲。閃。原。來。她。是。瞞。着。我。不。讓。我。知。道。她。的。真。面。目。她。爲。什。麼。不。讓。我。知。道。她。是。一。個。歌。女。呢。？。這。就。不。可。解。了。怪。不。得。她。是。如。此。的。浪。漫。本。來。是。個。

風塵中人物呀。我一個窮光蛋，那有和歌女談愛情的能力，不用說花別的什麼錢，就是這四毛錢一碗的茶，我也不能天天來喝，走罷，不要故意識破她的機關了。想到這裏，他就轉身下樓去了。一下樓梯，頂頭又碰到了秦桂芳，她一見之下，也不免怔了一怔。水村笑道：「老板，你爲什麼事先瞞着我，我不够捧場的資格嗎？」秦桂芳笑道：「這都是桃枝姐的意思，我也不明白，我在後臺早看見你了。」水村道：「桃枝是誰？」桂芳說道：「桃枝就是李梅芬。梅芬是她以前的名字，唱戲她就改了這個名字，連姓都抹了的。」水村道：「原來如此，你的芳名，又是什麼呢？」桂芳道：「我叫秦小香，桂芳也就是我原來的名字。」水村哦了一聲道：「我都明白了，再見罷！」說畢，一直下樓，頭也不回。秦小香怔怔望了一會，然後上樓向後臺而去。到後臺時，只見桃枝背了電燈坐下，伏在棹子上。小香上前，將她推了一推道：「你今天睡到兩點鐘纔起來的，你還沒有睡够嗎？」桃枝將身子扭了一扭道：「我不是睡覺。說時，見她在脅下抽出一條手絹，低了頭擦着眼睛。」小香道：「你這爲什麼？」桃枝擡起頭來，向她丟了一個眼色，便道：「我突然頭發起暈來，還有一個碼子，我要請假了。」小香對了她的耳朵，低着聲道：「他走了，你唱罷。」臺下還有幾個人，等着要點你的戲呢。」桃枝道：「但是我心裏慌亂得很，剛纔簡直在臺上站不住。要我再出臺，恐怕會忘詞的。」小香道：「你怕少唱兩句呢，也應該出臺。要不然，老板知道了，又要見怪的。」桃枝還要說什麼時，歌女們已經圍上一羣人，接着又是小香出臺的時候到了，她也就混在人叢裏說笑，歌女們少不了各有各的心事，人家一看她那強爲歡笑的樣子，自也知道是茶客裏面有了問題，正不必怎樣追問，只微笑望着她。桃枝道：「那位有香煙，送一枝給我抽抽。」一個朱玉娥道：「你不是說要戒了香煙不再抽嗎？」桃枝道：「有什麼戒頭？」歌女總是歌女，做成規矩的樣子，人家也未必看得起。做了歌女掙幾個錢，是正經，還講虛面子作什麼？」朱玉娥在身上取出一盒香煙，遞了一枝給她。她將香煙放在嘴裏，正四處找火柴，只見茶座上照應茶座的老劉，正在一邊擦火柴，於是搶步上前，一低頭，就着他手上的火柴，將煙吸上了。老劉丟了火柴頭，扛着他一雙瘦肩膀，用手在那雷公嘴的短鬍子樁上，搔了一陣，



露着黑牙笑道：「李老板，阮先生來了，我說過去，他今天應該點你五個戲。」桃枝擡頭一望壁上掛的水板，自己名字下，一行一行的，記了許多中國字的號碼，噴出一口煙來，笑道：「還好，這五天沒有脫過。」老劉道：「李老板，你真紅，這樣下去，明年的包銀，可以加到一百八，後年二百，再……」桃枝笑道：「老是一年加二十嗎？」老劉道：「那也很不錯，十年就要加到四百了。」桃枝冷笑一聲道：「難怪你在茶座上，也不過當這樣一個角色。」糊塗蟲一個。你想想看，十年之後，我也就快老太婆了吧？老太婆就唱得再好，茶客那個要聽？走上臺去，活讓人家打通打下來罷了。還打算拿包銀呢？你老婆倒也能唱兩句老生，叫她來拿這四百包銀吧？她如此一說，老劉不住抓鬚撻子，歌女們都笑了。桃枝笑道：「十年之前，他老婆不是和我們一樣的小姑娘嗎？那個時候，若有歌女……」老劉笑道：「李老板，不要拿我開心。說畢，他走上前臺去了。」小香唱完了進來了，將桃枝拉到一邊，低聲問道：「你今天發了瘋了嗎？哭一陣子，又笑一陣子。」桃枝歎了一口氣道：「我哭也沒有人懂，笑也沒有人懂。」小香道：「你以為你讀了幾年書，你就覺得你總比人家高一個碼子。」桃枝道：「我說你不懂不是？我高些什麼？我就自恨我從前爲什麼讀書。若不讀書，利害不明，糊裏糊塗的過日子，那纔是好呢。說時，老劉笑嘻嘻的走了進來，低聲道：「李老板，今天洪主任，點了十個戲了，有面子呀。」桃枝道：「這傢伙沒有好心眼，今天不是叫我到他旅館裏去，就是要到我家去打無形的茶圍。」小香笑道：「你又發瘋，亂七八糟胡說。」玉娥也皺眉道：「李老板只管說話尋開心，也不管失身分不失身分。」桃枝望着玉娥哈哈一笑道：「啣！朱老板，你還打算保留身分啦。我問你，陌生的客人，只要花錢點了幾個戲，就可以到我們家裏去坐，那是什麼原故？」玉娥道：「現在文明世界，男女交朋友，又算什麼？」桃枝道：「既是交朋友，不點戲的，你歡迎他不歡迎他？點了戲的，你不要他去，行不行？他們給我們錢，我們十八九的大姑娘，就讓他跑到屋裏來喝茶抽煙，說說笑笑，這和打茶圍有什麼分別？我們事情也做了，還要這個虛面子做什麼？」玉娥一轉身道：「你今天發了瘋，我也不好拿話來罵你，我不和你說了。」說畢，她已走開。桃枝抽着煙，只管嘻嘻哈哈笑着。小香道：「你這一

場不要又唱一小段，應該多唱兩句，老洪算很對得住你，你並沒有要求他，今天就點你十個戲，這樣下去，每次來都是十個了。不過這也要看你對待他的手段如何？桃枝道：爲他點了十個戲，就要多唱幾句嗎？恐怕唱一夜到大天亮，他也不見得歡喜。人家花錢點戲，不要買你幾句唱，一是要買我們的身，二是要買我們的心。小香嗽了她一眼道：沒有看到你這種人，只管把這話放在嘴裏說。我也離開你了。桃枝望了她的後影，笑道：可憐的孩子，讓人家當了玩物，自己還不知道呢？她坐在一邊，很沉靜的抽完了一枝香煙，然後很從容的出臺去唱她的戲。她這回唱的是梅龍鎮，另有一個歌女配老生。自首至尾，僅僅只有幾句四平調，也不過五分鐘的工夫，她就回後臺來。當她回轉後臺的時候，接着那個作青鳥使的老劉，又笑嘻嘻的來了。他進來的時候，一直迎向桃枝來。桃枝一手撐了腰，一隻腳在地上點了兩點，微笑道：是那姓洪的叫你來的吧？剛纔他在茶座上，只管怪聲叫好，對我亂飛眼色，就沒有好心眼。他以爲他花了十塊錢，總要表示出來，讓我感激感激呢。他是叫我到他旅館裏去嗎？或者是說，過一會子，到我家裏來呢？老劉舉起手來，搔了一搔頭髮，笑道：李老板，你何必霹靂拍啦，對我說上一頓，我也是替人傳話，好比一隻留聲機器。桃枝笑道：我自然不怪你。不管他要我去見他也好，他要到家裏來也好，你就說千萬對不住，我今日出臺，都是勉強的，身上實在不舒服，回去就要睡覺了。老劉笑道：那何必呢？你隨便敷衍敷衍人家也好。你可以坐了自己的車子來回，到他旅館裏去坐個十來二十分鐘，他也不能將你怎樣？桃枝笑道：我倒不怕他將我怎樣。無奈我今天十二分不高興，無論什麼事也不願意。真的，我一回去就要睡覺。老劉道：你真不去，他又奈你何？不過再要他點你的戲，那就不行了。桃枝道：不行就不行，我也不靠他一個人。說完了這句話，也不再提，一個人就走出後臺，忽忽的回旅館去了。桃枝所住的是垂楊旅舍，就在六朝居前面，不過是個舊式客棧，把名字改得好聽一點罷了。這旅舍裏，十之七八是長住客人，長住客人裏，歌女又要佔三分之二，但看歌女的身分高低，看租這屋子的多寡與大小爲定。桃枝住了一間大房，一間小房。大房是自

己住，帶做着客室與書房。小房是她孀娘孫氏住。桃枝走回自己的房間，坐在一張搖椅上，將頭枕着椅背，昂頭望了電燈，只管出神。孫氏走進來問道：稀飯熬好了，你要吃一碗嗎？桃枝不作聲，擡起右腳來，將高底皮鞋脫下，卜通一聲，向棹子下一丟。孫氏道：鞋子脫了，你還出門不出門？桃枝擡起左腳，右手拿了皮鞋，朝着椅子背後反丟了過去。這一下不丟在地板上了，正好丟在洗臉盆裏，拍咤一聲，水花四濺，連牀帳上都濺得有。孫氏搶着把水淋淋的皮鞋檢起，嗜了一聲道：這大的人，孩子一樣，只管淘氣。桃枝道：我最恨是高底鞋子，但是大家穿，我也不能不穿。孫氏道：和你打的一盆乾淨洗臉水，沒有洗就髒了。說着話，她就端了臉盆出去換水去了。桃枝光着一雙赤腳，在地板上走到牀邊，向牀上被上一伏，兩手抄住着枕頭，竟自睡了。孫氏端了臉盆進來，見她衣裳未換，光了一雙赤腳，睡在牀上，笑道：她就這個樣子睡下去了。桃枝伏着，可是絲毫不動。孫氏道：我不信，這一會子工夫就睡着了。桃枝伏在那裏，依然是不動，孫氏將她的身子搖了兩搖道：你就是要睡，也應當把衣服脫了，好好的睡着，扒在這裏這是什麼樣子？桃枝還是不作聲，依然伏着不動。但是她雖不動，彷彿可聽得出來有點哽咽之聲。孫氏道：你受了什麼人的氣，怎麼好好的哭起來。桃枝將身子扭了一扭，將腳撥着孫氏道：你不要管我的事，你走開罷。她說話，正帶着一點子哭音。孫氏道：這真奇怪，回來什麼話也不告訴人，就是這樣生悶氣，到底爲了什麼事？桃枝坐起來，抽了手絹，擦着眼淚道：我心裏難過，那個也不會得罪我，我也沒有和那個生氣，你不要問。說着話，索性牽線似的落下眼淚，只管哭將起來。孫氏站在一邊，倒望呆了。這真奇怪，爲什麼好好的哭將起來呢？問是茶社老板說了什麼話嗎？答不是。問是茶客叫了倒好嗎？也不是。問是和姊妹拌了嘴嗎？也不是。孫氏坐在牀沿上，皺了眉毛，只管向下盤問，問了十幾樣，也沒有對的。桃枝只管和她說話，沒工夫去哭，已揩乾眼淚，靠了牀柱坐着。孫氏哭喪着臉，歎了一口氣道：究竟什麼事呢？把我急壞了。又歎了兩口氣，將頭靠在肩上一言不發。桃枝見把孀娘逼成這個樣子，嘆嗤一聲，笑起來了。

第七回 半夜款香巢突聞快語 清晨過老園幸遇知音



孫氏

氏原呆坐在一旁，不知道如何是好，這時看到桃枝又笑起來，不能不引為怪事，因道：「今天又哭又笑，莫不是發了瘋，這倒叫我有些不明白。」桃枝笑道：「這有什麼不明白？笑是爲了心裏高興，哭是爲了心裏不高興。」孫氏道：「我又不是三歲小孩子，這個有什麼不明白？但是你這一會工夫，怎麼不高興一陣，又高興一陣，你把這原由說給我聽聽看。」桃枝道：「不要說這些閒話了，好在我沒哭，你就不用費心了。你說稀飯熬好了，你就盛一碗稀飯我來吃罷。」孫氏也摸不着她是什麼原由，她現在既是很高興，不願人去問她，也就只好不問，將小菜稀飯一齊搬了來。桃枝這時換了短衣，將剛纔掛在胸襟前的茉莉花掛取下，用碟子盛了涼水，將這花排子浸上，口裏連連說了幾聲可惜。孫氏一看，是剛纔她伏在牀上，把花排子壓壞了。因道：「你這是什麼算盤，十幾塊錢一雙的皮鞋，丟到水裏去。二三十塊錢的衣服，穿了滿牀打滾，你都不可惜。兩角錢的花排子壓壞了，你就左一句可惜，右一句可惜。」桃枝道：「你那裏知道，衣服鞋子，不過是一樣用物，壞了拿錢再去買就是了。花是天生的好東西，本來就不應該折下來戴，既是折下來了，就不應該糟踏。」孫氏道：「這孩子糊塗死了，花不也可以拿錢買得到的嗎？」桃枝站在她面前，微笑道：「老太太，你不懂呀。花壞了，雖然還可以拿錢去買，但是已經不是原來的花了。譬如一個美人，有錢的老爺們，把她糟踏個不堪，美人病了死了，他又拿錢再去買一個。我們要不要替那死了的美人可惜呢？」孫氏正待說什麼，桃枝一跳起來，連忙將房門拴上，然後向牀上一跳，橫拖了一牀被，就向身上蓋着，連連對孫氏招着手。孫氏也不知是什麼事，連忙跑了過來。桃枝道：「有人來了，有人來了。你就說我生病睡了覺，不能招待，他們若不信，你就讓進來也可以。」孫氏再要問時，只聽得門外有人問道：「李老板在家裏嗎？」孫氏道：「是那一位？她病了，已經睡覺了。說着，開了門，探了半截身子向外一

看，是三個穿西裝的少年。其中有一個姓洪，是個主任，自己是認得的。洪主任道：剛纔在六朝居，她還唱得很好呢。這一會子工夫，她就病了嗎？孫氏點着頭笑道：請進來坐坐罷。身子略微偏了一偏，這三個西裝少年，已是擠將進來。他們一見棹上擺着稀飯，桃枝靜悄悄的在牀上躺着，這不能不認爲人家是真病了。桃枝早就轉了身子，臉向着牀裏。洪主任緩步走到牀邊，低了頭，叫了一聲李老板。桃枝一個翻身，轉着向外，就在枕頭上，向他點點頭道：洪主任，對你不起，今天我是有到你旅館裏去的義務的，但我不料回來就病了，明天能唱不能唱，我都不知道。洪主任笑道：你何必客氣。桃枝道：我不是客氣。這個年月，十塊錢說少是少，說多也就很多。有錢的人，不該買一雙襪子穿。沒有錢的人，十塊錢，可以作兩個月的火食呀。你今天點了我十個戲，要你花了十塊錢，我雖沒有全得，也可以花你五塊錢。單看在這五塊錢分上，我也應當到你旅館裏去看看你。要不然，花錢的老爺們，未免太冤枉了。洪主任聽了這話，倒不由臉上一紅。好在他對於演說這一件事，很有點研究，向後退了一步，笑起來道：李老板，我有什麼事得罪了你嗎？你爲什麼把這些話來挖苦我呢？桃枝微笑道：我這人太沒有良心了。你這樣的捧我，我還要挖苦你，歌女們真不是東西。還有人來捧嗎？洪主任再想說什麼，孫氏已是在他們三位客面前，遞茶遞煙，週旋了一陣，他們自然也就把這不相干的辯論丟開，隨便坐下。然後問了桃枝是什麼病，那處不舒服，勸她找醫生弄點藥吃。無甚可說，各自告辭走了。桃枝在牀上聽到那皮鞋橐橐之聲，由近而遠，於是自牀上跳了起來，笑道：我真有點神機妙算吧？若不是先躺到牀上去，他們來了，至少要瞎混一個鐘頭。我聽到那皮鞋聲，一直向後面走着來，我猜就是到我們這裏來的。孫氏道：你今天雖然躲過了，明天你再唱，他再點戲，你能够不去嗎？桃枝笑道：現在作事，也無非是過一天算一天，今天把難關混過去了，就算混過去了。明天是明天的事，又何必先發愁等着。孫氏道：我總怕得罪了人家。吃我們這一口飯，就是靠個人緣。桃枝道：我的事我有我的打算，你就不必管了。我明天起早，還要到一個地方去，你不要吵，等我先去睡覺罷。孫氏何曾知道她有

什麼心事，因道：好幾天了，都睡得很晚，今天睡得早一點也好，不要又想着到這裏去，到那裏去了。桃枝也不去理會她，果然上牀去，安安靜靜的睡了。到了次日早上，窗戶上也只剛剛轉了一點白色，桃枝就爬起牀來。一聽房門外一點聲息沒有，想必茶房們都也未會起牀。只得重上牀去，又勉強着睡了一會，聽到外面一有響聲，馬上就起來，只要了一些溫水，忽忽洗漱着。茶也不會喝，忽忽的就走出門去。她出得門來，遇到一部人力車，就坐着直向夕照寺梁秋山家來。這個時候，太陽由東邊樹杪上，照到一片菜地上，兩個工人，正戴了草帽子，蹲在地上挖菜。梁秋山家的大門，還是虛掩着，一羣麻雀，唧唧喳喳在門外地上找食物。桃枝一想，大概全家人都在睡覺，未免來得太早了。於是輕輕悄悄的，走到門邊，用手輕輕一推門，伸着頭向裏一看，正猶豫着，還是進去呢？還是不進去呢？然而就在這時，聽到那正屋裏面，有一陣嘻笑之聲，因揚聲問道：梁先生起來了嗎？只她這一句話，所有梁秋山家的主客，一齊擠出來了，有兩個人手上，還拿着筷子。秋華搶着向前，攆了她的手道：在這樣早的時候，你怎麼會有工夫出來。今天是星期日嗎？學校裏不上課嗎？桃枝笑道：我有幾句話，特意來要說一說。說時，眼光就向水村瞟了一下。然而他是很鎮靜，就像不知道有昨天晚上那回事一樣。秋華道：來來！我們吃稀飯，你也來喝一碗，好嗎？桃枝道：街市上的生活，究竟不如鄉下，街市上的人，以為很早，鄉下人已經是吃早飯了。秋華道：雖然如此，但是你們當學生的人，起來的時候，不會比鄉下人起來得更晚啦。桃枝望着她想說一句什麼，忽然又忍回去了。走進屋來，她見棹上擺着稀飯和菜碗，一碗是醃菜，一碗是油炸豆，一碗炒王瓜，清淡極了。正這樣打量時，秋山笑道：我們這菜，實在不便請客，但是李女士也不妨坐下來，談談笑笑，取個熱鬧意思。秋華趕着盛了一碗粥來，水村就跟着取了一雙乾淨筷子，向桃枝手上遞。桃枝自來之後，全副精神都注射在水村身上。正不知水村對她，取個什麼態度。這時見水村遞了一雙筷子來，正是表示彼此感情依然存在，並不會因為識破她的真相而介意。這一下子，心中頗有一種不可言喻的愉快，笑着望了他，將筷子接過來道：于先生，還是這

樣的客氣。秋華捧了一碗稀飯，伸了出去，沒有人接住，既不便叫桃枝來接住，也不便將手縮回來，只得糊裏糊塗的，將這碗稀飯放到桃枝面前。等桃枝掉轉身坐下，見面前有一碗稀飯，扶着碗，跟隨大家就吃，至於是誰盛來的，可就不會注意到了。在這時候，桃枝的目光，只管向她上手這位于先生身邊來着。秋華是個女子，對於女子的動作，她總會比別人更加的注意。她見桃枝對水村那一番情形，就知道她對於水村，是很有意思的，不過看水村的樣子，倒有點淡然，不是前兩次那樣熱烈的歡迎了。桃枝是個心裏有事的人，自然嘴裏也會覺得無味，慢慢的喝着粥，用筷子挑了幾粒油炸豆，放到口裏，慢慢的咀嚼。秋華笑道：密斯李，我們這樣的粗糙東西，你有點吃不慣吧？桃枝聽說，索性將筷子碗向下一放，微微搖了一搖頭道：我並不是說不好吃，我有幾句話攔在心裏沒有說出來，什麼東西，我也吃不下去。剛纔梁太太叫我一聲密斯李，以爲我是個女學生啦。梁太太，你錯了，我不是那樣高尚的人，我是一個……水村突然站了起來，望了她，想把這句話攔阻了回去。但是自己要怎樣的說出口呢，未免有點困難。只在一猶豫的期間，桃枝已是猜到了他的心事，便笑着向他道：于先生坐下罷，有話坐着說，好不好？她說畢這話，又點了一點頭，那樣子是表示請他坐下。水村聽了這話，只得坐下。桃枝笑着向大家道：我有一句話說出來，諸位一定要吃一驚的。諸位若不看到我的真相，決不知道我是這樣一個人。她如此一說，大家都把眼睛注視着她，不知她是怎樣一個人。她高聲笑道：我是一個在夫子廟賣清唱的歌女。大家面面相覷，不知如何去答覆。她又笑道：我的意思，以爲你們這幾位都是藝術家，很可以交朋友，我要是不耐煩應酬的時候，可以和諸位談談。所以我不願意說我是歌女。但是昨天晚上，于先生在茶座上看見我了，我想到瞞了諸位，說了許多假話，心裏很是慚愧，所以今天特意跑了來，和諸位說破這件事的真相。現在話說明了，我不好意思和諸位坐在一處。說畢，抽開板凳，站起身來就要走。秋華搶着上前，一把就將她的衣袖拉住，笑道：密斯李，我還叫你一句密斯李，這密斯兩個字，原是洋稱呼，中國人大可不必用，我不過叫作好玩罷了。就算

這兩個字，中國人可以用，也不是女學生包辦的。秋山站起來笑道：你原來的用意，是要留住人家不要走，可是你所說的一套話，完全不對。李女士，你不必客氣，只管坐下。歌女的身分，不會低於我們在座的人，我們用手混飯吃，你用嗓子混飯吃，並不爲非作歹，有什麼高下？桃枝被秋華拉住，可就用眼去看水村的態度。秋山笑道：水村，李女士一定要走，你可以出來挽留挽留了。水村到了這時，自是推諉不得，便也站起來道：李女士，大家挽留你了，你爲什麼還不坐下？桃枝見大家如此，方纔坐下。笑道：我原想着，諸位決不是那樣勢利眼光的人，會在職業上，分什麼人品高下。不過一個女孩子，靠賣唱來混飯吃，那總是不大高明的，而且作歌女的，原不能說十分乾淨。水村聽了這話，默然無語，兩隻手臂彎着伏在桌上，托住了他的下巴頰。桃枝看到眼睛，瞟着他，卻又微微的一笑。秋山道：李女士說我們是個藝術家，說明了，李女士也是個藝術家了。我們這藝術家，說起來真有點慚愧，那個能掙你那些錢？桃枝將滿屋子裏人，一個一個看了個週轉，然後纔擺擺頭微笑道：這話不應該那樣說。藝術不藝術，不在掙錢不掙錢上面說的。秋華點點頭笑道：這是內行話。大概在場的人，聽了這話，心裏都願意，尤其是于先生。這一說，大家都笑了。李太湖將莫新野的衣服，連扯了幾下，將他拉到一邊，輕輕的道：費心費心。說着話，嘴對了新野的耳朵，用手掩了半邊嘴，低聲道：不知道那個秦女士，是不是歌女？我不好意思問她，你替我代問一聲，好不好？他們是在堂屋門外，窗子邊說話。莫新野就回轉頭，向屋子裏大聲喊道：李女士，我們這位李先生，託我向你打聽，那位秦女士，也是你的同行嗎？桃枝笑道：我也知道李先生很贊成她的。她也是個歌女，不怎樣紅，若是李先生天天去捧她，她是很願意的了。李太湖瞪了莫新野一眼，表示着十二分不高興。新野笑道：你不要瞪我，我說的是實話。你想，我就不喊出來，人家不知道我是受你之託嗎？交朋友是名正言順的事，爲什麼不許公開。屋子裏聽着，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桃枝聽了這話，雖然也笑着，可是由李太湖的那一味癡情，轉想到于水村身上，便覺自己也有點難爲情，就起身向大家告辭。秋華心裏想着，你這樣老遠的跑來，就是爲



了聲明一句是個歌女嗎？你就不來聲明，有什麼關係？這樣看來，恐怕還是別有用意。因笑道：這樣早，又是這樣遠，李女士來了，馬上就回去，我們似乎應當挽留。桃枝道：我是個急性子人，有了話，就想說。說完了，我又不願敷衍的。他一面說着，一面就向外走。大家見她一定要走，於是一路在後面跟着送了出來。她走到竹林子裏，卻又回轉身來，高高的舉了手，向大家招了兩招。然後纔點頭笑着走了。水村和衆人站在一列，並不作聲。秋山拉了他一隻手道：你知道她今天來的來意嗎？她就是爲了要看看你對她的態度如何呀。在歌女裏面，找得這樣結交窮朋友的人，決不是平常之輩呀。你爲什麼對她這樣淡淡的，這樣會令她傷心的。她覺得歌女真是讓人瞧不起的了。水村聽了這話，便趕忙走到竹林子裏去。穿過了竹林，提腳便跑，遙遙望見一輛人力車子，轉過山灣，很快追了上去。車子上的桃枝，聽到身後有腳步響，回轉頭來，見是水村，就讓車子停住等着。水村追到身邊，桃枝也就走下車來。水村道：昨天晚上，我突然下樓，並不是我有什麼意思。我見你，一眼望到了我，有些慌張，我怕你唱出了亂子，所以我躲開你，你很不以我爲然吧？桃枝道：這話從何說起？設若我不以你爲然，我今天又何必很遠的來和你聲明，而且又是很高興的回家。水村道：你回家果然是很高興嗎？桃枝道：我爲人向來是不說假……雖然說了一回假話，到底是讓你識破了。而且對你不是惡意。你或者明白我這點用意。水村兩手插在他西裝褲袋裏，用腳撥弄着地上的碎石子，低了頭，只管沉吟着。桃枝道：你有什麼話說不出來嗎？水村望了一望車夫，聳肩微笑道：你當然知道我手邊的經濟是怎樣？我怕不能像韓先生一樣。桃枝道：你以爲我是要去捧場嗎？你說這句話，依然是不明白我今天來的意思，或者還正猜在反面。唉！我自己多事。水村道：但是我站在朋友的立場上，也應當自己聲明一句。捧場那不是朋友的事嗎？你不要以爲這是不體面的事，那個人成名，是不需要朋友捧的。桃枝沉吟了一會，微笑道：我是不希望你去聽我唱，我恐怕你看到那種茶客的樣子，會不高興的。但是你能去聽聽了，又極是諒解，那就很好了。我要回去了，早上我是溜出來的，我孀娘起來了，若是不見我

在家裏，她疑心我逃跑的，說畢，坐上車去，點了點頭，笑道：我猜想着我們是今天晚上六朝居見罷。水村還要說什麼時，車子拉着飛跑，已到很遠的地方去了。她在車上，側轉身子，豎起雪白的手臂來，手上拿了一條花綢手絹，招了幾招，向空中一拋，然後再向水村招招手，指指手絹落下的地方。水村跑向前去，將手絹拾了檢起。也在空中招了幾招。桃枝很是滿意，笑着點頭。老遠老遠，還見她伸出一隻手臂來呢。

## 第八回 高臥發狂吟心儀坡老 清歌雜微笑座有周郎



水村手上拿了這條手絹，站在路頭上，不覺是呆了。說到桃枝態度，真是爽快，對男子有點愛慕，就表示有點愛慕，並不怎麼虛偽的做作。男子要知道她對於自己的意思如何，並不用得去仔細研究，明明白白擺在面前的。這個女子，如是一個有較深些的學問，得着社會上的幫助，她決不難做成功一件大事，作一個英雄，像我這樣性情浪漫些的人，又沒有一絲一毫的產業，那只有這種人，是最合妻的條件的了。這樣想着，手上拿了那手絹，見身邊有塊青草地，索性坐了下去，只把那手絹舞弄着。忽然有人在身後哈哈大笑起來，回頭看時，秋山站在一邊，笑得前仰後合，只管拍着手。水村站起身來，笑道：這又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讓你看見了，要你笑成這個樣子。秋山道：你的靈魂，大概跟着人家的車子，一路到夫子廟去了。自己坐在地上，沾了這一身的黃土，一點都不知道。水村回轉身看看自己的褲子，可不是沾着一大片黃泥嗎？笑道：我只看到草是青的，就坐了下去，倒不料草裏頭是些化泥。秋山道：不但草地如此，在社會上作事，也是如此。水村道：據你這樣說，這位歌女，是靠不住的。秋山道：你這話太奇怪，我並沒有說到這位李老板，你何以拉扯上來。水村道：憑你這句李老板的話，我就知道你瞧她不起。爲什麼當面稱李女士，背後稱呼李老板呢？秋山笑道：一個人要捧人，也當捧得有分寸。你想，我們既承認歌女，並不下賤，把人家恭敬歌女的稱呼來稱

呼她，這也不算是侮辱，爲什麼你就覺得不平呢？難道你還是認爲歌女和我們不平等的嗎？水村連搖着頭道：胡說胡說！你不懂我的意思，我不和你說了。他說畢這話，轉身就向家中走。秋山拍手一笑道：你不必慌，我是窮寇莫追的。水村回到家去，這些朋友們，少不得又是一陣說笑。但是水村經過了今天這一段情形，人家說笑儘管是說笑，他心中迷戀，依然仍是迷戀。心想，當她臨去的時候，說了一句是今天晚上見，她已經猜透了我今天晚上必去聽唱的。照着我自己的意思說，今晚也是非去不可。然而我自濟南動身到這裏來以後，所剩的幾個錢，都花光了，這時要到茶樓上去，不說別的就是這四毛錢的茶資，多少都有些問題，這要去學那些闊人，一花二三十塊，當然是不能夠。在這種繁華場中，要去作一個歌女的情人，喝一碗清茶而不能夠，這也該自慚形穢。然而果然是不去，卻又要讓桃枝大大的失望。究竟是去與不去，這真讓自己不知道如何是好，想到這裏，坐立不住，就到牀上去躺下了。李太湖正想打聽打聽，外間所傳，歌女可以接近，是不是事實？果然可以接近，又是怎樣一套手續。見水村納着悶，睡到了屋子裏去，不知是什麼原因，走到他窗戶外，向裏面張望了兩三次，見他都是側着身體，在那裏睡下，又悄悄的走開。莫新野在他身後釘着，看了個清楚，馬上走回屋子去，抱着琵琶彈了一支新編的因爲你。隨着口裏也唱起來道：

我照着鏡子瘦了，我見着茶飯够了，我沉沉地靜想着哭了又笑了。因爲你，世界上一切，我都不要了……太湖跳到他屋子裏去，將琵琶一把搶着過來，笑道：你的曲子，永遠是拿着朋友開玩笑的嗎？新野笑道：你以爲我這曲子裏的主角，就是象徵着你嗎？你或者還沒有那資格，我說的是小子。他怎麼樣了？太湖道：真奇怪！那李女士對他表示着，是那樣的熱烈，他會反爲了這個，生了悶氣。新野道：我想着他爲了孔方兄生的病。他知道了她是歌女，便想到了認識歌女的要素，怎不找急呢？正說着，忽聽到種菜的老王，叫了進來道：梁先生，電報秋山聽說有電報，由屋子裏搶着出來，接過去一看封套，上面寫着南京中國書店轉梁秋山君，濟南發。因道：濟南我

沒有朋友，不要是給水村的吧？連忙找了電報號碼，翻譯出來，本文是：

請告水村，學校即開課，速返校職會。

因就拿了電稿底，送到水村屋子裏去。水村躺在牀上，聽說是濟南來的電報，已經明白了十之八九，他並不起牀，隨手將電紙接過來，看了一眼，笑道：我就知道是催我回去。說着，隨手將稿紙放到旁邊方凳子上，飄到地下去了。秋山道：我知道，你是爲了川資籌不出來，不要緊，我當些錢給你就是了。這電報擱在書店裏有半天了，是老王由街上帶回來的，你應該趕快的回一個電。水村道：我實在也有些煩膩，粉筆生涯了，你讓我考量考量。他這樣說着，也並不坐起來。秋山見他那樣不要緊的樣子，自己更不會替他去找急，便自走開。到了吃午飯的時候，水村依然不會出屋子來。秋山靜悄悄的走到窗下，在紙窗窟窿裏向屋子裏一看，只見他依然躺着，左腿架在右腿上，搖曳不定。手裏拿了一本線裝書看，口裏念道：未成小隱聊中隱，可得長閒勝暫閒。我本無家更安往，故鄉無此好湖山。念到最後兩句，把聲音格外提得高些。秋山笑道：你想在南京作官嗎？把蘇東坡的詩，念得這樣有味。說着，走了進來。水村坐起來笑道：學電氣工程的，也在南京作官，我學圖畫的，爲什麼不能作官？不過你怎樣會知道我的心事。秋山道：白樂天的詩，大隱在朝，小隱在野，中隱是作小官。你念的這詩，明明白白，說的不能大隱聊中隱，你豈不是要作小官？水村笑道：我讀書不求甚解，上面兩句詩，我倒沒有去注意，最好是下面兩句，我本無家更何往，故鄉無此好湖山，明明白白的說着我。秋山道：這樣子，你是絕對不回濟南去的了。水村道：我仔細想想，既到南京來了，就借此擺脫粉筆生涯罷。秋山道：那末，你留在南京，爲着什麼呢？水村笑着又吟起詩來了，昂着頭一路唱了出去。道：愛住金陵爲六朝。秋山笑着跟了出來吃午飯。在飯棹上，又討論到這個問題，秋山笑道：大家來評評這個理，水村說是愛住金陵爲六朝，對嗎？太湖道：當然啦。他一個畫家，對於這種龍盤虎踞的地方，是很用得着的。新野道：畫家當然愛住南京的，不過爲什麼，這可是見仁見智，不得一律而論的。我

以爲是愛住金陵爲一桃吧？於是大家嘻嘻哈哈的，又狂笑了一陣。水村由他們去嘲笑，並不理會，自己到屋子裏去，給學校寫了一封回信，把信帶在身上，到街上總局裏去發了。發了信，便去拜訪韓求是。恰好他又剛從外面回家，一見面他就笑道：「昨晚之遊樂乎？水村搖着頭道：『不要提起，昨晚聽了這一回清唱，你把我引上了苦惱之鄉。』」求是道：「這是什麼話？就算你不快活，也不至於苦惱。要不然，你是爲了桃……求是突然的將話忍住了，借着站起身來抽煙捲的工夫，把這件事混了過去。水村道：『你不必怕說，我全明白了。』因把昨晚和今早關於桃枝的事，都說了。因笑道：『爲了她，我不回濟南了。但是我在南京，卻沒有職業。你想想看，這豈不是一樁苦惱的事。』求是笑道：『原來如此，你不想作個小官呢？』水村道：『我不想作官，我打算在南京作一筆賣畫的生意，你能不能給我殺開一條血路？』求是笑道：『你打算用革命的手段去賣畫嗎？這是不可能的事呀！』水村道：『那就作官也好。不過作官，我有一個條件，錢不在多少，位置也不管高下，就是一層，要不受氣。』求是笑道：『你這話，正是反來說，官場中的事，是錢可以想得到，位置也可以想得到，就是不能不受氣。我們做祕書的人，在部裏已算是位置不低了，但是見了部長和次長，那就要卑躬屈節一點。說到作官，我看你根本就不行。』水村笑道：『這事暫放下不提罷。我問你，到茶樓上去聽清唱，除了喝茶之外，還有什麼花消嗎？』你說一碗茶，可以花到二三十元，這錢是怎樣的花法呢？』求是笑道：『這個你就不必問了，我今天帶你看一回，你就覺得有味。』水村聽了他如此說，果然就不再問，二人待從從容容吃過了晚飯，先到另一家茶樓上去，這裏叫着又一村，不是一家茶樓，乃是一所大大的敞廳，擺了許多茶座，正面的戲臺，也比六朝居的大些。臺上正有兩個歌女，站在那裏，合唱武家坡。茶座上的人，喧嚷着只管叫好。其餘的人，也是談笑風生，和臺上的唱聲相應和。求是輕輕的叫了兩聲茶房，沒法子讓他聽見。求是找不着座，只得站在路頭上，沉吟着。過了一會，纔有一個提開水壺的人經過，笑着點了一點頭。道：『原來韓祕書，臺口上有個座，人剛走，說着話，他引了二人上前，只見一張小方棹上，滿棹子都是茶碗，而且瓜子花生殼，和

滾了的茶水，亂堆在一處。他倒是爽快，將包着壺柄的抹布取下，由裏向外，將碟東西，向棹子下一抹，馬上拿了茶碗，來泡上兩碗茶，就讓二人在這裏坐下。水村坐到凳子上，兩隻腳向前一伸，恰好就踏在一堆花生殼上面。求是卻不以為意，向着臺上便叫了一聲好。原來在這忙亂之間，臺上已經換了一個歌女。這歌女燙頭髮，披得長長的，穿了一件大紅色短袖的綢長衫，自是一個時髦的人物。只看她兩道眉毛，畫得細條條兒的，一直伸入兩鬢的頭髮裏，雖然還有兩分姿色，也就見得她費了不少的人工之美。在求是叫好的時候，她向這裏瞟了一眼。水村看這種情形，料定這個歌女，必是求是所認識的無疑了。求是的眼光，這時不向着臺上，在滿座上看了看，然後在身上掏出皮夾子來，手放在棹子面下，由皮夾子裏抽出一張五元鈔票，捏在手心裏。這時，有個穿長衣的茶房，好像巡視各茶座的樣子，走到這棹子邊來。求是對他望了一望，他就站住了。他一隻手，不知不覺的，伸到棹子邊，求是將那張鈔票，由棹子下向他手心裏一塞。他低一低頭，輕聲道：「菊芳的五個戲碼？」求是笑着點點頭道：「對了你對她說，今晚也許我去看她。」那茶房垂着手，悄悄的無聲而去。水村笑道：「這就是點戲的一幕活劇了，爲什麼這樣作賊似的？」求是敲了他一下腿，嚮旁邊一努，低聲道：「稽查在那裏？」水村看時，隔了兩張棹面，有幾個穿黃呢制服的，也在那裏喝茶聽戲。水村低聲道：「既是暗中點戲，她怎麼能唱呢？」求是笑道：「根本上她就不唱。所謂點戲，是送錢的別名，點一個戲，老板五角，她五角，我這就是納二塊五的匯水，送她二塊五。其實我們來聽唱，也醉翁之意不在酒，錢花到了，人情有了，也就行了，唱不唱，又何必去計較？」水村這纔明白，少不得常常注意到那稽查座上去。不多一會，那個代營匯款的茶房，也走到那邊去，他們隔座有個西裝少年，和茶房也暗中握了一握手，那些稽查，有看到的，也就毫不介意。坐了半小時，先前向求是丟眼色那個歌女，又出來唱第二次。等她唱完了，求是起身笑道：「走！六朝居去，再不去，桃枝要唱過去了。」二人走出茶社來，水村道：「剛纔這一位，就是菊芳嗎？」求是笑道：「你看如何呢？」聽完了戲，我們可以到她家裏去坐坐。我們只兩個人，一溜就進去了。而

且這半個月，南京舉行好幾個大會，一切娛樂地方，都解放了。我們只管去，不要緊。水村道：照這種情形看起來，花了錢的大爺們，都得到歌女家裏去一趟，纔算是權利義務平均。求是笑道：其實到她們家裏去，並沒有什麼意思。不過花了錢的人，若不能到她們家裏去一趟，好像也是一種恥辱。不要說了，到了將來你自然也會知道。說着話，二人便走上了六朝居茶樓，在正面找了個茶座，茶房就泡了茶來。水村低聲道：我們剛纔在那邊花了一塊茶錢，這又要花一塊了。求是笑道：這算什麼？若是我們邀了三朋四友，熱鬧一晚，常常會喝二十塊錢的茶，一點一百塊錢以上的戲呢！水村耳朵聽着他說話，眼睛早注意到臺上去。臺上這時雖有人唱戲，那繡幔後有一個小活眼窗簾，常是有一張又紅又白的臉，打那眼裏經過。在許多白臉經過的時候，也就看到桃枝笑嘻嘻的將面孔一閃。求是用手碰了他的手臂一下，笑道：囉！打一個照面了。水村承認不得，也否認不得，只微微一笑而已。只在這時，那臺前小柱子上面，已經換了一塊牌子上，寫着桃枝玉堂春。立刻臺上的歌女下去，門簾子一掀，桃枝從從容容的出來了。她並不像別的歌女，將臉朝着裏，一手扶了棹子，斜斜的站着，那目光卻遠遠的注視着樓口上的一盞電燈，好像臺下面坐着許多茶客，都不在她的眼光裏一樣，臉上卻還微微的帶着一點笑容。胡琴過門拉過，她唱起戲來，那昂視的目光，纔有點平視，長長的睫毛裏，眼珠一轉，由水村的棹子掠了過去。水村對於歌場，還是第二次瞻仰，那知道怎樣應付，人家眼光射過來，他的眼光，還不免低了下去。求是卻是不然，立刻劈拍劈拍向着臺上鼓了一陣掌。桃枝對於臺下人捧場，自然是司空見慣，求是那樣鼓着掌，她卻不以為意。她的眼光，卻不住的射到水村的身上，看他執着什麼態度？她見水村那種不好意思的神情，只管側坐着，捧了杯子喝茶，不覺微微一笑，求是早看到她的目光，是完全射在水村身上的，現在忽然會有了一點笑容，這也很可以知道她的意思何在？於是低低的對水村道：人家在唱戲，你顯着這樣不在乎的樣子，那是很瞧不起人家，趕快鼓掌。水村以為他的話，也許是真的，果然就向着臺上，不分好歹，劈拍劈拍拍了兩下掌。桃枝在臺上看

得很清楚，先是求是一說，再是他一鼓掌，可見他並不知道那一句唱得好，她不覺微微笑了。她怕這微微的一笑，會引起臺下面的誤會，於是將棹上放的一杯茶，端起來側面喝着。然而桃枝在六朝居，是個首屈一指的美艷歌女，她的一舉一動，深能引起臺下觀衆的注意。在她這一側身一飲茶之時，人家已經知道她是要閃開一種微笑，早有幾個人做着嗓子，喊了一聲好。這一聲好喊着，桃枝更是要笑，掉不轉身來，然而忽促之間，一個極短的胡琴過門，已經拉了過去。場面上的人，不住的和她以目示意，一面再補上一個過板。桃枝連忙回轉身來，一唱時，臺底下又哄的一聲，叫了一陣好。桃枝極力的忍住笑，將一段西皮唱了過去。目光也不向臺下再看一下，立刻走回後臺去。求是笑向水村道：這位李老板，色藝雙絕，就是有點毛病，不大敷衍茶客，所以唱得如此之好，依然不能掛這裏的頭塊牌子，原因就在此。她對於你這個窮大爺，偏是如此盡心，這不能不算是你的奇遇了。你看，她又在那裏張望着你了。水村向臺上看時，果然那繡幕的小軟窗眼裏，桃枝的面孔，笑着在那裏一閃。求是道：明天你還來罷。我代你點幾個戲，人家是如此的殷勤盼望，你僅僅是來喝碗茶，這可有點過意不去。水村道：我不能捧場，要花朋友的錢，那是什麼意思。而況你幫我點戲，也只能偶爾一兩回，決不能常常如此。自己承認是個知音，不過點上一兩回戲，那有什麼意味去罷。說着他已站將起來。這裏的茶錢，求是已經代付了，也就只好跟着他一路下樓。到了樓下，求是用手向前一指道：那就是她的家裏，我們先到菊芳家裏去，回頭再到她家去，你看好不好？水村搖着頭道：我到茶樓上來，已覺得有點勉強，再要到她家裏去，我未免太不自量了。求是道：你不是她的朋友嗎？朋友彼此拜訪，也無所謂，你又何必矯情過甚。水村笑道：朋友？朋友有個半夜三更去拜訪的嗎？再見了。說畢，他立刻離開了求是，就走向清涼山下的夕照寺了。

## 第九回 窺豔笑遠來形諸夢寐 驚心聞乍別訪遍舟車





夫子廟到清涼山去，正是自最熱鬧到最荒涼，而且除了十里的馬路不算，還得走四五里路的荒山小道。過了鼓樓，水村插上了小道，這正是個月亮下弦的時候，雖然到了一點鐘，那一勾殘月，是剛剛上來。月亮放出那渾黃的顏色，照着那蜿蜒的小山崗子，披着很深的亂草和極低的小樹，倍覺着淒涼。有時草叢裏突起一個荒冢，冢前的石碑，斜倒着迎人，便有些陰森的意味。加之碑前的長草，風吹了亂動，彷彿有人從裏面爬了出來一般，真個是鬼氣迎人。山腳下有一個乍隴，隴上就着高低形勢，都開着稻田，所幸稻田裏的蛙蟲，在水中亂叫，稍微減少了夜行的寂寞。水村心裏面憶着歌場微笑的一幕，覺得桃枝果然是對於自己有情，並不是虛偽的，只可惜自己沒有錢，不能涉足歌場，總算是要辜負人家這一番盛意的了。心裏想着，腳下便是不辨高低，只管朝前走。偶然一擡頭，只見一個黑影子，在路的前方一閃。自己心想，決沒有什麼鬼物，只是自己的眼花了，把一個什麼樹影子看活動了。雖然心裏恐慌了一陣，立刻壯了自己的膽子，再向前走。當他這樣走的時候，面前那個影子，也閃了兩閃，似乎那也是個活動東西，專門引了人走。水村心想，這決不是自己眼花了，等到走上一條直線大道的時候，靜着心凝着神，仔仔細細一看，彷彿像一個人，不過在人頭上多了一個翅膀，在空中飄蕩。這一下認定之後，不由得毛骨悚然，天下決沒有人頭上長翅膀，一定是鬼了。因之故意放重腳步，咳嗽了兩聲。但是那個鬼物，並不在意，依然慢慢的一步一步向前走，對於後面有人一層，並不理會。水村一橫心，不怕他了。將腳一頓，就開步追了上去。不料他怕那黑影子，黑影子也怕他，聽到後面腳步聲跑着過來，他就拔了步子跑。水村追了一陣，並沒有追上。因喝了一聲道：前面的東西，究竟是人，是鬼，再不停腳，我就開槍了。前面那怪物不跑了，一停腳哈哈大笑道：你不要吹牛，你那裏來的槍？他這一說話，水村聽出來了，原來是李太湖。一面走，一面笑罵道：你這傢伙玩笑開得太厲害了。幸而我膽子不小，要不然，這一下，豈不讓你嚇掉了魂？走上前看時，原來他帶了一根手杖，將自己的長衣，用手杖由袖籠子裏穿着，挑

在肩頭上。李太湖笑道：我試試你的膽量如何，並不是非嚇倒你不可。若是你真怕起來，我自然也就會聲張的了。水村道：這樣夜深，你一個人在那裏來？太湖道：你不用問我，我要先問你，你從那裏來？水村笑道：你這話，我明白了，大概我們是同道。但是我怎樣沒有看見你？太湖笑道：我一個銅板沒有，還敢在茶樓上大模大樣坐着嗎？我只是在六朝居門口徘徊，等到秦老板出臺唱的時候，我假裝了找人在樓口上站了一站，我只要看到她在臺上唱了一段，我也就心滿意足了。水村道：你在街上，又怎麼知道是她出臺唱呢？太湖笑道：我在那預告戲碼牌子上，見她名字下，列着是珠簾寨罵曹兩齣戲。因此我聽到有人唱這戲，料着是她上臺，馬上就跑到樓口，遠遠的站個兩三分鐘。我的意思，也只要我看着她，她不看着我，所以倒不以沒有上茶座爲恥。我聽完了她的戲，站到樓下來，就看見你和一個朋友上樓。我本來可以早回家的，我一想，她若是唱完了戲就回家的話，我還可以再看她，然而她始終沒有出來。後來看到你下了樓，我就在別一條小巷裏抄上了你的前面，你一路走來，我都知道，你可是始終沒有知道我。說畢，拍了水村的肩膀，哈哈一笑。水村道：若是像你這樣的去看愛人一下，未免太苦了。太湖道：提到這個，我正有一件事要請教你。不是有個照相館，要聘請我去當攝影師嗎？我原答應就職的。但是我今天去一看，我有點不願幹了，原來那照相館，也在夫子廟，而且有許多歌女的相片，陳列在那裏。大概歌女是專門光顧那裏的了。我若是去當攝影師，少不得會碰到她的，她知道我不過是個照相的，恐怕瞧不起我的。水村笑道：瞧得起怎麼樣？瞧不起又怎麼樣？我們這種人，還想討歌女作老婆不成？太湖笑道：老實不客氣一句話，我是有這層意思。至於想得到想不到，那是第二個問題。只好留着再說了。難道你這樣的上勁，只要和她交個朋友，就滿足你的希望嗎？水村歎了一口氣道：我這話說得你未必肯信，我到了兩個茶社裏，把我想吃天鵝肉的勇氣，完全打退了。你要去當攝影師，還是去幹吧！一來秋山這兩天經濟越恐慌起來，我們不便拖累他，應當大家找出路。二來你在那裏照相，見面的機會更多。她要嫌你是窮人，你不照相，未必便看得起。

你。她若是不嫌你窮，你有了職業，她是更贊成的了。太湖笑道：我看她眼裏和心裏，根本就不會有我這樣一個人。談不上人家嫌不嫌。水村道：你不過片面的思戀，更犯不上顧忌了。太湖道：只是我固定的成了個照相師，就怕以後進行不容易。水村哈哈笑道：你這個傻子，一點根據都沒有，自己倒研究得那樣津津有味，你簡直是自己騙自己，你不去當照相師，進行就容易了嗎？二人一面辯論着，一面走路。太湖沉默了許久，忽然一頓腳道：好！我還是上夫子廟照相去。至少我可以多偷着看她幾回，不比由清涼山跑到六朝居好得多嗎？橫豎我也不必談什麼希望不希望的。幹罷，幹罷。正說着話，黑暗中放出一道亮光來，有人在光處喊道：這樣夜深，過門不入，還打算幹到那裏去。二人回頭看時，只管說話，不覺走過了夕照寺。秋山開了門亮着煤油燈迎了出來。二人進得屋中，都向秋山道歉，說是連累他候門。秋山笑道：我也是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的，設若二位的事，有點頭緒，我守一兩次門，這也不算什麼。水村聽了這話，倒也罷了，太湖對這事，卻有點冤枉，夜深了，不願和人家辯論，自回房去睡覺。水村到自己屋子裏去以後，想到自己和桃枝，總還是彼此有點愛情。李太湖和秦小香，還不十分相熟，那裏談得上愛情？然而他卻真是迷戀着。女子吸引人的魔力，真是不可理解。慢慢思量着，慢慢的上了牀躺下，想想自己的事，又想想太湖的事，那裏睡得着？這是夜色更深沉了，只有滿田野的蟲聲，一陣陣在遠處鬧着，屋子裏那有一點聲息。正自凝了神聽着，只聽到李太湖在前面說起話來道：不用找座，不用找座，我來尋個朋友……我站一會子，大概她也就來了。水村聽到不由得嘆喏一聲，笑了起來，心想這位先生真是可憐，騙了人家一齣戲聽了，晚上睡着了還是不安。我明天一定和求去借兩塊錢，單獨的陪他去喝茶聽戲，看他回來又怎樣？然而我們這也只能說他可憐而已。這樣想時，李太湖又說起話來了，他道：我真是個呆子，來去跑過了三十里了。水村聽他這二句話，又不像是夢囈，便喊道：太湖，你還沒有睡着嗎？這樣喊着，他可沒有回答。屋子裏依然是靜悄悄的。水村替他歎了一口氣，翻着身安心去睡了。到了次日，水村一起牀，秋山夫婦就在屋

子外催着問昨天聽戲的情形。水村笑道：逼口供也不要逼得這樣厲害，好在這茶社上是公開的地方，諸位要  
不放心，跟着我去聽上一回，那就什麼都明白了。秋山笑道：我們發了什麼瘋，來回二十多里，不過是聽兩句清  
唱。水村道：如此說，我是發了什麼瘋的了。秋山夫婦一笑而罷。到了這種情形之下，水村知道自己的愛史一段，  
是沒有法子可以瞞人的，索性也就公開的討論，但是討論的結果，沒有錢，一切都不好進行。譬如說，增進友誼，  
第一便要常見面。但是她日夜兩次清唱，決不能常向清涼山跑，也不好意思讓她來。若是自己去見她，沒有到  
茶樓上喝茶點戲，跑到她住的旅館裏去，在社會上一般人看來，那簡直是戲弄歌女的流氓，如何能去。他如此  
一想，覺得再向前鑽進，無非是苦惱，還是丟開她的好？於是執着李太湖的手道：老兄臺，你不要胡思亂想了。你  
的愛人，就是那照相匣子，你把愛情，全移到照相上去，比得着女人還要快活。人家請你去當攝影師，你就去當  
攝影師呀，假如你由這上面發了財，你就得着你所喜歡的女人。我和李老板的友誼，和比你和秦老板的友  
誼，高出四五倍，我都不進行了，你還鬧什麼？李太湖一股求戀的勇氣，本來是跟着于水村來的，水村都不幹了，  
自己也就可以不作這個夢。吃過了午飯，收拾了簡單的行李，就到妙化照相館來就職。這妙化照相館的主人  
張伯遠，是太湖的老朋友，待他卻也很好，他除了在家或出門指導照相而外，並沒有別的事，職務也就不十分  
勞碌。這個妙化照相館斜對過三五家鋪面，便是六朝居歌社，這邊樓上坐着，聽那邊樓上唱戲，清清楚楚，如在  
當場一般。他就職的第二天，兩點鐘打過以後，他就搬了一張凳子，靠樓面的欄干邊坐着，望着上茶樓  
去賣唱的歌女，只是出神。但是樓前經過的歌女，雖然不少，卻始終不見那位秦小香老板，到了三點鐘的時候，  
倒看見水村一個人在六朝居樓下徘徊着，他在那樓下的馬路上，來回走了四五趟，把兩隻手插在西服褲子  
袋裏，一步一顛，走得很從容的樣子，讓人看到他似乎是在家門附近散步，並不是路過此地的。然而他在路上  
幾番來回之後，也有些不耐了，卻向妙化照相館來。太湖一見，迎着他下樓，因笑問道：你不是說過不再到這條

街上來了嗎？水村道：因為你在這裏，我要看看你。太湖笑道：你撒謊，我在樓上早看見你了。水村見櫃房裏還有兩位店伙，就和他丟了一個眼色道：我原來是決定了不出門的，昨天忍耐了一天，今天無論如何，忍耐不住了。這或者也是野性難馴吧？太湖望着他微笑道：你那位朋友，你看見了沒有？水村笑道：沒有看見，我也不去拜訪她了。你呢？太湖只是笑。水村道：你不能陪我散散步？太湖道：我恐怕有生意來，只在這鋪面走走倒可以的。水村笑着點了點頭，於是二人就在馬路邊上站着。水村笑道：我本來是不打算來的，但是我覺得沒有和她說明，怕她要發生誤會，所以我想找着我那個姓韓的朋友，今天到她家裏去，和她解釋一下。那秦老板，你也沒有看見嗎？太湖道：怪得很，我……我字以下的話還沒有說出來，只見兩部油漆光亮的汽車，風馳電掣的開到六朝居門口停住。因為汽車開得過快，二人都注意起來。向前面注意看時，第一輛汽車門開了，下來一個穿西服的人，將秦小香攙下汽車來，太湖看呆了，作聲不得。水村笑道：你現在該明白，你是癡想吧？說完了這句話，第二輛汽車的門開了，首先下來的是桃枝，她手上拿了一枝煙捲，口裏噴出煙來，接着下來一個有鬚子的人，穿了長袍馬褂，跟在她身後。她順手把煙捲一遞，遞到那個人手上，微微一笑。一同上樓去了。太湖微笑道：你現在該明白，你是癡想吧？水村許久不作聲，然後微笑道：那是應當的。你想，她和我們有什麼特別要好的感情，只和我們交朋友，不和別人交朋友呢？其實這種事，不必親眼看，在我們理想中，也就早有了。不過我們到了看到以後，纔覺得更顯然罷了。她究竟是不錯的，雖然有了坐汽車的朋友，依然和我們走路的朋友來往，在歌女裏面，可也是鐵中錚錚了。現在我決定回濟南教書去了。清涼山到這裏來路不少，我就不來辭行，明天下午三點鐘，我就到下關去。你有事，也不必來送我，我們後會有期。說着，和太湖握了一握手。太湖忽聽到他說要走，未免心中黯黯，點着頭道：你走也好，我也得着一個教訓，以後我們通信罷。水村到了這時，也不多說話，掉轉頭就走開了。只在這一剎那間，太湖的思想，也就完全變更，回轉照相館，就不再在樓欄干邊去眺望了。到了次日兩點鐘的

時候，在樓上玻璃屋子裏，剛剛和人照完了兩張相，待要休息，店伙卻引着一位女主顧走了進來。太湖倒嚇了一跳，這不是別人，正是桃枝李老板。她先笑道：我在門口過，看見你在這裏，特意來照相的。太湖笑道：既是李老板特意來的，我親自和你照一張罷。於是將桃枝請到一邊坐下，自己便來移動配光的布屏和布幔子。桃枝道：李先生來了幾天了。答道：三天了。問：這幾天沒見着于先生嗎？答：昨天他來的。桃枝道：哦！昨天他來的，今天他還來嗎？太湖道：他今天要回濟南去了。桃枝道：什麼！他要回濟南去說了這話，突然站將起來，一直站到太湖身邊來問。太湖道：可不是也！許這時已經到下關了。桃枝道：他爲什麼要走呢？太湖已經把光線支配好了，問道：李老板，你要照四寸的呢？六寸的呢？半身的呢？全身的呢？桃枝道：他爲什麼要去你說！太湖道：我已預備好了，你要照……桃枝扯着他衣服，皺了眉道：我不照了，我問你，他爲什麼要走？太湖怕讓店伙看到不便，退了一步，微笑道：他或者是有點感觸吧？桃枝轉着眼珠，凝神想了一想，問道：昨天他什麼時候來的？看見我嗎？太湖道：不但他看見，我也看見，我看見你坐了汽車來，在六朝居下車。桃枝點點頭道：是了，他可以誤會的，浦口的火車，不是四點鐘開嗎？太湖道：他說了，他三點鐘就到下關。桃枝更不說話，連忙下得樓來，在身上掏出一張鈔票，交在櫃房上。對店伙道：你先收下錢，我現在沒有工夫……說着，已走出了門。路邊正停有一輛野雞汽車，開着車門，自向車子裏一鑽，坐下來拍着玻璃板道：下關過江火車站。說着話，一面看手表，已是兩點半了。汽車夫坐在前排，回頭來道：若是不搭別人，要兩塊錢。桃枝在手提包裏拿出兩塊現洋，由玻璃格縫裏，伸到那面去，丟在汽車夫懷裏，問道：可以開了嗎？快一點。汽車夫得了錢，便向下關開來。她一路上看着表，老是不能出城，好容易望到大江，已是三點鐘了。汽車開到了江口車站，只一停，桃枝就跳了下來。但是她四處一望，並不看到水村，將賣票的地方，都看了一個週，依然是沒有，再一看表，已是三點鐘過去了。心想，他說是三點鐘到下關，也許到了下關就渡江了。他或者事先買了票，更不用得到火車站上來。爲着靠得住一點，還是到浦口車站上去等他吧？除非他

不走，他若是要走，總要到浦口上車的，如此想着，馬上奔上輪渡來。她自初坐上汽車後，只管心緒不寧，這時上了渡船，預備過江，倒反而緩過一口氣。由輪船上渡到了浦口，她一面隨着衆人擠上碼頭，一面看手表，已是三點四十分了。這離開車的時間，已經只有二十分鐘，若不趕快去找，就來不及了。她也不管人如何的擠，手拉着前面的人，只管向前鑽。好容易，到了碼頭上，帶跑帶走進了車站。她心裏想着，水村一定是坐三等車的，先上三等車，前後一找，三等車上不見，也許他坐二等車，又擠上二等車來。這二等車已是一間一間的車房，有的房門開着，有的房門閉着，可不便推開，只好把房門口的記名單子，看上一看。兩節二等車都看過了，那裏有于水村。心想，像他這種景況，似乎不至於坐頭等車，大概在三等車上沒有見着他的。於是走下月臺，要從新去上三等車，只走了幾步，卻見秋山秋華和莫新野一同來了。秋山首先招呼道：「李女士，你看見水村了嗎？」桃枝搖着頭道：「車上找遍了，沒有看見，他買的是幾等票？」秋華笑着握了她的手道：「難得你也來送他。他自然是三等票，何以不見他呢？」桃枝道：「你們不是一路來的嗎？」秋華道：「他比我們先一小時出城，因為有朋友在下關等他呢。車子上的，實在是擠，也許你沒有看出來，也許你找他，他還沒有上車，再找找罷。」秋山道：「我上去罷。他正要動腳，火車上送客的人紛紛的向下走，要開車了。月臺上的人和火車上的人，互相脫着帽，搖着手，鳴的一聲汽笛響，車輪子便展動起來。桃枝和秋山一班人，呆站着月臺上，望了火車越去越遠，眼睜睜水村坐着這火車走了。桃枝滿打算和他解釋一番，讓他不走，不料一面緣慳，就此分別。眼見送客的人紛紛出站，也只好無精打彩回轉江邊來。」

## 第十回 杯酒兩忘嫌各傾肺腑 百金一點曲共駭聽聞



桃枝這一趟過江，本來抱着十二分的熱忱，希望三言兩語解釋誤會，水村不要走。同時她也要表白表白，她是有骨格的女子，不是拜金主義的女子。現在水村已走，她含冤莫白，

心中實在不痛快。因此來的時候，走得十分匆忙，現在走去，卻是無精打彩。就是秋山一行，自也不免和她歎惜。大家都走到江邊時，人叢中有人大叫着秋山。大家回頭一看，只見水村提了兩件行李，站在人行路外。桃枝先哎呀了一聲，迎了上去，笑道：這就好了，你沒有走嗎？秋山三人也圍上來。水村道：真是倒霉，那個朋友多讓我喝了兩杯酒，趕到下關買火車票，已經不賣了。追到這邊來，剛一上岸，火車就開走了。桃枝對秋華道：這可是好極了。秋華笑道：你說好極了，我們不見得是好極了。桃枝笑道：你不要誤會了我的意思，我是說，雖然沒有趕上火車，但是也沒有買火車票，總算沒有什麼損失。水村道：李女士怎麼知道我今天要走？桃枝道：我聽到照相館的李先生說的。但是我到浦口來，不是和于先生送行，我有幾句話要說一說。水村道：你有話對我說嗎？問這句話時，向着桃枝的臉，端詳了一下。桃枝道：話是有，但不知于先生肯聽不肯聽。新野笑道：有什麼話呢？說出來大家聽聽罷。桃枝笑道：大家聽也可以的，我們一齊到夫子廟去，讓我來作個小東，大家談上一談。新野笑道：我們不能那樣不識相，還是你和水村一路去，水村的行李，我們帶回去。水村道：行李就放在下關罷。省得明天要走，又由城裏帶出來。桃枝望了他微笑道：你就那樣決定了要走嗎？大家看了她那一種神氣，都笑起來了。說着話，走上了輪渡，到了下關，依着桃枝要請大家到夫子廟去吃晚飯，秋華堅決的不肯，水村本也不願去，見大家堅辭，便笑道：李女士，你這個東，可以省了罷。我不去了。秋華道：于先生，這就是你的不對。人家好意相請，我們一個也不到，好像真有什麼意見一樣了。你無論怎麼樣子忙，也要代表我們去一趟。水村道：那末，大家都去。秋華笑道：你這人也太老實了。朋友雖然相交不錯，也不必耍人家花了許多錢，心裏纔痛快吧？這樣一說，水村不好再說什麼了。莫新野提過了兩件行李，和秋山秋華丟了一個眼色，三人竟自先走了。桃枝向水村笑道：我爲你耽誤了今天的日場戲了，也不知道老板和我掛了請假牌子沒有？水村道：你有什麼事要找我嗎？桃枝向他瞟了一眼道：你心裏應該明白，何必問？二人在路上走，桃枝看見有進城的公共汽車，停在路邊，向水村招了一招手，



她先上去，水村自然跟着。到了夫子廟，水村趕緊走下車來，搖了兩搖頭。桃枝下車來問道：爲什麼？你覺得車上有氣味嗎？水村道：你一個愛漂亮的人，怎麼會坐這種男女混雜的車子？桃枝微笑道：想起昨天的事，我知道你非常的恨私人汽車的。公共汽車很平民化，大概你不恨了。水村也不說什麼，跟了她走，她走進一家酒館，由電話機邊過，先打了個電話，通知她嬌娘，說是和一個由河南來的巫師長在一處吃飯，一會兒就回來的，不必掛念。說畢，和水村走進樓上一個房間。她先笑道：你聽了我打的電話，一定又是不高興的。但是我告訴你，一個歌女，若不多認識幾個闊人，那會餓死的。捧的人多，茶館老板的包銀也多。反過來，靠你引不了茶客，茶賣不了，點戲的外花，也分不着，他花一二百塊錢一個月的包銀，由那裏出？你唱得再好，也只有請你滾蛋了。所以我認識人，敷衍人，都是爲了職業的關係，換一句話說，也就是爲了飯碗的關係，你不相信我這話嗎？水村笑道：你這話真是奇怪，難道我還能干涉你不交朋友嗎？桃枝道：我也並不是說你干涉我，誰又能干涉我呢？不過我和你解釋罷了。水村道：你又何必要和我解釋呢？說到這裏，茶房已經送上茶壺茶杯來。桃枝站着斟了一杯茶，送到水村面前，望着他微笑道：交朋友不許說假話，你難道不希望我和你解釋嗎？不必生氣了，請你喝這杯茶。桃枝說着，在他對面坐下。水村道：你和我這樣客氣，我過意不去，爲什麼緣由，你要這樣呢？桃枝喝着茶，先微笑了一陣，然後道：我說不上，但不知道你爲什麼老遠的跑到夫子廟來找我，又不知道爲什麼生我的氣，馬上就能讓你南京也不願住？你先把緣由解釋給我聽了，我自然也能把緣由告訴給你聽。水村道：你問我嗎？只怪你在輪渡上檢到我一隻網籃，不該送還我。說着，站了過來，握着桃枝一隻手，笑道：我對於女子，向來是不接近的，一接近之後，就讓我……桃枝偏頭斜望着他，微笑道：讓你怎樣爲什麼？不說？水村鬆了她的手，走回原處坐着，搖了一搖頭道：我說不出來，只覺得心裏不安，怪不得人家說某男子讓某女子顛倒了。我沒有接近你以前，對這顛倒兩個字，只當是一句極平常的成語，現在我纔知道這幾句話，極有道理。我爲你顛倒了。桃枝笑道：這是你對一

個歌女所說的話，不要緊，設若你別種女子說這幾句話，人家不會依你的。水村道：不依我？我對你說了，你怎麼樣？桃枝道：我啊！說着，端起茶杯來，微微呷了一口茶，笑道：我很滿意。但是你因為以前沒有接近過女子，所以對我很顛倒嗎？一個活潑又愛美術的少年，怎樣會沒有女子作朋友呢？水村道：因為我窮。我覺得女子們都是愛錢的，愛虛榮的，要面子說假話，故意假裝正經樣子的，所以我也不怎樣去追求女子。但是我遇到你之後，覺得我的揣想，有些不盡然。我從前不急於找個女子，實在是我對於女子的經驗太少了。你為什麼對我很好？桃枝笑道：我對你不錯嗎？茶房來，茶房答應一聲進來了，桃枝便要了紙筆，開着菜單子，最後要一瓶葡萄酒，手一揮道：叫你纔來。回轉頭對水村道：既是知道我待你不錯，為什麼你生氣要走？水村道：我也是為飯碗。但是你不願我走的話，我可以不走。我還要問你那一句話，為什麼待我不錯？桃枝道：這就和你所說的話，正在一個對面，因為我對於男子的經驗太多了，我覺得男子們除了愛錢，愛虛榮，和女人一樣而外，單指他們對女子說，是愛撒謊的，愛欺侮人的，愛裝假面子的，愛獻小殷勤騙人的，總而言之，把女子當無知的玩意，拿着開開心，並不是當一個人待。我第一就喜歡你窮就窮，不要假面子。第二喜歡你表示出來是真態度，不在女人面前獻小殷勤。我差不多每個禮拜，有朋友來往，起初他們都正正經經的獻着小殷勤，慢慢的就表示親熱，你若覺得這個很好，你就擺着身體讓他取樂罷。水村笑道：你把男子罵苦了。桃枝道：但是男子把我也欺騙够了。水村道：你受過人的欺騙嗎？說着這話，兩手按了棹面，微微的身子向上一升，臉色有點不自然了。桃枝微笑點着頭道：是的。差不多天天有人欺騙我。你不見那茶座上叫好的茶客，總是對着我叫好嗎？其實我唱得怎麼樣子壞，我自己知道。水村聽說，不由得笑了，搖着頭道：你太聰明了，可怕呀！你對男子，看得這樣的透澈，桃枝還要答話，茶房已送上酒菜來。茶房擺上兩個小高腳玻璃杯子，開了瓶子，斟上兩杯葡萄酒，桃枝將一杯親自送到水村面前，然後回座來，向他一舉杯子，望了酒道：說話說得痛快，我們可以多喝一點酒。這酒甜蜜蜜的，喝得甜甜你的

心說畢，先喝了半杯。水村聽了她的話，已覺是心裏非常的舒適，也就陪着她先喝了半杯。桃枝喝了酒下去，兩腮泛出兩朵淺淺的紅暈，這時電燈已亮了，映着她的顏色，如出水荷花一般，格外顯着斌媚。水村笑道：人逢喜事精神爽，這句話真是不錯。你今天的顏色太好看了。桃枝道：顏色好看嗎？今天上臺，多讓人家叫兩聲好就是了。水村道：你不願人家叫好嗎？桃枝道：來聽我唱的，我願意人家聽了我唱得好叫好，我不願人家看了我臉子叫好。水村道：設若我去聽你唱，是應該叫好呢？還是……桃枝笑道：你不是今天沒有趕上火車，明天還要再走嗎？水村道：現在我不走了。桃枝笑道：是爲了我不走嗎？但是你昨天所看到的那一件事，我還沒有解釋給你聽。水村道：用不着解釋了。他無非是你的朋友，有地位，有錢，昨天他請你喫飯，或者是遊覽，你陪着他完了，他送你回來，對不對？我想歌女和男朋友的來往，無非就是這一套。桃枝笑道：算你明白了，我們言歸於好了。水村道：根本也無所謂不好。我是一時想不開。桃枝笑道：男子漢沒有想得開的。於是二人都笑了。吃完了飯，桃枝拿出錢來會了賬。水村笑道：我很慚愧，應該我請你。桃枝道：這話不通，彼此是朋友，就不能說那個應當請那個。但是花錢的老爺們和我在一處，我就不客氣，說他一聲應當，因爲他們不是把我當朋友，是把我當玩物。他以為能拿錢買到我，不花錢不痛快，那末，我就讓他花錢去吧。水村笑道：你今天的話很多，我只一句話，可以引出你一大篇妙論。你還要唱戲，我不願再招惹你了。趁着天氣還不十分晚，我要趕回夕照寺去了。桃枝道：你要經過那一帶荒野的地方，你走罷，我不挽留你了。水村點着頭笑了出房間，走到樓口，又轉身回來。桃枝道：什麼事！丟了東西嗎？水村道：不是，你請了我，我應該和你道謝纔對，謝謝你了，我們明天見好嗎？桃枝微笑着，和他只管點頭。水村於是滿意去了。水村去後，桃枝拿出身上的粉鏡，一人擦抹了一些粉，正待走回家去，忽然板壁上咚咚響了幾下，有人笑着道：李老板，你的相好走了嗎？請過來坐坐，坐好不好？桃枝道：是那一位隔壁人笑道：我們原是以朋友相待李老板的，但是現在要說一句是以玩物相待，請你不要怕我們花錢，過來就吃。桃枝料着自己的話，都

讓人家聽去了，若要不去，反會讓他們說短流長，便笑着走到隔壁屋子裏去。這裏一張棹位，共坐了三個人，一個是那洪主任省民，此外兩個人，都穿了極闊綽的衣服，自己並不認識。洪省民首先站起來，給她介紹着，一個留有一點小短樁鬍子的，那是上海天寶銀行的經理萬有光先生。再一位年紀輕的瘦子，臉上還帶了三分煙黝的，那是西北禁煙委員會的副會長柏正修先生。桃枝笑着點點頭道：「這都是辦社會事業的要人，今天幸會了。」洪省民親自放下了一把椅子，讓她坐下，笑問道：「你自己請客，飯當然是吃飽了。我們要敬你一點什麼呢？」桃枝道：「什麼也不用敬，我知道洪先生要我來，是要審問審問我，剛纔隔壁那個人是誰？」洪省民笑道：「言重言重，因為萬先生聽你所說的話，很是有理，要看看是怎樣一個女子，所以把你請來談談。」桃枝也不理會他的解釋，微笑道：「我雖是一個歌女，不過和男子們認得多，未免有點濫交，若說愛情這兩個字，我和別的女子一樣，也是有的。有了愛情，自然會有愛人，這很不希奇。至於這個愛人是誰？他是個前途有希望的青年，我不願意宣布。詳細的情形，我認識他不久，我也說不出來。她不待人開口，放連珠礮似的，說了這一大遍。」三人原想把桃枝叫了來，和她說兩句笑話的，現在她自己都說了，還有什麼可問呢？因之大家勉強笑了一笑。萬有光一伸大拇指道：「這位李老板，真是女中丈夫。」桃枝笑道：「萬先生這句話，好像是誇獎我，其實這句話，也不過說我像男子一樣，剛剛和男子平等。」洪省民道：「丈夫是有能幹的男子，並不是說普通的男子，都够得上叫丈夫呀。」桃枝道：「三位還有什麼話問我沒有？若沒有什麼話審問我，我要回去走一趟，怕我孀娘惦记着我哩。」洪省民對她這旁若無人的樣子，多少有點不滿意。她既說走，不願挽留，就答道：「你請便，回頭我們去捧場。」桃枝和三人各打了一個招呼，笑着去了。柏正修道：「這個女孩子長得真不錯，可惜太狂一點。」萬有光道：「那是缺少受教育的原故，倘若她念過幾年書，就好了。」洪省民道：「沒讀過書嗎？她是個中學堂學生出身呢？」就是她認得幾個字，夜郎自大，自負了不得。其實她也是個拜金主義的女子，不過錢少了，買不動她罷了。萬有光笑道：「你捧過她嗎？」洪省民道：「捧過的，因為我不

過把一個普通歌女待她，所以她不大理我的賬。萬有光道：今天我們一路去捧捧她看。洪省民道：你是個銀行家，當然她可以另眼相看。不過她是不好對付的。萬有光用一個食指，擦摸着他的短鬚子道：上海多少調皮的女人，我都對付過去了，我不信到了南京來，會辦不了這樣一個歌女。這種歌女在上海幾家遊戲場裏鬼混，我們正眼也不看她一看的。到了南京，就會這樣有身價，那真是遷地爲良了。洪省民道：你不信，你就試試看。好在這附近全是歌場，吃完了飯，我們可以去試驗試驗。柏正修微笑道：客中我也無聊得很，我也找個人捧捧。不過我不願花錢找氣受，要一個容易上手的。像這位李老板，我自忖我這個大煙鬼子，怕對付不了。洪省民連說有三個人吃完了飯，趕緊就下樓，逕直就向六朝居來。三人找好了茶座，洪省民首先就注意戲牌子，一看到桃枝是彩樓配。因笑道：這又是一大段唱工的戲，不知道她高興不高興，若是她高興，今天倒有個聽頭。他們彼此倒着茶，低聲笑說，把那個在旁邊傳書帶信的老劉，早看有了，悄悄走到洪省民身邊，低聲笑道：洪主任，今晚點戲嗎？洪省民將嘴向萬有光一努道：這位萬經理點桃枝的戲，點二十個，好嗎？說着，向萬有光一望。他笑道：點就點一個痛快，我點一百個。說着，在身上拿出一疊十元一張的鈔票，向老劉手上用力一塞。老劉接着鈔票，心中一跳，嚇得人也一抖。看看萬有光卻絲毫不以爲意，已很隨便的樣子，喝着茶聽戲去了。老劉溜溜的走到後臺，一轉過木壁門，將手上那一捲鈔票，高舉過頭，亂搖着道：金老板，李老板，一百個戲，一百個戲。好闊好闊！這後臺經理金老板，正坐在一張小方棹邊，喝着茶和桃枝辦交涉，他道：若是各位老板，今天愛唱就來，不愛唱就不來，大家都隨便起來，人家來聽戲的，知道誰有誰沒有，就不能按日來。我們這辦後臺的，怎樣對得住前臺？桃枝斜靠了棹子，抽煙捲，將腳點着地板，咚咚作響，正在想主意，如何答復這個問題。忽然聽到老劉喊叫，都望了他。老劉手抖顫着，將鈔票放到金老板面前棹子上，用手指着前臺道：洪主任，今天同一個姓萬的朋友來了，那人一出手就點李老板一百個戲，真闊，我在六朝居兩年了，從來沒有見過呀。那些在後臺的歌女們，早讓老劉的呼

聲驚動了，大家都圍了上前來看。金老板聽了老劉的話，還有些不相信，拿着鈔票，仔細在手上看了一眼，實在是眞的，突然站起來道：「呀！這是個什麼闊老？」李老板，你認識他嗎？桃枝依然是斜站在那裏抽煙，噴出一口煙來，微笑道：「他是個銀行的經理，老早就認識他了。」金老板走到板壁縫向外張望，手伸到後面亂招道：「老劉老劉，你來，看是那一個？」老劉也走到壁縫裏來告訴他。其餘的歌女，聽說有花一百塊錢點戲的茶客，都奇怪得了不得，有的在壁縫裏望，有的在繡幕軟窗子裏望，有的掀了一點簾子望，都瞄準起來。金老板張望了一會，卻回轉身來對桃枝拱了拱手道：「李老板，我不知道你今天是和這位萬先生一路出去玩去了。晚上喝了兩杯酒，說話未免多一點，你不要見怪。桃枝將手上的香煙一拋，用腳當毬子踢，踢得老遠，笑道：「我那有那些閒工夫來怪你。這的確是個花錢的闊老，你們好好的去拍一拍馬屁罷。」金老板笑道：「李老板總是這樣喜歡說笑話。說着，想起揣在身上的鈔票，還不會點得清楚，於是又伸着右手到袋裏去掏去。這一掏，卻嚇了一聲大汗，原來衣袋裏卻空無所有。哎呀了一聲，連忙將棹子上東西挪開，先看一看。票子沒有，碎的一聲，打碎了一把茶壺。他也不來不及管了，拖開凳子，在棹下亂張望一陣。棹下沒有，又在板壁下，繡幕下，四處亂找，然而那有一點影子呢？急得他在後臺，如喪家之犬一般，東奔西突，亂撞起來。」

## 第十一回

俗客易招馳驅憑片紙

驕花難犯褻貶託微波



後

臺這一陣忙亂，自發出一片響聲，連前臺都讓這種聲音震動了。桃枝走上前，用手向金老板面前一揮，笑道：「金老板，你也是見過大錢的人，爲什麼就瘋了？囉！你那捲鈔票，不是捏在你手上嗎？金老板一看，哦！可不是原來和桃枝拱拱手的時候，連着手絹一齊捏着，拱起手來。手絹包了鈔票在裏面，自己卻忘記了。於是抽出手絹，揩了揩額頭上的汗，笑道：「其實我是有點歡喜過了分，並不是沒見過

錢，這種事總算難得的呀。桃枝微笑道：你把那鈔票數目點一點罷，這一陣忙，不要把一百塊錢的裏頭，丟了十塊，那真是樂極生悲了。金老板笑道：你也笑得我可以了。我就把錢看得那樣重嗎？說着話，掉過臉去，可就數着鈔票走了。在這個時候，已經輪到桃枝出臺，唱她的彩樓配了。桃枝掏出粉鏡來，當着電燈亮處撲了一撲粉，在袋裏取出花綢手絹，在大衣襟的鈕扣上，拴了一個大蝴蝶花，然後笑着問大家道：漂亮嗎？有兩個人笑着答應，漂亮。桃枝笑道：值一百塊錢嗎？這句話說着，大家就不敢答應了。桃枝笑着輕輕一跳，掀開上場門的門簾子，就走出臺來了。她這一出臺，果然和別人不同，臺底下的茶座上，早是轟轟一聲，許多人叫起好來。桃枝用眼睛在茶場四週一射，早看到洪省民和萬有光相視而笑的，向臺上叫了一聲好。這個時候，胡琴鼓板，正奏着慢二簧的那段長過門，她靜靜的站在那裏等着，聽了臺下叫好，她眼望着洪省民棹上，抿了嘴微笑。洪省民在臺下看到，也向了萬有光微笑。這一個微笑，比先那一個微笑更有意思，好像是說這一百塊洋錢，算是已經花到家了，桃枝對於他們的態度，並不怎樣注重，過板一拉完，自在在的唱起來，那個萬有光拚命的叫好，她猶如不會聽到一般，一點也不動聲色，從從容容的把一大段彩樓配唱完，自回後臺去了。她一見那個傳書的老劉，站在上場門，笑着向他招了一招手。老劉走過來，笑道：李老板今天很高興的樣子，有什麼事差遣我嗎？桃枝笑道：差遣兩字，我可不敢當，那個花錢的萬先生，少不得叫你進來傳話，要我到他旅館去玩的。你就說這幾天，我身體不大好，實在不能出門，若是萬先生到我家裏去，我是很歡迎的。老劉笑道：李老板倒比人家性子還急，人家還沒有提到，你倒先要去招引他呢？桃枝笑道：我看你這人有點老實過分了。人家花這些個錢，他不是爲了要我陪他玩玩圖着什麼呢？錢越花得多，越見得他是進行很急。老實點，我就先通知他，何必一定要他先開口呢？老劉雖覺這種行動不高明，然而她所說的話，是很對的。卻也不便去反駁她，笑道：那末，讓我到前面去站站看，他若是關照我的話，我就這樣去對他說。桃枝將手一揚道：你去罷。人家聽完了我的戲，就要走的，正等着你到前

面去，好叫你給我通信哩。老劉被她催着出來，只在茶座邊，慢慢靠了牆走，眼睛可是由近而遠，每張棹子上都瞟了一眼，那意思就是說，諸位有什麼口信要我帶的沒有？果然，當他的眼光射到洪省民棹上的時候，這洪省民就向着他連連點了幾點頭。老劉走了過去，他先是一笑，接着低聲問道：「桃枝今天晚上沒有害病吧？」回頭請到我們旅館裏去玩，可以嗎？」老劉皺了一皺眉，低聲道：「可不是病了？她說了，請萬先生到她那兒去坐坐。出門怕是不行。洪省民用手胳膊碰了萬有光一下，眼瞟着他一望。老劉問道：「萬先生去嗎？」萬有光臉上，很有點不以為然的樣子，左手架在棹上，向老劉擺了一擺，讓他走開，表示不接受他這個請求。說着便站起身來。柏正修道：「走嗎？萬有光道：不走，還等什麼？人家不大理會我們，我們還要極力去敷衍她不成？」他說這話時，瞪了老劉一眼，就先走了。洪省民和柏正修自然也在後面跟着。老劉眼睜睜的望着桃枝跑了個大財東，真是可惜，不過自己是事外之人，這話也不大好出面子和他轉圓，就呆了站在那茶座邊，真有五分鐘工夫之久，他纔醒悟過來，慢慢走回後臺和桃枝微笑着兩手一揚道：「不行了，人家不高興。桃枝笑道：『我都不找急，要你找什麼急呢？不高興就不高興，大概他是不來找我了。不過這一百塊錢裏的五十元，我是穩穩當當掙到了腰，他肯就這樣的算了嗎？』」我李老板先說一句話在這裏等着，我若不去理他，他會找個事情和我來爲難的，你不信，望後看罷。老劉一句話還沒有說出來，桃枝的嬌娘孫氏，卻忽忽忙忙跑來了。桃枝笑道：「嬌娘跑來作什麼，聽說有個人拿一百錢點戲，要來開開眼嗎？」孫氏頓了一頓，笑道：「你劈頭就用話來罵我，我就不能來嗎？」桃枝笑道：「嬌娘，你說句良心話，是不是來看看這花錢的闊老呢？要不然，你就是怕我脾氣不好，不會敷衍人，所以自己來關照關照。」孫氏笑道：「我不說了，就算是吧。這樣的茶客，纔算够交情的，你要敷衍敷衍人家纔好。」桃枝鼓了一下掌，笑道：「我說怎麼樣？猜得不是很對的嗎？這樣的茶客，我也知道不容易遇到的，你放心，我一定會好好敷衍他。只要我略微用點手段，他要是不上鉤，我就不信了。」孫氏見他當着許多人的面，說出這種話來，心裏很不高興，便道：「你這孩子



和喝醉了酒的人一樣，越扶越醉。她只說了這一句話，掉轉身軀就走開了。桃枝望着她嬌娘的後影，發着呆望了一陣，於是笑着搖了一搖頭，也跟着回家了。到了家裏，孫氏也不理會她，先歎了一口氣。桃枝笑道：「嬌娘，你不必歎氣，你心裏的話，我全知道了。你的意思，不是說我跑掉了這樣一個茶客，很是可惜嗎？你放心吧！我把男子的心腸看透了，決不會把我拋開的。他一大斧頭沒有砍着，有些丟面子，無論如何，總要把這個面子班了回去。你不信，只要我小小一張名片，一定就可以叫了來。說着，就拿了自己一張名片，用鉛筆在上面寫了兩行字，請洪主任轉商萬先生柏先生到敝寓一談。妹已養恭候。寫畢站在房門口，叫着茶房來，拿二角錢和名片一齊交給他道：「你到高升飯店，把這名片送給洪主任，在那裏等回信。茶房料着不會白等，接着名片，很高興的去了。這高升飯店的客人，一大半是到南京來謀高升的，這萬有光和柏正修，都是富貴場中人物，自然也應當住在高升飯店，和洪主任一處住着。所以桃枝這張名片送到高升飯店，三人都可以看到。這個時候，萬柏兩位正在洪省民屋子裏談天，棹上堆滿着水果，餅乾盒子，糖果袋子，茶壺茶杯，以及香煙筒子，真也不能再陳設什麼東西了。萬有光躺着坐在沙發上，口裏啣了雪茄，左腿架在右腿上，只管顛動着，眼望了天花板想心事。洪省民坐在棹子邊，用小刀子轉着削梨，將梨皮削得牽連成一條辮，很長很長，全副精神都在梨上。柏正修將棹上買的一套小報，隨意翻展着，把未看的重新補看。他坐在一張軟椅上，報舉起來，正擋着面孔。屋子裏靜寂極了，誰也不看誰。房門剝啄了兩下響，茶房推着門，探進頭來，笑道：「洪主任，有一張名片送了來。洪省民把梨削完，向他點了點頭，茶房就把名片遞了進來，放在他面前棹上。其餘二人抽煙的抽煙，看報的看報，也並不注意到洪省民收到了什麼。茶房站在一邊道：「洪主任送名片的人，還在外面等着回信哩，你有什麼回信，讓他帶回去嗎？」洪省民這纔放下削的梨，將眼睛望着那名片。一看那上邊，是桃枝兩個字，不覺呀了一聲，在他這呀的一聲之後，立刻震起了萬柏二人的注意，都望着他。他拿了名片一看，跳起來道：「老萬，成了，你贏了她！來請我們了。哈哈！無

她怎樣的去高擡身分，怎樣的瞧不起男人，只要我們有錢，那就一切的困難都可以打破了。說着他左手拿了名片，右手向名片一彈，笑道：老萬，你看，這決不是含糊的一件事。哈哈！贏了贏了。萬有光見他這樣大喜欲狂的樣子，連忙伸手搶過名片來一看，笑道：走哇！老洪，還是我萬有光有本事，一下就把她打倒，那不是吹牛說着，左手捏着拳頭一翻，伸出大拇指來。柏正修道：她怎麼樣呢？也給我看一看呀。萬有光將名片交到他手上，笑道：你原來太悲觀了，你看，現在她不是投降了嗎？柏正修將名片看了一看，微笑道：這還不能算投降吧？她要投降的話，應該到我們這裏來，現在可是請我們到她那裏去，還有點下御旨的神氣，投個什麼降呢？她越是這樣驕傲，我越是不去，看她怎樣？她若是捨不得丟了我們這一個大財主，自然是要到我們旅館裏來的。萬有光沉吟着道：那不好吧？顯然是不給人家一點面子了。而且這名片上寫得明白，袁荅恭候。人家在家裏，什麼都預備好了，我們不去，這太說不過去。一個歌女知道用袁荅恭候這四個字，倒是不俗。柏正修笑道：喲！你和她還沒有發生一點什麼關係，就這樣的捧，將來發生關係之後，那要捧到什麼程度呢？茶房見他三人大開辯論，站在一邊望着，不知如何說是好，便偏過頭去咳嗽了兩聲。洪省民道：不要鬧了，人家還站在這裏，等着我們的回信。究竟應該怎麼樣？子去回覆人家的信呢？萬有光笑着，一拍手道：當然是去。老柏不去，就是我們兩個人去得了，我們能够要人家老是等着嗎？哈哈！洪省民聽說，馬上取出了一張名片，用自來水筆，在上面寫了一行字道：李老板請你預備一點吃的吧？我們就來。寫畢，拿了兩角錢，讓茶房一路拿着去了。萬有光將兩手搓兩搓，笑着去罷，一定去。我要到屋子裏去一會兒，請你二位等一等。洪省民道：你還要回房去作什麼？帽子，馬褂，都在這裏。萬有光道：我有一點事情，總要回房去一下子。洪省民笑道：你去罷，我想起來了。大概是你身上的錢用完了，你要回房去充足資本了。萬有光對這句話也不怎樣去反駁，笑嘻嘻的走了。約莫有五分鐘之久，他還不見來，洪省民等得有點急了，跳着腳道：這是怎麼回事呢？夜深了，還要這樣滿不在乎的慢慢出去，那要到什麼時候纔

能回家來呢？老柏，你去催他，一催罷。柏正修只一拉房門，卻見萬有光站在門外笑着，只看他臉上煥然一新，原來將鬍子刮了個淨光，頭髮也梳着油滑向後一把光，一根不亂。洪省民笑着點了點頭道：還有什麼事嗎？現在我們似乎該去了。要不然，回來未免嫌晚。萬有光道：正修去不去呢？你是不大贊成她的呀。柏正修道：你們都去快活，把我一個人丟在旅館裏受寂寞，也有些不合天理人情吧？說着話，大家一陣笑，加上衣帽就走出旅館來。他們三人除了洪省民有因公而坐的汽車外，萬有光也包有汽車的，不過這樣夜深，將汽車放在歌女寄寓的旅館門口，卻是容易引人注目的。所以三個人走出旅館之後，都不坐汽車，只各雇了一輛人力車，直向桃枝住的垂楊旅舍來。到了旅舍門口，也不要車夫說價，馬上掏出了幾個角子，胡亂塞在車夫手裏，大家抽身就向裏走。車夫喊道：先生，不行不行，這銀角子有假的。洪省民因車夫大叫，只得走了回來，輕輕喝道：你胡說。分明是你把好的掉下去了，要拿假的來換好的。車夫道：不能夠，我們不會做那虧心事。兩角錢，在你先生不算什麼，我們拉車的，吃不起這大的虧。萬有光柏正修都走回來了，忙問是什麼事。洪省民道：三部車子，我給了六角錢，也不少了。這個混賬東西，等我們掉過身去了，他就叫起來說是假的，分明是他把好的拿下去了，又要把假的來換。實在可惡，實在可惡！萬有光道：唉，就換一隻角子給他算了。柏正修道：我也上過好幾回當，他們這種做法，實在可惡。萬有光一回頭，見旅館裏有人走出來，便在身上掏錢。那車夫看見便笑道：先生出來玩，那裏不花錢。茶樓上多點個戲，我們要不了。哇，旁邊那兩個車夫聽到，有一個道：呵！好面孔，你也想先生點你的戲。兩個人都笑起來。萬有光實在也怕他們的聲音驚動了大家，只得趕快拿了兩角錢，塞到車夫手裏，將洪柏二人一手拉一個，就向裏走。走進了一重門，他纔道：省民，你上前罷，這裏我是不熟的。洪省民依着話上前兩步，走到桃枝屋子外面，房門未關，光亮之處，現出白布門簾子來。洪省民不敢就冒昧的掀開門簾子。先向着屋子裏輕輕的叫了一聲李老板。連忙進前一步，側着臉靠門簾一聽。正在他這一側臉之時，桃枝正一掀門簾迎了出來，這門簾一拂，

打在洪省民的眼睛上，哎呀了一聲。桃枝笑道：「呵！是洪主任，碰到了沒有？他揉着眼睛，一見桃枝笑吟吟的站在這裏，便道：『沒事，沒事，我們接到了你的御旨，片刻不敢停留，馬上就來了。』萬有光和柏正修就齊齊的向她鞠了一個躬。桃枝將門簾子向旁邊一撐，笑着，一彎腰道：『萬先生，柏先生，請進來罷。萬有光早將帽子取在手裏，和她點一點頭，然後退後一步，讓柏正修和洪省民上前，自己纔跟了進來。桃枝這屋子，也不分客室與臥室，客一進來，隨便在茶几邊，梳頭棹邊，軟椅上，分別的坐下了。桃枝先進着洪省民和柏正修的茶，然後纔倒一杯茶到萬有光面前去。洪省民道：『李老板，你這茶，進得有點分別嗎？』怎麼把萬先生的放在最後呢？照說，我們是熟朋友，還是對生朋友客氣一點的爲是呀。桃枝坐在她自己牀上，向大家點點頭，明亮的眼睛一轉，微笑着道：『這是有點分別的。其實也並不是我心裏有分別，我也是從眼裏分別出來的。』因爲萬先生走進來的時候，退了一步讓洪先生柏先生向前走，好像他是熟人一樣，所以我就順着他的心事，用熟人相待了。她說着話，孫氏已是忙個不迭，只管向棹子上陳設乾果碟子，和分頭向各人進香煙。洪省民眼看了這情形，端着茶杯，喝了一小口茶，將嘴唇搭着響了兩下，笑道：『這的確是新泡的茶，李老板說是『炎茗恭候』，不是假話呢？』桃枝笑道：『假話是人人免不了一說，不過『炎茗恭候』並不是什麼難做的事。』既是可以辦到，我也就犯不上說什麼假話了。』洪省民笑道：『雖然如此說，李老板爲人，我是知道一點的，這要算是二十四分給面子了。』說着，就向萬有光丟了一個眼色。萬有光看到，不必人家再說什麼，只看桃枝那微波一轉，已覺是愉快萬分，於是，由洪省民臉上看起，其次看柏正修，最後就看到了桃枝的臉上來。他的眼睛，也是看一個人，笑得更小了一部分，等了看到桃枝臉上，那眼睛對着光，已經合成一條縫了。桃枝笑着點了頭道：『洪主任這話，我也不否認，我爲人就是如此。』人家待我一尺，我也回敬人家一尺，因爲萬先生對我，也是二十四分的給面子，所以我不能含糊。』說着，兩手按了牀上的藤綳子，一閃一閃的顫動，人也就顛了幾下，頭可不動，只眼珠兩邊轉着望人，很自在的笑了一笑。洪省民笑道：『萬先生他是銀

行的行長，對於物質方面幫點忙，是不在乎的。他在酒館子裏，一聽到你說話，就覺得你在歌女中，是個鐵中錚錚的分子，所以要出格的捧一捧。據我說，以李老板今天這樣給面子而論，在萬行長的力量上說，今天點一百個戲，不算多呢！萬有光笑道：依你怎樣說呢？洪省民道：依我說，你得買一點禮物送一送李老板，你送多少，她就可以收着多少，比點戲她只有一半受着你的惠，那又好得多了。萬有光道：我知道李老板需要什麼呢？我送來了，她不大合適，也是枉然啦。洪省民道：這很容易解決，明天你坐了自己的車子來接李老板，我們先在一地方吃飯，然後你和李老板上街，一路去買東西，李老板愛什麼……桃枝笑着，兩手同搖着，擺擺頭道：那不敢當！無論作什麼事，都有個層次，交朋友也是一樣，要到什麼地步說什麼話，我和萬先生總算是初交，明天就要萬先生大大的破費，恐怕有些躡等吧？說時，揚着臉，眼珠兒轉着向上看天花板。那一種態度，驕是驕極了，媚也就媚極了。

## 第十二回 婉轉陳詞通函勸撒手 佯狂發笑記事話傷心



家看到她這種情形，知道是不容易受運動的，洪省民固然是碰了一個釘子，就是萬有厭了。俗言說得好，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萬先生有這番好意，不要三天兩天就用完了，我們慢慢留着細水長流罷。柏正修笑道：李老板這幾句話，很有道理。既是細水長流，我們就應該多來捧場，以後我們每天到六朝居去點幾個戲罷。桃枝笑道：這個要求，我也不敢說，只有請請各位，以後有工夫就來，也不要爲了捧一個歌女，耽誤了各位升官發財的大事。洪省民笑道：李老板的話，說得很是漂亮，只是用的字眼不大好。升官發財這

四個字，在這個時代說出來，有點落伍了。桃枝笑道：那應當怎樣說？我是不大明白，請你指教指教！洪省民道：指教兩個字，就不敢當。其實我們作官和作工的人也差不多，是一種工作。至於發財呢？在廉潔政府之下，只好拿幾個本分錢罷了。老實說，連衣食都維持不過來。現在我所花的錢，全靠着我上海經營的商業上，多掙幾個錢幫貼。桃枝道：哦！這樣說，現在作官的人都帶着作買賣的。本來我就奇怪得很，作官的人，最多也不過拿一兩千塊錢一月的薪水，但是花起錢來，都是十萬進，八萬出，不知道由那裏來的。原來是貼本的，這樣說，作官這件事，不是生意經啦。她如此一說，大家都笑起來了。桃枝斜靠了牀欄干，低了頭，手撥弄着那枕頭上的荷花邊，默然不語。萬有光看到她有點懶於應酬的樣子，久在這裏依戀不捨，不得人家的歡喜，便向着洪省民道：我們走吧？時候不早了。他們說着這話，一面就看看桃枝的顏色如何？桃枝是很不在乎的樣子。首先站了起來道：今天真是簡慢得很，對不住！大家見主人都站起來了，也不能再坐着，各各站起，拿了帽子在手。孫氏由隔壁屋子走過來，笑道：諸位何必多忙呢？桃枝搖着手笑道：這假話不必說了，人家不會比你傻，等人家戴了帽子，你再留人家坐，那豈不是笑話嗎？諸位，那一天有空，早一點光降罷。她口裏如此說着，已是開了房門，閃在一邊讓人家走。這裏一班人絲毫也不能留戀，悄悄走出房門去，點着頭，笑着走了。桃枝將門關上，向孫氏笑道：我剛纔說的兩句話，有些對你老人家不住。但是我不這樣說，他們不會馬上就走的。這樣一說之後，他不好意思說拿了帽子在手上是假的，只得死心踏地滾蛋了。孫氏道：你要人家走，把我來開味，這倒不錯。況且這三個人，總也是上等人，你把這些話去說人家，弄得人家不好意思，自己又有什麼面子呢？桃枝笑道：上等人？這上等人下等人，你是怎樣的分法呢？坐汽車，住洋房，這就是上等人。住草房子，用兩腳走路，這就是下等人嗎？孫氏道：我睡覺去了，不和你說了。說着，便走回自己屋子去。桃枝看到，卻只管是笑。然而這時有兩點鐘了，事實上該睡覺，倒上牀去，便坦然的入夢了。次日一覺醒來，已是上午十一點鐘，伸了一個懶腰一轉身，卻看到枕頭旁邊放了一封信，下

款署了子緘兩個字，這分明是水村來的信，男子們就是這樣，對那女子要好起來，恨不得永久摺在懷裏，對那女子反臉起來，就一腳踢出八百里，你看他昨天我挽留他一番，他又對着我猛攻了。這一封信裏面，也不知道他又說了多少甜蜜的情話，要讓人麻醉的，看起來，他也是個淘氣的少年。她心裏如此想着，一面就去拆信，拆着信一看，上面寫的是：

桃枝：說句迷信的話，我們真是有緣吧？我自己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只在見你一面之後，我就被你迷戀了。在我這一方面，或者可以說，男子都是這樣，追逐異性的，不足為奇。但是在你一方面，對於我，卻是一樣，這不很奇怪嗎？我原來以為我是個窮措大，你縱然和我交朋友，也不過是你一時高興，直到昨日你追我追過了大江，我就完全信任你了，而且恨我的眼睛不識人。但是我仔細一想，我們錯了。因為你若不是爲了經濟壓迫，何至於來當歌女？既然當歌女，就不能丟了金錢說別的什麼。設若你拋開了金錢來說愛情，那是會讓你一家人都大失所望。同時我一個窮少年勾引着你拋去職業來談愛情，使許多要捧你的人，以及望你賺錢的人，都會怨我恨我。我是何苦來呢？我實在愛你，可是我也很自愛。設若我不度德，不量力，以不自愛的身分去愛你，未免爲你這雞羣鶴立的人減色。到了那個時候，固然我已是不自愛，我也沒法愛你了。事實是很明瞭的，擺在這裏的，我們這樣子向前幹，結果必然是一幕大悲劇。人生幾十年光陰，一切一切，大可聽之自然，何必勉強的去說愛情，落一個不好的收場呢？昨晚我回來想了一夜，越想越對，因之我起了個絕早，寫好這封信，親自送到你旅舍裏來。桃枝，你能原諒我嗎？從今以後，我願作你一個精神上的好友，卻不必一定要見面。我對你呢？我不願以花鳥天神女仙來作無聊的恭維話，我只當是幻想中一個情人罷了。人生遲早是散場的，丟開手罷！桃枝！祝你康健！

桃枝將這信先看一遍，簡直不明白什麼用意，只覺信上措詞，既空洞，又有些藏頭露尾。昨天在酒館裏分手，彼此還是歡天喜地的，何以回家之後，一夜之間，把思想全變了。於是將這封信，顛來倒去，看了好幾遍，想着這裏有些原因可尋了。他信上所說，會讓我一家人大失所望。又說都會怨恨他。這種地方，他必然有些根據，決不是信筆寫下來的。這是誰給他一種刺激？或者是誰對他把話說明了呢？若說我的茶客，他不認識，若說他的朋友，也只有從中撮合，決不會破壞的。那末，他是何原由會生出這大的氣來呢？手上拿了這封信，躺在牀上，只管顛來倒去的前後念着，許久許久，不會放下。孫氏正到屋子裏來收拾東西，見他手上拿了信不住的看，便道：「這就是早上送來的那封信嗎？」也沒有貼郵票，茶房說是個穿西裝的人送來的。我想就是那位于先生親自送來的吧？桃枝道：「你怎樣知道是于先生送來的信？」孫氏道：「他昨天問過我，說是寫信寫到這裏來，寫李梅芬女士，也可以收到嗎？我說不行，還是寫李老板好。」他既問了這話，我就猜是他寫的。平常那有多少人寫信給你呢？桃枝聽了這話，連忙坐了起來，望着孫氏道：「這樣說起來，分明是你在昨天看見他了。你和他說了些什麼？」孫氏見桃枝板了臉，瞪着眼睛，很生氣的樣子，便道：「我並沒有和他說什麼呀？」桃枝穿了鞋，站在牀面前，腳一頓地板道：「不行，你一定說了什麼，若不是你說了什麼……」孫氏道：「怎麼樣？」他還在信上發脾氣嗎？那可是笑話了。我告訴你罷，昨天我見你忙一天沒有回來，很是放心不下，後來你打電話回來，說是和巫師長在一處吃飯，我知道這巫師長脾氣不大好，恐怕你會惹出什麼禍來，因此就連忙跑到館子裏去打聽，我還沒有進門，恰好于先生由樓上走下來，我一見，心裏就十分明白，知道是他和你在一處吃飯。他倒先說出來了，多謝李老板。我問他，在那裏會到你，他頓了一頓，說不出來，我想，你們一定是在一個地方玩糊塗了。我和他一路走上街，纔告訴他說，你把戲誤了，自然我臉上是有点怪他。你也想想，和這種人無晝無夜的去玩，是不大好的。桃枝冷笑道：「我猜就是你老人家把人家得罪了。我老實告訴你，他昨天已經到了浦口，要坐火車回山東了，是我把他攔了回來，不讓他走。」



並不是到那裏去玩了。當歌女的，唱戲掙錢就是了，難道還不許我交朋友嗎？我告訴你，他不但是我的朋友，而且是我的情人，請你以後少管我們的事。孫氏被他這一陣批評，把臉都漲紫了，於是一言不發向一邊呆坐著。一隻手撐了椅靠托著頭，不向桃枝望著。桃枝道：你不要疑心人家在信上說了些什麼，他也是和你們的心思一樣，怕誤了我的正當事業，說了以後不再和我見面了。你不信，我把這信從頭至尾，念給你聽一遍。於是拿著信在手上，當面就念起來。孫氏還是托了頭坐在那裏，一點沒有表示。桃枝將信折疊著收起來，自去漱洗換衣服，接著在衣櫥子裏拿了錢袋出來。孫氏看到，連忙將兩手一橫，攔住了房門，望著她問道：你向那裏去？桃枝道：我到夕照寺去。你得罪了人家，我去向人家陪禮。孫氏道：我並沒有得罪他，要你陪什麼禮？就算我得罪了他，也用不着你去陪他的禮。桃枝道：不管你得罪他沒有，但是他既寫了信來要和我絕交，我總得去解釋一下子。孫氏道：你這樣巴結他，就不替你自己顧全一點身分嗎？桃枝聽了這話，不和她辯論了，哈哈大笑起來，笑得彎着腰又昂着頭，向後一退，背靠了梳頭棹，纔忍住了笑。孫氏看她這樣子，兩手垂下，當門站住，倒呆了。桃枝提起一隻腳來，敲着地板一陣響，又笑道：哈哈！嬌娘，你這樣子說話，做官一定做得很好，這和洪主任說的話一樣，他是一個乾淨人，但是每月他花的錢，比薪水要多過上十倍。我們當歌女的說身分，和洪主任滿口廉潔，有什麼分別？所以我說你能作官。說畢，又笑起來了。孫氏道：你不要跟我鬧，跟我鬧，我也是不能要你出去的。今天若再誤了戲……桃枝道：你不是怕我誤戲麼？好！我不出去了。我今天喝三斤酒，醉得像瘋子一樣上臺去唱。到那個時候，你看看就是金老板要留我，人家也不聽我唱了。說着，將手裏的錢袋，向棹上一拋，走到牀邊，背對着牀，向下一倒，橫躺在牀上。兩隻腳垂在牀沿下，如打秋千一般，一來一去。口裏便把時髦的小調，哼着唱起來道：小青青，不要你的金。小青青，不要你的銀。奴奴只要你的心。哎呀，你的心。孫氏看了這樣子，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只得坐在一邊，抽着香煙，喝着茶。桃枝躺在牀上，不見不聞，南腔北調，口裏依然在那裏唱着，只聽門外，一聲桃

枝姐有人走進來，孫氏看到來了一個解圍的，心中一喜，便道：「秦老板，你來得正好，說着，望了秦小香向牀上努嘴。小香明白，走了過來，握着桃枝的手，道：「好大架子，來了客，理也不理，睡你的，唱你的。」桃枝笑道：「這是我們自己的身分，算什麼？架子？」孫氏聽了這話，就走開了。小香道：「好在我們姊妹面前擺身分嗎？」桃枝坐了起來，笑道：「不是和你端身分，我在生氣呢。因之把今昨兩天的事，對小香說了。因道：「你看當歌女的，要出去看一個朋友，都不能夠自由，有什麼意思？」小香笑道：「這樣說，你是真愛上那位于先生了。」桃枝道：「你說這話，就該打。愛就愛，不愛就不愛，有什麼真愛假愛？」于先生除非是少了兩個錢，那一樣不好，那一樣不令人可愛？」小香笑道：「你這是情人眼裏出西施了。」桃枝笑着坐了起來，道：「不會說話，就少說話。」西施和我們一樣，也是女人。無論我怎麼樣子不會看人，也不能把一個男子看成西施吧？」小香道：「你不知道我肚子裏沒有什麼墨水嗎？我懂的什麼西施東施桃枝道：「你不要說我是情人眼裏出西施，他們一處的那個李先生，可真是情人眼裏出西施哩。你猜這個西施是誰呢？」小香鼓了嘴，道：「你可不要胡說！我不談這一套的。」桃枝歎了一口氣，道：「這也難怪你，現在女子們的眼光，都是這樣，無論對什麼人下批評，先看他是不是有錢有勢的。」小香笑着捏了拳頭，一揚，道：「你說這話，我非捶你兩下不可。」桃枝道：「你不要以為是我罵你。我說的女子，連我也是包括在內的。你想，一個人有不喜歡錢和勢力的嗎？但是那些有錢有勢的人，把我們又當作什麼？不過是拿我們女子去開開心罷了。我們能在有錢有勢的裏面，去找終身可倚靠的人嗎？找着了，也不知是第幾房姨太太，或者是姨太太也够不上的姘頭，那有什麼意思呢？還能算是一個人嗎？管他，只要能享點福，當姨太太也好，作人家的玩物也好，但是人家也不過就靠了一時喜歡，花幾個錢買了你的身體，等到他不喜歡你的時候，他依然把你拋開，你又要找第二個人了。」小香道：「你這話說，不但是承認的，但是，我們幹了這個事情，想和人作個一夫一妻，那有點不容易吧？譬如作小生意買賣的，老實說，不但養活不起，恐怕他們的知識還不如我們。至於知識好一點，有碗飯吃的人，他不信歌女會好好的過日

子，也覺得歌女不是好東西。所以……唉！桃枝笑道：所以什麼呢？所以不得不給人家當玩物嗎？小香道：那個是願意走上這條路的？桃枝道：你這話不對，我就是自己願意走上這條路的。我的事，你還不清楚呢！我告訴你罷。我並不是上海人，我是湖南人，我父親去世了，我和我母親，靠着叔叔過日子，就一路到上海來。我叔叔原是一到上海來找他一個舊上司的。他那個舊上司，雖然有兩個錢，不過是在上海閒住，又能替他找什麼生活，不過讓他跟着白相白相罷了。久而久之，我叔叔把社會的情形，混得很熟，成了個白相人，手邊活動些，就作些公債生意，掙了錢，無所不爲的亂用，虧了本，和幾個有錢的人又去借。家裏除了我母女，還有他上海婆的，我這個孀娘，簡直餬口不過來。因爲弄堂裏，有一班唱文明戲的女戲子，見我長得漂亮，又能說幾句北京話，就勸我加入。我在學堂裏就演過戲的，我就偷着在他們家裏排演了一回。他們的大老板，說好極了。一開口，就出我五十塊錢一個月的包銀。回來和家裏人商量，只有母親不大願意，但是靠了叔叔吃飯，究不是事，也只好答應。我唱了大半年戲，母親就去世了。文明戲也不大行時，班子裏的人，有的去拍電影，有的去當舞女，就散了。我因爲在文明戲班子裏，很學了幾齣老戲，叔叔就讓我改唱老戲，請了一個師傅在家裏教。只教了兩個月，叔叔又等不及。我搭班子，就讓我到遊戲場裏去清唱。又是靠了這面孔的好處，這裏的老板，到上海去邀角色，把我就邀來了。叔叔離不開上海，所以孀娘跟了我來。由唱文明戲起，到現在爲止，也不知道有多少男人轉我的念頭，轉我念頭的時候，沒有一個人，不說得甜甜蜜蜜的。總把我心裏正想的東西送了來。你想，一個青年的女子，那裏知道人家是手段呢？而且住在上海那種地方，看到別個女人闊，那裏肯不學？看到別個女人胡調，把胡調也不算回事。但是，你猜我母親爲什麼死的？她就爲了我胡調氣死的。因爲我的父親是個畫家，畫雖不賣錢，但是等他死了以後，名譽忽然大傳揚起來，無人不談畫家李某人的。我們家裏一張留下的畫也沒有，只好看着做字畫生意的人發財，我們也不怎樣注意這件事。偏是又有許多人傳說，畫家的女兒，現在怎樣怎樣下流，慢慢傳着登

到報上去。我母親又羞又急，覺得把我流落到那種樣子，很對不起我父親，就急死了。你想，我不是很慚愧嗎？說着，向牀上偏着倒下去，伏在枕上，竟流下兩行淚來了。

### 第十三回

隔戶聽歌聲回車有意

登場賣愛物注目堪憐



小香聽了桃枝這一番話，纔知道她是翻過筋斗的人，便笑道：怪不得你這樣的相信于先生，因為你父親也是一個畫家，起來坐着談談罷。說得好好的，為什麼哭起來？桃枝道：

你想想，我該哭不該哭？我是個什麼人？為什麼要落到這一步田地，不全是我自己不好嗎？小香道：那也不能全怪你自己。你父親不在了，你不靠叔叔那個？到了上海來，女人要上人家的當，那是很容易的。桃枝道：這就是不好了，我母女在湖南，本也不至於窮得沒飯吃，就是靠叔叔幫助，也不必跟着叔叔跑。就因為我聽說上海繁華，要到上海來看看，結果是把我一個老娘送了。說到這裏，桃枝走下牀來，到洗面架邊，用冷手巾擦了一把臉，向外面望望，見嬸娘不在這裏，便低聲對小香道：她名是叔叔叫來照應我的，其實是監督我的，我稍微活動一點子，她就要干涉我的。他們倒不怕我胡調，一天換一個男人在一處混，也不要緊。所怕的，就是我找到了相當的人會嫁出去。我一嫁，他們一個月就要少二三百塊錢的進款了。你不要看我嬸娘對我不打不罵，只看他們這一點心事，要犧牲我一生的幸福，永遠和他們掙錢。照着情形看起來，你想他們把我當着什麼了呢？小香低聲笑道：你不要發牢騷了。你不是要到夕照寺去一趟嗎？我可以和你嬸娘說，把你拉到我這裏去坐坐。等你到了我家，我那裏有腳踏車，你坐着一跑，一個半鐘頭，準可以來回，神不知，鬼不覺的，你就可以去看一回情人。又何必生氣呢？桃枝道：我灰心得很，我不去了。小香道：你這又胡說了。你正爲了不能去看于先生，纔生起氣來的。現在真有了機會了，你倒不去，這又是什麼緣故呢？桃枝道：緣由是沒有，不過我倒很信于先生的話，這樣下

去，將來無好結果。小香伸着手拍了她的肩膀笑道：「不要胡說了。你和于先生將來是白頭到老的。說着，拖了桃枝到梳妝棹子邊，打開粉缸，拿起粉撲，就向桃枝臉上撲了過去。桃枝一偏臉笑道：「不許胡鬧。小香粉撲子已經伸過來，那裏縮得回去，只這一搶一躲之間，粉撲子在桃枝脖子上打了兩個粉印。桃枝回過頭來向鏡子裏看到，也就笑起來了。小香趁着她這一笑，和孫氏說要拉桃枝到家裏去談談。孫氏也因爲和桃枝說僵了，怕她真個出臺鬧禍，那倒是不好收拾。現在有小香出來轉圜，將她拉開去，這也是件好事，就不必攔阻了。只得點了點頭。小香見孫氏已同意，拉着桃枝到她家裏去。小香也是一個母親同住，不大干涉她的事。桃枝到了她家，不多耽擱，一撩長衣，騎上腳踏車，便驅向夕照寺來。這個時候，已到了十二點鐘了，她到了夕照寺的時候，擡頭一看太陽，正在天頂，照着樹影圓圓的在地上。由菜園小路上，走到梁秋山家去，並不看到人出來，聲音靜悄悄的。桃枝來過兩回，知道他們在家裏，是不大喧嘩的，就下了車，推開半掩的門，輕輕將車子靠在壁上，然後走進屋子去。前進屋子裏，果然沒有人，而且莫新野的房門也倒關上了。只後邊屋子裏有說話聲傳了出來，其中有個人的聲音，是韓求是，又有個人是于水村。只聽到長長的歎了一口氣道：「這個世界，是黃金世界，無論作什麼事，非錢不行。我的第一步，還是掙幾個錢要緊。我昨晚在你那裏住，決定了回來埋頭畫畫的，現在不能夠了。秋山得了這樣的病，我那裏有心畫東西？我一面要和他籌醫藥費，一面我還要維持他這個家。求是道：「據你說，你的朋友是患了腦充血毛病，他並不是個大胖子，何以會得這種毛病？水村道：「這完全爲他用腦過度了。文人用腦筋作點文章，原不算什麼。只是他的環境太惡劣，他一面想着作文章，一面還要想怎樣維持生活。而且他做出來的東西，實在不算壞，偏偏不能賣錢，因之他越窮越作，越作越氣。我今天早上跑回來，他暈了過去，不多久，棹上還有他沒寫完的一篇稿子呢。我們同住的朋友，莫新野，送他上醫院的。據醫生說，性命可以無危險。但是這種病，全在調養，至少要三個月後，纔能復元。你借給我作川資的錢，讓他夫人帶上醫院去了，還差得多。莫新野左

思右想，也想不出來一個法子。因爲人已進了醫院，這款項無論如何，在下午六點鐘以前，要補足送到醫院裏去。你想，我們這樣無路可通的人，那裏籌措幾十塊錢。他想了一想，說是今天鶯花歌舞團，新演一齣滿江紅的歌劇，一定很上座。他帶了自己的琵琶去，和他們經理要求臨時加入，配着彈一套滿江紅的琵琶獨奏，若是有人說好，他就和鶯花團合作起來，先借幾十塊錢用，以後便在他們團裏當個小樂師。不過這要看他的運氣，若是沒有人叫好，鶯花團也許不用他，這錢就借不妥了。好在這個經理，會聘請過他的，而且他配的一套琵琶，又和滿江紅的舞劇同名，讓他臨時加入，不見有好處，至少也不會有壞處。我想登臺總是可以的，不過登臺以後成績怎樣，就不知道了。我本想和你借幾個錢，但是轉念一想，我已經連累你不少了。我也是爲朋友，怎好和你要錢來作人情？你不必幫我別的什麼忙，你若打聽得有琵琶獨奏的節目，就帶三四個朋友鼓掌捧場，這就行了。又聽到韓求是大聲答道：這個不成問題，我決計可以幫忙。現在已經是一點鐘了，他們是三點鐘開演，我就該回去預備了。嗟！你們總算是實心實意研究藝術的人，到了要貢獻到社會的時候，還得託人出來捧場，這可見憑真本事找出路，絕對不容易。我雖不是藝術家，對於藝術，是很表同情的，你放心，我決計捧場，就是了。桃枝在外面從頭至尾一聽，韓求是快要走了。若願和他相見，自不必躲避，但是心中靈機一轉，不肯和他見面了。立刻抽身走了出來，扶着腳踏車出門，一腳跨上車子，登着輪子，向大路上便跑。一口氣將車子坐到小香家裏，小香由屋子裏迎了出來，笑道：你居然在一個半鐘頭以內跑回來了，總算很好。怎麼樣？話都說明白了吧？桃枝笑了一笑道：現在沒有工夫談這個，我今天下午有要緊的事，又要請半天假。小香道：怎麼樣？你還要和你孀娘鬧脾氣嗎？桃枝笑道：那個有那種工夫，和她生氣，我要去看歌舞。小香道：是鶯花歌舞團嗎？送我也不去看。他們那裏的歌女，看不起我們，常說我們下流，但是，我們上臺，總穿了衣服，她們上臺，褂子也脫了，褲子也脫了，這算是上流嗎？桃枝笑道：你錯了，她說上流下流，是說她們的玩藝是文明藝術，而且是學生出身，所以是上流。我們

這裏頭，什麼出身的人也有，雖然一樣賣嗓子，一樣賣臉子，究竟不文明，自然是下流了。小香不服她的話，還待駁覆她兩句，她兩手一搖，笑道：「再見了，沒工夫講理。」她說着話，一直到六朝居來，到了後臺，恰巧金老板在這裏算賬，他一見桃枝，早站起來打招呼。笑道：「李老板今天來得早，大概昨天那位萬先生又要來。」桃枝笑道：「我知道金老板這一生一世，都不會忘記姓萬的了。」金老板笑着連連拱了兩下手道：「李老板又拿我開心。」桃枝道：「金老板，你是知道的，除非我不賣力，我若賣力，一定上座上得很好。不過你要我賣力，也要讓我歡喜纔對。」金老板笑道：「我明白了，李老板今天特意來找我，一定有什麼事要吩咐出來的。」請說罷，只要是我能够幫忙的，我一定幫忙。」桃枝笑道：「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我到現在還沒有吃飯。」金老板去叫一碟包子，一碗麵來我吃，可以嗎？」金老板連忙笑着答道：「可以可以，小事一件，這還用得着要求嗎？」桃枝笑道：「不過我的話還沒有說完，我今天下午要去看一個朋友，大概到五六點鐘纔能回來。今天的日戲，恐怕趕不上，我又要請半天的假了。不知你能准不能准？」金老板聽了這話，未免有點猶豫，沉吟着，話不能說出來。桃枝道：「金老板，你要想想，我偶然請半天假，只當是我病了，對你的營業，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你若是不答應，我一生氣不幹了，那每次點戲一百個的闊人恐怕也不來，你說，究竟是那個有利呢？」金老板想了一想，笑道：「這實在不算什麼，那個人就沒有一點私事呢？」李老板有事，就請便。若是日場趕不上，就不必趕了。我給你叫點心去。那點戲的錢，請你先拿去用。於是拿了五十元鈔票交給桃枝收了。又吩咐老劉，在對門飯館子裏，和她叫了兩樣點心來。桃枝將點心吃完了，然後走回家去。孫氏因爲上午的事情，不敢和她說什麼，避到外邊屋子去了。桃枝燙的頭髮，用水一洗，加上香油，摸到溜光，然後換了一件樸素些的旗衫，再載上一副藍色眼鏡，向鏡子裏一照，也覺得自己另變成一個模樣了。趁着孫氏還沒來，然後從從容容的，走出旅舍來。孫氏以爲她總是到茶樓上去，也不會理會。桃枝上了大街，雇了人力車，一直就向東南大戲院來，這裏正是鶯花歌舞團出演的地點。一到門口，便見一塊很大的黑幕，上面寫了粉字，乃

是本團體請音樂大家莫新野今日登場，另行加演琵琶獨奏滿江紅曲。桃枝一看，心中大喜，莫先生果然得登臺，此行總算不虛。於是很高興的，買了票走進院子裏去。今天的生意，果然是好，前後各排，都已坐滿了人，桃枝雖買得是前廳的票，然已經擠到上十排的座位上了。拿了一張石印節目一看，前面有許多舊歌曲，最後纔是新歌劇滿江紅，新歌劇天上人間。在滿江紅天上人間之中，用墨筆添了莫新野君琵琶獨奏滿江紅一行字。心裏很替莫新野慶幸，他的碼子，居然移在這最後面了。坐定不多久，已開幕了，一幕一幕的歌舞劇過去。果然在臺上表演的那些歌女們，都是像小香所說的，脫了褂子和褲子，僅僅乳房以下腿溝以上，有些掩蔽物罷了。而且這些掩蔽物，又是鮮艷奪目，富於挑撥性的，心想，這就是歌舞團的歌女，高於賣清唱的歌女之一點了。若說這是藝術，倒可以列個公式，便是赤身露體加紅綠掩蔽物，加柔軟體操，加淫蕩的音樂，等於藝術。正這樣想着，滿戲院子一陣震動，屋瓦的鼓掌聲，打斷了思想。擡頭看時，原來是臺邊的節目牌上，已經揭着滿江紅三個字了。一會兒幕開，臺上佈着一個桃花源的景緻，兩岸千萬株桃花，中間夾着一片水景。桃花林上，正映着一片斜陽，把水也映成紅色。這種遠景，大概是畫的，用了電光的配合，很是逼真。近處兩株桃花，一片青草，兩塊釣魚石，一個美貌的少女，提了一籃衣服，口裏唱着歌走出來。唱完了，她就到石頭下面去洗衣服。接着便來了一個少年，咳嗽歎氣的，說是這個世界，無可留戀，與其落在他們手上，不如自殺。但是看到這滿天滿地的美景，有些徘徊了。他回顧無人，走上釣魚石，看看花又看看水。作了好幾個勢子，終於是不會向水裏跳下去，那石頭底下忽然發出妙曼的歌聲。少年一聽，便呆住了，慢慢的那女郎走出來，向着少年微笑，於是二人說着話，同坐在石頭上談心起來。正有點意思，遠遠的有人聲來了。少年哀求女郎救命，說是追的人來了，女郎笑着，引着他藏在左邊釣魚石下，自己也藏在右邊釣魚石下，她把自己的乾衣服，脫給少年換了，自己卻穿上剛洗的溼衣服。少年由石下出來，成了一個美女，他原來的衣服，包着石頭，擲下水去了。朦朧的暮色裏，一羣警察，走上來了。便問兩



位姑娘，看到少年沒有？她說沒有，警察找了一會，便走了。於是女郎對少年說，你原來尋死，何以反要我救命？少年笑說，爲了這滿江的紅色。女郎說，爲什麼不說是爲一個姑娘呢？少年笑着說，你既然明白了，那末，你就要永久救我的命呀。二人笑着，幕落下了。桃枝覺得情節雖然簡單，意思很深長，也隨着大衆鼓掌聲中鼓了一陣掌。這幕完了，便是莫新野的琵琶獨奏。他不是先前那種樣子了，也穿了一套西服，打着黑領結子，打扮出來，和這鶯花歌舞團裏的男團員，並沒有分別了。臺正中擺了一把椅子，當他抱了琵琶坐到椅上時，人叢中果然有幾個人鼓掌，這大概是韓求是的力量了。莫新野對於今天這段表演，認爲是有目的物的，所以就貫注精神去彈。彈得悠揚婉轉，十分悅耳。大家看了這滿江紅的歌劇，本來有一種很深的新現象，現在聽了很婉轉的滿江紅，一致鼓掌。莫新野又彈了一段。他彈完了，忽然走到臺口，向大家一鞠躬道：諸位，兄弟不是鶯花歌舞團的人，今天是臨時加入客串的。兄弟爲什麼臨時加入呢？只因我一個藝術界的好友，忽然得了急病，沒法籌醫藥費，要替他想辦法。說到這裏，隱着梁秋山姓名，把他的境況說了一說。又道：兄弟想借着這個機會，和愛好藝術的諸位見一見面，把這把琵琶，當場拍賣。說着，將琵琶一舉。又道：這琵琶雖也是平常的樂器，但是祖傳三代之物，各位先生看，在藝術分上，請把這琵琶買了罷。價目多少，完全照拍賣的辦法，請諸位給價。說畢，又向大家一鞠躬。在場的人，爲他這幾句話所鼓動，果有人站起來給價，由十元慢慢的向上加，加到二十元，卻沒有人再加了。莫新野站着道：我那位朋友，原差三四十元的醫藥費，諸位有再出價的沒有？韓求是在人叢中站起，出二十二元，他坐下去，又寂然了。桃枝看不過意，一摸身上，金老板給的那五十元錢還在身上，心想，留十元去敷衍孀娘，其餘的就買下這把琵琶罷。因站起來道：我出四十元。這價目突然向上一漲，而且發言的是個女子聲音，大家都驚異起來。回頭一看，見是個戴眼鏡的青年女子，真是出乎意料以外。她這樣一出大價目，把個老洋人激動了，他站起來出四十二元。桃枝站着，還不會坐下去，便伸着手，一下出到五十元。她出到了這個價錢，就沒人再

添了。莫新野點點頭道：多謝這位小姐，我的朋友有救了。這把琵琶算是小姐的了。說着，兩手舉起琵琶來，作個遙遙將送之勢，意思是要桃枝過去接。桃枝卻不過去，在袋裏摸出那五十元的鈔票，交給身旁一個茶房，叫他拿錢送到臺上去。茶房將錢送到臺口，交給莫新野，把琵琶接了過來。莫新野站在臺上，兩目注視茶房手上的琵琶，竟發了呆，一步動不得。茶房走了幾步，莫新野又招招手，把他叫回去。因對他道：難得這位小姐熱心，不知道高姓大名，你說請她告訴我。我告訴我害病的朋友，讓他永久紀念着。茶房將琵琶交到桃枝手上，把莫新野的話，轉說了一遍。桃枝將琵琶拿在手上，看了一眼，又撥了一撥絃子，微笑道：我是路過南京的人，留什麼名姓？你看，這位彈琵琶的莫先生，站在臺上，眼睜睜的望着我，把他的心愛之物拿去，多麼可憐！你把這琵琶還拿回去，請莫先生跟我存下，等我第二次到南京來的時候，我再來和他要。茶房道：你第二回到南京，是什麼時候呢？這位莫先生，他不是鶯花歌舞團的人。桃枝將琵琶遞回給他，笑道：你呆什麼？我相信得他過，你還相信他不過嗎？拿去罷。茶房也看不出這一位小姐，是個什麼用意，便只好將琵琶拿回去。桃枝偷眼看着臺上，見莫新野站在那裏，依然還是不會動，像是蠟人一般。那一雙眼睛，又像是吸鐵石吸着鐵塊，只管跟了那琵琶走。桃枝不自禁的歎了一口氣，於是就坐下去了。茶房將琵琶送到臺口，交給莫新野時，他也莫明其妙。及至茶房說了出來，莫新野恍然大悟，大聲說道：那如何使得，如何使得？因對臺下說道：諸位，這位買琵琶的女士，聽說我是三代的，老物，便付了錢，卻不會要我的東西，說是存在我這裏，下次過南京再來拿，既不問我住在那裏，也不肯說自己的姓名，分明是捐助我的了。我不能白拿他的錢，決盡義務再表演一回，請這位小姐指明表演的地點。在座的人，聽了這話，排山倒海似的，鼓起掌來。但是大家這樣熱鬧，那位女士，卻一點表示沒有，大家向那位女士坐的地方看去，已經有了一個空位子，據她鄰座的人說，在茶房將琵琶交到莫新野手上去的時候，她已經悄悄的走了。

## 第十四回 歸去囊空問款疑寒士 邀來夜永拈鬪奪美人



原

來桃枝看到全場的人，都不免對她注意，她覺得在這裏坐着，很感到無聊，因之輕輕的離開座位，很快的走出戲院子大門，就回家去了。坐在車子上，回想到戲院子裏的一幕，心裏那些聽歌的人，也猜不到這是怎麼一回事，讓他們當一件有趣的新聞去談，也許會猜到是神仙下界，變化着人去搭救的呢。我這五十塊錢，也是非這樣的花着不可，若是好好的交到莫新野手上，他必定想着，他是一個藝術家，如何能用一個歌女的錢呢？哎呀！慢來！錢我是已經花了，設若嬌娘知道了這件事，她豈肯和我干休？今天晚上，我要早些到茶樓上去，叮囑金老板兩句，叫他不要告訴我嬌娘好在也不過是五十塊錢的事，總不至於絲毫想不到法子。在她這樣想着，心裏比較舒服一點，然而人力車子已經停在垂楊旅舍的門首了。桃枝無精打彩的付了車錢進裏面去，茶房首先迎着她笑道：李老板，你纔回來，把你嬌娘急壞了。她已經到外面去找了你三四回，現在還沒有回來呢。桃枝一想，準是金老板把我請假的話，又告訴了她。不然，何以她會這樣的着急找我呢？一看手表，已是五點多鐘，料着她不久也就快回來的，且在屋子裏等着。過了一會，聽到前面電話機邊，有茶房說話，他道：李老板早回來了，不必找了。這好像是嬌娘打回電話來問這件事了，她的注意，也可想而知了。少不得這五十塊錢的事，她也連想到的，以為我是拿着這五十塊錢作川資要逃跑了。於是找了一本小說書閒躺在牀上，一點事沒有似的，安然的看小說。直到六點多鐘，孫氏急急忙忙走到房裏來了。一見桃枝躺在牀上，歎了一口氣道：唉！你倒自在，把我的魂都嚇掉了。你到那裏去了這半天？桃枝只當沒有聽到，依然看着她的小說。孫氏道：姑娘，你還生我的氣嗎？我說錯了，陪你一個禮，也就行了吧？桃枝道：我生什麼氣，我休息休息，跑累了。孫氏道：我真跑累了呢，下關的火車站，浦口的火車站，我都到了。你平常出去，我是不疑心的，小香的

母親到這裏來，說你早回來了，追到六朝居，又說你拿了五十塊錢走，你想我多害怕。你要是真生氣走了，你叔叔問我要人，我怎麼對答他呢？非尋短見不可了。桃枝笑着坐起來道：跑了一個人不要緊，跑了一堆錢，就太可怕了。媳婦，你放心罷，我作事光明磊落，不會偷了跑的。就是要走，我也想法子和你們大大弄上一筆錢，把我的身子贖了出來。孫氏見桃枝還有生氣的樣子，就不敢多說話，默然的坐在一邊。直到一塊兒吃飯的時候，孫氏纔開口道：據金老板說，你拿了五十塊錢……桃枝不等她問完，便答道：不錯，我拿了五十塊錢，我已經用掉了。你問這錢怎麼樣？還要我拿出來嗎？這並不是包銀，是人家點戲的錢，我要用，我就用，不能受什麼人的干涉。孫氏道：點戲的錢，就應該歸你的嗎？這是那個定的規矩呢？桃枝道：點戲的錢我不能用，又是那個定的規矩呢？孫氏見桃枝板着脸瞪着眼，那樣憤憤不平的樣子，這話不能向下說了，只得默然不作聲。把飯吃完了，旅館的賬房走進來了，笑着點一點頭道：李老板，借幾個錢給我們用罷。這個月的錢，已經逾期好些天了。桃枝微笑道：你早也不和我要錢，遲也不和我要錢，知道我拿了五十塊在身上，就向我開口。但是你的消息，還不大靈通，我這五十塊錢，右手拿進來，左手拿出去，已經花光了。賬房笑道：李老板，不要和我們爲難了，你借個二三十塊錢，我們用罷。桃枝正色道：住旅館自然該給錢的，我和你爲難作什麼？不過我今天真把錢用完了，遲兩天來拿，也不要緊。好在我是跑不了的。賬房遲疑了一會子，也不便深說，只得走了。孫氏道：當真你就一個錢也不拿出來嗎？我自然管不了你，我會寫信到上海去，告訴你的叔叔。以後你就莫想在金老板手上拿錢用了。桃枝冷笑道：告訴叔叔也不要緊，大概只要得了我的錢，要不了我的命。孫氏道：我也知道，你這五十塊錢是怎樣的花了，大概送給了那個姓子的吧？桃枝道：你不要瞎說，人家雖窮，是有人格的人，你把人家當拆白黨看待，那是你自己戴上有色的眼鏡了。孫氏道：哼！你不要和他裝面子了。你五十塊錢，若不是送給了他，你爲什麼不說出來，是怎樣花掉的？而且我也沒有看到你帶一個銅板的東西回來，不見得是一餐吃掉了吧？桃枝道：不過是五十

塊錢的事，你就那樣看不起人。老實說，這五十塊錢，我收在身上，並沒動用一文，但是你越逼得凶，我越不拿出來。說着，拍了一拍衣上口袋邊。孫氏聽她如此說，也相信錢還在身上，就不敢多說了。談談話，又到了上場的時候，桃枝默然的到六朝居來。心裏想着，這五十塊錢若不拿出來，嬌娘也沒奈何。不過她一口咬定是我送給于水村用了，我又舉不出什麼反證，這不是很討厭的事嗎？我若照實說了，那還是爲水村的朋友花了，當然她還疑心到水村身上。無論如何，我應當把這錢籌出來，交給嬌娘爲是。心裏如此想着，就一點精神沒有，到了後臺，也只是枯坐着，不像往日那樣笑嘻嘻的了。老劉忽然在前面走來了，到了她面前，低聲笑道：那個萬先生來了，就只他一個人。他說他在朋友家裏打牌，臨時請了假，由人代替他，他溜了來聽了唱幾句。他問問你能不能去替他打幾牌呢？桃枝道：你這話還沒有說完，我來接着說。我若答應去，可以點我幾個戲。我若不去，他就不花這冤錢了。老劉笑道：人家可沒有說這話。桃枝道：他嘴裏沒有說出來，心裏一定是這樣說的。老劉笑道：我那裏有這樣聰明，連人家的心事，都看得出來呢？桃枝道：你想我說的話對不對？老劉笑道：大概是這樣。桃枝笑道：這不完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又何嘗不明白呢？你可以去對他說，我可以去的，不過我不能太夜深了回來。老劉答應着去了，過了一會，又笑着走進來。手上已是拿了一捲鈔票。金老板在一邊看到，已迎上前去說話了。金老板回轉頭來對桃枝道：今天點了二十個戲，這也就算不少了。桃枝笑道：自然不少。人家是送禮，兩個戲，也未必就算少呀。小香笑道：桃枝姐，先來的時候，是愁眉不展，現在也笑容滿面了。桃枝道：還有的話，我替你說了罷。先前情人沒來，心裏很難過，現在情人到了，就開了笑容了。這一下子，說得在後臺的人都笑起來。到了上場去唱戲的時候，她還回轉頭來，對大家點點頭說：我要去會情人了。大家看了她那神氣都笑着只搖頭。桃枝走到臺上，果然見萬有光一個人坐在一張茶棹上。見了桃枝，他先嘻嘻的笑着，鼓了兩下掌。桃枝一唱完，他連忙就向老劉丟個眼色。老劉走過去，他拿了一塊現洋，塞在老劉手心裏。低聲道：這個給你了。你去對桃枝說，我的車

子在樓下，我坐在車子上等她。老劉笑道：行長，謝謝你，她一定來的。萬有光下了樓，一開車子門，只見桃枝靠了車座靠背，很自然的坐在那裏，轉着眼珠，發出微笑。萬有光坐在車子上，笑道：你倒先來了，我料不到。桃枝道：我這人就是這樣爽快，答應了來就來，不能來就不來，一個賣唱的姑娘罷了，擺個什麼架子？萬有光點點頭道：你這話很實在，我們也很願交這種朋友。桃枝道：那是什麼原故呢？萬有光道：有了這種朋友，我們雖不免多碰幾個釘子，但是遇到有什麼約會的話，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不至於白用什麼心事的。桃枝笑道：據你這樣說，男子和女子交朋友，就是要轉她的念頭，換一句話說，就是爲了轉女人的念頭，就和女人交朋友，這話對不對？萬有光笑道：對是對，但是也不可一概而論，我就不是這種人。桃枝道：好極了。我也看出了你不是這種人，纔和你交朋友，不過多少還有點疑心，現在你一說明，我更是放心了。萬有光什麼話也不能說了，只是向着她微笑。不知不覺之間，汽車已經開到了一家很大門樓的門口，只看那八字門樓的橫梁上懸着斗大的白瓷電燈泡，只憑這一點，就不是個平常的住宅，這裏面自然又是很熱鬧的盛會了。下了車，萬有光在前引路，到了裏面，乃是一所半中半西的屋子，轉了兩個灣，走到一個大客廳裏，便已聽到人語喧嘩之聲。由客廳東側，開一個門，垂下一副白布簾子，一股子濃濁的熱空氣，由門簾子縫子裏，向人直撲了來。萬有光在客廳裏先叫起來道：我贏了，我贏了！我把貴客請來了。你們認東道不認東道呢？他如此一叫，屋子裏人哄的一聲，都擁了出來。桃枝一看，除了柏正修洪省民而外，還有兩個人不認得。萬有光便介紹着，指着一個穿西裝的說，是這裏主人翁邵革新先生，一個穿學生裝的，是熊新民先生，年紀都不過三十上下，自然都表現着有作爲的樣子。桃枝一一的和他們點了頭。邵革新笑道：萬先生的眼力不錯，真好！洪省民笑道：這不能說是他的眼力不錯，要說是他的手段不錯。我物色李老板，遠在他沒到南京來之先。只是李老板對於我，始終是愛理不理。一到萬行長來接交李老板，那就不然了，只一認識，馬上就用名片來請。熊新民笑道：我真不料歌女裏面，有這樣傑出的人才。若是早就知道，

我就不顛倒我們衙門裏的花瓶了。大家說笑着，把桃枝讓到那裏面屋子去。只見電燈下面擺了一棹麻雀，棹子四角，附帶着四個茶几，上面擺了茶杯香煙筒乾溼果碟，有一張茶几上，還擱着兩個啤酒瓶子，這可知他們的賭錢，乃是極舒服的了。洪省民扯着萬有光的衣袖道：我替你打了六圈，總算好，並沒有輸，你自己上陣罷。萬有光道：不行。我巴巴的把客接了來，讓人家呆坐在一邊不成？熊新民笑道：你就讓省民代你招待招待李老板，也不要緊，他還有那種魄力，在你當面，把你的愛物奪了去嗎？桃枝笑道：我雖是初次來的客，我實在忍不住要說兩句了。像熊先生這樣嶄新的人物，怎也是把女人當玩物呢？一個人交朋友，雖然有厚薄，張三也可以親近，李四也可以親近，怎麼說是當面奪了去？把我當個什麼呢？熊新民笑道：差點兒讓李老板挑了眼去了。這個物字，並不要緊呀。李老板不也是說了我一句嶄新的人物嗎？桃枝笑道：難怪人說，新人才別的不打緊，這演說一項本事，是舊來的人，千萬趕不上的，果然果然。萬有光見她詞鋒犀利，怕她得罪了人，拉着她在牌棹邊的一個空位子坐下。笑道：你替我打罷。桃枝笑道：這算解決了，大家都等着異性來調劑了。說着這話時，那一雙星眸，在三位同棹的臉上，射着一轉，熊新民首先嚶啞了一聲。洪省民道：你這是爲什麼？那個打了你嗎？熊新民笑道：她的眼珠向我身上一轉，我簡直去了半條命。她若是老坐在棹上，我們都會讓電觸死，還不嚶啞嗎？邵革新道：人總是要死一次的，若是能這樣觸電觸死，我是很願意的。說畢，大家哈哈大笑起來。桃枝道：萬行長，你是要我來打牌的，你還是要我和大家開心的呢？萬有光笑道：打牌，打牌，大家不要鬧了。桃枝一看面前擺着許多籌碼，便拿了一根最大的舉着問道：這是多少錢？萬有光笑道：我們打小牌，消磨時間，這根籌碼算五十塊。一人只有一根。桃枝道：你面前有兩根了，那末，贏了五十元了。萬有光笑道：可不是你和我好好的打，不要輸了。桃枝眼珠一轉，笑道：你放心，我不會輸的。我若是打的時候，我就放出電光去，讓他三個人都觸上電，那末，自然是我一個人贏了。邵革新道：李老板，這可是你自己說的話，我們不負責任了吧？桃枝笑道：不負責任的，你只管開玩笑罷。

於是四個人說笑着，打起牌來。萬有光洪省民只在各人身後轉着看牌。他們所剩下的只有兩圈牌了。桃枝說笑着將牌打完，雖沒有輸，卻也沒有贏，因伸了一個懶腰，笑道：「沒有意思，替人家贏了也好，替人家輸了也好，這樣平平而過，沒有意思。無論什麼事，我都喜歡個痛快，這太平庸了。」邵革新道：「李老板要玩一個痛快也可以，請你今天不要回去，我們今天來推一夜牌九。」桃枝道：「玩一夜，就玩一夜，但是我沒有錢。」萬有光聽了這話，簡直從心裏要笑出來。因道：「你要多少錢輸，全包在我身上。」說着，伸手一拍胸脯。桃枝道：「我有個要求，就是勝也好，敗也好，我先要提一筆錢，揣在身上，回去的時候，我孀娘若是要問我的時候，我就好請錢大哥替我說話。」萬有光道：「這是自然，不成問題，不成問題，你不信，我這裏先付說着，在身上掏出一搭鈔票，也來不及數多少，就向桃枝手上一塞。她一看是十元票子一小疊，大概不會少於五十元，便笑向萬有光道：「我要打一個電話回去報告一聲。」萬有光笑道：「李老板，你當面騙人啦。你打電話回去，不是報告一聲，乃是和你孀娘報個信。我猜過一會兒，你孀娘就該來了。這裏的自動電話機，就放在旁邊棹子上，桃枝一個指頭，正塞到撥號碼的機紐眼裏去，聽到這話，手指頭一縮，笑道：「我就不打電話，我要回去就回去，難道還能綁我的票嗎？」萬有光道：「當然不能夠。」李老板說的話，決不失信，也用不着綁票。桃枝拿了一枝香煙，向嘴裏抿着，擦了火柴點着，人向沙發椅上，很高的落了下去。坐着，那彈簧彈着她顫了兩顫，手指夾了香煙，噴出一口煙來，斜視着萬有光微笑道：「你這話上當了。你說了只要我賭錢的，那末，我今天不走，也只能在這裏賭錢，若要我履行別的條件，你對我就算失信了。」萬有光聽她這話，倒默然了。柏正修道：「不行，我明天還有事，要我賭到天亮不能夠。」熊新民道：「我和老邵也是有事的。」桃枝道：「不必說了，我全明白。你們要我賭錢是假的，要我賭到深夜，陪萬行長到旅館裏去是真的。對不對？說着斜視着洪省民只抽煙。洪省民一伸大拇指道：「李老板痛快，那我們就不必多說了。」桃枝道：「既然如此也好，我把這身子和萬行長賭一賭。」萬有光坐在一邊只是笑。洪省民道：「怎麼個賭法呢？」桃枝道：「我們要賭個萬里江山一點墨，好歹



只憑一下，兩下都不算。請那位用紙塊寫兩個圖，一張紙上寫我贏了，一張紙上寫我輸了。我抓着贏的，再拿五十塊錢，要萬行長的汽車送我回家。我抓着輸的，我就陪萬行長回旅館。後事如何，你各位就不必過問。不過在我們這問題未解決之先，大家作一個公正人。洪省民道：這話太痛快了，太公道了，就是這樣辦。於是掉轉身向萬有光丟了一個眼色。因道：這個圖，就讓我來寫罷。但是一層，我要避開寫。桃枝道：那當然。邵先生，我請你作代表，你去監督洪先生寫，不讓他在圖上作什麼記號。邵革新笑着答應了一聲，於是和洪省民一路到外面書房裏去，預備紙圖。邵革新低聲笑道：你怎樣的寫法，一老一實，寫上一輸一贏嗎？洪省民笑道：依着你怎麼辦？邵革新笑道：我們應當幫老萬一個忙，你只管寫兩個輸字，隨便她拿那一張，她也是輸。洪省民笑着將紙圖寫好了，搓成了兩小團，然後一路到小客室裏，將紙圖放在桌子中心，笑道：圖來了，那個先拿？桃枝道：自然是我先拿。你們都是一氣的，萬行長先拿，他會知道那張是贏的。洪省民道：好！你先拿。桃枝道：且慢！我是賭博品之一，已經擺在這裏了。萬行長的錢呢？洪省民一掏身上，掏出一疊鈔票，一五一十，數了五十元放在棹上，將手按了一按，笑道：當然，要賭你一個心服口服。說着，向後一退。桃枝一伸手，按住了一個紙團，笑道：老天爺，保佑我贏了罷。萬有光看到，也一伸手，要去拿那個剩下的紙圖，桃枝將他的手一撥道：且慢！只有兩個圖，這個勝了，那個就敗了。這一個敗了，那個就勝了，用不着看了。這樣辦，你同意不同意？萬有光隨口答道：這可以同意。桃枝道：同意就好，圖是我先抓了，我問大家一聲，打開一看，算事不算事？大家笑着，都連說算事。桃枝道：若是不算事呢？萬有光道：你也太仔細了，不算事，我們都不是人類。桃枝笑道：好！一言爲定。我手上的圖，還沒有抓起來，這個我不要，算是萬行長的那個剩下的，算是我的了。說着，把圖拿起，送到萬有光手上，笑道：打開來看罷，我祝你勝利。棹上那個，你同意不看的，就不必看了。說着，檢起來向嘴裏一拋。萬有光望了一望洪省民，心想，也許有望，打開來看時，卻是我輸了三個大字。桃枝一伸手，將那五十元鈔票，搶到手裏，向袋裏一插，將口裏的紙圖，向痰盂子裏一吐，向沙發

上一倒，昂着頭枕了椅靠，哈哈大笑起來。一屋子人面面相覷，作聲不得了。

## 第十五回 無日不來輕車馳小徑 有聞必錄快鏡竊芳顏



些人之中，只有邵革新洪省民兩個人，心裏最是明白，原來是打算玩弄桃枝的，不料這位姑娘，乃是聰明人裏頭挑出來的，倒讓她將計就計，佔了一個大便宜。萬有光本猜着洪省民會玩一點兒手段的，所以桃枝把鬪分了來，他有點不大願接受，現在看到桃枝那樣大喜若狂的樣子，算是這一屋子人，都在她手心裏翻了筋斗，未免有點不好意思，也只傻笑着蓋了臉。桃枝前仰後合的笑了一陣，然後止住了笑，用物理着向前披亂的頭髮，對萬有光點頭道：「這事怪不得我，我故意和你們拚一拚，你們倒不老實，要在這裏頭玩手段。既然談到玩手段，這就不能客氣，大家都可以試一試，玩得贏就佔上風。」洪省民笑道：「李老板，你可是不要誣賴好人，這鬪是我寫的，我不承認玩了什麼手段。而且你還請了一個代表，一路監督我，你不信任我罷了，難道還不信任你自己請的監督人嗎？」桃枝道：「我怎不信任，我十二分的信任，只要是大家都不玩手段，這個鬪就拈得有價值。既是乾乾淨淨的賭博，這就很好，我們議好了的條件，應該履行，萬行長應該用汽車送我回家了。萬有光默然了一會子，突然站起來，笑道：「好！我送你回家。」李老板，我十分佩服你。就在這一點聰明上，也值得我們五體投地，送你回去，這是應該的。」桃枝笑道：「我沒有什麼聰明，不過是運氣好。那末，夜深了，我們就走罷。萬有光道：「忙什麼呢？這樣夜深，你一個人回去，我也不放心，人情作到底，我送到你旅館門口罷。稀飯好了，你吃一碗再走，行不行？」桃枝道：「這一點面子，總要給萬行長的。於是大家說笑着擁到客廳裏來，由聽差將棹子收拾好了，大家落了座。桃枝也不客氣，一同和他們坐下。他們也不想再近香澤，讓她一人坐上了。聽差挨着人面前送上稀飯，桃枝先不動箸，只是望着。萬有光笑道：「李老板，你又在想什麼心事吧？在座這些

人的稀飯，都不會吃，你愛和那個掉換，就和那個掉換。桃枝道：萬行長爲什麼說出這種話來？萬有光笑道：李老板覺得我們這些人，不够朋友，處處弄手段，也許我們在這稀飯裏，放下了什麼東西哩。桃枝笑道：掉一下，我又何必客氣呢？就掉一下罷。說着，眼光如閃電一般，在棹上各人臉上，以至於各人碗裏，都看了一看。結果，是把自己這碗掉給了萬有光，又把萬有光面前的一碗，掉給對面的洪省民，然後把洪省民面前那一碗稀飯拿了回來吃。洪省民搖了一搖頭道：像李老板這樣防備，我們都成了開黑店的了。桃枝笑道：怎樣不是？不過，目的物不同罷了。她說着話時，噤哩呼嚕，吃完了一大碗，將空碗翻過來，對聽差照了一照，聽差自然接過碗去，給她又盛上了一碗。萬有光笑道：李老板，這碗稀飯，並沒有檢驗過，你能放心吃下去嗎？桃枝把筷將稀飯一陣亂攪，笑道：你們這稀飯，熬得米糊一樣，又有這些個好菜。說着，將筷子頭敲了一敲碟子，便道：只是這碟肉鬆，和這碟火腿，我也就該多吃兩碗了。就是你們在稀飯裏放了迷藥，也讓我先吃了個痛快。說畢，很快的把一碗稀飯吃完了。於是站起身來笑道：錢也贏够了，飯也吃飽了。現在我該回去了，萬行長，怎麼樣呢？萬有光道：我是決不食言的。天大的事，也失敗了，何況用汽車送你一趟。桃枝道：萬行長不愧是個漂亮人。萬有光對聽差道：叫我的車夫開車，送李老板回家。桃枝於是伸着手和在座的人，一個一個的握着笑道：今天很對不住諸位，過兩天我閒一點，要請一請大家。一面點着頭一面向後退，走出客廳去了。萬有光到了這時，看看桃枝，一挺胸脯子，送着她出來，一句話也不說了。坐上了汽車，大家默然了一會，桃枝先笑道：萬行長，今天我玩了一些手段，對不住。但是我爲了一筆錢要花，不得不這樣，百十塊錢在你這樣的大銀行家，花了總不算什麼。而況你又是，最喜歡我的呢？說着，向車子外一看，到了什麼地方，將手掏了萬有光的一把臉，又給他一個微笑。他坐在車裏，心裏正叫不出來的連珠苦板着臉，始終也不說什麼。被桃枝這樣掏了一把，不覺啾啾一聲笑了。於是一伸手握着桃枝的一隻手道：你雖然淘氣，實在也可愛……這句話剛說完，汽車停住了。汽車夫由前座反過手來，已替他們開了汽

車門。桃枝將萬有光的手握了一握，笑道：「我到家了，再會罷。」起身便走下車，頭也不回，就去敲旅館的門了。到了裏面，屋子裏還亮着燈，孫氏並不會睡，坐在旁邊打盹兒。桃枝一陣腳步響，把她驚醒過來，笑道：「我聽說那個姓萬的，把汽車接你去了，我沒有和你熬稀飯了。」桃枝道：「這就不怕我逃走了，料定人家就不拐款了。」孫氏笑道：「我說錯了幾句話，你就總記得。你天天把話來頂我，我就不敢說了。」桃枝也不再說什麼，在衣袋取出那五十元的一疊鈔票，向棹上一拋，冷笑道：「拿去罷，大概不用得去找叔叔來了。」孫氏看到鈔票，先笑了。在電燈下面，翻來覆去點了兩遍，正是五十元，一文不短少，將鈔票舉了一舉，道：「旅館賤房來了，我會和他算賬的，你不愛理他，就不必理他了。」桃枝再也不說什麼，在牀邊先扭滅了電燈，房裏一陣漆黑，然後和衣躺着。孫氏笑道：「姑娘還沒有消氣哩，我讓你罷。」說着，她回她的小屋子裏去了。桃枝等她去了，重新亮了燈，數了一數身上的鈔票，還有六十多元，一齊塞在牀褥子下面。這纔安然的睡了。到了次日早上，八點多鐘就起牀，忽忽的漱洗完畢，就帶了錢出門來。離這垂楊旅舍不多遠，有家自行車行，桃枝將五十塊錢，買了一輛腳踏車，立刻兩腳登輪，就開向清涼山夕照寺來。這條路已是很熟了，放開了膽子，踏着車子飛跑。這荒山小道上，不用閃避馬車，將車子一溜煙的開了去，非常的痛快。低頭一看，只見腳底下小路上兩面茸茸細草，向後倒了去一般。心想，自會騎腳踏車以來，沒有走到如此之快的，這也總算是快事之一了。車子到了梁秋山家，在門外一按車鈴響，水村卻迎將出來，笑道：「原來是你，我以爲是醫院裏送信的來了。」桃枝道：「梁先生的病，怎麼樣了？」水村道：「你怎麼知道他病了？」桃枝一想，果然自己這話有些語病，便笑道：「我知道就是了，你不必問。」水村聽了她這閃爍不明的話，倒有些疑惑。只是人家不肯說出來，自然也就不能苦苦追問。因道：「我猜你昨天就會來的了，不料還是挨到了今天。」桃枝道：「你怎麼知道我要來呢？」水村道：「我那封信去了，我想你不能不答覆，我這裏又很荒僻，由郵局回信，你又投不到，你只有當面來問我了。」桃枝笑道：「如此說，你倒是寫一封信勾引我來見你的了。」水村道：「不，我寫信給你的時候，我是一

時爲情感所衝動，急於要和你說說。事後我纔想到，你或者會來，然已經是不能挽回的了。桃枝笑道：不要緊，只要你肯想法子勾引我來，我就很滿意了。說着話，水村代扶了車子，推進屋子裏，秋山夫婦不在家，莫新野由屋裏笑了出來道：小子，你氣死我了。你的艷福真好，常有這樣好的朋友，前來看你。水村笑道：我不能比你呀。你有一个不知名的女子，在大庭廣衆之中，花大把的洋錢相送，我那有那樣大的風頭呀。桃枝，你不知道，莫先生也得了。一個知己了。於是把昨天拍賣琵琶的事說了一遍，因問道：這個女子不願說是捐款，有礙老莫的名譽，又不願把老莫的琵琶拿去，免得分了人家心愛之物，她設想是如何週到呀。只可惜她不露姓名，而且又戴了一副藍色眼鏡，故意遮蓋了她的臉子，這一下子，把莫先生佩服得五體投地，又想得心癢難抓。桃枝笑道：這話有點不對，那個女子對於莫先生的事，幫了一點忙，總是莫先生一個好朋友，既是很佩服人家，就不該再有那不好的思想。若是都像于先生剛纔所說的話，女子還敢幫人的忙嗎？水村道：這並不是我當面造謠。莫先生說了，他不找愛人則已，若是找，非要這種女子不可！桃枝笑道：莫先生這話是真嗎？你未免太對不住朋友了。新野笑道：你不要信他的話。不過這位女士，我倒實在想和她見一面呢。你們不必拿我作題目了，有話只管去談，我要出去一趟呢。說畢，他就走了。桃枝笑着不作聲，擡起手來，看了一眼手表。失驚道：怎麼就十點多鐘了，我要回去了。水村道：這樣遠的路，你來一次不容易，怎麼來了就要走？桃枝道：我原有許多話要和你說，但是不談三四個鐘頭，也談不完的。好在我已經有了腳踏車，今天說不了，明天再來說罷。你不是說不便去看我嗎？以後我來看你就是了。總而言之，你那封信上所說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這一點障礙，我們都沒有法子去抵抗，在社會上還作些什麼事呢？我是瞞着我孀娘來的，快點回去罷，不要讓她知道了。說畢，將車子扶出大門，兩腳跨上去登輪就走。回轉頭來道：明天早上等着我，我們明天見了。說畢，車子很快的走回家了。到了家裏，她騙孀娘只說是人家送的一輛車子。孫氏以爲是人家送進來的東西，並不是送出去的東西，並不怎樣追究。到了次日，桃枝以練習

騎車爲名，又騎了腳踏車到夕照寺來，還沒有到夕照寺，在小蒼山的路徑上，老遠看見一個人迎將上來，不是別人，正是水村。他高擡着兩手，直舉到半空裏去，不住的搖擺。桃枝跳下車來，手扶着車子，向前一跑，因笑道：「好歹我總要到家裏去的，你何必還要接出來？」水村道：「我也不懂什麼原故，彷彿坐在家裏等你是很悶的，一定要接出來纔痛快。我昨天想了一晚，覺得是你的話對了，我們都自命不凡，要想作一番事業，豈能因爲一點小障礙，自己就灰心不上前，我從今天起，決計奮鬪了。不管行不行，我每天要畫幾張畫，好在秋山在南京城裏，還有兩家熟書鋪子，我畫幾張，放到他書鋪子去賣，來維持生活。然後我趕起一二百張畫，在南京開一個大展覽會，若是遇到了識貨的，提倡起來，以後我就不發愁了。只是有一層，紙張顏料卻不大够，這一筆開辦費，我也就有些爲難。桃枝道：你若爲這個，那很容易辦，我有一家熟紙店，只要你開一張單子來，我照單子和你賒上一分。就是顏料，我也可託他代辦，不過事後多給他幾個錢就是了。水村道：不能有這樣湊巧的事情吧？」桃枝道：「自然是有，你作正事，我豈能騙你玩？而況我也很望你成功呢？」水村聽了這話，自是歡喜，當時引桃枝到家，快談了一陣，開了一張賒畫具的單子給她。她得了單子，騎車就走，把身上所剩餘的錢，照單子把東西都買齊了，齊寄放在小香家裏。又一個次日早上，把東西送給水村去，水村也就埋頭作起畫來。約有一個星期，桃枝無日不來，水村畫的也就不少。這天秋華因爲秋山的病，已是大大的有了轉機，放下了心。回家來，料理料理瑣事，一早就到了家。她正在園子裏，看看種的菜蔬，一擡頭，只見一個女郎，騎了腳踏車飛馳而來。有些奇怪，及至到門口下車，原來是桃枝，便笑着迎上前道：「我不料是李老板，你的車子騎得太好，簡直和生在自己腳上一樣，這一早就光臨，于先生要喜歡得跳起來了。」桃枝笑道：「對不住，我沒有看梁先生的病，並不是我懶，因爲怕碰到了人。至於你府上，這一個禮拜，我是天天來的了。梁先生的病，怎麼樣了呢？」秋華道：「病是不要緊了，不過以後不能再多用腦筋，吃筆墨飯的人，讓他生這樣一種病，真是虐政了。」桃枝放了車，牽了秋華的手走進來。一直到了水村屋子。

裏，只見滿壁上，銅釘子釘着新的圖畫，棹上也鋪了一張畫而未成的稿子。桃枝向着壁上道：「好了，昨天一天又趕起了三張。」秋華笑道：「我說呢，于先生何以如此的用功？原來是有人監督着。」桃枝道：「那就不敢，不過我就喜歡畫的，所以天天來看新作品。」秋華道：「天下事就是如此，各有各的緣分，你們二人，一說就合。」那個李先生對於秦老板也是很愛慕的，但是秦老板對他一點好顏色也沒有，他就不敢希望天鵝肉了。水村笑道：「我正是有事去找他，你這一句話提醒了我，我不去了，就託李女士給我帶一個信給他，叫他得閒下午來一趟。」那末，他若是還想吃天鵝肉，一定會向李女士有什麼表示的。桃枝道：「你的意思，是要我作個紅娘。」水村道：「這也不對，愛情若用得明白，當時也未加聲辯，和秋華談了一會，就騎車走了。她因有了水村那句話，並不回家，先到美化照相館來，找李太湖。他在這裏，算是特別受優待，給了他一間小屋子住。這個時候，他正在屋子裏收拾東西，聽到學徒說，有女客來找，連忙迎了出來。一見是桃枝，便笑着點頭道：「歡迎極了，上次你要照的相錢放下了，相還沒照呢。」桃枝笑道：「我不是爲這個來的，我和于先生帶來一個口信，要你有閒到夕照寺去一趟。」太湖道：「這樣早，你就在夕照寺來嗎？」桃枝道：「你不見我有這個。說着，將嘴向靠住櫃臺的腳踏車一努。」太湖道：「我這幾天早上，總看見你騎車飛跑，莫非都是去夕照寺？」桃枝笑着點點頭，太湖卻長歎了一口氣。桃枝本想問一句：「爲什麼歎氣？」然而店裏還有許多人，也只好不問了。太湖笑道：「李老板既是爲了帶信來的，我得招待招待，請到我小屋子裏去坐一坐，好嗎？」桃枝笑道：「可以的，我應當參觀一下。」於是跟了太湖走了進去，覺得裏面雖多一張牀，倒也有些書房的意味。太湖讓她在書棹邊一張轉椅上坐了，忙着盛了一碟瓜子，又倒了一杯茶送到棹上。桃枝笑道：「李先生現在是有錢買膠片的了，何以沒有看到你的新作品呢？」太湖道：「天天和人照相，那不是我的新作品嗎？」桃枝向屋子四週觀看，果然不見他有什麼新相片陳設出來。偶然一低頭，卻看見棹子上有一疊相片，不曾糊托子的，反過

背來堆着桃枝順手取了過來，翻過來一看，卻是秦小香的一個全身相，背景是馬路。太湖坐在對面椅子上，原想攔阻的，已是來不及了，便笑道：「我這事原也不祕密，李老板要看就看罷。」桃枝聽他這話，倒疑這相片真有什麼祕密，不敢公然的一張一張揭開來看，只拿起半疊，側着露出一條縫來，一看時，也是秦小香的一張相，卻是站在一家香煙店門口。又抽出最下面一張，放到上面，更是小香一個大半身相，後面還有幾個人影子，都是女子，卻不大十分清楚。心想：這奇了，怎麼找出三張，三張都是小香的相呢？於是索性從頭至尾，將這一疊片子清理下去。她不清理也罷了，一清理着，更透着奇怪，原來無一張不是小香的相片，而且也沒有一張是相同的。桃枝呀！一聲道：「李先生，你在那裏和小香照下這些個相呢？」太湖笑了一笑道：「李老板，我告訴你罷，我現在已經擔任漢口報館的攝影記者，新聞記者不是有一句話，有聞必錄嗎？」桃枝道：「有聞必錄，這和小香的相，有什麼關係呢？」也不是一段新聞啦。太湖笑道：「雖然沒有關係，到了我手上，就有關係了。這報館裏送了我一架照相機，能照極快的動作，本來是預備照新聞材料的。有了這個照相機子，我就得其所哉了。每天當你們快要上茶樓的時候，我就預先拿了照相機，或在門口，或在街上，或在樓上散步，看着了秦老板，我就偷着照起來。機會好，就自然多照幾張，機會不好，我至少也照上一張。說着，向桃枝拱了一拱手，笑道：「我說是說了，請你千萬不要告訴秦老板。」桃枝笑道：「你真是愛她，但是你照上許多相，是什麼用意呢？真個是有聞必錄，拿到報上作材料嗎？」太湖笑道：「我自然有我的理由，雖然也送了幾張去登報，那是副作用，不算的。因之到底將他照相的用意詳細一說，桃枝也就忍不住笑起來了。」

## 第十六回

衣飾豈無慚婉商求友 絲蘿非有託快拒藏嬌

一場遊戲，實在太玄妙了，李太湖為何偷着照了小香的相片呢？據太湖對桃枝說：這完全是他一點癡心。在他眼睛裏，對於小香，是越看越愛，覺得那一個動作，都很不錯。自然，





對於這樣可愛的人，能够多看一秒鐘，就多得一秒鐘的安慰。但是自己估量自己的能耐，不但不配和秦老板談愛情，就是學普通的一個茶客，上樓去喝壺茶，點幾個戲，都有些不能够。因爲自己每月掙三四十塊錢薪水，還要幫助莫新野于水村一點，漢口報館那個兼職，雖然有點薪水，託一個親戚代領了，每月寄回家去母親用。這樣的窮法，怎樣能够和秦老板接近呢？所以他就偷着多照她一些相片，放在身邊，隨時拿出來看，隨時有不同的樣子，這就好比他和她常見面了。桃枝知道了這個理由，笑道：原來你是這樣一個主意，你真有點癡了。不是我背後說她的閒話，小香這個人和我完全不同，她不大愛說話，但是在肚子裏用事，她因爲唱戲沒有唱紅，手邊是很緊，那個人要接近她，要先得她母親同意，她母親是非錢不可的。小香恐怕也是受了一點經濟壓迫的緣故，她也很願認識闊人，窮人找她，她怕有礙她的生意經，反會討厭的。李先生，你這樣實心待人，不愁找不着一個老婆，何必到我們歌女裏頭來尋呢？太湖聽了她這一番話，坐到椅子上，向後靠着，說不出什麼來，半晌，歎了一口氣道：那末，我猜的一點不錯。桃枝道：你可不要嫌我多事，我是勸你不要枉費那無益的工夫。你希望太深了，你會失望更大的。太湖道：我多謝你，你的好意，我完全明白；但是我也不過照幾張相罷了，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損失。桃枝道：不要說沒有多大的損失，這樣想下去，你會想成單思病的。說畢，哈哈笑了。太湖道：李老板，不要談這件事了，你的相還沒有照，我和你把你相照起來罷。桃枝回頭一想，這話說得有些過火了，只好借着照相爲由，跟了太湖到照相的屋子裏去，把這事丟開。照完了相，桃枝笑嘻嘻的回家去了。當她到家的時候，恰好是秦小香由裏面走出來。桃枝一把握了她的手，問道：你怎麼來得這樣的早？小香笑道：快十二點了，還早嗎？你大概是和愛人談得糊塗了。桃枝笑道：我是談得糊塗了，但是到了愛情上面，無論什麼人也難免糊塗的，比我糊塗的人還多着呢。你到裏面去坐，我有話告訴你。於是攜了小香的手，和她一同進來。孫氏這兩天，是非常的依從桃枝，桃枝同了朋友進來，她就避開出去了。桃枝隨將房門一掩，笑道：你來找我，一定有什麼事吧？要不然，

你明知道我這時候不在家，不會來碰碰看的。小香紅着臉先微笑了一笑道：你猜呢？桃枝道：哼！我猜嗎？說着，也微微一笑。小香道：你這樣子，已經猜着了。桃枝道：我還沒有猜到你的心事，你怎麼會先知道我就猜中了？小香道：我看你那副神氣，好像是看透了我的心事一樣呢。桃枝笑道：我們真可以說是知己知彼了。據我想，你看到我認識了一個銀行家，有點眼熱，想叫我託他們給你介紹一個人，對是不對？小香紅了臉道：你這人說話，怎麼說得這樣子粗！桃枝笑道：好歹就是這件事，粗細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你說我這話究竟猜的對不對？小香笑道：對是對了的。你想哇，我的衣服現在早不夠了。而且就是有了兩件，現在樣子也老了，花樣也不新鮮了，到了什麼地方去換來換去，就是這兩件衣服，見了人怪難爲情的。我想做那裏有這一筆錢呢？你們帶的戒指，翡翠的也有，寶石的也有，我只有一个洋金的小得可憐。就說是皮鞋罷，我早就想買一雙高跟的，偏是我娘說，還有一雙舊的，擦擦油也就行了。你看，你有兩三雙了，倒放在牀底下擱着，這不都是爲了我沒有錢嗎？這還是上半年，一天比一天暖，衣服還不打緊，到了下半年，襪絨的，駝絨的，皮的，還有大衣，我都要添製了，那裏有這些錢呢？我真急死了。桃枝笑道：你這是愛找急，一個人爲了挨餓受凍找急，還有可說。若是爲了金珠寶石去找急，那就什麼人也沒有一個快活的日子。天下那有讓人心滿意足的事，作了皇帝的人，還想長生不老呢。小香道：這也說得有理，但是我也不想格外的闊，只是你們大家有的東西，我總要也有兩樣，面子上纔過得去。不說別人，就是我娘也常說，說是我無用，人家唱紅的唱紅了，不唱紅的多少也掙了幾個錢回去，就是我一年到頭做陪考的。桃枝點點頭道：你這話，我明白了。只要找到個有錢的人，和你幫一點忙，你就無論人家有什麼條件，你都能答應，對嗎？小香道：我也是沒有法子呵！說了這話，望着人眉毛皺起來多深。桃枝道：好罷，我先給你介紹一個窮的，再給你介紹一個有錢的。小香笑道：你是和銀行裏朋友來往的人，那裏還有什麼窮的？桃枝道：說得你不肯信，實在是個窮的，就是那個照相的李先生。小香道：我要認識他做什麼？桃枝道：你那裏知道？我們找男子，應

該找那個真能愛我的，別的都不在乎。那個李先生真是愛你，愛你而且不願要你知道呢。於是將太湖偷着照她相的事，從頭至尾，說了個詳細。小香將嘴一撇道：「下流派！以後我走他們照相館門口過，我把臉偏到一邊去，看他還照個什麼？這是流氓做的事，你以為他還是好人嗎？」桃枝臉一沉道：「作歌女的，根本就是人家的玩物，那個報上，那個照相館不拿歌女的照相片，陳列出來給人家看作當玩意。據你這樣說，我的朋友是流氓，我也是個流氓了。」小香笑道：「你這叫多於生氣了。我正來託你，那有罵你之理？只要你肯和我幫一點忙，我也可以和姓李的交朋友的。其實不是我嫌他窮，你想，我已經沒有人捧了，我要和他交朋友，我娘一定會說我不上進，弄得大家不好。」桃枝道：「不必提了，我明白就是了，這也不能怪你，當歌女的，有幾人不是這樣，若不是爲了錢，還不出來當歌女呢。」小香道：「你這話明白極了。我們總和旁的姊妹交情不同，你看到我這樣困難，照理也可以幫我一點。」桃枝道：「說到你困難，在這一點上，我是該幫你一點忙的。不過你要知道那句俗話，乃是得人錢財，與人消災。你若得了人家的錢，你打算怎樣謝謝人家呢？」小香一紅臉道：「我知道要怎樣謝人家呢？你說應該怎樣？」桃枝揚眉一笑道：「你這個肚裏用事的人，什麼不知道，還來問我。不過我可以告訴你一個字的訣竅，就是拖。因爲你拿了人家的錢，不和人家客氣，人家一定要和你爲難的。一個當歌女的人，有多大的力量，可以去和人家抵抗？你要是和人家客氣呢？那就等着上當。所以這只有慢慢的敷衍他。你若願意人家擺佈，那不用說了。你若是不願意，儘管今天說有病，明天說有事，把日子約得長長的。面子上，約你吃飯，你就吃他的，要你去玩，你就樂得用他的錢來玩。他無論用什麼手段，總是抱定了主意，晚上一點鐘以前要回家。男子們都是喜新厭舊的，日子久了，他花了錢，費了心機，還想不到手，他自然會和你疏遠起來。你是錢到手了，又可以用這個法子去對付第二個人。小香笑道：「法子是好法子，未免心狠一點。」桃枝道：「什麼心狠，你想那花錢的大爺，對你又有什麼好意嗎？你把我這話記在心裏，我可以和你幫個忙。說着，握住了小香一隻手，在她手背上連連拍了兩下。小香笑道：

師傅什麼時候給我介紹呢？桃枝道：這要看機會，很難說定，碰不上兩三個禮拜也不能定。碰得上，今天晚上有人請我吃飯，我可以進行了。小香道：若是我手頭寬裕些，像你一樣，我也可以交幾個真朋友的。我一定去找那位李先生。桃枝道：你這話又錯了，難道我還是你提什麼交換條件不成？你要知道李先生是求真愛情，不是像別人找個女孩子玩玩。小香笑道：你這人就是這樣，相信那人就相信得要死。不相信那人，死裏說出活的來，你也是不肯信。桃枝道：只要眼光看得準，我覺得我這個辦法是對的。小香看那樣子，也不好再說什麼，只得微笑着道了謝，告辭回去。桃枝一人坐在屋子裏，想了一想李太湖，又想了一想秦小香，覺得向來說女子是對的，男子是不對的，自己也有些錯誤。小香比較是好一點的姊妹，都只注意在錢上，別人也就難說了。她如此和小香想着，恰好有個機會，在晚半天七點鐘的時候，雨花春菜館，送來了一個請客條，上面寫着萬約。這分明是萬有光了。因告訴孫氏去給小香一個信，若是有姓萬的請吃飯，務必到，於是自己先向雨花春來。一到房間裏，卻只看到萬有光一個人，連柏正修洪省民都沒有來。桃枝微笑着道：你要開秘密會議嗎？怎麼一個客沒有？萬有光自斟了一杯茶，送到桃枝面前，笑道：我有幾句話和你說一說，所以沒有請客。桃枝道：兩個人吃飯，太冷淡了。有什麼話，你就先說罷，說完了，你再打電話請客來，你看好不好？萬有光想了一想，笑道：那也好，不過我想和你從從容容商量一下子。桃枝一低頭，見面前放了一杯茶，笑道：還要你倒茶，謝謝了。說着，她也斟了一杯茶，送到萬有光面前，他起身相遜道：這真不敢當，何必如此客氣。桃枝笑道：男女平等，你可以敬我的茶，我就可以敬你的茶，無所謂客氣不客氣。閒話少說，言歸正傳，請你把那要和我商量的事說了出來。萬有光笑了一笑道：你問得這樣的緊張，我倒一口氣說不出來。桃枝道：你只管說罷，不必有什麼顧忌，無論說出什麼來，我都不怪你的。你要不痛痛快快的說，我倒嫌你作事不大方了。萬有光道：其實我的話說出來，也不要什麼緊。說畢，又笑了一笑。桃枝道：既是不緊，你便可以大膽的說，請說請說，我等着要聽了。說畢，兩手膀向棹上一伏，望了萬有光儘

等回話。萬有光對此，轉覺有些難爲情，喝了一口茶，又微微咳嗽了兩聲，纔笑道：你爲人爽快，別人有些怕你，我倒是很喜歡，但不知道你對於將來怎麼樣辦，是不是打算作大姑娘到老呢？桃枝笑道：你這話我明白了，問我是不是嫁人？當然要嫁人，作一生的大老板，有什麼意思？萬有光道：你要嫁怎樣一種人呢？桃枝道：這有什麼不明白，他愛我，我也愛他，我就可以嫁他了。萬有光道：這個我明白，要怎樣一個人，纔配愛你，纔能得到你的愛呢？桃枝道：什麼資格，都不論，只要引起了我的愛他，那就行。萬有光默然了一會，又喝了一口茶，笑道：設若像我這種人……嘿！他不敢怎樣高聲，勉強的笑了一笑。桃枝笑道：你不用三灣九轉的說了，你想討我，對不對？但是……萬有光笑道：我是有這一點意思，但是我雖有一房家眷，那不要緊的，我在上海有許多房子，可以隨便揀一所住下。而且姨太太這個姨字，都可以不叫出來的。桃枝搖了一搖頭道：不對，我的那句但是沒有說完，不是說你家裏有一個太太我就不嫁。我只要愛那人，作姨太太作丫頭，都可以的，不在乎。反過來說，我若不愛那人，他就是討我去作一品太夫人，我也是不睬他一眼。萬有光哦了一聲，半晌沒有作聲。桃枝笑道：萬行長，你不要以爲是碰了我的釘子，我這是實話。你能不像別人怕我，獨要娶我，這可算得你是知道我的。不過嫁娶兩字，不是胡亂可以談得來的，總要慢慢商量，到了有了感情的時候，自然一拍就上。以現在而論，你總算是我一個好朋友。你努力罷，將來也許我可以嫁你。萬有光聽見了她這話，愁又不是，喜又不是，只管喝着茶，向她微笑。桃枝道：你對我這話，自然是不滿意，但是你要知道，我這樣對人表示好感，已經是十分難得的事了。我們的話，就說到於此爲止，快些打電話請朋友來吃飯罷。萬有光道：我一時到那裏去找朋友？桃枝道：別人找不着，難道你那兩個好友洪柏二君也找不着嗎？你今天這個主意，恐怕都是洪先生和你出的。他一定說，桃枝那個東西，說行就行，說不行就不行，你倒不必多用什麼手段，老老實實就說要討她，她若不肯，也不過碰一個釘子。只有你和她在一處，碰了釘子，也沒有什麼要緊。我這話猜的對不對呢？你說萬有光倒沒答應，隔壁屋子，早有人哈哈大笑，

應聲起來，接着，有人掀簾子跑進來，正是洪柏二位。洪省民笑道：「李老板說話，也不管什麼牆有風，壁有耳，要說就說。幸而是我們藏在隔壁屋子裏，若是別人聽去了……」桃枝道：「有錢的人要討一個歌女作小老婆，這也不是什麼犯法的事情，怕人聽什麼？」柏正修聽着，只是笑了搖頭。萬有光道：「不必議論了，吃要緊，不要耽誤。」李老板唱戲。桃枝笑道：「請歌女吃飯，就是變相叫局，叫一個局也太不像樣子，我介紹一下，把秦小香叫來罷。」於是拿過筆墨，寫了一張客票，下面註一個萬字，拿着向萬有光一照，笑道：「行嗎？」萬有光當然說行。於是將客票交給茶房，拿起走了。柏正修道：「李老板爽直的好處，就是自己有短處，也肯說出來，老萬仰慕她，是有道理的。只是有一點，我不大明白，李老板約了到我們旅館去，這話有一個禮拜了，何以推諉一天又一天，這一點有些不大爽直。」桃枝笑道：「這不能怪我，這只能怪你們用手段。你想，我去了，你們不把我當一隻畫眉鳥，關進籠子去的嗎？」第二回再要用那個拈鬚的妙法，就有點不靈了。說着，向洪省民夾了一夾眼睛。大家都笑起來。洪省民笑道：「李老板，果然的，人生不過幾十年光陰，趁着這青春還在，何不早點打算呢？」像我們萬行長，多大家產不說，五十萬總有吧？這些個錢，難道還不够養兩三房家眷。你若是跟了我們這位萬大哥去，我敢斷言，一定比唱戲好。你不是喜歡幽雅地方嗎？萬行長除了上海法租界有一所好房子不算，西湖還有所別墅，都可以撥給你。桃枝搖着頭道：「這很不算什麼呀，古人還有金屋藏嬌的呢。但是我和萬行長還只談到作朋友的那一步，嫁娶問題，現在談不到。我對他當面，都是這樣說，對別人也是這樣說，難道洪先生的面子，還大似萬行長嗎？」洪省民用手擦着額角，笑道：「好大一個釘子！柏正修道：「這不算是釘子，李老板已經答應了作朋友呢。若是別人，連作朋友這一點，恐怕都不肯答應。而況李老板還說了，老萬要努力呢，這是給他一個很好的機會呀。說着，向萬有光一笑，這個時候，已端上菜來了，他就提起壺來斟酒，把這種令他難堪的話牽扯過去。桃枝也很是得意，覺得今天談笑磨敵，又是得意之作，不亞於那天拈鬚一幕趣劇了。但是實際上卻不是那樣，在秦小香身上，卻發生問題了。」

## 第十七回 貧境不堪噤聲別酒肆 迷途未遠破曉過農家



秦小香在家中接着客票，由家裏到酒館子來的時候，恰好是李太湖由夕照寺回夫子廟，于水村因為太湖逼着要他來，也就跟着來了。不遲不早，在馬路上看見小香坐了一輛人力車，很快的過去。回頭看時，見她的車子，停在一家酒館門口，然後進門去了。水村笑道：你的愛人過去了，不知道是她沒有看見，也不知道她是故意不理會。太湖笑道：當然是沒有看見，不見得她看見我們，頭也不肯點。就是故意不理會，那也不要緊，本來我們這窮措大，也不敢望她理會呢。水村道：你這樣看得破卻是難得。既然如此，你可有那種海量，我們也上那酒館子去吃飯，只要找着她吃飯的左右隔壁一間屋，就可以知道她對於有錢的人，是怎麼奉承，可以比出對於沒有錢的人，又是怎樣藐視了。太湖笑道：這分明是要敲我一個小竹槓，讓我去請你一下。照情理說，也是應該的。不過我的腰包不大充足，要大請客，是有些不可能，最好是限個兩塊錢的數目。水村笑道：盡吃你的也不好，這樣罷，我再添上一塊，共湊三塊錢。多出錢的作代表會賬。說着，在身上掏了一塊錢塞到太湖手裏。太湖接着錢，長歎了一白氣道：慚愧呀！我們兩個人，自負有一身的本領，到了吃小館子起來，還要兩個人湊着錢去拼了會東。水村笑道：你不要慚愧，將來有一天，我們闊起來，總會餐餐上館子，當是吃便飯哩。二人說笑着，便不走向照相館，也到雨花春來。在他們經過各號房間的時候，聽到一間屋子裏有男女說笑的聲音，這女子的聲音中，有個正是桃枝。水村扯着太湖的衣襟，向後退了一步，低聲笑道：我們走罷，李老板也在這裏。太湖也聽見桃枝的聲音了，笑問道：那爲什麼？秦老板的祕密，可以偵探的。李老板的祕密，就不能偵探的。水村想了一想，笑道：原因不是這樣簡單。但是當他這樣躊躇的時候，茶房以爲他是找不到座位，早掀起一條門簾子，讓他們進房間去。這不好意思再縮轉去，只得進了房，這裏正和萬有光吃飯的地方。

隔壁二人要菜要酒，都不敢高聲說話，只是相視微笑坐着。至於那邊屋子裏，恰在情形相反之下，大家談笑風生。只聽見桃枝道：「柏先生，以後你就多幫上秦老板一點忙罷。她爲人很老實的，不像我這樣，你不敢領教。」接着便有一個人笑道：「我怎麼不敢領教，要領教也不行了。你已經對萬行長說了，叫他打算討你，就要努力。你明明當面告訴我們了，我難道還那樣不知趣，去和萬行長作情敵。而且我也沒有一樣事情敢和萬行長比賽呀。我看你和萬行長這一段好事，總會成就的。你想，你已經教他努力，明明給了他的機會了，他還有個不努力的嗎？水村聽了這話，手上端了一隻酒杯，簡直舉不到口裏去，只是呆聽着。桃枝道：「你不要管我的事，究竟我託你幫秦老板忙的話，怎麼樣呢？」那人道：「當然盡力，慢說還有李老板介紹，就是我聽了秦老板幾回戲，很覺得不錯，也打算點她幾個戲了。又有人道：「幾個戲不行，非多多的不可，而且還要常來。我當面要求一下，回頭請李老板陪着，你到我們旅館裏去坐坐，行不行？」只聽到桃枝搶着答道：「行，有什麼不行？我陪着你去，我陪着你回來。」小香，你看怎麼樣？」小香道：「有你陪着，我還有什麼不能去？」水村聽這話，好像用了很大的力，將杯子向上一舉，骨都一聲，把一口酒喝了下去。然後向太湖擺一擺手道：「不要聽了，我們吃我們的罷。」說畢，他果然不聽，低了頭，喝酒吃菜。太湖究竟不能一句不聽，時常發出一種冷笑。他們的酒菜，吃喝到一半的時候，隔壁屋子一陣笑語喧嘩，接着一陣鞋子踏着樓板，其聲囊囊，大家都走了。在門簾子縫裏，正好看見兩個艷裝的女子，夾在幾個男子中間走過去。太湖笑道：「這是我們第二次受刺激了，你對於歌女的觀念，現在怎樣呢？」水村道：「總可以原諒的，你想，人家不敷衍這些闊老，有那個送那種冤枉錢去點戲？」太湖道：「這上館子吃飯一件事，我們當然原諒的。不過她們唱完了戲，還要到人家旅館裏去，這可有點不對。」水村道：「你沒有聽見她說，陪着秦小香去，陪着秦小香回來嗎？」太湖道：「自然是陪着回來，今天半夜也是回來，明天天亮也是回來了，究竟知道她是什麼時候回來呢？」水村道：「就是明天回來，在旅館裏過一夜，那也不見得有什麼壞處，從前她們兩人，不是在我們那裏住過一夜嗎？我們



又能說人家有什麼不好的行動呢？太湖道：你這話，表面是很對的，不過骨子裏，恐怕不能像我們所猜的那樣乾淨吧？水村道：不乾淨又怎樣？我們也無法干涉人家。蛤蜊到口心無礙，我們不要談罷。說畢，又一口喝了一大杯酒。太湖見水村臉上紅紅的，酒喝得似乎有些過量了，便笑道：你酒喝得不少，今天睡在照相館裏，不要回日照寺去罷。水村搖搖頭道：不要緊。你以為我把酒喝醉了嗎？酒醉心裏明，喝醉了，我也可以走回家去。太湖道：還有一層，我們兩個人合起來只有三塊錢，酒喝多了，也許會超過三塊錢，會起賬來，還是叫館子裏派人跟我們去拿呢？還是把人在這裏作押賬呢？水村笑道：這話倒是很有道理，不能喝了。將手按住了杯子，向棹子中間一推。馬上就叫茶房拿飯來，吃完了飯，人站了起來，未免幌動了兩下手，按着棹子，只見太湖拿了一張小賬單子，十分現出躊躇的樣子，坐在那裏看，因隨便的問道：多少錢？太湖笑道：不算貴，四元二角，這回你不要客氣，由我會東了。因問茶房道：你應該認得我，我就是這裏美化照相館，你派人和我一路到店裏去拿錢罷。茶房聽說他身上掏不出錢來，很是不高興，不過這美化照相館，就在斜對門，跟着去拿錢，倒也無所謂，就答應好吧。兩個字，於是太湖和水村很難為情的走出了酒館。身後跟着小徒弟，伸手暗中牽住了太湖的一角衣襟，一路到照相館來。真是事不湊巧，賬房先生出門去，已經鎖上了錢櫃子，除了身上所有，還差一塊二角錢的酒賬而外，另外還差三四角錢小費。太湖因對徒弟道：我是個照相館的先生，你總可以相信了，賬房不在家，錢拿不出來，你先拿三塊錢回去，其餘的，明天上午，我連小費一塊送過去。小徒弟道：不行，這位同你去吃飯的先生，他出一塊多錢也不要緊，也不一定要你會東呀。水村聽他這話，一摸自己衣袋裏，只有十幾個小銅板，被小徒弟一問，下面這一句話，簡直說不出來。只望着那小孩子，微笑一笑。太湖跑到屋裏去，把他那裝照相機的皮盒子拿出來，交到小徒弟手上道：這個盒子完全是真皮的，不管值多少錢，押兩塊錢總不止，你先拿回去交櫃作押賬，我明天拿錢來取，你總可以放心了吧？那學徒已經得了三塊錢，又知道太湖是這裏的人，也就將皮盒子接受，鼓着嘴

道：我拿回去交櫃，櫃上不要，我是耍拿回來的。說畢，挺着胸走了。水村對太湖道：這真對不住，我喝酒喝過量了，鬧出這樣一個大笑話。太湖道：不要急，我們就是沒有飯館子裏人找上門來要錢，也知道我們是個窮光蛋呀。有了這笑話，也不過表現我們光蛋窮罷了。店裏徒弟店伙都笑了。水村本不願在照相館住，因對太湖道：你是來邀我聽戲的，現在有聽戲的豪興，也沒有聽戲的閒錢，我可以回去了。說畢，抽身就向外走。太湖在後面追上來道：小子，這個你可不能胡來，路這樣子多，你又有了七八分醉意……但是他對於太湖的話，只當沒有聽到，這裏話不曾說完，他已走得很遠的了。太湖想着，他別處還有朋友，照相館裏有了這個笑話，他或者不好意思住下，那也只好讓他去了。他在路上走着，酒果然有點向上湧，忽然一陣叫好鼓掌之聲，隨着絲竹歌唱之音，向耳邊送來，擡頭一看，正是六朝居。心想，我何妨上樓去看看，今天在雨花春請桃枝吃飯的，究竟來沒有來？心裏想着，那兩隻腳，就不期然而然的踏上了樓梯。當他一走上樓來的時候，正好碰到那個四處招待來賓的僮倌，一見水村，就笑嘻嘻的迎上前道：就是一位嗎？臺口上有好地方。水村一擡頭，桃枝恰好是出臺，那臺口上一張長棹，圍了五六個人，齊齊的喝了一聲彩。桃枝那雙靈活而又明亮的眼睛，正向那長棹子面前一轉，並沒有注意到樓口上有了一个新茶客上來。水村向後退了一步，向僮倌點點頭道：我是找人的，人並不在這裏，我不坐了。說畢，他轉身就下樓去。到了馬路上，回轉頭來，向着樓上長長的歎了一口氣。因之順着大路，一步一步的向北城走。當他走上中山大道的時候，一輪明月正在當頭照着，糊裏糊塗的一混，不知混到了夜間多早晚了，不過這大路越往北走，越是清幽，兩邊的野竹林子，和長着長草的坦地，讓月亮一照，自有一種清淨可愛之處，趁着酒興，也忘了疲倦，眼裏看到清淨的月亮，腳下走着平坦的大道，心裏想着曲折的事情，這三件事，讓他忘了一切，只管一步一步的向前走了去，也不知走了多少遠，偶然向前一看，只覺一片白光，在面前幌動起來，定睛一看，嚶呀！原來走到下關揚子江邊，這一片白色，乃是月亮照着江裏的水色，化成一片。由夫子廟坐汽車到這

裏，也要二三十分鐘，不明白自己一人走着路，何以會走到這地方來。身上並沒有帶錢，自然不能到旅館去。就算帶了錢，這樣夜深，一個不帶行李的孤人，旅館裏他也未必收容，如此看來，還只有掉轉身去，更向清涼山走。拚了一晚不睡覺，也總可以走到家。這樣想着，倒也坦然，索性站在江邊上，對那一片浩浩蕩蕩的月色，賞鑒了一會。這時身邊一點什麼聲音沒有，那江裏小浪頭，打到了岸上，劈拍作響，更覺是耳根寂靜。隔着大江，遙望浦口，有兩三星燈火，後面月色朦朧之中，現出一帶隱隱的高山。擡頭一看月亮，已經有點西斜了。景緻雖好，已經不能留戀，就照着原來的路，一步一步的走了回去。到了鼓樓邊，自己緊緊的記着，不要順大路走，向西轉走上了小路。然而自己的精神有些恍惚，加之來去幾十里路，走得也十分疲倦，當他折上小路之後，不到半里路，就遇着了一個三岔路口。心裏想着，可不要走錯了，此地到處是小山崗子，容易迷路的。因之四週看着，定了一定方向，覺得夕照寺所在，就是這比較大些一條路的前端，順着大路走去，當然沒有錯誤。他如此一想，就決定了順着大些的路走。心下很不懷疑的走了一里路，由山麓慢慢走到一所小山衝裏，都是稻田。這很奇怪了，從來沒有走過這樣一條路的，到底是走錯了，於是掉轉身來，仍向山崗上走。但是在自己四週一打了方向之後，把這方向迷了。糊裏糊塗走上一個山崗子，一條深草小徑，在崗子上直通到看不見的地方，搖了搖頭，沒走下來，見稻田邊，有一條人行路，很是平坦，且走上這條路來。只走到這裏，遙遙的聽到一聲雞叫。心下大喜，有雞叫的地方，自然是有人家，記得這山前山後，只有夕照寺有幾戶人家，這一定是夕照寺的雞叫，於是順着那聲音走去，及至走到雞聲附近，仔細一看，靠下手山口，有一叢野竹，幾棵樹，擁着一戶人家，並不是夕照寺。不過遇到了人家，心神就定了一點，且站定了腳，估量估量方向。當他正這樣估量時，那野竹林子裏，突然汪汪幾聲，早有兩條大狗，隔了稻田，站在一個高坡上，只管亂喊。水村待要走去，又怕狗追來，不走去，又驚動了人，正如此躊躇着，呀的一聲，開了門響，有人喝道：「什麼人，接着一道燈光，射了出來。」水村答道：「大哥，對不住，驚動你了。我家住夕照

寺，我在街上喝醉了酒，走回家，迷了路了。那人道：到夕照寺，瞎！你走遠了兩三里了。夕照寺向西走，你走上北來了。水村和他說着話，迎上前去，就是一個草瓦間雜的屋子，那人站在籬笆邊，就門裏射出的燈光一看，是個五十上下的老頭子，身上的短衣還敞着大襟，手上拿了一條木棍子。他也看見水村了，見是個西裝少年，便道：哎呀！原來是位先生，怎麼夜深到這種地方來？水村又把喝醉酒的話，重述一遍。那人道：你一個先生，這荒山小路，半夜裏走不得了。就在我家寬坐一會，好在不久就天亮，天亮了，我送你回夕照寺。水村道：那就好極了，只是這樣夜深，怎好驚動？那人道：不要緊，莊稼忙的時候，我們也常是起五更的。說着話，自己跑進去，捧了一盞煤油燈，將水村引了進去。中間是個小堂屋，牆上挖了神龕子，供着幾尊神像，角落裏點了一盞清油佛燈，除了凳棹之外，亂擺些木桶竹筐，盛着菜豆。他將燈放下，用稻草捲擦掉凳，請水村坐下，水村請教他，他說叫丁有才是懷寧人，在這裏做佃農，老妻之外，還有一兒一女，都幫着種田，這前後許多佃農，大半是同鄉，倒都有個照應。水村見他倒很是老實，也就把自己寄居在秋山那裏的話說了。丁有道：哦！你是梁先生的朋友，那我們是自己人。我們早就認識，去年這前後有三十多個男女學生，我們還打算請他辦一個學堂呢。你走了大半夜，大概也口渴了，我叫他們起來燒水。水村說是半夜驚吵不敢當，丁有才那裏肯聽，就進內室去。一陣把家裏人叫醒，不多大一會，一個半老婦人，和一個年輕姑娘，一路出來，走過去了。水村連聲道歉，只覺不安，丁有才卻在屋子裏，提出碗口大小的一架鬧鐘來，指着讓水村看道：你看，這已是三點多鐘了。現在日長夜短，不久就要天亮的，她們就是不起來，也不能久睡的了。說着話，他跑進跑出，端了一盆水，讓水村洗臉，然後又泡上一壺茶來。擡頭看看天井外的天，已然變了魚肚色，只有一兩點亮星，在半天裏閃爍着。是個天要亮的光景了。就在這時，那個老婦人拿着燈，那個年輕姑娘，端了兩隻碗，放在棹上，乃是兩碗掛麵下雞蛋，放好了碗，將手捏的筷子，先放了一雙在水村面前，微笑道：先生，請用一點，要胡椒嗎？水村看她五官卻也端正，皮膚雖然稍黑一點，卻是週身肌肉長得

豐滿。看去年紀不過十七八歲，倒是梳着一條長辮。水村欠身道：太客氣了，我過意不去。丁有才先拿了筷子，將麵條挑動，笑道：我們雖然住在城裏，可是鄉下人的脾氣改不掉，粗東西，請隨便用一點。水村也覺有一點餓，就也端起碗來吃了。那老婦人和那姑娘，倒不避生人，就開大門，掃前後天井，開雞鴨籠，向外面井裏打水，原來天色已經大亮了。同時，屋子裏走出來一個短衣小伙子，和水村拱手叫先生，這便是丁有才的兒子了。他對丁有才道：我昨天有點不舒服，昨晚搬來的菜，我一個人送上早市去，怕挑不動，你分着和我挑個三四十斤罷。丁有才道：這位于先生住在夕照寺後身梁先生家裏，我要送他回去。水村道：不用了，不用了，青天白日，還不會找回家去嗎？丁有才想了一想道：山路不大好走，容易走錯的，讓二香帶你去罷。二香呢？說着，那個姑娘走進來了。丁有才道：我和你哥哥要送菜擔子上市去，你送這先生到夕照寺去一趟罷。二香對水村看了一眼，點點頭道：先生，你不認識嗎？很容易走的，順着山崗下去，向左上一道山坡，再往右一轉，走過一片桑地，那就是了。丁有才笑道：左轉右轉，你自己就沒有說清，你還說是很容易呢。她掀起胸前繫的圍襟，擦了一擦手，然後卸除了。又將手理一理髮髻，笑道：你就走嗎？水村點頭說走，和丁有才道謝，又道：你家姑娘有事，就不必送了，我慢慢可找回家去了。去的。二香道：送一送也不要緊，我走起來很快，馬上就可以回家的。她說着，已開步先走，水村也就只好讓她相送一程。她這一送不打緊，又生出許多波折來了。

## 第十八回

未免有情攜琴彈樹下

可以無憾沽酒醉燈前



水村因着情不可卻，只得讓二香送出了家來。這時，東方的太陽，如雞子黃一般，升上山崗，一片金黃色的陽光，照在樹上和草上，那新鮮的空氣，自帶着一種清芬之氣，送進人的鼻端。路邊的草頭上，還沾着許多露水珠子，腳踏在草上，把鞋子都沾溼了。那丁姑娘二香，卻是走得很快。

走一程子，便回轉頭來等着。水村點着頭道：「真對不住，一清早就連累你出來跑路。」二香笑道：「這不算什麼，那天我不跑幾趟路呢？」說着話，她已在向前走，水村在後跟着，也距離不到三尺路。便問道：「二姑娘，你幫着你令尊作莊稼，不累嗎？」她一彎腰，在野草上摘了一朵小黃花，在手上，用兩個指頭掄着，笑道：「無論什麼事，作慣了也就不累了。」我家沒有請長工，幫着做做也是好的。這就是那句話，添個棒錘輕四兩了。」水村道：「二姑娘，你念過書嗎？」她拿着那花，在鼻子尖上嗅了一嗅，回轉頭來，一笑道：「你是怎樣知道我念過書？」水村道：「令尊說這地方辦過學堂，我想你一定念過書的了。」二香道：「念過兩年，後來我大了，我爹不讓我念了。」二人已是踱上了一道山坡，走到一條很平坦的小山路上，慢慢走着，更好說話。水村道：「念了一些什麼書呢？」二姑娘道：「國文、算術，還有什麼公民常識，都不記得了。」只有四言雜字，女兒經，我還背得過來。」水村笑道：「學校裏怎麼會有這種書？」二姑娘道：「這是我爹教給我的。」我喜歡學校裏唱歌，秋之夜，蘇武牧羊，現在我還記得。」水村道：「令尊爲人很古道呵，難得他……」二香道：「可不是老古董？古董極了，平常總不讓我到大街上去玩玩，他說那些地方都是會引壞人的，一個姑娘上了幾回街，以後就不能好好的做姑娘了。」水村笑道：「你誤會了我的意思了。我說令尊古道熱腸，不是說令尊古板。而且他說的話，也很有道理，大街上果然是不去的爲妙。」二香笑道：「那爲什麼？現在南京城裏，比早幾年熱鬧多了，大洋樓的旅館，大戲園子，影戲館，呵呀！還有汽車，真多呀！從前沒有中山大道那樣好馬路。」水村道：「這是你覺得現在比從前好的，還有別的什麼沒有？」二香笑道：「我說不上，但是作官的人，也比從前多幾倍，不是這地方好，人家怎樣都會來？」水村見她一面走着，一面用腳去撥那路邊的長草，大有小孩子意味。因問道：「你令兄多大年歲了？」二香道：「莊稼人出老，他只有二十四歲。」水村道：「二姑娘呢？」她聽說，站住了腳，笑着同水村一點頭道：「你猜呢？」水村道：「我猜嗎？也不過十六七歲。」二香笑着望了他道：「你真看不出來嗎？我十九歲了。而且是二月裏生的，翻過年來，就是二十歲了。」只管說話，已經走到了，差點沒有轉灣。她說着話，已經鑽進了竹林子，水村走到門口，正要向

二香道謝，請到屋子裏來坐一會，莫新野由屋子迎將出來，問道：你是怎麼了？昨晚又住在太湖那裏嗎？大概是聽戲去了。水村搖了一搖頭道：昨晚在荒山上走了一夜，不是遇到這位姑娘的令尊出來叫醒我，我要迷路到天亮爲止，還不知道是走到那裏去。新野對二香看了一眼，笑道：這位姑娘，我在那裏會過。二香笑道：是會過的，你有一回也是走錯了路，走到我家去了。也是我送你走上大路的。莫新野點頭道：對了你記心好，幾個月的事了。二香道：因爲你那天抱了一把琵琶，很特別，所以容易記，有好幾回我在夕照寺門外過，聽到裏面有人彈琵琶，彈得真好聽，可就是你彈的？水村笑道：是他彈的，他常到廟裏彈的，不信，你讓他彈一段給你聽。二香笑道：一早就彈琵琶，吵了別人。水村笑道：我們這裏，沒有什麼人，吵不了那一個。說着，他跑進屋子去，把新野的琵琶，搶着拿了出來，交到他的手上，笑道：你就坐在這棵大柳樹兜上彈一段，這位姑娘，難得來的。新野接着琵琶，一看二香並沒有推辭的樣子，真個拒絕不彈，倒有些不好意思，便笑道：這樣一早，叫我彈個什麼呢？水村道：早上景緻也不壞呀，你不會彈個百鳥朝陽嗎？二香看到階沿上有一塊乾淨的石頭，低下頭向石頭上吹了一吹灰，然後坐了下去，兩手抱着膝蓋，對新野望着，像是個等候的樣子。新野到了這時，若是不彈一段，簡直抹了人家的面子，因此笑道：早上就彈琵琶，我今年是第一次了。水村笑道：好在不是生平第一次，對新朋友盡這一點力，似乎也不算什麼。新野笑了，於是抱了琵琶，坐到大柳樹兜上，彈將起來。二香偏了頭，帶些微笑聽着，因道：這的確是好聽，真有許多鳥在樹杪叫着一樣。莫新野手一劃絃子，嘩啾一聲，站起來道：這真奇了，我不料初聽音樂的人，能賞識到這一點。要論起通俗起來，這種調子是萬萬不如那些揚州調蘇州調好聽的。水村笑道：這所謂高山流水，得遇知音了。二香雖不能完全了解他們的話，但是他們這是好意的表示，總可以聽得出來。因笑道：我也不止聽一回。摘桑葉的時候，我們有時候到夕照寺前面來，常常聽到的。水村笑向新野道：你看如何？憑這位姑娘早就賞識了你，你也不應該隨便彈一個就了事。二香笑道：彈一個，我已經覺得費心了，那裏能够再要

求過天見了。說着，站起身來，拍拍身上的灰，便已走去。水村望着她走遠，然後對新野道：這的確是天真爛漫的姑娘，可是很奇怪，他怎麼會愛好音樂？新野道：音樂這種嗜好，本來有一大半是天生的，倒不問是那種人。水村道：你對這姑娘很贊成嗎？新野笑道：一個村姑娘罷了，有什麼贊成和反對？水村道：這就不然，在我們眼裏，難道還在出身上去論人嗎？新野對於他這話，並不怎樣辯白，抱着琵琶，自向屋子裏去了。水村因為昨晚跑了一夜，實在疲倦萬分，也回房睡了，直待醒過來時，已是半下午，靜悄悄的家裏一個人沒有。水村一想，桃枝今天來的時候，一定是自己睡得很熟，所以也沒有把自己叫醒，問問梁家兩個種菜園的工人，他們說是不知道。倒是梁師娘由醫院裏回來吃午飯的，吩咐不要驚醒子先生。水村一想，往日桃枝來了，有時也和秋華談的很好，今天來了，我不會醒，一定會和她談論我昨晚一夕未歸的事，這樣一來，桃枝或者有點慚愧吧？他心裏如此想着，並擬定了明天桃枝來時，看她如何？自己在廚房裏找了些開水泡飯，就着鹹菜吃了兩碗。秋華每日是回來看一次的，上午回來了，下午就不再來，新野倒關着房門，也不知道那裏去了，一人坐在家裏，實在悶得很。本要畫一張畫，又覺精神不大好。於是也走出屋來，在野地裏散步。心想，昨晚迷路，如何就走到了家去了？今天卻要研究研究，這路是如何走錯？於是沿了山邊一條小路，信腳走了去。過了一個小凹，卻聽到莫新野的琵琶聲，由對面小山崗子上彈了出來。一想，怪呀！沒有聽到他說過，在這裏彈琵琶，他今天怎麼新鮮起來？一人跑上這小山崗子，且不要驚動他，看他一人有些什麼動作？於是不走山路，故意在亂草裏，俯着身子走上山去。到了山崗上，將身子閃在一叢小樹下，向前看去，新野正好背對了這邊，在一棵小松樹下，坐在亂草上，抱着琵琶彈。水村兩手抱着樹枝，伸頭看時，對面山麓下，正是丁家，二香母女兩個在菜地撒菜呢。自己溜下山來，仍照原來的草地上下來了。走了好遠，那順風吹了過來，依然還聽到一陣琵琶聲。水村心想，我還是回去畫我的畫罷。賣畫賣發了財，什麼都好辦。他如此想着，果然回去埋頭作畫，快到太陽落山的時候，纔聽到新野有咳嗽聲，便喊道：新野那



裏去了？找你半天不見。新野道：我並沒有走遠呀，到清涼山掃葉樓上去坐了一會。跟和尚下了一盤棋。水村笑道：這樣說，你倒是雅人深致。新野道：這又不是什麼升官發財的事，我何必撒什麼謊？水村笑着，也就不說什麼了。他們到了黃昏的時候，因為屋子裏漆黑，又不能這早便點上燈，照例是到菜園子外面散步。這時二人在屋子裏坐不住，又到外面來閒遊。剛剛走出大門外，只見早上來的那位丁家姑娘，遠遠的來了，手上似乎拿了個什麼東西，還是一路搖幌着。新野看到，忽然如有所悟，正待迎了上去。水村笑道：你作什麼不讓人家來嗎？新野無可說了，只得站着，她走了過來，手上卻拿了一頂草帽子，笑着向空中一舉道：這不是這位先生丟在山上的嗎？我拾了給你送來。說着，便將草帽子交到新野手上。新野口裏不知說了什麼，糊裏糊塗答應着，說了一聲謝謝。二香笑道：剛纔你彈的那幾段琵琶都好聽，連我媽都說不錯呢。這種東西，我們也能學學嗎？新野道：可以學的，學會了解解悶，那是很有趣的。二香一擡頭，只見天上紅雲慢慢變成黑色，便道：要回家去了，改天見。說畢，很快的走出竹林子去。但當她到了竹林子邊下時，卻又回轉身來，笑向水村道：于先生，這位彈琵琶的先生貴姓？水村道：他姓莫號新野，今年二十五歲，安徽貴池人。他除了彈琵琶而外，別的樂器，還有許多拿手的，他自己能編曲子，而且編得極好，人家都叫他音樂大家。他家裏並沒有什麼人，只有哥嫂二位，都在四川，久已不通音問。所以照實說起來，他實實在在就是一個人。二香隨便一句話，先還等着水村答覆。後來他說了那樣一大遍，連新野的哥嫂都說出來，倒有點不好意思，一掉頭道：那個要問許多呢？說着，便走開了。新野笑道：你這算碰了一個釘子吧？水村笑道：你這人真是豈有此理，我和你介紹出去，是讓你進行某問題的第一步，你怎麼倒反而幸災樂禍起來，照這樣說，好人還有人作嗎？新野笑道：就算你是好心，對於女性，也未免唐突一點。水村道：我就算唐突嗎？你拿了一把琵琶，坐到那山頭上去亂彈一陣，那又是什麼玩意，這不算是唐突女性嗎？新野笑道：你瞎造謠言，那有這麼一回事？水村道：不能算是我瞎造謠言，恐怕我是活見鬼吧？我怎麼在山頭上會看見你

的呢？新野笑道：你真看見了我嗎？但是我怎樣沒有看見你呢？水村笑道：你不是在掃葉樓去了嗎？怎麼會在山上看見我？他笑了，沒說什麼。水村道：我總算是仁厚存心，親眼看到你的行動，我還裝模糊不說，不料你倒再三再四的瞞我。那都罷了，我爲你碰了人家的釘子，你不和我道歉，倒反要笑我，你看，這不要讓作月老的人灰心短氣嗎？新野實在無甚可說了，只站着笑。水村笑道：事久見人心，你將來更會知道我是好人了。新野道：你現在真鑽在愛情網裏，不料倒有這種閒情逸致，還可以幫別人的忙。水村道：愛情網裏嗎？恐怕還不能夠把我縛住。新野道：你昨天怎麼會夜深回來，以至於走錯了路。你和那位李老板在什麼地方談心？水村道：我和她昨天沒有見面。新野道：你和她沒有見面嗎？她今天早上也沒有來，不是因爲昨天談到夜深，今天起來不了嗎？水村這纔知道桃枝今天是沒來，想起昨天晚上在雨花春聽到的話，心想，今天早上，未必她又回了自己的家，那末，就不必詳細去追問了。當天也不再談，吃過晚飯，早早的睡覺。次日上午，在家裏畫了幾張畫，一直到吃午飯，也不見桃枝來，這就更可疑惑，吃過午飯，想起自己的作品，送到三家書店去寄賣，已經有好多天了，也不知道賣出了幾張沒有？因之，就帶着散步，順便到三家書店去看看。到了第一家書店，那店伙笑着說：那畫品遇到了一個識者，所存的五張畫有人一次收買去了。水村道：我僅僅定價兩塊錢一張，實在也不能再便宜了，自然有人要。店伙約他有了畫再可以送來，扣下回佣，將款子付與他了。再到第二家書店，存的五張畫，到昨天也賣完了，他說都是女學生買去的，而且說，下回再來。到了第三家，店伙先搖着頭說：放了幾天，雖然有人看看，逢不到買主。今天早上來了一個人，將畫全買去了，還問有沒有看那樣子，似乎若有的話，還要來買。水村大喜，心想，料不到南京城裏有許多藝術信徒，雖然賣得便宜一點，然而我不過是初次出手，若是這樣下去，一個月真可以賣個百十塊錢的畫。錢賣够了，我預備下材料，開一個人展覽會，我自然可以得到許多報酬，有了錢，我第一件事便要揮霍幾天，和窮措大吐一吐氣。如此計劃，很是得意，就在街上買了許多紙張顏料，以及酒菜，臨時買了一個

大藤籃一齊裝着，極高興的一路笑着回去。正好秋華回來，便把事情告訴了她，在身上掏出十塊錢來，交給她道：請嫂子帶到醫院裏去隨時用罷。秋華笑道：這可好了，不說秋山能用你的錢，聽到這個消息，他也要歡喜一陣，病就會好多了。照這樣子，于先生的畫賣出去不少，這籃子裏東西，不都是畫換來的嗎？水村把放在地下的籃子，高高一舉，舉得放在棹上，向着籃子將頭擺了幾擺，笑道：這是我昨晚上都未曾夢到的事，嫂子，我的畫全賣出去了，若是我肯努力畫，大可以賣出去，我看展覽會的資本，是不成問題的了。現在既然有人買，將來開起展覽會來，當然也很有些人光顧，我想我的機會來了，總不至於沒有辦法的。秋華笑道：好！我替你恭喜，也替李老板恭喜，你經濟上不成問題，你的事就好辦了。水村本想說兩句別的話，一笑之下，又把話忍將回去了。秋華道：今天晚了，我要到醫院去，讓你二位今晚喝個酩酊大醉罷。可是一層，不要放火燒了我的房子。水村道：我還報告嫂子一個消息，就是新野也找着愛人了，就是對過山崗子下的丁家姑娘。莫新野由屋子裏跑出來笑道：小子，我看你有點快活過分了。你拿我老大哥說笑話不要緊，丁家人待你不錯，你何以侮辱人家的姑娘？水村道：這是侮辱嗎？那個姑娘，也希望得個如意郎君啊！於是就把昨天的事，略微說了一說。秋華笑道：這的確是可喜的一件事。于先生，來把酒開一瓶，我先擾你一杯。水村連忙找了一隻茶杯，拔開瓶塞子，斟上大半杯酒，遞到秋華手上。秋華舉起杯子來，一擡頭，把這大半杯酒，一口氣喝下去了。噯了一聲，將酒杯一放，在棹上一按，笑道：我趕緊到醫院去，好讓口裏酒味，不要散去。秋山聞到酒味，問起來，我就說是喝了二位的喜酒了。說畢，高高興興的出門而去。新野道：這位嫂子是不大浪漫的，自從他丈夫病了，更是少見笑容，今天這樣快活，她太替你高興了。水村歎了一口氣道：可憐！我們掙二三十塊錢，就高興到這樣程度，這也不過闊人太太的一雙絲襪子錢罷了。新野道：我們又怎能和闊人打比，要是那樣想，最好躲到不見世界的荒山上去，南京是不能住的呀。水村也笑了，將籃子裏的紙筆先送進房去，然後將買的葷菜，和新野同到廚房裏去自做起來，安排好了，一齊端

到棹上，乃是一大碗紅燒豬肉，一大尾養青魚，一大盤子青椒炒牛肉絲，十幾個滷蛋，兩大瓶酒。把屋中間橫梁上那盞懸的草帽煤油燈點着，把種園子的兩個工人也請了來吃。兩個工人先不肯，說是怎好叨擾二位先生的。水村道：你看我和你們東家，分過什麼彼此，坐下來也吃喝個痛快。兩個工人見肉碗上熱氣騰騰的冒着香味，望着道：我們的量大。水村笑道：正爲要請你們，所以我預備下這些吃的，不必客氣了。兩個工人彼此望着，笑了一陣，同在一方擠着坐下。水村道：我們四人四方罷。說着，先給他們斟上兩杯酒，攔在兩方，這纔同坐着開懷吃喝。兩個工人多少有點拘束，只喝了一杯酒，就撥飯吃。水村和新野卻慢慢的喝着。兩個工人先道謝走了，新野笑道：這兩位大哥，倒也有些天真未鑿，很是有趣。水村道：若是這一餐飯，有了家姑娘在座，你作什麼感想呢？新野道：這可以不必問我，設若李老板在座，她那樣豪爽的人，酒一蓋臉，唱上兩句，那就大有趣味了。水村喝着酒，不作聲。新野道：你怎麼不作聲，倒好像有些不以爲然的樣子呀？水村道：理想與事實，是不一致的。喝着酒，說着，端起杯子，骨都一聲，把酒乾了，還向新野照了一照杯。在他這照杯之間，也就很現着有難言之隱了。

## 第十九回 努力見交情暗中買畫 建功藉藝術高格酬金



新野看到于水村那種樣子，料着他受了什麼刺激，便笑道：你在這兩天，似乎有點哭不得笑不得的樣子，那是爲了什麼？莫非是李老板有事得罪了你嗎？水村道：她有什麼事得罪我，就是得罪了我，她幹她的，我幹我的，也無所謂。新野笑道：憑你這句話，就知道是有所謂了。我也看出一點破綻來了，這兩天李老板突然中止不來，這裏頭多少有點關係吧？水村斟了一杯酒，又端起來喝了一口，微笑了一笑。新野道：若是沒有多大的衝突，僅僅是一方面的冷淡，這沒有什麼困難，我可以和你加油，振作起來。水村纔笑道：喝酒罷，加酒比加油好得多，這是實惠呀。他說着話，拿起酒瓶，又要向酒杯裏倒酒，然而瓶

口朝着杯子裏滴了許久，卻是一點酒也不朝下滴了出來。將酒杯子向下重重的一放，歎了一口氣道：酒也沒有了！新野笑道：我可以和你接上一句，朋友也不來往了。水村哈哈大笑起來，盛着飯，將菜碗裏的菜連渣帶汁向飯碗裏一倒，唏哩呼嚕，一陣亂啖，將飯吃完，然後放着碗站起身來，一拍肚子道：今天不辜負你了。他這樣說着話，身子已有些不能挺立，左右幌了幾幌，新野笑道：你有點醉意了，要不要我扶你進房去睡。水村笑道：笑話！我何至於醉到那種樣子。說話時，因爲一張木椅子擋了去路，於是手提着椅子向旁邊一移，不料這椅子像會拉人一般，順勢將他一帶，帶得向前一栽，把他栽倒在地。新野連忙跑了過來，將他扶起，他笑道：你不要以爲我是醉了。我是不留心的栽了一個跟頭。新野笑道：你說你沒有醉，我也沒有說你醉呀。於是扶了他進房，躺到牀上。他連鞋子也不會脫下，兩腳一縮便側着身子睡了。新野見他兩隻沾滿了黑泥的皮鞋放在白被單上，有點兒看不過去，就替他吧鞋子脫了。他閉了眼睛，口裏噙咕着道：隨它去罷，不要緊的，我要痛痛快快的睡一場。新野笑着搖了一搖頭，自走開了。水村這一場好睡，直睡到第二日清早方醒，自己也知道是昨晚喝醉了，於是自舀了一盆涼水漱洗一陣，覺得神志一新，心想，我是有點糊塗，憑着我向來爲人，何至於爲了這事，喝一個大醉哩？回頭一看，棹上堆了一堆畫稿，記起昨天的吃喝，都是這畫的好處，今天還應當送稿去賣，只要將賣了畫的錢拿回來，鬧個醉飽，也就是人生一大樂事，何必爲了一個不相干的女子，鬧得自己神魂顛倒。自己一振作，將畫稿理了一理，就包成一包，再分送到三家書店裏去。據書店裏人說：買畫的已經打聽過好幾回，約了明天早上來買，你有作品，只管送來罷。水村聽到，甚是歡喜，將畫分存三家，高興而回。次日，帶着畫再到書店裏去，果然是昨日送來的又賣完了。這樣下去，有一個星期，約莫賣了七八十元的畫。在這一星期之內，桃枝不會來，自己安心作畫，也不會到夫子廟去。其間李太湖曾來過一次，他報告的消息，是看到桃枝小香和兩個男子同坐一乘汽車，笑洋洋的過市。水村道：不要提了，我們迷途未遠，還不能走回來嗎？太湖根本上就覺得迷戀小香爲過。

分，自然也就不再談了。這一天，太湖在照相館閒着，拿了一本小說看，桃枝爲着取相片，就到屋子裏來看他。太湖和以前一樣，很客氣的招待。桃枝笑道：這兩天照了秦老板的相沒有？太湖搖頭笑道：那是一時高興，偶然照幾張玩玩，那裏能够常照呢？桃枝道：先生好久不見了，這裏不常來嗎？太湖道：他的生意太好了，一天到晚在家裏畫畫，沒有工夫出門了。桃枝微笑道：我很替他歡喜，他沒有說買他畫的是些什麼人嗎？太湖道：他是存在書店裏賣的，又不是他自己經手，他怎麼會知道？南京是首都之區，賞鑒藝術的人，當然不少，我想倒不限是那一種人。桃枝點着頭，又微笑。太湖道：我也只去看過他一回，怕耽誤他的工作呢。桃枝道：我也是窮忙一點，沒有去看他，不過一兩天內，我要去看看他的。太湖道：你若是忙，不去看他也罷，路太遠了。桃枝聽說，心裏很奇怪，他怎麼倒贊成我不去，莫非水村因爲我幾天沒去，他有些疑心嗎？這本來是我疏忽一點了。心裏如此想着，對於太湖的話，只唯唯答應。當天回得家去，便有些不樂，躺在睡椅上，手裏夾了一根點着了了的香煙，只管拿着燃燒，卻不會吸一口。孫氏看見，便問道：你又是什麼事發愁呢？這幾天，我看你有些玩出了奇，怎麼會買上許多張畫回來？你還是收起來作古董呢？還是要開裱畫鋪？桃枝這纔吸一口煙，笑道：我父親是個畫師，我買幾張畫，有什麼奇怪？而且這些畫，也就不大花錢，是人家半賣半送的。孫氏道：半賣半送，多少錢一張呢？桃枝道：兩三角錢一張罷了。孫氏道：你買了好幾十張了，就是兩角錢一張，這也值好幾塊錢呢。桃枝將煙頭向痰盂子裏一拋，跳了起來道：我就花幾塊錢玩玩，也不算多吧？孫氏嚇得向後退了兩步，笑道：你就是這個脾氣，說話就說話，還要帶個架子幹什麼？桃枝笑道：你們對自己打算盤是模模糊糊的，對我打算盤，就丁是丁卯是卯。你說我應不應該生氣？孫氏笑道：並不是我對你打算盤，因爲我看到你買了許多張畫，不知道是作什麼用的，所以開問一聲。桃枝笑道：我本打算不買了，現在我倒還要買幾十張，好在我這個錢不是包銀，也不是孀娘拿給我的，我再花多些，也不會礙孀娘的事。這一個禮拜，我差不多交了二百塊錢到孀娘手上了，還嫌不够嗎？孫氏笑道：就算我

說錯了，我也不過說錯一句話罷了，大老板就道論上這樣多了，我讓你罷。她說畢，就躲開了。桃枝一想，引起孫氏如此注意，畫大概也是買的不少，於是將她自己的衣櫥打開，取出一個布包袱來。打開這包袱，裏面全是一捲一捲的畫稿，點了一點數目，共是五十六張，若是裱褙起來掛在屋子裏的，確成了一家書店，也怪不得嬌娘注意了。她心裏想着，手上便打開一捲畫來，慢慢的看。忽然有人笑道：李老板風雅得很。桃枝回頭一看，卻是萬有光，他笑嘻嘻的在房門口站着。桃枝道：請進來坐呀！爲什麼在那裏站着？萬有光笑道：我沒有得李老板的許可，怎好進來呢？不是自找釘子碰嗎？一面說，一面將桃枝手上的畫拿了過去，看了看，點點頭道：這是一幅平沙落雁，雖然不過一叢蘆葦和一個雁字，這水景和遠山的影子，真是淡而有神，不壞。我看這圖章，哦！江湖蕩子，這是個流落的青年呀！李老板，這是什麼人畫的？桃枝道：這畫上不是有題款嗎？萬有光道：他落款是白門一客，無姓無名，只一個外號罷了。桃枝笑道：這樣說，你倒是個內行了。我這裏有一大細畫，你若是喜歡這個，可以慢慢的看。請坐說着，用兩個指頭夾了他的衣袖，讓他在一張沙發上坐下。自己倒站着，將畫一張一張遞給萬有光看。他見桃枝站着，自己不好意思大模大樣的坐下，捧着畫要站起來。桃枝將手一按他的肩膀，笑道：你坐着罷，坐着看，纔能慢慢看出畫裏的好處。萬有光雖然和桃枝認識了十天以外，然而很知道他的性情剛烈，是不敢輕易觸着她的肌膚的。現在桃枝一再的動手來牽扯，真覺有些受寵若驚，她既然說出來要坐着，就坐下了。接着看了幾張畫，也有花卉，也有翎毛，也有山水，便道：這是一位國畫大家呀，無論那一樣，他都畫得來呢。桃枝道：不但國畫拿手，西洋畫也拿手，只是賣不動。這個人就沒有畫。萬有光道：在中國賣畫，只有兩條大路，一條是上海，一條是北平，這兩處除了一班人專幹這種買賣而外，就是別地方有人要收買字畫，也會到這兩處去搜羅。南京這地方，有點不是生意經了。桃枝道：我猜不出你對這種文藝界的事，倒是很有些內行。萬有光笑道：李老板，你真看不起商界人啦。我們在上海的同業，玩古董字畫的多得很啦。而且藝術家非和討厭的資本家來往

不可。請問，他們若沒有資本金，八百一千的價錢，那個能出？沒有人出大價錢，藝術家的身分，未必擡得起來吧？桃枝笑道：這樣說，你自負是個資本金家，你何妨擡擡這位藝術家？萬有光笑道：資本金三字，我雖然當不起，但是叫我買兩張畫是買得起的。李老板要我擡擡這位藝術家，但不知李老板何以認得他？桃枝想了一想，笑道：我告訴你罷，他是我父親的徒弟，由南京到四川去，沒有川資，就把這捲畫放在我這裏，託我轉賣，價錢不拘，只是賣給識貨的，你能不能買兩張呢？萬有光笑道：他姓什麼？桃枝現出不高興的樣子，將散開了的畫很快的捲將起來，併攏在一處，就要用包袱包起。萬有光笑道：李老板又生氣。我愛他的畫，問一問他的姓名，也不要緊呀。桃枝道：他在倒霉的時候，名姓是不肯告訴人的，他說寧可不賣畫，不願他的姓名說出來不能驚人。你就只當他是個江南一客就是了。你究竟要不要他的畫呢？萬有光見桃枝剛剛有點高興，一句話又把她的惹着生氣，很不合算，便笑道：我就買他兩張罷，但不知要多少錢呢？桃枝道：我不能定價格，你且說出來，我聽聽你是不是說的良心話？萬有光笑道：這些畫裏頭，固然好的多，但是也有幾張不十分高明的，須要讓我挑挑，看畫論價。桃枝點點頭笑道：就讓你看看畫論價，於是重新把紙捲打開，一張一張展着讓他看畫，一直把五十多張畫看完了，點着頭笑道：東西大致不錯，若是我要把願意的買下來，價錢未免太多，我就出一百元，把那張平沙落雁和臨水桃花買去罷。李老板，你看我的話公道不公道？桃枝聽着，心裏倒是一跳，兩塊錢一張，收了這些個，也不過一百塊錢，這位自己出價的資本金家，開口就是一百塊錢兩張，藝術這樣東西，真是沒有定價呀！萬有光笑道：李老板不滿意我這話嗎？怎麼不給我一個回答？桃枝笑道：也滿意，也不滿意。爲什麼滿意呢？因爲你挑的那兩張畫，也是我最歡喜的。萬有光斜着眼睛一笑，眼角簇成了幾條魚尾紋，伸了一個大拇指道：英雄所見，大略相同，何以又不滿意呢？桃枝道：你既然看出這兩張畫很好，何以只出五十塊錢一張呢？萬有光笑道：我覺得也不少，但是你還要我加幾多呢？桃枝眼珠一轉，想了一想，笑道：這兩張畫就是這樣便宜賣給你罷。這裏還有五十多張，請



你找找主顧。你可以一共帶了去，再找找知音。我朋友的事，請你努努力罷。萬有光聽到努力兩個字，忽然靈機一動，記得她那天對於婚姻要求的答覆，也是叫我努力，莫非她以畫爲題嗎？便站起來一拍手道：我決計努力，五十多張畫，有一張退回來了，算我對不住你。今天這兩張畫價，我先付出來。說着，在身上拿出了一百元鈔票，交給桃枝，就把這一包紙畫稿細束一番，笑道：我今天晚上，有個約會，風雅的朋友不少，也許我就可以和你找上兩筆生意。桃枝道：我並不給你什麼限期，只要你真心不是敷衍我的就好。萬有光很高興，將細束了的包袱一提，舉了起來，笑道：這一點事，我都作不到，我簡直不成朋友。我馬上就去和你尋銷路，請你過三天，再看我的成績罷。他說着，高高興興提了一包袱畫稿走了。桃枝手上拿了這一百元鈔票，心想：這一筆錢是水村的畫稿換來的，我在書店裏收他的畫，我是怕他賣不了，他會懊喪了不畫，而且送錢給他，他決計是不肯要的。背地裏買他的畫，他就可痛痛快快的用了。不過我的思想如此，是一番好意，現在我用兩塊錢買來，五十元一張賣出去，倒好像是要從中掙人家一筆心血錢，良心上未免說不過去。好在他的畫，現在有識貨的，可以值錢了，一方面叫他少畫，不要去苦費力，一方面讓他大大的歡喜一下，我應當把錢送給他，把話對他實說了。他決計不能說正正當當用畫賣來的錢，他不受吧？如此想着，就瞞着孫氏，將鈔票藏在身上。到了次日早起，騎了腳踏車，就直上夕照寺梁家來。當她剛到廟門口的時候，只見一個姑娘，穿進了竹林子，直向梁家大門而去。心想：這有一點奇怪，這樣早的時候，那裏有一位姑娘到他們這兒來？上次到這裏來，遇見了幾次秋華，她都是半上午回家，這位姑娘若是來找她的，未免太早一點了。我且不要驚動她，看她是誰，到裏面來作什麼？於是跳下車來，手扶了車子，慢慢推到門邊放着，正待舉腳進去，只聽到水村在屋子裏笑起來道：今天我該請你一請，還還禮了。那天晚上在府上多多的打攪，到於今我心裏還過不去呀。一個女子答道：不要再提那晚上的事了，我天天到你這裏來，不也是打攪嗎？我這幾天，都是瞞着家裏人來的，你若遇到我爹，倒不要和他說纔好。水村有笑的聲音。

答道：我一定把你這件事辦成功。那女子道：不要說笑話了。水村道：你爲人很大方的，這用不着害臊呀。你到我屋子裏去罷，你的新衣服，給你作好了，我可以和你穿上了。那女子帶着笑聲道：真的嗎？我要去看看，若是好，我真要謝你呀！於是說話聲越走越遠，聽不到了。桃枝在屋外聽到這話，幾乎暈了過去。試想，一個女子用不着害羞，到一個男子屋裏去，讓男子給她穿上衣服，這是何等樣事？原來猜着于水村是個有熱烈愛情的純潔青年，現在看起來，簡直是個最下流的男子。青天白日，帶了一位姑娘到屋子裏去換衣服，這還同他說什麼人格？幸而自己不曾跟蹤追了進去，若是追進去的話，多難爲情！梁氏夫婦，都不在家，那位莫先生，大概也是出去了，兩個種園工人，自是天亮就出門作工，這一所靜悄悄的屋子裏，一男一女，不必說了。我以爲他是一個有希望的青年藝術家，所以情願犧牲一切，要和他作個百年良伴，不料他和那些醉心肉感的藝術家，是一樣的人物，自己真是太冤枉了。我爲什麼還送錢給他？讓他拿着錢，又去蹂躪別一個女子嗎？她手扶着腳踏車，思潮起落，亂想了一陣，心裏一種如烈火一般的怨氣，鼓動起來，把兩腮都燒得如火熾一般，擡着頭四處望了一望，只見一團紅日，正升在樹頭上，乃是個很好的天氣。那紅日照着世上一切，多麼光明，那屋子裏的人背了太陽，所作何事呢？一個叫人瞞着父親，一個又是瞞着自己的朋友。想到這裏，一頓腳騎上腳踏車，風馳電掣一般，就回家去了。

## 第二十回 路上一相逢突成大錯 筵前同笑謔漸見深情



一幕趣劇，又是一個絕大的誤會，完全不是桃枝所想像的那種情形，這個女子是誰呢？便是了二香。在莫新野坐在山崗上彈琵琶以後，二香似乎受了一種感應，每日都昂起頭來，盼望着山崗上有個彈琵琶的人發現。恰是在她這樣盼望的時候，新野也就應念而至。經過了三天，二香

的父親，二香的母親和哥哥，都認識了新野了。他是一個先生，能去折節下交，和農人作朋友，農人之家，豈有不歡迎之理？他們知道新野是寄居在梁家裏的，所以其間也有幾次讓二香來拜訪秋華。大家彼此更熟識得多了。有一天薄暮，水村和新野在山崗上散步，二香在山上尋着他家的黃牛，兩手背在身後，牽了牛繩子，兩腳踢了草裏的小蚱蜢小蟲兒，四處亂飛，低了頭走路，看着這些蟲兒，只管是嘻嘻的笑。偶然向前一看，見着于莫二人，便側着身子向後一退，靠住了牛背站定了，向新野點了點頭，新野笑道：放牛是野孩子的事情，爲什麼大姑娘自己來？二香笑道：因爲我家裏就沒有野孩子。說着隨手把牛繩子拿了過來，在口裏咬着，身子擺了兩擺。水村笑道：二姑娘這樣姿勢太好了，設若我照着這個樣子畫一張像，一定不錯。二香笑道：于先生，我看到你屋子裏的畫不少，果然會畫像嗎？水村道：會畫，設若你能够天天到我們那裏去一趟，我就能照你的樣子畫一個像。不過要畫得好，一天兩天畫不完的，你要有常性。天天到我家去，我就能够畫好。二香用手輕輕拍着臉，想了一想道：天天去，怕不行，中間隔開一兩天，行不行？水村道：那也可以，不過你不去，我就不能畫，那是很耽誤時候的了。二香笑道：畫的像，我看過的，比照相還有趣，我一定畫，明天早上我就來。水村也道：你能來我一定畫。當時約好了，水村回來，趕緊就預備畫像的材料，因笑對新野道：我有了這個法子，吸引她來，你可以多些接近她的機會了，這是可以謝我的呀。新野雖談不出什麼來，心中自是十分高興，畫了兩天，頭部已經畫了起來，到了第三日早上，二香又爲自己來作模特兒，新野特別加敬，預先到廚房去，要下一碗掛麵給她吃。水村在外面屋子裏接着她，說是一定要把像畫成功，而且今天給像畫衣服。只因他的話說得不甚明瞭，那在外面站定的桃枝，幾乎是句句聽成了錯誤，因之一怒而走，這在屋子裏的水村，何嘗夢到呢？當時水村邀着二香進屋，讓她遠遠站定，自己擺好了畫具，對着二香一筆一筆畫起來，畫了二十分鐘，二香連連搖着手道：今天不行，我要回去了。我瞞着家裏走來的，心裏只管跳，怕讓爹知道了。你要是照我的這個樣子畫，一定畫成一個害怕的樣子。水村

見她不願畫，自也不能勉強，便道：「你又何必害怕呢？畫像並不是什麼壞事，就是令尊知道，也不要緊，我看倒不如索性告訴他，倒可以痛痛快快兩三回就畫完了。」二香笑道：「那也好，但是今天是來不及了。說話時，自己向外走，頂頭就碰到了新野，他笑着，一點頭道：『我猜你今天沒有吃東西，就跑了來的。我親自下廚房作了一碗掛麵，請你吃。你吃了再走，行不行？』二香笑道：『怎麼要你親做給我吃呢？多難為情。』新野道：『這有什麼難為情？客來了，主人總要請一請的。』譬如于先生在你家也吃過東西，也是你親手做的，他怎麼不難為情呢？』二香想了一想，笑道：『因為你是請我一個人吃。』新野道：『我們自然陪着吃。』水村道：『我們前面屋子吃麵去。』水村笑着出來了，二香倒不能不跟着他，一塊兒去，到了前面屋子裏，只見棹子上，三面放了三碗掛麵，惟有正中的一碗麵，浮面擺着一個荷包蛋。二香不肯坐上，在左方坐了。新野道：『你是客，你應當上坐。』二香搖了一搖頭道：『不行！上面這一碗麵，多了三個雞蛋。』水村笑道：『這也就因為你是一個客。你若不上坐，我們不讓你走。』二香向上一移座位，笑道：『我就坐了。』說時，將筷子夾了雞蛋，連湯帶麵，水淋淋的，每人碗裏放下一個，還將筷子按了一按道：『設若你們不吃，我就不吃。』大家一笑，只好陪着吃。她只吃了半碗麵，站起來就向外走，新野追了出來，笑問道：『爲什麼不吃完就走呢？』二香道：『我今天早上，是瞞着家裏出來的，出來久了，我爹追問起來，我不好答應。』新野道：『我們是朋友，來往一兩回，也不要緊。』二香搖搖頭道：『男女怎能交朋友，只我爹和你們是朋友罷了。』她說着，很快的就向回家的路上走。莫新野來不及送，也只好算了。二香走回家，只見屋門外柳樹下，放了一輛自行車，一個時髦姑娘站在路口上，和父親說話，似乎是迷失路途，在那裏問路。心想，父親或者沒留神自己到那裏去了，便慢慢的走向前。不料到了門口，父親立刻將臉色一變，問道：『一大早上，就不看見你的人影，你那裏去了？』二香紅了臉道：『我沒有到什麼地方去呀！不過在菜園裏澆水。』她父親丁有才且不駁她這話，只向她的渾身上下看去。只見她衣襟上掛了許多條掛麵，而且斑斑點點，還有許多湯汁，因用手指着道：『菜園裏鑽出掛麵來嗎？我看見你在山頭那邊翻』

過來的，一定是到梁家去了。他家梁先生夫妻都不在家，你一天跑去幾趟作什麼？二香被父親指出證據出來，已無可狡賴了，便低了頭道：你請人家也吃過，人家昨天就說了請我，我怎能不去吃呢？我就爲的怕你罵，只吃了半碗麵就跑回來了。你不信你去問問他，看看我說的對不對？丁有才笑道：只要真是人家請你，那倒也罷了。下午我再去謝謝他。以後人家要給了什麼到你，你要回來告訴我，我纔好領人家這一分人情呀。二香笑道：那先生還叫我天天到他那裏去呢。丁有才道：那爲什麼？二香笑道：有一件好事，你聽了也一定喜歡的。回頭到了家裏，我說出來大家聽。丁有才道：有一件好事，那個辦的這事呢？二香道：自然是那個有本領的于先生了。這位小姐在這裏作什麼的？說着，望了那個和父親說話的時髦姑娘。原來她不是別人，正是自夕照寺迴避回來的李桃枝。她在屋子外面聽到水村挽留二香的話，人是氣極了，騎上車子就走。在她心裏憂憤交加的時候，眼睛裏所看到的，不管是不是回去的路，順着車子前面的一條路線，就開了上前去。她如此的由山前繞到山後，繞了一個大半個圈，並沒有找到來時的路徑，心裏就加上一層慌亂。所幸這前後有不少的菜地，太陽光底下，常看到有些人在菜地裏工作。因之跳下了車，扶着車子走，望着有人家的地方走去。她這樣銷磨着時間，在路上已是徘徊不少的時候了。及至到了丁有才門口問路，正碰到了二香回來，她一聽二香說的話，只氣得身上抖顫。心想，一個莊稼人生下了這樣的女兒，還不應該打她兩個耳括子嗎？他爲何說出這種話來，還要去謝謝人家。這時二香問她是不是迷路，她便笑着點了一點頭道：是問路的，請你放心，不會礙你們什麼事的。二香倒莫明其妙，這個過路的人，怎麼會說出這樣不相干的話來，什麼叫我放心？你走錯你的路，與我何關？心裏如此想着，便下死命釘了桃枝兩眼。桃枝本就不高興，見他下死命的釘着，更是生氣，當時坐了車子，頭也不回，就開着回家來。到了家裏，進了房，孫氏趕着就問道：今天你出去得那樣早，又回來得這樣晚，你又到什麼地方去了？桃枝笑道：吃掛麵去了。孫氏道：大清早那裏有掛麵吃？桃枝道：自然有吃的地方，而且吃得很有趣。說畢，哈哈大

笑一陣，向牀上一倒，兩腳擡起來亂蹬了一陣。孫氏笑道：你又是什麼事，大大的高興，發了狂一樣。桃枝跳了起來問道：嬌娘，你比我年歲大的多，知道的事情，一定也比我多，據你說，男子有愛一個女子到頭，總不找第二個人的嗎？孫氏道：那如何能够呢？只要有了新的，也不忘了舊的，那就算是天字第一號的好人了。你何以突然問起這句話？若說到萬行長，我想這個人不壞，雖然喜歡在外頭玩笑，我看他爲人很慷慨，是靠得住的。跟了這種人，讓他拿出一兩萬來，也不算什麼。一個人手上有了一兩萬塊錢，無論作什麼事，也有個退步，就是要變心，就讓他變去，好在我手上了錢，也就不怕什麼了。桃枝笑道：我不是問他，你說得牛頭不對馬嘴。孫氏道：這個人就很不錯了。不問他，還問那一個？桃枝聽她嬌娘的話，越說越不對，便笑道：不要提了，跑了一早上，肚子也餓了，快點拿飯來吃罷。孫氏道：你早上已經吃了麵，還忙什麼？而且我猜萬行長今天一定會請你吃飯的，你何不等上一等？你聽外面電話鈴響，一定是他打了電話來了。桃枝道：你不相信那一個人的時候，談到了就生氣。你要相信那個人的時候，死裏會說出活的來，又太相信了。孫氏道：不是我特別相信萬行長，不過他對我們說的話，除非不辦，若是要辦的話，沒有失過一次信，我怎麼能够不記住他呢？只說到這句，茶房來說，有個姓萬的打了電話來，請李老板不要吃飯，他馬上動身到雨花春來吃飯，請李老板過半點鐘就去，不必再打電話了。孫氏道：好！你回電話，說我們知道了。因笑着向桃枝道：我說的話怎麼樣？不是靈驗了嗎？桃枝不像以往，聽說萬有光請她，就煩膩了。這時卻笑道：既是請我到館子裏去吃，那很好，家裏這餐，我就不吃了。孫氏道：我打盆水來，你洗把臉吧？桃枝道：那何必爲吃人家一餐飯，還要賣面孔嗎？孫氏道：不是那樣說，既是要去，總得也要乾乾淨淨的見人，不要讓人家說我們齷齪。桃枝道：表面上不乾淨，要什麼緊，只要骨子裏乾淨就行了。關起門來說話，那個身上是乾淨的？孫氏笑道：你這個孩子說話，總是言中帶刺，我不和你說了。這時，門外有人搭腔道：你們娘兒兩個在一處，怎麼總是辦交涉？說着話，秦小香進來了。桃枝道：你來得很好，萬有光請我吃飯，你可以同我一路去，擾他

一頓。小香道：我早知道了，昨天晚上柏正修就和我說了，約了今天在一處吃午飯。桃枝道：我明白了，因為他昨天點了你十個戲，你就到旅館裏去謝他去了。小香道：我謝他作什麼呢？他再三再四的……桃枝搖手道：你去是人情，不去是本分，我何必來管你。你大概是來邀我的，坐下喝杯茶，我們一路去罷。小香對於她的話真個駁也不是，不駁也不是，只得笑道：李老板一張嘴，真是可以讓人家佩服。桃枝笑道：我自負能看相，一猜就可以猜到人家心坎裏頭去，不過到了現在，我看相也慢慢的不靈起來，有幾回很是猜錯了。猜得大錯而特錯，小香笑道：要你認錯，也不容易的呀，什麼事呢？桃枝笑道：現在我還要守秘密，將來你總有明白的一天。小香知道她的脾氣，這個樣子，也就用不着再問了。二人坐了一會，一直便向雨花春來，果然萬有光、柏正修、洪省民三人已在單間屋子裏恭候了。桃枝見着他們先笑道：你們三人總是一條腿，到什麼地方，也短不了一個。洪省民道：這不是一樣嗎？到什麼地方，我看見你們二位總也不大分離呀。桃枝笑道：你們三個，我們兩個，有點不敷分配，要不要和你再找一個人？洪省民將柏正修一邊的椅子移了一移，讓小香坐下。然後又要搬萬有光身邊的椅子時，桃枝笑道：五個人應當坐四方，決不應當坐三方，要親熱也不在這吃飯的工夫上，你不用張羅。她說時，在空的一方坐下。洪省民笑道：痛快！你問到我要不要找個對手，不用了。老實說，以前我很贊成你的，不料我的本領不行，簡直沒有法子親近你。我既失戀了，我也就再不想求戀了。老萬，我們是三角戀愛呀。萬有光還不會答話，桃枝笑道：你說這話，根本就不懂戀愛是什麼。認識歌女，非捧不可，捧歌女，非錢不可，既要金錢，算得什麼戀愛？小香抓着她面前瓜子碟裏的瓜子，一粒一粒的，向桃枝的臉上拋了去，微笑着低聲道：你又發什麼狂？柏正修擺了兩擺頭，笑道：李老板，傷心人也！說着，將茶房泡的蓋碗茶，兩手捧了一碗，送到桃枝面前去。桃枝點頭向他相謝。他再要向小香送茶時，小香笑道：不必客氣。她自己便將面前一碗茶，移了一移。柏正修笑道：這是我喝殘了的，換一換罷。小香道：不要什麼緊，人口相同。她說着，索性把棹子正中新泡的一碗茶，送到柏正修面前來。桃

枝微笑道：你們很好，相敬如賓。小香不懂這句話，沒說什麼。柏正修笑道：本來是賓，怎麼說是如賓呢？說着，在棹子下面就用腳輕輕敲了小香一下腿。小香料着這句話是辯明的，他這一個暗示，一定是表示得意。因之也斜過眼珠，瞟了他一下，糊裏糊塗的一笑。萬有光向桃枝道：你看他們兩人的情形，感情在我們之上。桃枝笑道：那是當然的。小香道：這當然兩個字，怎麼樣子解呢？桃枝道：菜來了，吃得飽飽的，我慢慢的講給你聽，你要是想得轉，吃過了飯之後，不必我說，我想你一定也就想明白了。小香望了她一望，沒說什麼。在大家這樣嘻笑之間，棹上的碗筷，都已安排妥當，大家依然是在原來的地方坐下。桃枝笑道：今天這餐飯，是那個的東？柏正修笑道：算我請李老板罷。桃枝笑道：我絕對不知道什麼叫做客氣的。既然如此，請秦老板斟酒。說着，就把酒壺送到小香面前去。笑着點點頭道：煩你幫幫柏先生的忙。小香紅了臉，不好怎說的。桃枝笑道：這也犯不上紅臉呀！我知道你的意思，代柏先生斟酒吧？好像關係太密切了。不代柏先生斟吧？好像不給大家的面子。其實不要緊，密切不密切，在座的幾個人，大概都知道，那又何必相瞞呢？她這樣一說，小香更是不好意思，柏正修拿過壺去，笑道：秦老板，也是客，怎好讓她斟酒呢？於是滿座斟酒，最後斟到小香面前。桃枝道：我有一個問題，提出來，請教大家，敬茶敬煙敬酒，是先從疏遠的敬起呢？還是先從親密的敬起呢？大家都沒有注意到這是文章裏有文章的。都答道：自然是先疏後親。桃枝向小香笑道：你聽見了沒有？柏先生可是最後敬你的酒呀！小香道：大姐，我什麼事得罪了你，你怎麼專門拿我開心呢？桃枝笑道：尋開心，要大家開心，不要私下裏一個人兩個人開心，我就是這個意思。小香正放下一隻手去，牽扯自己的衣襟，柏正修趁勢也放下一隻手來，將她的手，在棹子下面，緊緊的握了一握。小香忍不住一笑。但是在這一握之下，覺得有一樣東西，很是堅硬，等柏正修拿起手來時，偷着看一看，原來是他新帶了一隻鑽石戒指。那鑽石亮晶晶的，大得差不多有他無名指的背方那樣寬，估量之下，就值在一二千元。在她這樣注意的時候，大家都高興的吃喝，沒有理會到。小香雖然想問一問價錢多少，但是當時沒



有了這個機會，又不便在事後再追着問他。這也就只好眼裏看着，心裏念着而已。柏正修似乎覺得她坐在並肩，會屢次用目看過來，不過自己未曾十分留意，她這樣的看着，含有什麼意思，卻是不得而知。因見她是默然的坐着，不會說話，便笑道：「秦老板，你後來還沒有要菜，你不點一個菜吃嗎？」小香道：「你們已經都要好了，我還點什麼呢？」柏正修道：「先要的是預備三個人的，現在有五個人，當然要添兩樣菜。」小香笑道：「你替我代表就是了。我歡喜吃什麼，你總會知道。」桃枝用筷子頭點着她道：「這一句話，你可說得漏了底了，你愛吃什麼菜，柏先生都會知道，可見你們交情不淺呀！」小香道：「你不要胡說了，我們和柏先生在一處吃飯，也不止一次兩次，愛吃什麼菜，他見得多了，自然知道。」我的意思如此，難道這種話說不過去嗎？」桃枝道：「自然是說得過去，不過你猛然說出那一句話來，恐怕不會先得這樣子遇到呢？」小香笑道：「好在你今天和我尋開心，也是擺明了的，也用不着我多說了。你說是不是？」說着，身子一扭，就回轉頭來問柏正修。不料當她這樣一扭身子的時候，柏正修恰是端了酒杯子起來，要喝一口酒，她一碰，把酒杯子一撞，酒潑了出來，將小香的袖拐，潑溼一大片。他呵呀了一聲，連忙放下酒杯子，抽出身上的手絹，和小香來擦。小香笑道：「舊衣服，不要緊的。」柏正修連忙將小香的手握着，搖了兩下道：「對不住，對不住！小香只是笑。在他們這樣握手的時間，全席的人都望着他，更可證明他們親密而又隨便了。」

## 第二十一回 藏幣走倉皇奔車逐跡 明燈照戰栗驚鳥投懷



些事在別人眼裏看到，還則罷了。由桃枝看來，覺得秦小香對於男子太容易湊合了，很想找着一個機會，把那欲即又離的訣竅，再告訴她一遍。當時在座，就陵了小香兩眼。小

香明知她望着是有意思的，卻不知道意思何在。也報之以目。桃枝以爲她懂得了，也就向她微微點着頭。三個男子正在大說大笑，吃得痛快，就沒有注意到這兩位女士的行動。吃過了飯，秦小香到一邊茶几上去拿香煙

抽，柏正修也走了過來，低聲問道：晚上十一點鐘，你抽得出工夫來嗎？小香笑了一笑道：我的戲碼很前的，你不知道嗎？柏正修道：那個時候，我在旅館裏等你，你能去嗎？小香瞟了他一眼，低聲道：不要說，仔細他們聽着去了。柏正修道：你是一定去的了。小香笑着點了點頭。大家雖然有知道的，以爲這是天理人情中事，至多不過微微一笑，也就沒有人說什麼。萬有光坐在一邊看到，走到桃枝身邊，暗中牽了一牽她的衣襟，低聲道：我們……桃枝不等他將話說完，連忙將身子向旁邊一讓，笑道：我們沒有什麼交涉，有話明天再說罷。萬有光當着許多人，自不便向桃枝如何糾纏，也就是一笑了之。大家散了席，桃枝和小香就一路回六朝居來唱戲。小香一到後臺，就見她母親劉氏愁着眉毛坐在那裏。她歎了一口氣道：你倒快活，在外面吃得又醉又飽，我在家裏和你說的話，你就全忘了。小香道：你和我說什麼話，我記不起來。劉氏道：好哇！你都會忘了。下午黃二叔到我們家來討債，你不在當面嗎？連本帶息共有二百四十多塊了。利上捲利，再有四五個月，就快到三百塊了。本還不了人家，利錢總也該清了，我急得連晚飯都沒有吃下去，心想，你多少會打點主意。不料你出了門，就忘得一乾二淨，我還說什麼？包銀早支空了，這兩天不是靠柏先生幾塊點戲的錢，那裏維持得過來。劉氏在這裏和她姑娘說話，眼睛可就瞟着金老板，看他說些什麼。殊不知金老板口裏啣着香煙，兩手背在身後，在後臺無所事，踱着大方步子，來回着閒走。對於劉氏的話，就如沒有聽到一般。劉氏還想再向金老板送些消息過去，已經是沒有了一點機會，微微的歎了一口氣。坐了一會，劉氏將小香拉到一邊，低聲道：回頭你和金老板再商量一下，借個二三十塊錢用用。小香道：我不去借，一開口就要看他的面孔。現在借得倒是痛快到了下個月，那裏又有錢從天上落下來？劉氏道：借不借由着你，我回去了。明天有人來討債，我就叫他們和你要。說着，突然一轉身子，她自己忽忽先走了。小香雖覺母親有些不講理，然而她所說的，也是實情，也就無精打彩，登臺把戲唱完。看看茶座上，柏正修幾個人，今天卻是沒來。心裏想着，對於錢上面，他雖然送過一點，做了衣服了。那是他自動的，自己卻沒有親

自和他開口過。今天他約了我去，總又算是個開口的機會，我何妨說着試試看。這樣想着，看看時刻還沒有到十一點鐘，也不耐在這裏混了，立刻坐了車，就到高升旅館來。這裏的茶房，見她和柏正修不分日夜的在一羣糾纏着，自是極熟的人，讓她自向房間裏去找人，就懶得費那一道通報的手續。小香走到柏正修房門口，見門是虛掩的，用手敲了兩下門，也沒有人答應。將門一推，屋子裏並沒有人，但是煙托子上，卻擱一截香煙屁股，似乎人走出房去不久。他和萬有光洪省民都開有房間，一定是到他們屋子裏去了。且不要去尋他，等他進門來，先驚異一下子。於是把門索性關攏了，就橫在牀上躺下。躺了約莫五分鐘之久，柏正修還不見來。因之坐起來，將一個枕頭，疊在另一個枕頭上，打算高高的枕着，不料她一揭枕頭，自己先大大的驚異了一下子。原來剛纔在席上所看到的那大鑽石戒指和一疊十元一張的鈔票，一齊擺在白被單上。她吃驚了一下，趕快將枕頭照原樣蓋上。又等了一會，不見柏正修來，心想，我把這兩樣全收藏起來，先嚇他一下子。看他怎樣？於是移開枕頭，先點了一點鈔票，共是十二張，便先揣在內衣袋裏，再把戒指帶在手上，枕頭自然是照原樣擺好。也不知是何原故，此刻心裏竟會砰砰跳了起來。不覺走下牀來，推開房門，伸頭向各處望了一望。恰是門外一條甬道上，並沒有人來往。心想，這個時候，我要走了，他不會知道是我來了。這個人把這樣值錢的東西，放在枕頭下，未免大意過分了。這種人真是錢太多了。丟了這些，也不在乎的。可是我要有了這些錢，就解除不少的困難了。她一面想着，一面手扶着門。見這裏由東角下樓最近，東角門外，便是旅館的旁門了。心裏動了這個念頭，將頭一低，就三腳兩步，走下了樓梯。雖然遇到了兩個人，乃是不認識的。下得樓來，正好有一批男女，向旁邊出去，雜在這些人當中，就一齊出來。到了外面，心一動，且不要在這門口叫車子，於是走了一截路，纔叫了一輛人力車，坐到了夫子廟大街上，就下車子。這裏到家，只要轉一個灣。這纔放下這顆心，從從容容的走回去。由馬路邊下經過的時候，碰到了李太湖在店前散步，和他點了一點頭，依然向前走着。她到了家門巷口，遠遠的卻看到一乘汽車

停在自己門外。心裏一驚，這是少有的事，那個坐了汽車來呢？一看那汽車，恰是柏正修的。心裏念了一聲糟糕，便停腳向後一縮。卻聽到母親在門外和柏正修說話。柏正修很生氣的聲音道：「大門口茶房說是看見她到旅館裏去的。我回房來，就不見她了。她爲什麼不等我回房就走？」劉氏道：「柏先生，你究竟有什麼事要找她這樣的着急？」我在六朝居，回來得很早，她以後到那裏去了？我不知道。或者她這個時候，已經到你那裏去了。柏正修道：「什麼閒話？她已經跑出來了，那裏還會回去？」劉氏道：「她實在還沒有回來，我撒謊罷了，難道我幾家鄰居，也能跟着我撒謊嗎？」柏正修道：「好罷，我就在這裏等了她，不怕她會飛上天去。我告訴你，我們都是有面子的人。無論有什麼事，總要私了，不要鬧得滿城風雨纔好。」劉氏道：「啣什麼事呢？她得罪了柏先生了嗎？」這時，便聽到洪省民的聲音道：「不過有點小小的誤會罷了。只要她出面彼此一說，就沒事了。」劉氏道：「我要各位先生幫忙的事多着呢。她回來了，我就親自陪她到你旅館裏去，這總行了。」洪省民道：「正修，我們先回去罷。或者她還在旅館裏，茶房不是說沒有看見她出來嗎？她娘自然是不知道，在這裏白說什麼。說到這裏，於是汽車響了一陣，就開走了。小香聽得清楚，心裏亂跳着，身邊有個縮一步的門，將身子向裏面一藏，就讓過了汽車。等汽車走了，心想現在可回去不得，讓他們拿着了，人賊兩在。幸是他的汽車快，先到我家，若是我在家裏，讓他們捉住了，怎樣辦？桃枝是有主意的，說不得了，我只好破了面子去問問她罷。這樣想着，低了頭就向回跑，心裏想着事，把垂楊旅舍跑過了，自己還不知道，還是有人叫道：「秦老板，今天忙呀！」小香一看，原來又跑到了美化照相館，是太湖招呼她，因喘着氣道：「啣！我跑過來了。多謝！說畢，轉身又向回走。到了垂楊旅舍，大門還是敞開的，回頭看了一看，一直就向桃枝屋子裏來。到了裏面，自關上了門。桃枝迎上前，執着她的手，向她臉上看道：「什麼事？你這樣慌裏慌張？」小香臉色紅一陣，青一陣，同她攜手坐在長椅上，定了一定神，才道：「是我剛纔到旅館裏去，因爲柏正修不在屋子裏，我把他一百二十塊錢鈔票和一隻鑽石戒指，藏在身上，要嚇他玩一玩，我溜回來了。我還沒有到家，他就先坐了。」

汽車趕到我家門口。於是把剛纔聽的話說了一遍。桃枝聽時，也沉住了氣，不動聲色。等說完了，纔微笑道：「你也有些胡鬧，這樣貴重的東西，怎麼可以拿着，<sup>哪</sup>以和人玩？」小香道：「怎麼辦呢？姐姐，請你替我送還他罷。」桃枝道：「我若送還他，我豈不有很大的嫌疑？我雖然喜歡打抱不平，但是這樣下井救人的事，我也不肯幹。」小香道：「那怎麼辦呢？我既不能送回去，我又回家不得。說着，眉毛皺了兩皺，很憂愁的樣子。」桃枝道：「這裏頭倒有個小小活路可尋。據你說，你進去的時候，有茶房看到你進去，沒有茶房看到你出來。這就很好，你可以一口咬定你沒有到旅館裏去。說着，又微笑了一笑道：「辦這種事，是要造出證據來的。第一，你可以找一個人出來對證，說是十點鐘的時候，和你在一處玩。第二，你要把現在穿的衣服，一齊換了下來。今天晚上，簡直可以不理會，到了明日，你大大的方的走了出來，說到今晚這件事，你給他個完全不知道，我想他們的證據，既不能像你那樣真確，就沒法子定你的罪。只是這個東西，總以退回人家爲妙。我們要人家的錢，自然也不見得就光明，但是要用得人家心服口服。你用得人家是不服的……小香紅了臉道：「這不成問題，我決計退回人家。只是說要人出來和我證明，那個肯和我出來證明呢？」只這一句話時，忽然有人在門外答道：「我能證明。」小香和桃枝，不意門外有人竊聽，倒嚇了一大跳。桃枝道：「那個在外面偷聽我們說話？」那人答道：「我是李太湖。」桃枝聽那聲音，果是便開房門，讓他進來了。太湖先向桃枝抱了一抱拳道：「李老板，恕我冒昧。我因爲秦老板在馬路上跑來跑去，我不知道她惹了什麼大禍，所以跟在後面。我剛要進門，門就關了。你們說的話，我聽了一大半，秦老板若有用我之處，我犧牲一切來幫忙。小香紅了臉站在一邊，作聲不得。桃枝不由歎了一口氣道：「我沒有眼力，小香也沒有眼力，人家這纔是好朋友呢？」因對太湖道：「既是李先生願意出來作證，我們就不必客氣，但是要說那個時候，在什麼地方好呢？」太湖道：「聽你們的便，我不在乎。」桃枝道：「光是李先生說和她在一處，這證據是不充足的，必得還要有第三個人看見纔成。」太湖道：「這我就不敢替別人冒昧答應，我要先去問好別人。」桃枝道：「你就沒有不必先問好，事後通知也可以。」

的朋友嗎？太湖道：有，除非是莫新野于水村，但是我能說那個時候和秦老板到夕照寺去了嗎？桃枝聽他說水村，臉色變了一變，繼而又笑道：也，除非是找他們了，設若你們十一點鐘由夫子廟動身的話，非十二點鐘不能到夕照寺，深更半夜，決無再回來之理？話說出來，二位可要犯一點嫌疑。正說到這裏，忽聽得外面有汽車軋軋之聲，桃枝眉毛一動，跳了上前將房門關上，然後趕忙扭熄了電燈。輕輕的道：快快！你兩人都藏到孀娘房裏去。我孀娘打小牌沒有回來，你們就關上門罷。太湖和小香都也明白，手摸着壁，由桃枝牀後摸到孫氏屋子裏去。二人走得慌張，趕忙關了門，向牀上一碰。孫氏這屋子裏電燈是繩子吊的，電門向地上一落，倒把電燈亮上了。太湖並不知道電門在何處，即刻又關不上，真是着急。然而這個時候，已經有人走到桃枝門外，叫道：李老板，睡了覺了嗎？桃枝裝着朦朧在牀上驚醒的樣子，連問那個那個？外面答道：現在也不過十二點多鐘，今天睡得早哇。桃枝先答道：哦！原來是萬行長，等一等，我穿衣服。說着話，亮了電燈，將牀上的被，先抖亂了。然後把穿的旗袍，解開一路扣子，將脫了的鞋子，放到牀下，踏了拖鞋，一面來開門，一面用手將頭髮抖亂了。她一隻手扯着衣襟，一隻手開了門，柏正修站在萬有光身後，早擠了進來。於是先向桃枝作了一個揖道：千萬對不住，我有點小事奉懇。桃枝扯着衣襟扣鈕子，現出很不高興的樣子來。淡淡的問道：什麼事呢？柏正修道：我今晚不是約了小香到旅館去談話嗎？我因萬行長在斜對面房間裏叫我，我在十點多鐘的時候，就出了房間一趟。偏是來了一個朋友，糾纏住了，有十五分鐘之久，未曾回房。一到房間裏，我就嚇了一跳，牀上忽然多了一條花綢手絹，一定是有人進了房了。我那枕頭下，偶然塞了一百二十元鈔票和一個鑽石戒指在那裏。因為我本要開箱子收起來的，在牀上躺着看書，大意了一下，未曾收起。這時掀起枕頭一看，都不見了。我連忙叫茶房來問，什麼人來了，一直追問到守門的茶房，說是小香去了。聽這個玩笑，開得太大。鈔票算了，那鑽石戒指是我太太的東西，要值二千多，找不着，家裏是要發生風潮的。桃枝道：不用說，你們追到我這來什麼意思？她是賊，我是窩家。萬有光拱手

笑道：言重了。我們到她家去了兩趟，她到此刻沒回家，你說奇怪不奇怪？我們想，丟了東西事小，不要再出意外，不知道你可知道她還有別的地方可去嗎？我們追問她母親兩次，她母親大有和我們耍人之意了。桃枝道：既然如此，請坐下來說。萬柏二人進了房，後面洪省民也跟進來了。桃枝道：我孀娘不舒服，早睡了，我一人坐着無聊，也睡了。剛要睡着，偏是你們就來了。柏正修喊道：李二奶奶，不舒服嗎？隔壁屋子的小香，正坐在牀上，聽了這話，只是抖，太湖既不敢滅電燈，又怕別人在門縫裏張望。見小香兩眼發呆，便輕輕按着她躺下，自己也和衣躺下，扯了大被，和頭和腦，將二人一齊蓋上。不料那邊卻有人敲着門道：李二奶奶，怎麼樣了？小香一想，糟了，這要讓他們撞進來，和一個男子同睡着，成什麼話。心中想着，身上只管抖，抖到最後，連牙齒嘴唇皮子，一齊顫動。太湖被她震動得都有些不能忍受，只得兩手將她攔腰一抱，緊緊的摟着，免得震動牀架響。那邊桃枝道：病人睡了，對不住，請不要驚動了。柏正修在門縫裏望了一望，見果然是蓋了被睡着，也就不作聲。便回身向桃枝道：你看這事要命不要命？我丟錢，秦家丟了人？桃枝微笑道：你真信茶房的話，是小香去了嗎？幾點幾分到的，幾點幾分走的呢？柏正修道：進去大概是十點五十分，出來沒有看見。桃枝道：哦！原來如此，她穿的是什麼衣服？柏正修道：這個倒沒有問。大概總是我們一處吃飯的那件新衣服，是綠色的。桃枝道：你再回去問問茶房看，能斷定是穿綠衣服的人去嗎？至於那花綢手絹，什麼人都可以有，那不能作爲是小香到了的證據吧？柏正修道：據李老板這樣說，你能反證小香不會去了。桃枝笑道：我老實告訴你罷！小香在被裏聽見這話，心幾乎跳到口裏來，桃枝又道：她是早有情人的了。這個情人，就是美化照相館的照相師，你們不信，我明天可以在他那裏找幾十張小香不同的相片來。今晚小香趕着唱完了戲，就和那照相師到清涼山夕照寺，他們私下的祕密別墅去了。據我所得的消息，他們爲了經濟的壓迫，怕小香的母親爲難，只好私自結婚。這個時候，或者是他們的洞房花燭夜了。太湖在隔壁聽了這話，按住小香的兩隻手，竟忘了鬆開，只是呆聽着。小香卻沒有聽得一般，依然是抖。柏

萬洪三人聽了這話，似信不信，面面相覷。桃枝笑道：柏先生若疑心我這是假話，你不妨追到清涼山去看看。不過除了他們的父母，別人是不能干涉他們雙宿雙飛，設若他們見怪，那你們自己，只有碰一鼻子灰回來，可不能怪我。柏正修道：這裏到清涼山，要經過一大截荒僻的路，那個地方，簡直是鄉下。她唱完了戲，快十一點鐘了。她能去嗎？桃枝笑道：愛情發起作用來，刀山都能上，怕什麼？何況她還有個他陪着呢？設若你不嫌費事，你一早派人到夕照寺附近去守着，你看他們是不是在那地方出來？桃枝說得如此斬釘截鐵，他們不能不信。萬有光道：正修，你回去仔細再查問茶房罷。李老板爲人，我們還有信不過的嗎？她既是這樣說了，我們就走另一方面入手罷。桃枝聽着，心裏也很歡喜，以爲可以送他們出門，不料偏偏是這時候，卻有一個婦人喊着進來。桃枝大吃一驚，心想，要是嬌娘打牌回來了，那就糟了。

## 第二十二回

### 燈下話餘驚共消長夜

#### 案中藏祕計對質公庭



原

來這個婦人，不是孫氏，卻是小香的母親劉氏。她一腳踏進來，看到屋子裏這些人，也是一怔，他們還沒有回家，究竟女兒作了什麼事，要他們如此追求呢？桃枝見是她來了，倒放了心，便道：你老人家是來找小香的吧？劉氏道：這樣夜深，她還沒有回去，偏是這位柏先生又有事要找她。李老板，你知道她到那裏去了嗎？桃枝道：他在六朝居比我先走，我那裏知道？劉氏道：她平常晚上出去，總要告訴我是到什麼地方去的。這一回，她不作聲就溜走了，怪不怪？桃枝聽了這話，眼望着柏正修三人微微一笑。劉氏道：李老板，你知道我小香究竟惹下了什麼禍事嗎？怎麼柏先生追究她追究得很厲害呢？桃枝道：其實是不相干的事，今天請你老人家不要問，過兩天你自然明白了。劉氏自沉吟了一會子，對大家望了一望。柏正修向大家看了一遍，又望着萬有光道：老萬，我看這事內容複雜得很，今天業已夜深，不用鬧了，我們回去罷。萬有光一



推門就看到桃枝一臉不高興的樣子，早就想走。現在柏正修自動的說走，自是極端的贊成，他首先便站起來了。桃枝笑道：歌女家裏，夜深也不便挽留貴客，我赤了腳，還沒穿襪子，恕不送了。柏正修自也只好走着，洪省民卻始終不說什麼，跟着走了。桃枝一直聽到外面有汽車開走之聲，心裏纔放下了一塊石頭，本來屋子裏一男一女，可以放出來的了。現在有小香的母親在這裏，將李太湖放出來，自己可擔任着一分不是。而況李太湖是要面子的人，未必肯出來。因之對劉氏道：我孀娘打牌去了，她倒鎖了門出去……說着，聲音故意還大些，走到內屋門邊，重重拍了兩下。屋子裏的小香，知道柏正修走了，止住了抖，已坐起來。李太湖聽得清楚，知道小香的母親已經來了，再三的向小香做手勢，請她不要出去。小香也聽得桃枝在外面說，這屋子是空房，而且又拍了幾下，那意思就是不要人出去了，只得呆呆坐着，太湖睡在牀上，卻死也不肯起來。只聽得劉氏在那邊問道：看柏先生那神氣，好像是說，小香拿了她的什麼走了，幾乎連我都放不過，李老板知道是什麼意思嗎？桃枝道：大概總是這一類的事情。但是你暫時可以不問，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我都可以和你支開去。現在夜深了，你可以回去了。劉氏道：你孀娘不在家，我和你作伴，陪你睡一晚罷。桃枝笑道：那倒是很好。但是小香回去了，打不開房門來，怎麼辦呢？劉氏道：不要緊！我的鑰匙交在鄰居那裏，她可以拿去開門的。桃枝笑道：不怕人家偷東西嗎？劉氏道：有什麼給人偷？無非是些破破爛爛罷了。桃枝一聽，這可急了。若是把他兩人關在這裏一夜，那是一個大笑話。自己心裏這樣躊躇着，表面上還是怕劉氏看破，依然裝出笑容來道：對不住，我是喜歡一個人睡的。劉氏笑道：我早知道你是，不願意我同睡一牀的，我找把鑰匙來，打開門，我到你孀娘屋子裏去睡罷。桃枝道：有鑰匙我不會早打開門，去滅了燈嗎？你真有這好意思陪我睡，你就撞開門進去罷。劉氏心想，那個歌女，也不免有她自己的祕密，既是她不肯讓我進去，我又何必爲難？便道：我和你說得玩的，我坐在這裏等一會子罷。我剛纔來的時候，有一名警察跟在我後面，好像是很注意我，我再坐一會子，等他走了再回去。免得在路上受他的盤問。

桃枝道：什麼？有警察跟你住。劉氏道：可不是嗎？我倒吃了一驚，我成爲一個賊了。桃枝道：那也難怪，夜半更深，這些人來來去去，也難怪警察注意了。劉氏本來有些膽怯，經桃枝這樣一說，她更是不敢出去。坐着又談了一會，直等着時鐘敲過兩下響，劉氏道：我來了這樣久，大概是警察不會等的了。我走罷。桃枝道：我也讓你們糾纏得可以了，我也不必假客氣，說什麼再坐了。這句話，分明是催劉氏走，劉氏不好意思再坐，就起身出門去了。這個時候，旅館自然是關上了大門。劉氏出去，將各重門開着一路響。桃枝等門關着響了，然後纔笑道：隔壁屋子裏二位，現在可以大膽出來了。李太湖就首先搶着開了門走出來，手上捏了一塊手絹，還不住的措施汗。笑道：今天晚上，這是一臺什麼戲？真合了那句俗話，煩惱皆因強出頭了。桃枝道：現在你要回去，我也不讓你走了。你想，這時候一個年少的男子，由我屋子裏走出去，門口的警察抓着了，他能干休嗎？太湖道：不能回去怎樣辦？你太吃虧了。小香接着道：你還說笑話，我嚇掉了魂。她一面說着，一面用一手不住的去撫着頭髮，斜着靠了牀站定。桃枝道：事到如今，只有啞子吃黃連，苦在肚裏了。你還緊鎖兩個眉頭作什麼？李先生呢，屈居在我嬸娘牀上一夜。你呢，和我同牀共枕。說着，嘻嘻的笑了。小香一隻手扶了額頭道：好姐姐，你給我想點法子罷，這事怎樣了結呢？桃枝道：我說的就是法子。到了明天上午，你大大方方的回家去，就讓李先生一早到夕照寺去一趟，在那裏安好了伏筆，說你二人，昨晚住在他們那裏。只是一層，這事不打官司便罷，若打官司，你要承認你們已經結婚了。太湖呵呀了一聲，伸手搔着頭髮。桃枝道：覺得這話奇怪嗎？太湖笑道：剛纔這一幕趣劇，本來就是從權的意思，再要向下說，我可不幹。我想秦老板對我自然可以原諒的，但是她令堂，她會疑心我。桃枝笑道：你不是說無論有什麼犧牲，都在所不計嗎？說着話，看看小香的樣子，還有點怒色，淡笑一聲，也就不說了。太湖見棹上擺着有香煙，拿起一根，坐在一邊慢慢的抽。桃枝見小香還呆站着，用手拍拍牀道：怎麼樣，你們打算混我一晚不睡嗎？我犯了什麼法？小香用手扶着頭，眼淚要流出來，無精打彩的道：你想，我心裏像火燒一樣，睡得着嗎？於是三

人都默然無話可對。大家又坐了一會，還是桃枝先開口道：「大家都不願睡，我也沒有法子。我抓些瓜子來嗑着，大家解解悶罷。」於是打開櫥抽屜，抓了兩大把瓜子，放在棹上，對太湖招招手道：「吃一點嗎？」孤男寡女，同坐一房，有點心猿意馬吧？說着，哈哈笑起來了。太湖也覺無聊，手上抓了幾粒瓜子，開着她這房間後面的窗戶，向外看了一看天色。只見上面有星光，下面也有星光。原來這旅館的後方，正靠着秦淮河。夫子廟臨河的房屋，不少窗子外便是水的。這窗子外，有一小塊空地，生着一棵矮樹，止有一隻無人的小遊船，繫在那裏。太湖看了一看，也沒作聲，依然把窗子關上。又坐了一會，對桃枝道：「我要出去一下，請你輕輕的和我開了門。」桃枝以爲他要方便，就指示他向後面去。太湖輕輕的道：「你們睡罷。」桃枝也沒留意他這話，依然在屋子裏等着。不料等了整二十分鐘，不見他回來。桃枝道：「這奇怪得很，怎麼出去如此之久？」於是開着窗子向外一看，那裏有人，同時在窗子外的一隻小遊船也不見了。桃枝道：「這人很不錯，他怕我們不睡，偷着撐了船走了。我們不要埋沒他的好意，睡了罷。」於是關起了房門，自睡覺了。二人次日醒來，已是十一點多鐘了。桃枝尋出一件舊衣服，讓小香穿了。先走出旅館，四週看了一看，見並沒有可疑的人，然後叫小香回家去。小香把所有的東西，都很放心的存在桃枝這裏，然後垂着頭，趕快的走出旅館來。還沒有走多少路，就聽到身後有一陣很急促的腳步聲，回頭看時，是李太湖來了。小香想起昨晚的事，不免臉上紅了。太湖走向她的身邊，輕輕的道：「秦老板，你放心回去罷。我一早到清涼山去了一趟，把腳步都安好了。你只說昨晚和我到夕照寺去過了一夜，別的一概不知道就行了。甚至乎鬧到法庭去了，你也這樣說，於是把口供都預先告訴了她。小香不好意思說什麼，只點點頭。太湖道：「你只管鎮靜些，不要害怕，我送你回去罷。」小香也不作聲，由他伴送到自己大門口。小香還不會進大門，劉氏卻和柏正修，同了兩名警察一路走了出來。太湖看到兩名警察，情知不妙，也就站了不走，看他如何辦。劉氏先開口道：「小香，你昨天晚上那裏去了？這個柏先生找你，有事要和你說。」小香聽了這話，如何不心跳？太湖便搶上前道：「昨天晚上的

事嗎？這不能怪她，完全是我的錯。柏正修見他也是穿的一身西服，並不像個下流人。對他望着問道：是你的錯，你姓什麼？太湖道：不錯，一切責任我都負了，和秦老板沒事。警察道：既是他承認負責任，把他一塊兒也帶去罷。太湖道：很好！我們這件事，總也要見見官纔好。說着話時，不住的向小香丟着眼色。小香見他挺身而出，料得他是要依計行事。事已至此，怕也無用，便對警察道：這沒什麼大不了的，我們決計不跑，街上走得難看，讓我坐車到區罷。警察一看都是些體面的人，於是讓原被告一共四人，一路坐車到區。區長略微一問，事關刑事，便轉送到法院去了。在法院裏審過了一堂，小香有竊盜的嫌疑，太湖又有誘姦的嫌疑，免他二人串通口供起見，結果是羈押起來了。過了五天，偵察已畢，檢察官起訴，法庭傳齊了人證，於是開庭來審這案子。原告席上是柏正修，被告席上是秦小香、李太湖、秦劉氏，證人席上是李桃枝、于水村、萬有光、金老板、高升旅館茶房、垂楊旅舍茶房、美化照相館伙友。法官、法警各入了席次。法官先傳原告問了姓名、職業、和事實的經過，問你何以知道你的東西是小香偷了？柏正修答：我約了她十一點鐘到旅館去談話，在十點半鐘，大門口的茶房，看見她進了旅館，我牀上還有一條女子用的花綢手絹。我想那個時候，除了她，不會有第二個女子進我的房。問：丟東西的時候，你在那裏？答：我在萬有光房間裏。問：你回房來什麼時候？答：十點五十分。法官道：好，你退下。傳證人萬有光。萬有光由證人席上走出來，站在案前的欄干內。問過了姓名、職業，問道：你們那天吃晚飯的時候，約了秦小香？一點到旅館去談話嗎？答：是的。問：秦小香去沒有去呢？答：我不知道。因為十點半至五十分，我在自己房間裏。問：那條花的綢絹，你能證明是秦小香的嗎？答：不能證明。萬有光退下。傳高升旅館茶房。法官問：那天你看見秦小香到旅館去的嗎？答：十點三十五分的時候，看見她去。問：穿什麼衣服？答：穿綠色的旗夾衫。法官指着被告席上的秦小香道：不是她身上這件紫色旗衫？答：不是。法官問：假設是她到旅館裏去了，也許她進別人的房間嗎？答：也許。茶房退，傳桃枝。問：小香在茶樓上清唱之後，什麼時候走的？答：不會留意。但是不會出十一點鐘，因為十

一點鐘以後，我也走了，她走在我前。問小香和柏正修的感情如何？桃枝答：推事明鑒，一個歌女和一個茶客往來，感情這兩個字，還用得嗎？法官聽了這話，微微一笑。問小香爲人，品行怎樣？答：法官，我也是一個歌女，歌女當然是沒有什麼身分，也不至於作賊。法官摸了一摸鬍子，笑起來了。桃枝退下，傳被告小香。問：那天晚上十點鐘以後，你到那裏去了？答：我出了六朝居的門，遇到李太湖，他要我散步，我跟着到夕照寺的梁家去了。問：梁家有些什麼人？答：主人翁病在醫院裏，他太太也在醫院裏。到的時候，有他寄居的朋友于水村在那裏。問：什麼時候到梁家的？答：約莫十二點鐘，因爲路太遠了，我們是走去的。問：李太湖要你到梁家去，事先說明了沒有？答：是說明了。那末你們是和姦？小香低了頭，半晌沒作聲。法官問：你們有過姦情幾次？答：一次都沒有。問：胡說！沒有姦情，何以夜深到梁家去寄宿？答：但是……問：但是什麼？答：我們不是姦，我們是夫妻。問：你們是夫妻，正式結婚嗎？答：沒有。因爲家庭通不過，就很簡單的祕密宣佈結婚了。問：宣佈結婚？對誰宣佈？答：就是這位于先生。問：在什麼地方？答：在清涼山翠微亭上。問：什麼時候？答：就是那晚前一天的上午。問：這是不合法的，你知道嗎？答：知道。但爲了愛情的原故，望法官原諒。小香退下去，傳太湖。問：那天你爲什麼把秦小香帶到梁家去？答：因爲我愛她！問：她不是你的妻嗎？答：是……說着，他頓了一頓，回過頭望了小香一望。那個是字的聲音，小得幾乎聽不見。問：既是你妻，你爲什麼不答應是你妻該同居？卻答應是愛她。答：推事，我不應該愛她嗎？法官笑了，法警笑了，全法庭的人都笑了。太湖站在欄干邊，倒低了頭，手只撫摸着欄干。問：你住在梁家是誰開的門？答：是我的朋友于水村。問：還有別人知道嗎？答：夜深了，其餘的人未起牀，但是我到那裏去是公開的，並不瞞着人。太湖退，傳于水村。問：你要說公道話，你是全案最關緊要的一個證人了。你知道李太湖和秦小香是什麼關係？答：我知道他們由朋友變成夫妻。問：他兩人很有愛情嗎？答：秦老板愛不愛李先生，我不知道，若說李先生對於秦老板，是愛到死而無怨。問：你何以知道？答：我和他各愛一個歌女，共謀進行，所以彼此的心事都不相瞞。問：他成功了，你呢？水村

略側着身子，由桃枝那裏望到萬有光那裏。然後躊躇着答道：設若這個問題，對於本案沒有什麼關係的話，我請求庭長不問我。法官點頭微笑。被告和證人席上，這時你偷看我，我偷看你。問就不問罷。那天太湖小香去了，你何以開門容納？太湖原也是寄居朋友之一，他在那裏有房間。他帶了他的愛妻去度蜜月，我一個第三者，有什麼法子不容納？推事明鑒，就是那天晚上，推事是我的話，恐怕也不好意思讓他們跑回夫子廟吧？全法庭的人，哄堂大笑起來了。水村退下，傳劉氏上去問話。問：那天晚上，你女兒什麼時候走的？答：在六朝居唱完了戲，就沒有回來。問：她唱戲的時候，穿什麼衣服？答：穿綠色的旗衫。問：她回來的時候，何以穿着身上這件紫色的衣服呢？答：她唱戲不紅，衣服少。好的捨不得穿，只要唱完了戲，她就換下來的。問：她在那裏換的衣服？答：我不知道。傳小香問：你在那裏換的衣服？答：我先帶了舊衣服，交給一個茶房老劉，唱完了戲，我在他手上拿了衣服穿着走了。問：這樣說，你是有心和李太湖出去住宿的了。不然，何以不回家換衣服呢？答：是的。小香退下去，傳劉氏問：你的女兒和李太湖交朋友，你知道一點嗎？答：我只知道他們彼此認識，別的不知道。我不能讓我姑娘嫁他這一個窮光蛋，我告他。法官道：你告他，那是另一件事，現在問不到。不過你女兒供是二十歲，李太湖供是二十六歲，他們已經可以婚姻自立了。他們除是手續欠缺一點，只要他們自己承認是夫妻的話，父母也是無法反對的。說着，傳原告，還有什麼話說？沒有。柏正修請的律師便道：被告秦小香雖然說那晚在夕照寺，但是李太湖是她的愛人，于水村是她的朋友，也許有人從中串通一氣，預先商量好了供詞，做好了證據了。法官道：也許兩個字，法庭上是不適用的。你還有別的證據嗎？法庭上的義務律師也起立道：原告以莫須有罪名，加到一個弱女子身上，本來不對。而况李太湖不過挺身出來爲秦小香作證人，將他告了，更是誣告。法官宣告辯論終結。因對李太湖道：你僅受了幾天拘留，你是很值得的。說着，微微一笑。又對秦小香道：柏正修告你，並非有意害你，只是他的證據不充分。法庭是要照證據判案的。又對柏正修道：你既然是捧歌女的，花個三千二千當然也不在

乎，對於你所捧的人，似乎不必如此追究了。至於在法律上說，你在十一點鐘的時候，約歌女到旅館裏去會話，你就有誘惑的嫌疑。我看你是看破一點罷。說着，被告着交保回去，聽候宣判。於是這一幕變幻不測的戲劇，算是告終了。

## 第二十三回

不作夫妻何須假兄妹

果爲藝術自有好評章



一堂案子，審過三天之後，法庭宣判了，秦小香李太湖宣告無罪，原告和證人，要得結果，都來了。這時一齊走出法庭大門，各走各的路。李太湖雇了一輛車，要自行回清涼山，原來他涉訟以後，美化照相館因他押在拘留所，已經另聘照相師了。在取保出庭以後，太湖終日悶坐在家裏，不會向夫子廟來，和小香桃枝，都沒有談過話。這時他又要走，小香看了不過意，就對他招了一招手。太湖一腳本已踏上車去，於是望了小香，那一隻在車子下的腳，卻提不上去。桃枝站在小香邊下，用手輕輕推了她一下，笑着低聲道：傻瓜，你還不上前去。小香只得緩步走向前，對太湖道：我娘不告你了。她這聲音也是極低，除了太湖，不會有第三個人聽到。水村站在他身後二三尺路，也沒有聽到呢。原來水村幾次遇到桃枝，都只一微笑一點頭，不曾說什麼。桃枝心中冷淡，也就只一微笑一點頭，並不說話。這時小香和太湖在一處說話，他倆倒少不得打了一個照面。太湖聽了小香的話，笑道：那多謝令堂了。小香道：我這案子沒了，還有幾句話，想和你說一說。你能到我家去一趟嗎？太湖道：還有什麼事末了呢？小香道：當然是有，你能不能去一趟？太湖聽着心裏有幾分明白，禁不住要笑出來，然而回頭看水村時，已經不知所在了。小香以爲他不好意思到她家裏去，便道：你不到我家裏去也可以，到李老板家裏去坐坐總行吧？桃枝先看到水村在這裏，鼓着臉，笑又不是，哭又不是。現在水村走了，她就跑了過來，向太湖笑道：李先生，你這人太老實，有了這樣的好機會，你爲什麼還不追蹤直上？你若

是不好意思到小香家裏去的話，來罷。就到我家裏來罷。說着，就對車夫道：你拉着跟我們一塊兒走，於是她和小香坐着車子，直回垂楊旅舍來。到了旅舍門口，桃枝回頭對劉氏笑道：你先回去，回頭我給你的回信了。太湖聽了這話，不覺望了小香笑，小香也就低了頭。大家走進桃枝的香閣，連桃枝的孀娘孫氏也出來招待一頓，連說李太湖爲人真好，是個有情有義的朋友。太湖心裏，十分的快樂，覺得這一場犧牲，總不算白費事，由假夫妻換得真夫妻了。桃枝見他兩人對坐着，只是喝茶抽煙，都不開口，便道：說不得了，又只有逼着我出面了。李先生，我今天有兩件事要和你商量。第一件就是這隻戒指，和那一百二十塊錢，還存在我這裏，我們應當怎樣處分，還是送回人家呢？還是捐到慈善機關去？太湖道：這個，我不管，隨便你們辦，與我有什麼相干呢？桃枝點點頭，微笑道：和你不相干，你就不管了。第二件是小香的母親，在法庭上所說的話，很對你不住，但是這也是一種做作，要這樣，法官纔相信你所說秘密結婚的話了。特意和你道歉。太湖搖頭道：那都用不着。我又不是三歲歲兩小孩子，我有不懂的嗎？那天晚上，我們商量好了的口供，我就當一口咬定，死也不變，至於將來有麻煩，我本在意料之中。秦老板令堂能原諒，那就好極了。桃枝道：不是原諒兩個字能解決的。現在法庭上一對口供，報紙上又登了出來，人家都說你們是夫妻了。你們兩方面有一方面不承認，這案子就要翻過來，而且連證人都要犯罪，最好是你二人弄假成真，也不枉我這個紅娘一番撮合之功。太湖笑了起來道：呵！小香坐着，低了頭，兩手按了膝蓋，把一隻鞋尖，在地板上亂畫着。桃枝道：話雖如此，不過這裏面有許多困難。你知道，小香是很窮的，她怎能脫離歌女的生活。我想李先生決不讓自己的夫人出來當歌女。她母女兩人……太湖的臉色，立刻振作起來，便將胸脯一挺道：李老板，你不用說，我完全明白了。我李某人挺身出來作這事，完全是一番好意。若藉此邀功，就要挾制秦老板嫁我，我還成了什麼人？在堂上說的話，那不過是一臺戲，秦老板又何必介意。桃枝笑道：李先生，你不要發急，我是極願你們弄假成真的。老實說一句，若是那樣辦，恐怕將來的痛苦，會勝過快活。我也是



把人生的愛情看透了。凡事聽天由命，真有些強求不來。你愛小香，我們見面的那一天，我就知道。小香以前對你是無所謂。有了這一件事以後，她是很感激你的了。不過愛情是愛情，感激是感激，我的意思，你二人倒不妨稱爲兄妹，以後常來常往，等到小香不受經濟的壓迫，不必唱戲了……太湖也不等她再說，連連搖着手道：不敢當，不敢當！桃枝道：什麼不敢當，恐怕是當歌女的有點攀交不上吧？孫氏招待過後，原避到她自己屋子裏去。這時搶了出來，笑道：這件事真得了李先生啦，不然是跳到黃河裏去洗不清。她們母女不報答你一點，心裏怎過得去？結拜兄妹，這就很好，將來也可以讓你這位妹妹恭敬哥哥一點。她所說的，更是無精彩，無秩序，聽得更是不耐煩。太湖便笑道：若是這樣說，我更不敢當，從今以後，不要談這件事了。我告辭。桃枝站了起來，向房門口橫手一攔，笑道：我們的話，沒有說完，我自己還有幾句話問你。太湖道：李老板有什麼事快問罷。我急於要回去趕午飯吃呢。桃枝道：于先生的畫生意怎麼樣？太湖道：倒霉的人總是倒了霉的，又賣不動了。桃枝點了點頭微笑道：原來如此。有一位莊稼人家的姑娘，天天還上你們那裏去嗎？太湖道：去的人家真是一位天真爛漫的姑娘。城裏人有城裏人好處，鄉下人有鄉下人好處。桃枝道：你贊成鄉下人嗎？太湖笑着點了一點頭道：大概是那樣吧？天鵝配天鵝，癩蝦蟆配癩蝦蟆，這是最公道不過的事了。說着他擠着出房門去。秦小香要站起來送他時，早已不看見他的人影子了。桃枝歎了一口氣道：也難怪他不高興，但是他那裏想得透呢？小香始終不曾作聲。現在說話了，卻道：事到如今，總不能再怪我們了。桃枝道：哎！怪你又怎麼樣？那還不是白怪嗎？事完了，你可以回去了。放在我這裏的東西，我自有的法子和你送回去，你就不必管了。小香這時乾了一身汗，對於桃枝所說，完全送回的話，又有點猶豫，便道：我想還是把那隻戒指捐到紅十字會去罷。至於那些鈔票……桃枝笑道：怎麼樣分了罷。哎！爲了銀錢，弄得這樣一場糊塗。你還看不開呢。說着，臉色一正道：既是如此，這些東西，是你把名譽身體換來的，你就拿去罷，以後我們姊妹見面，不必說話了。小香低了頭道：不是我貪那些東西，實在爲……我不

說了，你不要見怪，我回去了。說着，她忽忽的就走了。桃枝和她嬌娘，又着實議論了一番，孫氏雖覺得桃枝過於執拗一點，然而在理上說，她是有理的，也只好算了。到了次日上午，桃枝卻接到太湖寄來的一封信。那信道：

桃枝女士芳鑒：此次小香女士事變，鄙人一時憐其愚妄，出面爲之作證，雖對社會言，不免獎勵作惡，然而爲以往愛惜小香起見，失之於正誼者，猶可求得愛情上之安慰於萬一，好在失竊者囊有巨金，此區區損失，原無礙於其事業也。鄙人求心之所安者，既已得之，更復何求？昨聞女士言，鄙人如不與小香女士結婚，恐爲社會所不許，若與小香女士結婚，又無力養其母女，勉強促成，後患何堪設想，女士謂將來樂不敵苦，鄙人固已知所擇矣。至於兄妹二字，言之未免可笑，小香女士，何必要此一兄，鄙人亦無須添此一妹，畫蛇添足，當知所止。若以鄙人在京爲礙事，鄙人孑然一身，四海可家，對此冠蓋憧憧之區，實此無所戀戀，發此信時，鄙人已登車赴滬，請轉告秦女士，前途無量，好自爲之可也。餘心照不宣，即祝

進步！

李太湖手上

桃枝將信看完，心想，他不寫信給小香，倒寫信給我，這或者爲了，小香不認識字的原故。但是這信對我，似乎也並沒有什麼好感，難道我也得罪了他不成？這且不管，既是他爲着小香躲開了南京，這犧牲更大，也可見得他正是愛小香。有這種好人，失掉了總是可惜。這樣想着，立刻就到小香家裏來，把信解釋給她聽。小香聽了，只是默然許久，纔問一聲道：他要到上海去，能找着事嗎？桃枝道：他信上說到上海，未必就是到上海。若說在上海找事，那難說。有許多有本事的人，在上海找不着，一飽，又有許多沒有本事的人，在上海發大財，所以這很難說，是看機會而論的。小香道：設若他找不着事，倒是我害了人家。桃枝道：這算你說了一句良心話。但是爲女人所害的，也不只李太湖一個，你倒不必心裏難受。像他這種人，既有良心，又有本事，也不至於就沒有飯吃。小香道：你是知道的，並不是我不嫁他……桃枝皺眉道：我們自家的事，大家都知道，還用得着洗刷嗎？小香一句話，就被

她攔頭一棍，打了回來，這也就無可說的了。桃枝將信交給小香道：留着罷，作個好紀念品。總要忘不了人家，纔對得住人家呢。說畢，桃枝自回家來。這天晚上，小香又恢復了工作，登臺清唱。她這一件案子，本已轟動了社會，大家聽說秦小香登臺，大家都要看一看她是何種態度。所以這晚，六朝居的茶座，上得很好，只是沒人點戲而已。這天茶座上，萬有光也來了，可只是他一個人，並無別的朋友。桃枝唱時，他點了十個戲，順便和接錢的老劉遞了一個信，說是今天有點事要到旅館裏來看她。桃枝一想，自從開了這場官司，他也有好幾天不曾上座點戲了，今天一人前來，一定有點原因，因之回家先預備好茶煙，專等客來。到了十一點半鐘，萬有光從從容容的來了。桃枝還不曾起身招呼，萬有光早是連連作上幾個揖，笑道：受驚了，受驚了。桃枝笑道：我受什麼驚？只是把你們這有身分的人，拖上了法庭，有點對不住。萬有光道：我本來想看看這案子怎樣了結，再說爲朋友也就顧不得許多了。說着，坐在椅上，用手拍了大腿道：李老板，到今天，我知道愛情這樣東西，真是各有緣分，只要是無分的話，金錢也罷，性命也罷，名譽也罷，總是換不來的。桃枝笑道：萬行長什麼事受了刺激，又發牢騷呢？萬有光道：你說愛情要金錢買罷，有許多人花錢是買不到的。你說愛情不要金錢買罷，那位李先生，那一樣配不上秦老板，而且這回陪了她打官司，陪了她受拘留，結果是一怒而走。那李先生沒別的短處，就是少了兩文而已。桃枝倒了一杯熱茶，遞到萬有光手上，笑道：這真是料不到的事，財神菩薩會替窮鬼打抱不平。萬有光端了茶杯，昂頭一飲而盡，兩手捧着空杯子，向桃枝作了一個揖，笑道：我這幾句好話，不曾白說，馬上得了獎賞了。自己起身將茶杯子放了，卻另用茶杯子斟了一杯茶放在棹上，表示回敬。桃枝看到，沒說什麼，只微笑了一笑。因問道：你何以知道李太湖一怒而走？萬有光道：我昨日下午，到下關車站送客，看見他帶着行李登車，豈不是走了？我看他同陣有兩個朋友送他，談話之中，總是罵女性去安慰他，這豈不是很顯明的失敗而去？桃枝笑道：哦！罵女性去安慰他，有罵我的沒有？萬有光道：這件事也關涉不到你頭上來，爲什麼他們要罵你？桃枝昂着頭想

了一想，笑道能不罵我就更好，我心裏這樣想着，他們或者要罵我的。這個且不談，我問你，我所託你賣的畫，現在怎麼樣了？萬有光笑道：說起真慚愧，這幾天有了柏正修的訟事，沒有工夫去拉朋友，只賣了兩張，收到一百塊錢，我沒有帶來。桃枝道：不必賣了，我這位朋友，他不等着錢用了。萬有光抱着拳，連拱了兩下，笑道：這實在是我不對，把這事大意了。但是三天之內，我決可努力賣去幾張。桃枝眉一揚，笑道：老實告訴你，這個朋友，現在和我翻了臉，我不和他幫忙了。所以這些畫，我也原璧退回，不和他幫忙了。萬有光笑道：這件事很奇怪呀，以前你對於那位朋友那樣幫忙，現在忽然和朋友翻起臉來了，是什麼原因呢？桃枝昂着頭，出了一會神，笑道：原由嗎？這也可以不必問了。你想，男女之間，好到極點，忽然又壞到極點，這豈是簡單的原因，當然是爲了很重大很複雜的愛情問題。萬有光看看桃枝的臉色，似乎這倒是真話，便笑道：若事實是這樣的，我就如釋重負了。桃枝道：這句文，我真懂得的，如釋重負，是好像肩膀上放下了千斤擔子了。我想那些畫，賣得了也罷，賣不了也罷，這與你並無多大的關係，決不能爲了賣畫，你身上就負着千斤擔子吧？萬有光道：雖不是爲了這個，其實也不能不說就是爲了這個。桃枝哈哈一笑道：大概萬行長認爲他是你的情敵。其實就是沒有他，你也不容易得着我。明天你什麼時候在旅館裏，我要到旅館裏去，把畫稿子拿回來。萬有光想了許久，纔答道：我的汽車在門口等着，你同坐我的汽車去拿回來，你看怎麼樣？桃枝笑道：你房間裏有鑽石戒指沒有？仔細丟了，歌女是不能讓她進房的，你還是明天等着我罷。萬有光知道桃枝脾氣的，既然如此，也就不敢多說，別惹了更重的嫌疑，約了明午十二時相會，便告辭回旅館去。到了次日正午，桃枝到高升旅館去赴約，萬有光的房門，大大的敞開，笑聲達於戶外。桃枝走到門外，卻向後一縮。萬有光連忙走出房來，向她招着手道：李老板快來，有一位老太爺要會你。桃枝聽說，走進去一看，有個蒼白鬍子的老先生，頭戴瓜皮帽，穿着棗紅的夾袍子，外套玄灰大馬褂，鼻梁上加着大框眼鏡，手上還拿了一把湘妃竹的摺扇，真有些古道照人。萬有光就笑着介紹，這是嚴正心老先生，他

的大令郎是嚴部長，你知道嗎？桃枝點頭道：原來是嚴老太爺，失敬得很。嚴正心摸了一摸鬍子，望着她笑道：說萬行長這裏收的許多好畫，都是你朋友的，我看了一看，實在不錯，很想買他兩幅。但是萬行長說你已經不肯賣了，這是什麼原由呢？這樣好的畫，讓他埋沒了，實在可惜。桃枝想了一想，還不會說話，洪省民和柏正修都進來了。見着嚴老先生，都恭恭敬敬的坐在一邊，不敢胡亂說話。嚴正心道：萬行長那裏收着許多畫稿，二位看見沒有？柏正修笑道：看見了。萬行長幫這位李老板的忙，一定要我出五十塊錢買一張畫，這未免強人所難。我覺得出一塊錢一張，也不值。嚴正心展開摺扇，在胸前緩緩撲了兩撲，撲得長鬍子飄蕩起來。笑着搖搖頭道：這話罪過！這些都是很好的作品呀！我畫了三四十年，我覺得遠近章法的巧妙地方，還不如他，我猜這是他學過西洋畫的原故。柏正修倒不料他是如此推崇，便道：東西雖不錯，但在老先生面前，總是班門弄斧。嚴正心搖搖頭道：不！我向來不知道用假話去恭維人。我並不認識這個人，也犯不上去恭維他。藝術這種東西，只要是好，不由你不心裏佩服出來。洪省民連連點頭道：對極了！我也是看到這些畫好，贊不絕口。桃枝望着他，抿嘴微笑。嚴正心道：既是說好，你怎麼沒有買一張？洪省民頓了一頓，陪着笑臉道：我原打算買一張的。柏正修覺得自己的話，說得太僵了，有點轉圜不過來，便道：那許多畫裏面，很有幾張好的，若是能挑選一下，五十塊買一張也好。嚴正心摸着鬍子笑道：柏先生也說好了。因回頭向萬有光道：藝術這樣東西，它自有它的真價值，遇到了識貨的，自然生出光輝來。豈二三俗人所能斷定它的價值呢？說着，手上搖着扇子，將頭搖了幾搖。他如此說幾句不要緊，柏正修聽到，真個是芒刺在背，坐立不安起來。

## 第二十四回

作事有終解鈴還鑽石

懷才不遇困腹啜瓜羹



時一屋子人，各有各的感想。嚴正心是生氣，柏正修是害臊，洪省民是暗說僥倖，萬有光卻是高興，合了老太爺的眼光。只有桃枝一人，喜又不是，惱也不是，自己的眼光不錯，看

出于水村是個藝術家，只是現在他別有所戀了。縱然他的藝術出了名，與我又有什麼關係，我也只好白歡喜了一陣。因之他們說話，她反默然坐在一邊。嚴正心回轉頭來，就對了她笑道：「這個人既是你的朋友，那很好，請你把他引了來，和我談一談，有機會我可以提攜提攜他，先是買他一兩張畫，我想這是和他沒有多大好處的。」桃枝也沒說什麼，只是起了一起身子，說了一個是字。嚴正心道：「這人姓什麼？」桃枝想了一想，笑道：「老太爺，這可對不起，他對我再三叮囑不許說出名姓來。」我答應了他，無論如何，不告訴人。雖然老太爺是一番好意，但是在座的，不止老太爺一個，必得等我問過他之後，他願意了，用不着我說，他自然會到老太爺面前來領教的。嚴正心端坐在那裏，摸了一摸鬍子，點了點頭，笑道：「懂藝術的人，多少有些執拗脾氣的，不執拗那也不能算是藝術家。好罷，你就去對他說，我很器重他。我兒子雖是一個部長，不必管他，我不過是個老書生，又很喜歡畫，可以把我當個藝術朋友來往。」桃枝笑道：「老太爺這樣成全我的朋友，我一定把他引來和老太爺見面的。」萬行長，你那些畫稿，今天讓我先帶回去罷。將來讓他出面和諸位講價錢，省得我經手了。」嚴正心點點頭道：「這是人家的心血，無論值錢不值錢，放在旅館裏，究竟不妥當，點清數目，讓她帶去也好。」萬有光於是在衣櫥子裏將畫稿一大捲取了出來，當着桃枝的面，一張一張點着交給她。桃枝笑道：「不是老太爺這樣說，我還不知道這些畫稿如此貴重，用包袱包了不大妥當，最好找個可以保險的東西，將它裝上。」柏正修碰了嚴正心一個釘子以後，許久不好意思說話，現在有了機會了，便道：「我有一個小的扁皮箱，騰出來讓你帶了去罷。」桃枝道：「那就很多謝，我正也有兩句話和你說呢。於是將原來的包袱，把畫稿包了，然後提着跟到了柏正修屋子裏去。到了屋子裏，桃枝順手將包袱放在牀上，在牀對面一張沙發上坐了。笑道：「柏先生，這次的事情，我很對不住，我怎麼介紹秦小香這種人和你作朋友呢？」柏正修歎了一口氣道：「這件事就不必提了，也許是我的錯。說着他拿了小皮箱子打開蓋來，就向牀上一倒，原來是些信紙信封，西裝的領帶，領結，袖圈，襪子，以及襯衫之類。在他這一倒之間，有兩塊現

洋和幾個鈕扣，滾着卜碌碌一陣響。桃枝的眼光，正滿屋子看着，心裏也就七上八下，正在想主意。一看到這種情形，連忙搶上前一步，伏在地板上，伸頭一望牀底下。柏正修道：「不敢當，不敢當！你讓我來罷。」桃枝見他如此說，也不必謙遜，就站了起來。在她站了起來之時，柏正修自伏下身子到地板上去。桃枝無意在那上一坐，啣了一聲道：「我坐到你的東西上來了。」說着，連忙走過去，依然坐到沙發上來。柏正修並不會注意她的行動，這時忽然也呵啣了一聲，怪叫起來。桃枝道：「碰了頭了嗎？」叫茶房來找罷。柏正修爬起來，突然一跳，手上拿着一個晶光奪目的東西，高高舉了起來，笑道：「李老板，你來看，我的戒指找着了，你看怪不怪呢？」桃枝抿嘴微笑道：「你不要拿我開心了。」柏正修道：「真是找着了，你看，你看！說着，便將兩個指頭捏了一個鑽石戒指，送到桃枝面前來。笑道：「你看，這豈不是我自己的戒指？」桃枝站起身來，接着戒指，托在手心，偏着頭兩邊看了一眼，笑道：「戒指是不錯的，你不是有一對一樣的嗎？」柏正修道：「並沒有一對，就是這樣一個。」桃枝笑道：「這就奇了。」茶房天天是擦一次地板的，難道你這戒指落在樓板上好幾天，依然還在柏正修道：「不是落在樓板上的，一定是剛纔打開箱子，落了下來的。但是很奇怪，那天丟東西的時候，我分明記得放在枕頭底下的，並沒有攔到箱子裏去，而且這幾個箱子，我也是尋過好幾次的。」桃枝坐到沙發上，兩手抱了一隻膝蓋，笑道：「東西找到了。這又要讓你爲難一陣，倒查不出究竟是怎麼樣出來的？」柏正修道：「若照這情形說，一定是在箱子裏出來的，但是果然由箱子裏出來的，我那一百二十元鈔票，應該也在箱子裏，等我來尋尋鈔票看。」他說着，於是將倒在牀上的零碎東西，清理了一番，真是合了他的話，那一疊鈔票，也在字紙堆裏找出來了。點一點數目，十元一張的，正是十二張，並不會少了一張。柏正修手指上帶了戒指，手心裏捏了鈔票，坐在牀沿上。另擡起一隻手來，扶着額頭，只管沉思着，心想：難道那天我是把戒指和鈔票都放在小箱子裏的，而且我也尋過兩遍，何以又尋不着呢？不用說，一定是我腦筋紊亂了，好在還有箱子裏，自己忘了。這兩樣東西從箱子裏倒出來，若是我一個人作的，還可以說是我又腦筋紊亂了，好在還有

一個人在一邊看見，這決不能說是幻術了。因望了桃枝道：不尋着這東西，倒也罷了。尋着這東西，我心裏更難過，我糊裏糊塗告人家一狀，這算什麼一回事？桃枝笑道：你不尋着，秦小香多少總有些嫌疑，現在水落石出：柏正修皺了眉，水道：水落石出，是水落石出了，但是我誣告好人，也就證明了。桃枝笑道：事情過去了，也就過去了，還提它作什麼？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我決不會告訴小香的。柏正修紅了臉，真也不好說什麼。因為萬有光也跟着來了，桃枝將小箱子拿過來，放好了畫稿，說了一聲有擾，提着箱子，趕快就走出旅館來。雇了人力車，先不回家，一直就到小香家裏來。小香坐在一張靠窗戶的棹子邊，用兩隻手撐了頭，正望着天上出神。見桃枝提了一隻小箱子，忽忽進來，連忙站起來問道：你要到那裏去？桃枝且不答話，牽着她一隻手，低聲笑道：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你的那副累贅，我給你送掉了。小香低聲道：是那兩件東西嗎？你怎樣送掉的？桃枝道：我今天借了一個原故，到他們旅館去，我就把東西帶在身上，預備到了那裏，看事行事，等了許久，卻是沒有機會。後來柏正修他願意借箱子，我裝畫稿，我就跟着到他屋子裏去。他把箱子裏東西，倒在牀上，我把戒指鈔票，向字紙堆裏一塞也就行了。偏是他掉了東西在牀下，我借着替他尋東西，把戒指藏在牀下，又假裝錯坐在牀上，把鈔票塞下去，真遮掩得一點痕跡沒有。你惹的這一樁禍事，總算完了。小香連點着頭道：謝謝你，但是你把這些畫稿又拿回來作什麼？你不是要和于先生賣了嗎？桃枝向門外看看，纔問道：你母親在家沒有？小香道：不在家，你有什麼祕密話？只管說。桃枝將小箱子放在椅上，向旁邊一張靠背椅子上，靠了坐下，很疲倦的歎了一口長氣。搖了一搖頭道：我現在不知道要怎樣辦纔好？小香道：你肚子裏滿是春秋，怎麼倒會弄得沒有辦法？桃枝道：我的事你自然是知道。我對於水村是從心眼裏愛出來，但是他不但愛我，而且還引了別一個姑娘，天天在家裏胡鬧，我愛着他，還有什麼意思？因把那天早上到夕照寺去遇到了了二香的話，說了一遍。小香道：真的嗎？若是真的，這個人也就太靠不住了。桃枝道：先是這樣，我還不怪他，總要向他問個清楚明白。你猜他怎麼着他從那天起，



也不來找我。和你作證人的時候，和他見面多次，他也不和我說一句話，他和我先惱了。老實說，我也恨極了他，所以把拿出去賣的這些畫稿，我要拿回來，點一把火，把它全燒了，纔出我這一口氣。但是我今天會到嚴部長，老太爺說，他的畫實在好，要提拔他，要我介紹他見面。我若不介紹他吧？他那一無生路的藝術家，有了這樣一個天大的機會，把他塞死了，我良心上千萬說不過去。我到夕照寺去找他吧？我又摸不開這面子。你說叫我怎樣辦？小香道：你幫我的忙幫大了，我就不能幫你一點忙嗎？這樣吧，我和你走一趟罷，看他怎樣說？桃枝道：你真能和我去嗎？說着，便站了起來。小香道：這也並不是什麼困難之事，去就去，還有什麼真假？桃枝道：你若是能去的話，那就好極了，不過我就這樣舒舒貼貼的軟下來，我有些不服氣，你去的時候，必得試他一試，看他對我是不是還有點愛情？小香笑道：你的醋勁真也大，非鬧個水落石出不可。桃枝道：不錯，我是吃醋，但是同一樣的醋，要看怎樣吃法？吃醋的人，那纔見得愛情專一。小香笑道：你吃醋也好，吃醬油也好，我管不了這些事，你倒是告訴我的主意，我要怎樣去試他？桃枝偏着頭望了窗外的天，點着一隻腳，沉思了一會，笑道：有了，你只說我有病，病裏很念他，他得了這個信，總不好意思不來。小香道：就是平常交情的人，聽到一個朋友害病，也不能不來敷衍一下，你說是不是？桃枝笑道：據你這樣說，倒是勾引他來了。今天是來不及了，請你明天一早去一趟，就是你娘知道，我想也沒有什麼關係。小香道：當然沒有關係，好在姓李的走了，她也很放心我去的。桃枝一撇嘴道：這麼大姑娘了，不放心又怎麼樣？說着，她就很高興的回去了。她心裏這樣的放心于水村不下，反過來在于水村一方面，他也是不放心桃枝的態度。他在這天上午，因去訪韓求是不遇，順路借着看朋友爲由，曾到高升旅館去了一趟，要偵察萬有光的行動，偏是在這個時候，桃枝在樓上提了一隻箱子下來，水村一見她，立刻掉過臉去，看那水牌上的住客表。桃枝出門以後，水村纔回夕照寺梁家去。這個時候，秋山在醫院裏又出了一點雜症，費用更是擴大，秋華一時籌錢不出，只得把菜地，押去一半，那辦法，就是這一年之內，現在生長的菜，歸了

押主不算，菜割去之後，也讓別人栽種。所以事實上，也是竭澤而漁。依着于水村和莫新野，大可以全數押了。秋華一想，若是全押去的話，賓主之間，遇到斷炊，就一點出路沒有，因之只押了一半。兩個種菜的長工，也讓押主轉雇去了一個。一個長工挑菜上街所賣得的錢，實在不够三個男子吃喝。秋華陪着丈夫在醫院裏，又不知道家裏的窘狀，而且以為莫新野于水村是不會客氣的。縱然吃不飽，他也會找着來想法子。但是水村新野想着，梁氏夫妻受困在醫院裏，不能幫人家的忙，怎麼還能去找人家呢？因之早上睡到九點鐘纔起，把早上這頓飯省了，等上街的長工將菜送到市上批發完了，帶了米回來，然後再吃午飯。這天水村本因如此困守下去，不是辦法，所以一早就去訪韓求是，請他想個最後的法子。明知求人人家幫忙，已不下六七次之多，連他都有點受累了，但是為一勞永逸起見，也不得不去找他一次。不料到了韓求是寓所，他已奉命出差到江北去了。回來之時，又碰到了桃枝，失意的人，加倍失意。早上只喝了一碗開水出去，又渴又餓，忽忽跑了回來，只見莫新野抱着琵琶坐在野竹林子裏草地上，綑咚綑咚，有一下沒一下的彈着。水村拿着草帽在手上搖了兩搖，皺了眉頭道：「你還快活得起來嗎？」新野提了琵琶站起來笑道：「你苦惱，我也不快活。但是一點吃的也沒有，長工到現在又沒有回來，等得真是煩不過，所以我拿琵琶來彈着解悶。」水村道：「我們不是悶，是餓。彈琵琶可不能飽肚子呀！我們到廚房裏去找找，能找出什麼東西來，也未可知。」莫新野擡起手來，在頭上自打了幾個爆栗，笑道：「我這人真是想不開，怎麼就不知道找一找呢？」趕快回去放下琵琶，和水村一路到廚房裏去。長工不在家，旁邊這三間披房，就是冷寂寂的，廚房門敞開着，走了進去，那一個泥灶，仰着兩口空鍋，鍋底上有一點兒水，許多灶螞子，在鍋裏鍋外跑。灶口上倒堆了兩捆乾柴，可是打開碗櫥來看，裏面全是空碗，醬油香油瓶子，一律空着，只有一個瓦罐子，裝了一撮鹽，板上擱着一塊老薑，此外什麼也沒有。按板上有幾個大鉢大盆，有扣着的，有蓋着的，揭開來，都是空的。新野道：「吃什麼呢？」難道用水煮那一塊老薑吃？水村道：「別忙，有糧食也，也許不放在廚房裏，到長工屋裏去找找罷。」

於是兩個人又到長工屋子裏找了一頓，也是沒有。最後找到上房裏去，在一個小瓷器缸裏，找出了三四兩麵粉，這是秋山打漿子用的。水村拿着瓷缸，搖了一搖頭道：這真是羅掘均空了。只好等長工回來再說罷。我實在渴了，先燒一點開水喝罷。水總是不窮的。新野笑道：二香不來，我也是無聊得很，幫着你去燒水罷。二人同到廚房，新野擦乾淨了鍋，加上水，水村就坐在灶口前燒火。把水燒開了，又沒有茶葉，只好舀了一瓷壺開水提到大門口去，兩個人帶着茶杯在階檐石上坐下，各斟了一杯開水，捧在手上，向竹林子外的人行路看去。以爲那賣菜的長工總快回來了。不料等了又等，始終不見他的影子。水村急不過，背了兩手在菜地裏徘徊起來，忽然拍掌笑道：我們這種人，真是知二五不知一十，肚子餓了，只要是能吃的，什麼也可以充飢，何必一定等買菜買米的回來？你看這北瓜藤上，不是結着大小的北瓜嗎？我們拿一個去切了一煮，加上些麵粉，吃他個糊裏糊塗，豈不是好？莫新野笑道：我這也是餓瘋了。眼見有可吃的，倒不知道吃，真是怪事。說時，搶着在藤上摘下一個北瓜，就向廚房裏走。二人到了廚房裏，依然是水村燒火，新野在鍋裏放下半鍋水，然後將北瓜削了皮，切方寸塊兒，放到水裏去，煮開了，鍋蓋縫裏透出那熟瓜氣味來，真是好聞。水村由灶下鑽出，滿頭是汗，拿了一條手絹子不住的擦着額頭，笑問道：熟了沒有？香得很，我嘗一塊吧。於是拿了一雙筷子來，掀開鍋蓋，在熱氣騰騰的當中，伸下筷子去，就夾了一塊起來，向嘴裏塞。這北瓜又熱又粘，放在口裏亂嚼一頓，然後纔嚥下去。新野笑道：那樣好吃，嘴快燙破了皮，你都捨不得吐出來。水村笑道：既無油，又無鹽，好吃不見得，不過倒有些甜味。新野道：現在既是能吃，再加些麵粉和鹽，一定是很可口了。水村聽着倒是笑了，於是拿了麵粉來，在鍋裏慢慢的洒上，新野洒着，水村拿了一雙筷子，就在瓜裏面亂攪。新野笑道：你攪它作什麼？水村笑道：你還不够有窮人吃北瓜糊的資格，這熱水裏加乾麵粉進去，若是不攪動，就會成生熟疙疸了。新野笑道：原來如此，你這個大藝術家，倒是知道吃北瓜糊的，畫賣不出去，你也不至於挨餓了。兩人說笑着，把這一鍋北瓜糊作熟了，復加上了鹽，然後熄了

火，各盛上一大碗瓜糊，到外面屋子裏去吃。兩人隔了棹面對坐着，各低着頭。筷子夾了瓜塊，接二連三的向嘴裏送着，剩下小半碗瓜糊，端起碗來，用筷子一陣扒，當湯一般，嚥了下去。新野笑道：「你吃得真快。說着，舉起碗來，也是向口裏倒。」水村道：「你吃得也不慢呀！兩個笑着，回到廚房裏去盛第二碗。這北瓜糊在未發明之前，大家也不知道是一種什麼滋味？現在吃起來原來是這樣的又香又甜，以前真是失過了宇宙中間的一件大秘密。不到二十分鐘，兩人已經把一鍋北瓜糊喝完，長工還是不會回來。水村笑道：「我們也不要吃了，不管把鍋碗洗刷一下子吧？」新野笑道：「這長工先生若是從此不回來，那可害苦了我們二位藝術大家了。」水村笑道：「藝術大家怎麼樣？能吃北瓜糊，就應該洗刷鍋碗啦。」說着，二人都大笑起來。好在燒水煮飯，都是沒有幹過的事，今天幹個新鮮事兒，卻也別有趣味。但是把廚房收拾乾淨，天色已黑，那個賣菜的長工，依然不見回家，二人的晚飯，依然無着。于莫二人一來是吃過後，尚不十分餓，二來也懶得再下廚房，爲了免除肚子飢荒起見，早早的就睡了。

## 第二十五回

貧賤擇交難冷嘲熱諷

激昂變態易淺笑深顰



一天于莫二人，只吃了一頓北瓜羹，怕二次還要吃，早早的睡了。睡得早，自然起牀是很站定了，望着水村道：「先生，我真對不住你。昨天我賣完了菜，喝了幾杯酒，和人打了一架，打得遍身是傷，在區裏關了一夜，這纔出來。警察倒是好意，一早放了，好讓我作生意，但是我路都走不動，那裏還能作生意呢？」水村道：「你這樣一來，我們糟了，昨天我們只吃一頓北瓜羹，今天連麵粉都沒了，只好先吃北瓜。長工道：「我也是要吃的呀！怎能不管呢！我去借個一斗八升米來，先混兩天罷。」說着，背着空筐子，走進屋去。莫新野早聽見了，由屋子裏跳了出來道：「這真要糟糕，越窮越出事，這樣下去，這清涼山下不能住了。再要住，清涼涼非住，得餓成人乾不

可！水村道：你不是說，杭州有地方請你去當教授嗎？新野道：雖有一點路子，還得我自己去鑽營。鑽營作官，猶可說焉，鑽營去教書，我有點不服氣。水村笑道：我看原因不在此，你還是爲了這丁家二姑娘的原因居多吧？新野一聽，不由得笑了。因道：雖然也是一個原因，不過我看你和大湖、陸續在情場上失敗，我也有一點不敢猛烈進行了。水村笑道：望後看罷。這時，門外有人叫道：于先生莫先生起來了嗎？新野答應一句，早起來了，人早是由屋子裏跑了出去。水村在遠處看時，可不是丁二香來了嗎？二香身上繫了一條青布圍襟，手一把捏住了兩隻圍襟角，好像是兜了一兜東西。新野跟在她後面走進來，笑嘻嘻的向水村一揚手道：二姑娘很講交情，她園子裏新結的扁豆，給我們送了好些來，我們可以嚐新了。二香笑道：這扁豆又肥又嫩，若是能多把一些油炒，那是更好吃的。水村聽到說多把油炒，望了新野好笑。新野只當不知道，找了一個竹筐子來，趕快送到二香面前去。二香將圍襟角一放，扁豆全溜到筐子裏去。新野手上捧着，口裏就連說多謝。二香站着拍圍襟上的灰，新野還是彎腰捧着筐子，口裏連說多謝多謝！二香望了他笑道：幾斤扁豆，值得了什麼，也犯不上謝了。又謝呀！你拿過去罷。還客氣什麼呢？新野這時醒悟過來，原來是送的禮物早倒完了，自己還端着筐子在這裏老等呢。因笑道：我的力氣小，幾乎是端不動呢。說完了這話，紅着臉，端了筐子就走了。二香道：于先生，你這幾天畫的不少吧？沒有到我家裏去談談。水村笑道：我這幾天有點兒心事，也沒有畫畫，也沒有出門。你也有好幾天沒有到我們這裏來呀！二香道：今天我爹和我哥哥到城外鄉下去了，我聽我哥哥說，昨天在街上看見你們的長工，喝醉了酒，惹下了禍，回來要養傷，我和你們作一餐飯罷。水村道：那千萬不敢當，你令尊和令兄走了，家裏更有事，不必客氣了。新野聽到二香要來作飯，這可糟了，米缸裏打不出米，油瓶裏滴不出油，人家只一動手，那就窮相畢露了。連忙到長工屋子裏，催着他趕快去叫米，長工去了，自己一想，油也是要緊的。夕照寺裏和尚，他們留着點佛燈的油不少，不如跟和尚硬借一點來。這樣想定了主意，馬上就把報紙包了一隻油瓶子，假說找長工回來。這就走

出去了。這屋子裏現時只剩了二香和水村，水村不便置她不理，便找些閒話，和她說笑。就在這個時候，奉了桃枝使命前來疏通的秦小香，騎着腳踏車，到了門口。她放下車走了進來，一見堂屋中間，水村和一個村姑娘斜坐着對面談話，這把桃枝所說的話證實了。果然水村另外有了愛人。桃枝那樣待他，他倒別存私心，可見這人真不懂愛情。當她心裏如此想時，走入門來，不免呆了一呆。水村呵喲了一聲，單獨迎上前來，笑道：這真是作夢也料想不到的事，今天秦老板會到我們這種地方來。小香不料一進門，就碰他一個釘子。看看屋子裏坐的二香，只是微笑坐着，並不站起身來，心中更是生氣，因道：李先生現在變了一個人了，不像以前那樣客氣了，一見面，就挖苦我們。水村笑道：我怎敢挖苦秦老板，實在因為我意出望外。大概你是來會太湖的，但是遲了，他已經到上海去了。請坐請坐。將她引進屋來，二香纔由椅子上站起來，水村於是兩方介紹。二香已經知道她和李太湖的一段故事，心想，這是一個狠心姑娘，可是看她的臉色，倒也看不出來呢。同時，小香的眼光，不免向二香多打量了一番。小香也想着，她雖然還五官端正，那裏有桃枝好看，水村這樣的迷戀她，真是情人眼裏出西施了。水村見她二人彼此對望，好像是各有心事，這也不去管她，只當不知道。小香道：李先生走開，我已經知道了，這件事我很對他不住。水村笑道：朋友只要交情不錯，那個虧負那個一點，都不要緊。我們這幾個朋友，都犯了一樣最大的毛病。小香笑問道：你們幾位先生，都犯了一樣毛病嗎？什麼病呢？水村笑着伸了一個指頭，向天上一指道：這個毛病，就是一個窮字。小香覺得他的話音明明是挖苦過來，也笑道：這個病嗎？犯的人也太多了，不算什麼。水村道：怎麼說不算什麼？爲了窮，犧牲名譽，犧牲良心，以至於犧牲性命。就是秦老板最近這一場案子，不是爲了窮去當歌女，不至於讓有錢的人疑心，就是太湖和我，也不至於到法庭上去作證人。太湖更是犧牲的重大，坐了幾天牢，其餘精神和名譽上的損失，不必談了。這也好，以後可以讓那吃天鵝肉的人，也死死心。秦小香被他說得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因道：李先生，你不用說了，我心裏很難過的，今天我本是你來道謝呀。我真

想不到李先生會走，若是知道的話，我總想法子要對得住。水村道：那倒不要緊，他早就對我說了，我捧女兒是自己不量力。不過一個人要講到行其心之所安，只管認定目標，雖然辦不到什麼結果，心裏要作的事，已經作了，這也是一樂。他現在是樂到極點，打破了飯碗，到上海去飄流去了。秦老板倒不要替他過不去，只要他發了財，也有鈔票，也有鑽石戒指，他那一點小小的犧牲，總也補得起來。小香見他的臉色，雖然還有笑容，但是聽他的口音，句句言中帶刺，好個難受。便站起身來道：我今天來有兩件事，一件是和于先生道謝。還有一件，是報告你一個消息，就是桃枝病了。說到這裏，新野已經在廟裏借了油回來。油瓶子裏面，已經有了東西，這就不用着遮掩，將瓶子放在一邊棹上，搶過來和小香週旋。因道：李老板病了？沒聽到這個消息，是那一天病的呢？小香道：是前天晚上病的，病勢很重。新野道：她的戲怎辦呢？小香道：病是沒有法子的，只好請假了。昨天一天都沒有起牀。新野道：這樣子病勢不輕呀！小香道：自然是不輕，燒起來，還糊塗亂說呢。新野道：糊塗亂說什麼呢？小香將手拿着的一條手絹，只管搓挪不已，眼睛可就瞟着二香的態度如何？二香那知道他們葫蘆裏賣的什麼藥，並不動聲色。小香便用手指着水村道：總念的是他。水村先聽他所說，還是坐在那裏微笑，及至小香說了桃枝念他，不由昂着頭，大聲打了一個哈哈，站將起來。新野倒呆了，明知他和桃枝感情不大好，然而人家病裏念他，總算不錯，也不至於哈哈大笑起來呀！因問道：你笑些什麼？水村拍着手笑道：我怕我活的不久長了。據秦老板說，李老板昨天病了一天，沒有起牀，而且還燒得糊塗亂說。但是我昨天上午十點多鐘的時候，在一家旅館門口，看到一個美人兒從裏面出來，我以爲是李老板呢？原來錯了。青天白日，我連人都看不清楚，豈不是精神渙散的原故。幸而我沒把這話告訴你，要不然，今天對證起來，還要說是我說鬼話呢？人窮不得，窮了什麼事也會出毛病。說畢，又哈哈大笑一陣。小香見水村識破了機關，料是他不能去看桃枝的。而且他再三的挖苦，也實在難堪，便點點頭笑道：于先生，再見了，我謝謝你呀。說畢，也不管他們送不送，留不留，跨上腳踏車，如飛一般跑向垂

楊旅舍來。將車子放在天井裏，三腳兩步走進桃枝屋子裏，板着臉，就向椅子上坐，而且把身子偏過去。桃枝早上無事，拿了一本紅樓夢看，正看到俊襲人含曠試莽玉的一段，想到男子縱然是心腸硬，只要女子們肯用一些手段，沒有不把他軟化過來的。于水村是個長於藝術，富於感情的人，雖然一時爲村姑所迷，然而我自信，除了以往的歷史，有一點墮落，其餘的事，當然養過一個莊稼姑娘。今天小香親自去報告我的病信，他不能不來。小香是騎腳踏車的，當然先回來，回來之後，我還少不得要裝出一點病容來纔好。她這樣想着，正躺在牀上出神，不料小香進門來，竟是一聲不言語的坐下。一個翻身坐了起來，問道：怎麼樣？倒有些生氣的樣子。小香臉向着壁子，半晌纔道：就是你嗎？一定要我去，碰到活鬼，倒這樣一個大霉……說到這裏，她嗓子眼一硬，忽然哭了起來。桃枝看見她哭，倒呆住了，便道：究竟什麼事呢？你吃了人家什麼虧，你說呀！她不說倒也罷了，她一問之後，小香索性鼻子裏率有聲哭將起來。桃枝什麼也不說，在她對面椅子上坐下，因道：你哭罷，我看你哭到什麼時候爲止？小香聽她如此說，纔用手絹擦了一擦眼睛，將身子坐正過來。桃枝微笑道：這樣子，是受了很大的委屈了。你不要慌，慢慢的說，若有出氣的機會，我一定和你出氣。小香道：出氣嗎？沒有那樣容易的事！說着，又流下兩行眼淚來。桃枝也板着臉道：那你就哭罷，不必說了。小香見她已生氣，這纔把夕照寺梁家去所聞所見一齊告訴了桃枝。桃枝聽的時候，一聲也不言語，只是靜聽着，那臉上的顏色，紅一陣，白一陣，又紫一陣。小香說完了，桃枝鼻子裏哼着，冷笑一聲道：就是這樣幾句話，他也說的實情呀！生什麼氣？交朋友說得攏，多交些時候，說不攏，少交一些時候，這有什麼關係。他既是不高興我們，我們以後少和他來往就是了。小香擦着眼淚道：你倒寬洪大量。你是沒有看見那神氣，你若是看見那神氣，比挨打還要難受，你就非生氣不可了。桃枝坐在椅子上，將手拐子靠了椅背，撐着自己的頭，默然無語。約莫靜默了有十分鐘，桃枝突然問道：小香！你看那個鄉下姑娘，究竟長得怎麼樣？比我長得好嗎？小香覺她這話問得太有趣，倒情不自禁的，嘆噓一聲笑了。桃枝道：你笑什



麼？我問的是真話。憑我自己看人，拿鏡子裏的影子和人打比，那是不行的。你站在旁邊的人，把我兩人一打比，說一句公道話，究竟是那個比那個漂亮？小香見她臉上一點笑容沒有，正正經經的問這句話，倒不容易不答覆。便道：自然是你比她漂亮。桃枝道：說我比她漂亮，就說我比她漂亮，爲什麼還用上自然是三個字？小香道：因爲不說別的，單是你的皮膚，也就比她白得多。俗言道得好，一白蓋三醜，還不自然是比她漂亮得多嗎？桃枝笑起來了，點着頭道：你這話有理。說着，真個柳眉倒豎，杏眼圓睜，身子突然向上一站，將棹子一拍道：好個負心的于水村！我爲你費了多少心機，受上多少氣，原來你倒是拿我開玩笑的。哼！我李老板也不是甘心讓人家欺侮的。說着，坐了下來，也一掉身子側過去坐着。小香見她臉上紅得如喝了酒一般，便道：你也犯不上生這樣大氣。你不是說了嗎？交朋友，說得攏，就多交些時候，說不攏，就少交些時候，彼此拉倒就是了。你的意思怎麼樣？還打算找着他講理嗎？桃枝坐着默然了許久，忽然掉轉身子來，微微笑道：我真和他去講理不成一個茶客，不和一個歌女要好，歌女有他什麼法子，算了，不談了。小香道：他也不能算是我們茶客，不過是平常朋友罷了。桃枝道：朋友不和朋友來往，這更沒有什麼關係？一醉解千愁，我們來喝上兩杯罷。說時，她就在櫺子下層，找出了一瓶酒，順手拿了一隻茶杯，就向杯子裏倒下大半杯酒來。右手還拿了酒瓶，左手就端了杯子要向小香面前送過來。小香連連搖了幾搖手道：怎麼好喝空肚子酒？桃枝道：你不喝，我喝。一仰脖子將酒喝了一半。小香向前連忙將酒瓶子奪了過去，笑道：你嬌娘不在家，你就發瘋，她回來的時候，若是看到你一副醉樣子，他要說是我回來挑撥的是非，我可受不了哇。說着，把酒瓶子放到櫺裏去，用背抵了櫺門。桃枝將茶杯裏所剩下的酒，索性一口喝了。哎了一聲，將杯子放下。笑道：你懂得什麼？人生不過是幾十年光陰，小的時候，不會快活，老的時候，不能快活，趁着這青春年少，我們不快活幾天，等待何時？男子還罷了，不上四十歲，還不見得老，女人一過了三十歲就無用了。我們到三十歲還有幾年，有快活不快活，那就遲了。今天下午邀幾個人來打四圈罷。小香笑道：你又

發了瘋病了。桃枝笑道：要瘋纔好，不瘋不痛快。你想那瘋子，天不怕，地不怕，糊裏糊塗的過日子，多麼快活！小香道：我應該回家去了。再不回去，我娘又要找我，我不和你說這些無味的話了。桃枝道：你娘找你又怎麼樣？大概不能治你的死罪吧？我看不如胡鬧一陣，挨打就挨打，坐牢就坐牢，只要我身體能自由就行了。小香道：越說你越瘋了，我不和你說了，我走了，你可不要喝酒，喝醉了，連累我，招你孀娘的怪，你心裏也說不過去。桃枝笑道：既是你怕我孀娘怪你，我就不喝酒了，你放心走罷。小香見她說話的程度，很是誠懇，果然就放心走了。小香走了之後，桃枝突然打開櫥子，把那一包袱畫稿拿了出來，手上拿了一盒火柴，送出後門，走到秦淮河岸上，將包袱放在地上，解了開來，先抽出一張，打算擦了火柴，先做引火之物，然後把其餘的稿子，一張一張添了上去，燒着。不料抽出來的這一張，正是畫面朝外，畫着一個飛着向下的蝴蝶，簡直像活的一般。桃枝看着很好，索性將這張畫完全打開來一看，原來是一幅流水落花圖。那水面上參差着幾行水草，是個水流之勢，落紅片片，有在半空裏的，有在水面上的，有的是全花，有的是半朵，有的是一瓣，五隻大小蝴蝶，追着花片兒飛。那畫上題了有一首七絕，乃是：

夕陽影外滿江紅，尚有餘香逐晚風，流水落花春去也，依依幾個可憐蟲。

桃枝雖不會作詩，漢文的根底，尚不十分淺薄，這二十八個字的意思，自然是懂得。覺得水村的畫，是這樣的好，文字也不錯，這個人就讓他如此埋沒了，真是可惜。拿着一張畫看了幾遍，放到一邊，心想，就是要燒這一張也把它保留了。又抽出一張別的畫來看，上一看，覺得各有各的好處，燒了未免可惜。歎了一口長氣，把這些畫依然包在一處，提了回房去。在她的意思，本來想把這些畫燒了，出一口惡氣。現在把畫提了回來，不能趁自己的心願，又加上了一悶，於是在椅子上，半靠半躺的坐着，深深的皺了兩道眉毛，一言不發。這時候孫氏回來了，見她這種樣子，便問道：你今天一人在家裏，又沒有人招惹你，怎麼你又生氣了？桃枝停了一停，纔道：並沒有那個

得罪我，只是我一個人，坐在這裏發悶。孫氏道：你一個人發什麼悶？桃枝道：要發悶，自然是一個人，兩個人就着發悶了。孫氏道：我不知道你會發悶，我要知道你會發悶，今天我在家裏陪你，就不出門了。桃枝道：什麼？你在家裏陪我？說到這裏，眉頭鬆了一鬆，笑起來了。孫氏道：唉！我知道，說來說去，你必定要那個姓子的陪你，你纔算痛快呢。桃枝臉一沉道：你放心，以後我不找姓子的了，以後你不要當着人的面，提到姓子的。孫氏心想，這可奇了。她居然不高興，姓子的起來，但是也不知道是真話假話，便笑道：那個人也不壞呀。桃枝道：你不必用話來試探我，說不和他來往，就不和他來往。我和他斷絕來往，不正是合了你的心嗎？她這一說，孫氏倒沒有什麼，門外卻有一個人大笑進來。這個人進門，又要引起無限的風浪來了。

## 第二十六回

### 偉大規模謁陵論豪傑

### 逍遙伴侶訂約訪湖山



這

個哈哈大笑進來的，正是萬有光，他走進來一拍手笑道：李老板，你所說的，我都聽見了。既是那位子先生不能得你的歡喜，讓我使出全副精神來伺候你罷。但不知我這番熱忱，能不能够蒙你容納？桃枝也不起身，自讓她嬌娘去忙着招待，只笑着向萬有光點了一點頭。萬有光笑道：並不是我有意偷聽你的話，因為我走到房門口，聽到你說話的口音，好像是生氣，我不敢突然走進來。後來仔細一聽，並沒有什麼不能告訴人的事，所以我大膽進來了。桃枝笑道：原來如此。唉！作歌女的人，又有什麼可告訴人的，又有什麼不可告訴人的，無非是那麼一回事。你以為我和姓子的翻了臉，你是去了一個情敵嗎？萬有光微笑着，沒有作聲。桃枝笑道：縱然去了一個情敵，但是我並不認你作情人，你還是我，我還是我，你縱然高興，也是空高興一陣了。萬有光道：這也無所謂空高興，真高興，只要我自己認為是高興的，就是作了一個夢，也是快活的。桃枝道：果然如此，你這話倒是中聽的。你雖然有錢，倒沒財主，老的脾胃。而且你所說的話，很有點西洋人

談愛情的口味，倒是受聽。萬有光從來不曾得着桃枝這樣連誇獎幾句的。這時候心裏的高興，倒真是實實在在，只管笑了起來。桃枝笑道：「你今天痛快，我今天也很痛快。你坐了汽車來，沒有萬有光看那神氣，心中已領悟了一大半，連道：坐車來的，坐車來的。」桃枝道：「那很好。你請我的回數太多了，我應該還一還禮。我今天還沒有吃飯，現在，我們一路吃館子去。吃完了，你陪我出城到中山陵明陵去玩玩……孫氏聽到，連忙在一邊插嘴道：「呵！出城去，趕回來唱戲，來不及了吧？」桃枝道：「來不及要什麼緊？你只要說是和萬行長一路遊山去了，金老板就不會說什麼的。說到這裏，向萬有光微笑道：「有錢的人真好，連後臺老板都歡喜你。萬有光對她這話，既不好否認，又不能承認，只是微笑而已。」桃枝忽忽換了一件衣服，向萬有光道：「走哇！這樣一件便宜事，你還有個不願幹的嗎？」孫氏笑道：「萬行長，你不要見怪，我這姑娘，就是這樣小孩子脾氣，心裏有什麼，口裏說什麼，你不要見怪。」桃枝笑道：「我隨便說一句話，倒惹出你兩個不要怪。萬行長要見怪的話，漫說你只說兩聲，就說兩萬聲，也是枉然。這只有一個法子，我和萬行長灌上兩句米湯，天大的事就沒有了。萬有光沒什麼可說，只是笑。桃枝竟是不謙遜，開步先走出來了。二人先在附近館子吃過了飯，然後同坐汽車順着中山大道出中山門，直向中山陵來。遠望到紫金山，如一座高大的翠屏環抱着南京城。山的旁枝，微微凸出一座小小的翠巒，好像是有點遺世獨立的样子。巒頭上面，遠遠望着一座白石牆琉璃瓦的飛角墓殿，亭亭高聳，直入半空，尤覺得在紫金山外，另闢一個世界。汽車在中山大道奔馳，越近孫陵，越現出這陵墓的偉大。先看到上層的白石平臺，再看到中層的平臺，和陵旁的花園，面前一座偉大的白石牌坊忽然現出，就到陵前了。汽車停了，下得車來，路邊已是排列下幾十輛汽車，一字兒並列。若在城裏，一定是很嘈雜，在這裏卻是絕無一點聲息。那路邊一塊小花園，深黃淺紫的花，在陽光裏照着，別有一種風韻。幾個小黃蝴蝶飛來飛去，草裏面，唧唧的蟲聲叫喚着，在偉大的環境下，現出一種靜穆的景象來。二人順着登山的石坡，緩步向上，這裏正有幾百個工人建築那未曾竣工的大牌坊。路邊放

了許多其高過丈，二人合抱不攏的大石墩。由山邊順着下來鋪了許多木板。山上放了一架小小的機器，垂下兩根鐵纜，鐵纜有十幾丈長，縛着下面的石頭，由木板上拖上去。那石頭在地下平放着，記着數目字是22500斤，只看它一丈二三長，六七尺的圓徑，這數目應該是記着二萬多斤吧？上面的機器，用煤火燒着汽鍋，輪子是努力的轉動，鐵纜拖着那石頭，可是半天也沒移動五寸。石頭邊還有許多工人，墊石頭扶木板，照應着那石將軍。拉了一陣，機器似乎也累了，司機的人停止了輪子轉動，工人們也休息了。桃枝閒閒的說了一句道：這石頭不是紫金山的，是那裏來的呢？工人道：遠了，是香港來的。桃枝道：呵！這樣大的石頭，由山下拉上去的，已經是這樣費力，由香港搬到這裏，飄洋過海，那要費多大的事呢？工人道：這樣一塊石頭算什麼？這樣大的石頭，有好幾十塊呢。桃枝望着萬有光伸了一伸舌頭。二人又向上走，經過寬敞平滑的長坡，見兩邊的陵園，栽的新樹漫山而過，越陪襯着這陵墓規模偉大。腳下登着石階，約莫有一大半的級數了，萬有光就微微喘着氣。桃枝倒沒有什麼感覺，帶走帶跳，一直走到石階上層的平臺，回頭望着萬有光還站在石階正中休息呢。這平臺四週圍着白石欄干，幾十方丈平面，甚是開闊，正面三座陵殿的圓門，高瞻遠矚的開着，門外配着大銅鼎和幾個武裝衛士，自有一種威嚴，令人說不出來。桃枝不敢貿然走進去，只在平臺上徘徊，許久，萬有光纔走上來。桃枝笑道：我們進去看看中山先生的石像吧？萬有光取下帽子在手，拿出手絹，只管揩頭上的汗，喘着氣道：停一停罷。我們去見中山先生，其勢忽忽的，乃是大不恭敬。說時，望了在平臺上徘徊的衛士，衛士只管走，卻不會去理會他。二人在殿外休息了一會，然後從從容容走進殿去。殿裏四壁陡立，潔淨無塵，中間一個中山先生的石像，長袍馬褂，手按膝上的圖書坐着，真個是又慈愛，又莊嚴，又偉大的樣子。萬有光見衛士在門外，向石像鞠了一躬，馬上退出，二人走到石欄邊，向下面看去，只見平林遠岫，一層一層的由西南而來，好像是朝拜那裏似的。極遠的地方，看不見什麼，只有地上的青煙，與天上的白雲相接罷了。桃枝道：這個地方，真是不錯。天然的風景，在中

國或可以說是難找，這樣大工程的陵墓，中國真是不多見。萬有光道：豈但是中國，就是全世界也少有哇！中山先生一生革命，造成中華民國，非如此不能見得國人崇德報功。桃枝道：我在學校裏讀書的時候，也聽得教員們說得爛熟了。中山先生推翻帝制，是個平民革命家……萬有光不等她說完，便道：他老人家在日，只要我們崇拜他，信任他就够了。他去世了，就應當用大大的建築來紀念他，讓他萬古不朽。桃枝哦了一聲，便道：好了，我們再到明陵去玩罷。二人於是下得山來，坐着汽車，向明陵而來。在車上望了一叢郁郁青青的樹林，和山混合在一處，那就是明陵，陵外有兩枝小山崗，向裏環抱着，倒也緊湊。但是由這裏向明陵的路，卻是荒蕪的山道，路上雜着碎石與亂草，不像到孫陵的中山大道，平坦光滑，路邊也沒有新栽的路樹和指示車馬的木標。路外有些翁仲石馬石獸，都七零八落的在亂草裏。山麓下一道紅牆，開着三個圓門，門外一片亂石子地，幾所草篷賣茶，三四輛汽車，零亂的在敞地裏擺着。二人下車進了門，一個長院，倒栽了些花木，兩旁舍屋，是個鄉學校。遊人行走是自由的。再進有個小殿，裏面樹了一方大石碑，欄干門朝外關着，裏面有兩個揚字帖。那裏亂擺着棹杙，亂掛着字紙，轉到殿後，有兩個古董攤子，擺了些殘磚斷瓦，和大小古錢，仔細一看，竟沒有一樣是真的。再進是個像殿，門倒敞開着，上面掛了明太祖的像，似乎不大引起人的敬重，殿裏擺四五張棹子，棹上現成的乾果盤子和茶壺茶杯，殿外還有個燒柴火的泥爐子在燒水，殿門口，並有兩張棹子並擺，擺了糖果香煙，和風景照片。原來變成茶社了。由這裏向後忽然進了一個大圓洞門，猶如城洞，門內斜着向上，又像隧道。出了洞口，迎面一個山峯，樹木長得很茂盛，兩旁有路可上，就是太祖陵了。桃枝瞻望了一番，搖着頭道：明陵我還是第一次來，規模既不見得偉大，而且也有點荒蕪了。我覺有點名不副實。萬有光道：明朝人作事，本來胸襟不開闊，朱元璋也是談種族革命的開國皇帝，但是聽說他爲人，很厲害，殺人是不睜眼的。清朝也不是漢族，把這個地方還保留着沒動，就很對得住他了。在他子孫坐天下的時候，這裏當然是禁地，若保持到如今，還有這個樣子，總

還算是普通中國人，依然認爲他是個英雄的原故。桃枝聽他如此說了一遍，不由得笑了。萬有光道：你笑什麼？我這話不對嗎？桃枝道：總算是對的。我倒看不出你能發出這樣一番議論，你這人總算是不俗。萬有光笑道：何以見得我不俗？桃枝道：這個你有什麼不明白？現在有些人帶着女朋友出去玩，那不過做一個由頭，其實是帶着女人出來談談戀愛。你居然不談這個，只和我討論英雄豪傑，這很好。遊山玩水，本來是高雅的事情，應該就只談些高雅的事情，像這樣子遊山玩水，雖然和男子在一處，我也願意。萬有光道：你真願意嗎？桃枝哼了一聲道：李老板向來不說假話。萬有光道：我打算到西湖去玩玩，你可能跟着我去。桃枝道：你這是強人所難了，你不知道我在南京唱戲，是離不開身子的嗎？萬有光道：唱戲算什麼？你一個月不唱，也不過是一百多塊錢的包銀，你怕沒有法子向家庭交賬。說着，將腰下一拍道：囉，全歸我擔任。桃枝道：設若我回來之後，人家不再要我了呢？萬有光道：像你這樣人，那家能不要你？就算全不要你了，我萬有光作事，是不肯害人的，你將來的生活費，這都歸我擔任了。你看我說話爽快不爽快？桃枝微笑道：爽快，只怕你這裏頭，安有一種別的心眼，想把我引到生地方轉我的念頭吧？萬有光道：李老板，你說這話，是你把自己看小了。要說用這種手腕對付別人，或者是可以的，對於李老板，無論什麼手腕，恐怕也是枉然。桃枝道：若說別人對我弄手段，我倒是不怕。要我和你去，也可以，但是我們要約法三章。萬有光道：那三章呢？桃枝昂頭想了一想道：現在且不要說，我們到前殿裏去先喝一碗茶，等我把這事想個透澈。萬有光見她大有許可之意，十分歡喜，就和她一路走回前殿來。到了前殿，喝了一遍茶，萬有光又問她有什麼條件？桃枝低着聲音道：這裏還有許多人，怎麼能談這個問題。萬有光也不便一再追問，只得微笑等着。喝完了茶，二人一路走出殿來，快到大門口了，桃枝停住了腳問道：你怎麼不問了？萬有光道：我心裏是很想問，口裏可問不出來。桃枝笑道：我現在可以提出條件來了。第一無論到什麼地方住宿，我們要分房，旅館簽名簿上，你姓你的萬，我姓我的李，各不相涉。萬有光道：這是當然。桃枝道：噫，這樣一個重要條件，你

倒說是當然，我倒猜想不到。第二那就好辦了。就是我要什麼時候回來，你就送我回來，你不送也可以，但是給我的川資，要給足了。萬有光道：這尤其是不成問題，我豈有把你帶出去，用不給川資挾制你不走之理？桃枝笑道：你的話太好說了。這第三個條件，那就不成問題了。就是這次所有旅行的用費，彼此各攤一半。當然，我現時拿不出來，暫時由你墊出，只當是借款，將來我有了錢的時候，我完全還你。萬有光不覺呵喲了一聲道：這如何使得，我請你出去玩，要你拿出一半錢，我這人未免太不够朋友了。桃枝道：你若不同意，那就等於租個臨時太太陪你，我有什麼面子？萬有光想了一想，笑道：李老板的脾氣，我是知道的。要成功還不如答應你爲妙，我完全容納你的條件就是了。還有什麼話嗎？桃枝道：我沒有可說的了。就是我嬌娘要多少錢，我不敢斷定。但是無論要多少，暫時由你出，將來必得讓我歸還你。萬有光笑道：是一定一定。桃枝笑道：好！我就陪你遊一趟西湖，你打算那一天動身呢？萬有光道：我本來這兩天就要回上海去的，只要你有工夫，今天走也可以，明天走也可以，我是無不樂從。桃枝笑道：你倒無不樂從了，這真是一件奇聞哩。如此一說，連萬有光也笑起來了。桃枝道：不必玩了，趕快坐車回城，我好和我嬌娘去說，結束一切，我們明日就走。萬有光笑着看了她，說不出所以然來。桃枝道：怎麼樣？你倒有些不願意嗎？萬有光連着哦哦了兩聲道：我怎麼會不願意？我是喜出望外，說不出所以然來了。桃枝斜着眼向他望了一下道：沒出息的東西。桃枝這一句話，分明是罵他的。可是萬有光聽了，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愉快。桃枝笑道：呆站在這裏作什麼？走哇！萬有光被她提醒了，這纔跟着她同上汽車，一路回南京城來。到了城裏，桃枝要萬有光一同送回家去。到了家裏，桃枝一頭高興，走進屋去，抓着孫氏的手，笑道：嬌娘，我要到杭州去遊西湖了。你說快活不快活？說着，連跳了兩跳。孫氏見她高興到這種樣子，倒莫明其妙，望了她作聲不得。還是萬有光站在一邊，將經過的情形都告訴了她。孫氏且不答覆她的話，拿了一根香煙，在一邊坐了抽着。桃枝道：嬌娘，你不要想什麼心事，我是去定了的，你若是不答應，我也不會再上臺唱戲。大概我總不會爲了這事。



犯什麼死罪。孫氏噴了她口煙道：你同萬行長去，我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只是你叔叔若不同意，和我要人起來，我怎樣去答覆呢？桃枝道：這很容易答覆呀！他要留着我，並不是要我這人，乃是要我和他掙錢。我雖不唱戲，照樣和他掙錢，他也就無可說了。他若是不答應的話，留着我的人，不和他掙錢，也是無用，何況我去玩一趟，爲時不多，不久就要回來的呢。萬有光道：李奶奶，若是爲錢的話你放心，我和李老板到杭州去至多也不過兩三個禮拜。就算是一個月罷，充其量也不過是三百塊錢的包銀罷了。這一筆錢，我可以先墊出來。孫氏道：倒不是爲包銀這點問題。萬有光笑道：我在上海，還小小有點產業，我決不能爲着拐了李老板跑，這些家產都不要。孫氏笑道：只要萬行長肯拐她跑，我們的事就好了。桃枝道：唉！不要轉灣抹角的說，這話我替你說了罷。你是怕我糊裏糊塗就這樣嫁了姓萬的，一去永不回來。其實我不能這樣隨便嫁人，用不着你擔憂。我若是真嫁了萬行長，你們算檢着飯票子了，以後要錢的機會太多了，何必在這個時候計較呢？萬有光笑着搖了一搖頭道：這簡直句句開門見山。孫氏道：要去也行，我得跟了去。桃枝聽說，打了一個哈哈，笑道：嬌娘，你也不照鏡子，現在不是你們的世界了。孫氏紅了臉道：這孩子越說越瘋，我有什麼去不得？多少也可以和你們照應一點。桃枝笑道：有什麼關係，帶你去玩一回也可以。但是花錢的老爺們，他是要帶一個美人兒在一處，開心作樂，弄一個老婆子跟着，礙手礙腳，那就討厭萬分了。萬有光搖搖手道：這事不必討論了。請你二位自己商量罷。我晚上再來一趟。說畢，自坐汽車回旅館去。到了晚上，取了五百元鈔票，用一個手巾包着，又送到桃枝這裏來。她正和嬌娘爭吵着，一個要趕快上茶樓去，一個是表示決計不再唱戲。二人爭論未已，見萬有光進房來，孫氏道：萬行長，這都是你引起來的，桃枝已經不肯唱了。萬有光且不作聲，將手巾包先放在棹上，然後從從容容的，將手巾包解開來，露出一大疊五元一張的鈔票。孫氏見他將一個手巾包放在棹上，本來已是很注意。這時見是一大疊鈔票，目光更釘住了。萬有光指着鈔票笑道：我要跟李老板學個爽快，這是五百塊錢。只要你答應一聲，這五百塊錢你

就先收過去，以後的事，我們再說。你若是不肯，我也不在南京耽擱了，明天搭早車回上海。說着，手上將空手絹抖了一抖，作個要收起鈔票來的樣子。這一下子，在孫氏面前，總算是千鈞一髮的緊要關頭了。

## 第二十七回

突逢學子來翩翩可喜

善爲美人役脈脈鍾情



孫氏見萬有光將手絹一抖，大有將錢包了就走之勢。連忙站起身來道：萬行長，並不是我有什麼不肯，我的事，全是桃枝她叔叔作主。他那個脾氣，又不大好，設若我糊裏糊塗……萬有光笑道：既是李奶奶有爲難之處，我們就不必望下談了，算了罷。說時，將手絹鋪到掉上去。孫氏連搖着手道：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呢，你又何必找急？她叔叔不好說話，哎，抽雅片的人，還有什麼大不了的志氣嗎？只要萬行長能多給他幾個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什麼大事都帶過去了。萬行長，你就添幾個錢，也不在乎。桃枝道：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人家一不是討我，二不是買我，你憑着什麼和人家爭多爭少？我說明在先的，這回出去用的錢，將來我發了財的時候，我全數奉還人家的。你現在要那末多，就是和我添上一重累。孫氏望着她皺了一皺眉毛。有一句什麼話要說出來，終於是忍回去了，只是望着她而已。萬有光笑道：你二人不用擡槓，若是光爲了要添幾個錢的話，這沒有多大的問題，我添上二百塊錢就是了。孫氏向着萬有光滿臉放下笑容來，因道：你拿出一萬來也不在乎。你既是很喜歡桃枝的，你就再添上五百罷。我這姑娘是無話不說的，我也就無話不說了，你想呀！她和你朋友交情總算不錯，有一天她高興了，她說是要嫁萬行長，她馬上就嫁的，你想，到了那個時候，我叫天不應，叫地也不應，以後我有什麼法子找她養我？我何不趁個現成，就在這時候找上一筆呢？桃枝笑着和萬有光點點頭道：這倒是實話，一個人能說實話，心眼總算不錯，你就湊成她所希望的這個數目。這樣一來，你固然可以玩個痛快，也像對我下了一筆定錢，以後我要嫁你的話，你就不必再花錢了，多麼好呢？萬

有光心裏，自然是巴不得如此，既是她們說明了，這也好辦。因笑道：要是像二位這樣痛快，我沒有什麼不答應的好罷，我就拿出一千塊錢來。那末，你們剛纔討論上茶樓不上茶樓這一件事，那是不成問題了。桃枝道：上茶樓去唱戲，無非是爲了錢，坐在家裏，有錢飛了來，這是最稱心不過的事，爲什麼還要去上茶樓呢？你要想我孀娘不疑心，最好今晚煩你的駕，再跑一趟，將那五百塊錢，馬上送了過來，讓我孀娘安心睡覺。那末，我明天就可以陪你走了。孫氏指着桃枝道：你這孩子說話，簡直不替作孀娘的留一點地步。據你這樣說，我還成個人，簡直是財迷了。桃枝笑道：光是作財迷，不算好人，只要不爲了錢黑心，都是好人。孫氏道：你越說我越說出不好的來，依着我的脾氣，我大耳括子打你。說着，將手一揚。桃枝笑着兩手扶了萬有光，向他身後一藏，哈哈大笑起來。萬有光是老想接觸桃枝而不可能，只要她一扶，萬有光身上就是一陣奇癢。所以她也笑了，他也笑了。桃枝站定了，拍着萬有光的肩膀道：不要鬧了，你回去拿錢罷，我們明天好搭早車走。哇，萬有光道：真的嗎？桃枝道：我幾時拿話騙過你。萬有光道：好好好，我馬上回去預備。說着，趕快坐了汽車回旅館去，一面打電話向朋友湊現款，檢點行李，款子由人送來了，又親自送到桃枝家來，到了晚上一點鐘，纔回旅館安歇。這下午，洪省民和柏正修都不在旅館，這時回來，聽到茶房說，萬行長要走，都驚訝起來。趕忙跑到萬有光屋子裏來，見果然將收拾的行李，作了幾捆，放在屋子一邊。柏正修笑問道：老萬，也受了什麼激刺了嗎？怎麼突然宣告離京？萬有光笑道：不錯，我受了很大的激刺，我明天一早就走，已經把在此地的事情，都已經辦妥當了。洪柏二人聽了他這話，見他的東西，固然是收拾好了，但是臉上也並沒有什麼憂憤不平之色，似乎不是受氣，似乎又是真要走。都望了他發呆。洪省民道：你明天就要走，李桃枝老板，知道不知道呢？萬有光笑道：她大概也知道，那沒有多大的關係。洪省民笑道：在外面玩笑的人，就是如此，無論男女雙方，說的多好，一天男女雙方要離別了，就各走各的，誰不管誰。萬有光道：事實上誰也不能管誰呀。譬如我不能爲了一個歌女，老住在南京，她在此地有職業，也不能爲了和

一個茶客不錯，就丟了正事不幹。洪省民道：然而你總未免是個薄情的人兒，因為你是說過愛她，什麼犧牲，在所不惜的，現在怎麼一下子就把人家丟了呢？萬有光只是笑，並不說什麼。洪省民道：怎麼着？你這樣子，倒是很歡喜，不要是不回上海吧？萬有光笑道：什麼話都不用問，好在我明天早上就要走了。到了明早，自然也就明白了。二位請各回房間，我明天既是要早走，今晚我總得早休息一點，不必問了。一覺睡醒過來，自然就水落石出了。柏正修和洪省民又胡猜了一陣子，總也是摸不着頭腦，只得回房去了。到了第二日早上，柏正修披了睡衣起牀，一看手表，已是七點鐘，萬有光若搭早車，那就快走了。趕忙到萬有光屋子裏去一看，洪省民也是剛來，最奇怪的，桃枝和她孀娘也在這裏。柏正修笑道：究竟是李老板和萬行長的感情不錯，還能够起這樣的早來送行。桃枝望了一望萬有光，見他並不更正這話，心中明白，只是微笑。洪柏二人忽忽漱洗已畢，送了萬有光到下關車站，見他買的是到杭州的兩張聯票，這纔明白過來，這一分羨慕的意思，也就不能再用語語來形容了。萬有光和桃枝同坐在一間頭等包房裏，由玻璃窗子伸出頭來，向人微笑，只看他鼻子邊，兩腮下那兩道笑紋是深深的印下去，也就得意極了。火車開了，他還看見洪柏二人站在月臺上笑呢。萬有光和桃枝對面坐了，桃枝笑道：我看你今天不斷的發笑，大概心中是很快樂。萬有光笑道：自然是很快樂，不過我這種快樂，還只有一半的程度，其餘一半，還等着你的命令呢。桃枝笑道：男子們都是這樣，得一步一步的。剛剛到了第一層，又想第二層了。萬有光笑道：人的慾念，本來是沒有止境的，但是牽涉到男女問題上面的時候，卻有一個最高點，到了那個最高點，就不會再進了。桃枝道：這個最高點，是不能一跳就上去的，越慢越好。萬有光道：那爲什麼？桃枝道：因爲到了最高點，不能再進，鬧得不好，就要向後退了。萬有光聽說，也點了點頭。二人說說笑笑，都很快樂。萬有光固然是有點如願以償，就是桃枝現在不負什麼事業上的責任，放心遊歷，也是很痛快。這火車由南京到鎮江，人慢慢擁擠，萬有光這屋子裏，加進來了兩個客。他只得把自己的座位騰出，和桃枝坐在一張椅上。到了常州，

人更是多，屋子裏又加進了兩個人。這樣每站增加，到了蘇州，屋裏已經是十個人了。在椅子上無地位的，將小箱子放在房間門口，人坐在箱子上。桃枝靠了車窗坐着，既不便和萬有光當了人談什麼心事，久看風景，身子轉過去，也是不舒服，久而久之，坐着有些倦意，便靠了車壁沉沉睡去。但是火車震動着，她不能支持原來的狀態，慢慢將身子斜過來，她的頭，就枕到萬有光肩上來。她雖是不自知的行動，萬有光卻同得了一種美差一般，心裏得意之極，身子一動也不敢動，怕是會把桃枝驚醒了。只在這個時候，房間門口有個少年，走過來又走過去，不住的向屋子裏打量。萬有光正沉醉在甜蜜的幻想裏，只是構思，那裏有空顧慮到房間外去。那個少年走來，走去了幾趟，究竟是忍耐不住了，就在門外叫了一聲叔叔。這一聲叔叔的聲音，萬有光很是耳熟，擡頭向外一看，原來是他的姪子萬載青。他是蘇州一個大學裏的學生，家住在杭州，常是蘇杭滬三頭跑。叔叔二人，一年不容易見面兩回，今天不圖在火車上遇到了，萬有光因事出於意外，不覺哈了一聲，身子跟着起了一下，把桃枝也驚醒了。桃枝一看那少年，約莫二十歲上下，穿了一件淺藍色的軟面綢夾衫，在衣襟上插了一枝自來水筆。臉子雪白的，雖然略瘦一點，然而清秀眉毛，配着炯炯有光的一雙眼睛，足可以代表英氣勃發的青春之美。他帶了一頂米色的細呢帽，略歪着，露出漆黑溜光的頭髮。他對着萬有光半鞠躬，那樣恭敬有禮的樣子，在門外站着。萬有光便介紹道：這是我舍姪。又指着桃枝道：這是李老板。萬載青聽說，隨手就取下帽子，很客氣的，向桃枝點了一個頭。萬有光道：你那裏去回上海嗎？萬載青道：不回杭州去。叔叔是回上海了。萬有光指着桃枝道：我陪這位李老板去遊西湖，倒可以同車了。萬載青笑道：好極了，趕着我回家，我可以照應一二。萬有光道：不吧？我一個人來，那裏也可以住，有李老板在一處，還是旅館裏好。萬載青只說得一聲是，並沒有再說什麼。萬有光皺了眉道：頭等車都是這樣擠得要命，你有地方嗎？萬載青笑道：不要緊，過了上海人就鬆動了。說畢，他便和桃枝點了一個頭道：李老板，再會。然後走開了。桃枝笑道：這是你的親姪兒嗎？倒是文質彬彬的。萬有光道：不很親。

我和他父親，已經是很疏的堂兄弟了。看他倒是個好孩子，只是他常在各處跑，究竟書念到什麼樣子，我不可知道。桃枝道：看那樣子倒也斯文一脈，大概喝有一點墨水。說着，她倒笑起來了。火車到了上海，坐客紛紛下去，果然這屋子裏，就剩萬有光和桃枝兩個人。等火車上的秩序稍微安定一些了，萬載青然後手提一隻小皮箱走了進來，取下帽子，先點了點頭，在萬有光對面坐下。萬有光先道：這位李老板在南京很有名的，學問很好，從前在中學念過書，因為羨慕西湖的風景，約我同去玩一玩。她很客氣，一路上的旅費，事先就約好了，不許我會一個錢的東。桃枝笑道：這也不算什麼，何必還要逢人說明呢？萬載青僅僅微笑着，沒有下什麼批評。一會子工夫，火車上茶房，從新泡來三杯茶，送到棹上。萬載青先拿了一杯，兩手捧着，送到桃枝面前，桃枝只好起身相接。在這二人迎送之間，桃枝卻聞到一陣很濃厚的香氣襲人。心想，這位少爺，很有些女性化。一個作大學生的人，多少要有些丈夫氣纔好，怎弄成這娘娘腔？心裏如此想着，不免向他微笑。萬載青倒像是不覺得，依然很恭敬的在對面坐下。萬有光因為有個晚輩在當面，不便和桃枝說什麼，一路之上，只是和萬載青談些家事。桃枝坐在一邊，也不插嘴，只是默然聽着。但是這位少爺雖然是和叔父說話，對於旁邊的人，也不敢十分冷淡，遇到有批評性質的話語，必定將臉掉過來，朝着桃枝，以便她也可插言。桃枝偶然拿出一根香煙來抽，他馬上在衣袋裏掏出那個白鋼自來火匣，按着機子，擦了火送將過來。偶然要喝茶，看看玻璃杯子裏大半杯子涼茶，正在躊躇着，他馬上跑了出去，叫茶房送開水來。桃枝雖然覺得這人有點浮華，然而在他這樣體貼人情的所在看來，覺得也有些地方可取。倒不像初見面的時候，那樣菲薄他。火車到了杭州城站，已是十一點鐘了。萬載青自告奮勇，說杭州地方，他是熟識的，馬上跑下月臺，找好了腳夫，找好了棧房接客的，並代叫了汽車，一直把萬有光送到湖光旅館，又陪着喝茶吃飯。這湖光旅館，開設在湖邊岸上，一字通廊的樓房，面湖而開，桃枝和萬有光各開了一間面湖的房子，隔壁住着桃枝。這一天半晚，在火車上震動着，身體也是十分的疲倦，到了旅館裏以後，

身子已是支撐不住，這時吃過飯，見走廊下設有搖椅，她將椅子拖過來靠了欄杆，身子向下一倒，便躺下去，向欄杆外看去，只見北岸一帶，燈光照耀，水上下兩道白光，隱隱之中，有些樓臺山林的影子。面前卻有一片混沌的湖光，映帶着一些山影，在月色朦朧中，雖然看不清楚，預料着這風景，一定不壞。看了一陣，昏昏欲睡，因為窗戶洞開，湖面的風，吹到人身上來，涼襲襲的，有點受不了，正待進房添衣服，卻有一樣東西，輕輕覆在身上。睜眼一看，原來是萬載青把自己一件夾斗篷提了來，替着蓋上。他也並不驚動，提着他的小皮箱，悄悄的走了。桃枝心想，男子體貼女子的，我也看到不少，像這位少爺如此體貼的，實在是不多。而且他在女子面前作了事，並不希望那個女子知道，這更是旁的男子所辦不到的。這樣想着，睡不住了，披了斗篷坐起來，見萬有光正在屋裏收拾行李，便走進屋來笑道：你的令姪走了嗎？萬有光笑道：大小事伺候一週，他也可以走了。桃枝道：這人倒沒有什麼少爺脾氣。學問大概不錯。萬有光道：學問如何，我倒是不知道，念書十九年了，應該不怎麼壞纔好。哎呀！你身上披着斗篷，身上涼嗎？不如先去休息罷。今天你很累，明天也不必遠遊，坐着船在湖上遊遊就行了。桃枝道：你姪少爺明天還來嗎？萬有光道：他倒是說來和我們作引導，其實他不來作引導也不要緊。西湖上到處交通便利，到處可以打聽去路。桃枝道：有人引導，可以省了去打聽，那不是更好嗎？萬有光到了這時，可不好說什麼，只微笑着。桃枝也是感覺到身體困乏，別了萬有光回房睡覺去了。到了次日清晨，桃枝急於要看湖景，披了衣服，走出房來，就靠了欄杆，向外看。只見眼前的西湖，週圍有幾十里大的地面，水面上浮起一層白煙，籠罩着全部，在白煙裏隱隱約約，露出許多青翠的影子，似乎是飄在水面上的。有些小船，在近處划向遠處，慢慢的鑽入深煙裏面去，由模糊而至於不見。湖煙以外，南北兩面的山峯，或高或低，三方包圍着，真有些像中國畫家畫的遠山，乃是有如無的一片青影子。忽然一線太陽光，由半空裏射到煙水中，那煙霧慢慢清淡起來，就露出一片水光，全湖也就清楚起來，看着那遠山環抱，湖裏浮起的湖心亭，三潭印月等處，很有趣。尤其是白堤這道

堤，直伸到水中間去，斜斜的一道樹木，猶如一條青龍浮在水面。正看得出神，萬載青今天換了一套青嗶嘰的西服，笑嘻嘻的走了來，遠遠便是一鞠躬，笑道：「李小姐起得很早，真是風雅極了，一起牀，就來看風景。」桃枝見他將帽子拿在手上，那極端恭敬的樣子，真不能說人家不客氣。因笑道：「這也談不上風雅二字，我是爲了遊西湖來的，昨天來晚了，沒有看到，今天起來，自然急於要看看，所以一披衣服就走出來了。」令叔還沒有起牀，到我房間裏去坐坐。萬載青點着頭說好，就跟着桃枝走進來，一摸棹上的茶壺，還是涼的，料着還未曾泡茶，就趕快跑出房去，叫茶房泡茶。桃枝笑道：「萬先生，你不要這樣客氣。萬載青道：不是我客氣，因爲李小姐從沒有到杭州來過，這裏各事的規矩，多少和南京上海有些不同，我在此地住家的人，遇事引導，也是義不容辭的呀！」桃枝笑道：「將來出去遊覽的時候，自然少不得要萬先生一路去的。」萬載青道：「一定一定，有什麼事，只管找我就是了。」桃枝說着話，扣好了衣服，正待洗臉，萬載青卻退了出去，而且順手給她反帶上房門。桃枝心想，他一定是猜我有避開人的事情，所以把門帶上去了。從來男子們只有見着女子就不捨得的，像他這樣能自己閃開的，真也是不可多得呢。心裏如此想着，一個人在屋子裏，倒笑起來了。只在這時，門一推，萬有光伸了一個頭進來，笑道：「你早起來了嗎？」桃枝笑道：「你這人有一點冒失，人家一個大姑娘在屋子裏，也不定作什麼，你怎好衝了進來呢？」萬有光向後一縮道：「這是我錯了，可是你事先沒有聲明啦。」說畢，一笑而去。然而在這一點上，桃枝可覺得乃叔不如乃姪了。

## 第二十八回

### 遊棹夕陽中湖光繪影

### 並肩白堤上夜色宜人



有光總把桃枝當個昂頭天外的人，那裏知道萬載青這一點小殷勤，她竟認爲很可歡喜呢？而且自己料着桃枝是個爽直的人，遇事也就由爽直入手，不尙虛僞。但是這爽直



兩字，在女性面前，總也有不能使用的一天，他就不會知道了。這時，他讓桃枝笑說了一句，卻也不放在心上，很自在的回房來漱洗，萬載青也陪着他坐到房裏來。萬有光道：實在你也不必這樣客氣，昨天你剛回杭州，家裏少不得總也有些事情，你又何必今天就來陪我們？萬載青道：叔叔難得到杭州來的，陪着他玩兩天，那也不算什麼。我母親本要到旅館裏來看你的，我說叔叔朋友很多，他會回家來的，不必去看他，我母親也就不來了。萬有光笑道：倒是你母親不來的好，你沒有說別的什麼嗎？萬載青微笑道：我怎能說別的什麼呢？我也不能那樣優不是。萬有光聽他如此說，這話的內容，是彼此心照，也就不必多談了。漱洗完了，叫桃枝到一個屋子裏來，吃過了早點心，便商量着今日的遊程。桃枝道：別的都罷了，蘇小墳，岳王墳，靈隱寺，這是我要先瞻仰瞻仰的。萬有光道：這很容易，正是一條路。我想這三處地方，都是你在鼓兒詞上看得爛熟了，所以急於要看看。其實這樣子逛我也同意的。一天一條路，有一個禮拜，從從容容，也就把西湖遊過了。桃枝笑道：這一條路是坐車呢？還是坐船呢？萬有光道：本有公共汽車可坐，但爲着便利一點，我還是自己叫一輛車子來坐的好。說到這裏，笑起來道：我這幾天非大大的用錢不可，和你拚上一拚。載青這句話，你大概不懂吧？李老板爲人，太君子了。她和我約好了，遊湖的錢，她要攤一半，我先墊出來，將來再還我。現在我多多的用，看她還客氣不客氣。萬載青笑道：叔叔這話，自然是好意，以爲多花了錢，李老板現時還在賣藝，當然攤不出來，也就不說還錢的話了。可是我們在李老板的一方面說來，好像是叔叔故意拚着花錢，拚得她還不出錢，讓她永遠得着叔叔一種恩惠，讓她忘不了。桃枝聽了這話，臉上不免紅起一陣。萬有光打了一個哈哈，笑着站起來道：那是什麼話？我這人未免存心可誅了。李老板可不要信他的話。若是照他的話說，以後遊覽上花錢，我就不作主，聽憑於你就是了。桃枝笑道：說來說去，全是你一個人的話，我又沒作聲。萬有光笑道：不過我說的話，經載青這樣一研究，好像有點不合適。桃枝笑道：好像有些不合適，那末，是你自己心虛了。說了這話，就向載青微笑。萬有光覺得她如此一再的見逼，當了姪兒

的面，有點不好意思。無別的話可說了，只是笑。還是萬載青看到大家都無聊似的，不便再說笑話了，因道：既要出去遊覽，自是宜早不宜遲，我們現在可以出發了吧。萬有光也正是要借事收回話鋒，也就趁此忙着吩咐茶房打電話找汽車。汽車來了，自然是三個人一同坐了汽車出去。他們沿着白堤，逛了孤山公園，靈隱各處，由裏湖的沿山馬路回來。桃枝是沒有到過西湖這些名勝地方的，自然是看着樣樣都好。而且萬載青對於杭州的故事，是非常熟悉，到了什麼地方，都要把一段勝蹟表揚一番。桃枝聽到更是有趣。萬有光究竟是中年以上的人了，回家之後，不免有些疲倦，就躺在牀上。桃枝因為不會逛過水路，就在欄杆邊搬了椅子坐着，閒眺湖上的風景。萬載青先在萬有光屋子裏坐了一會子，然後慢慢的踱到長廊下欄杆邊來，笑道：李老板遊興甚濃呀！遊了回來，還不覺得疲倦呢。桃枝笑道：我們這樣年輕輕的人，何至於像你叔叔那樣不中用。萬載青連忙和她搖着手，又向屋子裏連指了兩下。桃枝看到，抿了嘴微笑。萬載青說着話也就拖了一把椅子，在她對面坐下。見桃枝向湖外的一些山峯望着，就用手指點着，告訴她，什麼地方，是什麼名勝。直談到夕陽西下，方纔回去。到了次日，依着桃枝的計劃，只在湖上玩玩，三個人包了一隻船，將湖心亭，三潭印月，月老祠，都瞻仰了一番。其次便穿過蘇堤，到各莊子上去遊覽。也不過遊覽了三四個莊子，桃枝便動議道：今天遊的地方不算少了，回旅館去休息罷。萬有光因昨天遊覽回去，有點疲倦，惹了桃枝見笑，今天就始終支持一遊到晚的精神，決不肯中途停止。現在桃枝先說要回去，便笑道：今天這是你回去的，可不要說我不中用了。桃枝道：原來我們昨天說的話，你都聽見了。幸而我們所說的話，總不能算是罵你。要不然，在人家姪兒面前，罵人家叔叔，說破了，叔叔兩方面都有些不好意思了。萬載青聽了，不敢說什麼話。萬有光卻說道：這也無所謂不好意思，作姪兒的，自己不罵叔叔就是了，難道還能管着別人不罵叔叔嗎？他說笑着，就毫不爲意的坐船回了旅館。因為時間還早，便和萬載青一路，去看看自己的堂嫂。然後別了萬載青母子，去拜訪杭州幾位友人，萬載青見叔叔走了，一人卻到旅館

裏來看桃枝。桃枝因一人存旅館裏，實在感到無聊，拿了一本西湖指南，縮在睡椅上翻閱。萬載青走着離她還有二三尺路，便停止了。桃枝眼光在書上，彷彿身邊有人，以爲是茶房，也沒有理會。過了約莫有五分鐘，那個人影子依然還在那裏，桃枝倒以爲奇怪，偏過頭來一看，纔知道是萬載青。連忙站起身來笑道：萬先生來了，怎麼也不作聲？萬載青笑道：不是我不作聲，因爲李老板正在這裏看書，我怕胡亂說話打斷了你的文興。桃枝笑道：果然是這樣，你這人未免太傻了。你想，我手上這一本書，有多麼厚？設若我只管向下看，看兩三個鐘頭，難道你還能在一邊等上兩三個鐘頭，不作一聲嗎？萬載青笑道：我也不能那樣不知趣，若是李老板看一個不擡頭的話，我就悄悄回身轉去了。桃枝點點頭笑道：這話若是在別人口裏說出來，我是不相信的，現在由你口裏說出來，你這洋書呆子，大概可以作到的。萬載青道：書呆子就是書呆子罷了，怎麼還要加上一個洋字呢？桃枝笑道：這自然有原因的。若是個中國老書呆子，他見了女人，非躲着遠遠不可！洋書呆子，正在這種人反面，見了女人，總是小心謹慎，好好的恭維人家。就是自己吃一點虧，以爲那是尊重女權。這種尊重女權的習慣，都是從西洋來的，你想，這不是洋書呆子嗎？萬載青笑道：不愧李老板是個藝術家，轉了這樣一個大灣子，歸到了本題，原來是我尊重女權呢。一面說笑着，一面坐下，就對着桃枝坐了下來，笑道：像李老板這種人，真是不可多得，就是遊湖，還有工夫看書。桃枝笑道：我又會用什麼功？這無非是我一個人坐得太無聊，找上一本書看。有人陪着我談話，我就犯不上看書了。萬載青道：可惜李老板疲倦得很，要不然，我沒有什麼事，倒可以陪你坐一隻船到湖上去遊一遊。湖上的夕陽晚景，是比中午的景緻更好看的。桃枝道：我是爲了遊西湖纔到杭州來的，豈能有好風景不看？而且坐在船上，和坐在旅館裏，也沒有什麼分別。又怕什麼疲倦？萬載青站起身來道：既是如此，事不宜遲，我們就去。桃枝見他起身，也就到屋子裏去，擦了一把臉，撲了一點粉，然後和他一路走出旅館門口。這門外就是遊船的碼頭，划船的船夫，三三五五，都站在碼頭上閒談，見有男女兩位向前，這正是絕好的買賣，趕忙圍

上一羣人來拉生意。萬載青也不管多少船價，看一隻船貼近碼頭，一腳跨了上去。見桃枝走近前，一伸手便攙着她上了船。船夫見有不講價的主顧，自然歡喜，一篙子點開了船身，扶起槳來，便向湖心划去。這個時候，太陽斜向西方山頭，陽光斜射着水面，靠了保叔山一帶的山谷樓臺，以及那座玲瓏的保叔塔，一齊背着陽光，將蔚藍色的天和那半黃半白的雲彩，很清楚的，倒照着落下湖底去，這湖底也就成了無限深的樣子。那些山呀，樹木呀，人家呀，也倒着影子在水裏。最妙的是天上一羣烏鴉飛過，水裏也有一羣影子過去。風吹水面上，皺起一層一層的浪紋，水動了，水裏的天，水裏的樓臺樹木，也一齊搖動了。桃枝看了，不由得拍起手來道：「這水裏的影子，實在是好，先前我們遊湖，怎麼沒有看到？」萬載青道：「正午太陽正照着水裏，陽光逼眼，本來沒有現在清楚。而且那個時候，你全副精神，都別有所在，自然不會注意到別的上面去。」桃枝笑道：「這話我有點不懂，我是遊湖來的，不注意風景，還會注意到什麼上面去？」萬載青道：「我叔叔……只說了這三個字，便猛然一頓。原是將臉望着桃枝的，這時卻昂起頭來，看前面的南高峯。」桃枝笑道：「你有點不明白吧？你叔叔和我，是金錢上的朋友，一切是無所謂的。她說着回頭看了划船的船夫，也停止不說了。彼此默然了一會，萬載青纔笑問道：「這次你打算在杭州耽擱多少時候？」桃枝道：「我這回出來，把自己的職業，拋到一邊去了，玩三天兩天，可以回去，過年半載也可以回去。」萬載青道：「過年半載回去，還能尋到事嗎？」桃枝道：「根本上，我就不想幹我那一行了。我還尋什麼職業？」萬載青道：「不找職業，那要……說着嘿嘿一笑道：「有對手方嗎？」桃枝點頭笑道：「你猜呢？」眼睛向他一溜。萬載青道：「當然是有。」桃枝笑道：「當然兩個字，有點不妥！你以為是你叔叔嗎？我就是爲了在這一方面失敗，我一生氣，就跑開了南京，現在不成問題了。」萬載青道：「哦！不成問題了。」說着話，船划近了三潭印月，桃枝和萬載青一路上岸來。這裏本是上午遊過的，現在也不必再遊，經過幾道曲折的板橋，到了亭亭亭。桃枝笑道：「這個亭子的名字太好，我看在這裏賞月，那是妙不過。」說着，靠了亭子依水的欄杆，向水裏看去。因道：「月亮落在水裏，照出這水亭落下去的。」

亭亭影子，真個是亭亭妙影。萬載青道：只這幾句話，就不是平常賣藝人所說得出來的。不過我在這裏面，還可以加上兩句，要帶一個亭亭絕世的美人在這亭子上談心，就不虛度這西湖夜月了。桃枝笑道：那裏找這種美人去？萬載青笑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桃枝笑着搖了一搖頭道：你也學着灌起米湯來了。萬載青道：並不是我灌米湯，別人眼裏看你是不是絕世的美人，我不得而知。若由我的眼光裏看去，你的確是個絕世美人。你能不能和我在這兒等着看月亮呢？桃枝向他瞟了一眼道：你難道不怕你叔叔吃醋？萬載青好像有很難爲情的樣子，因笑道：李老板說話，就是這樣爽直，不過，其實這也無所謂，大家不都是朋友嗎？桃枝沉思了一會，笑道：晚上在湖面上遊來遊去，我有點怕。現在天色晚了，我們回去罷。萬載青道：既是你怕，我們就回去罷。而且你穿的衣服也太單薄，不要吹水風着了涼。桃枝聽如此說，沒有說什麼，向之媚眼一笑。二人離開亭子，到岸邊找得了原船，萬載青招呼船夫，划到孤山公園門口。船划到時，夜色已是十分的朦朧，回頭看杭州城湖濱馬路，已是燈光照耀了。萬載青掏出錢來，打發了船夫，讓他自去。桃枝呀了一聲道：你把船夫打發走了怎辦？萬載青笑道：不要緊，湖濱馬路，杭州人叫做旗下，這是到旗下一條平坦大路，時時有公共汽車來往，十幾分鐘，坐汽車就到旅館了。不比坐船強嗎？這兩天遊覽，都是叔叔花錢，我還沒有正式請過你。這裏有兩家面湖開門的酒館子，我請你到那裏去吃晚飯。桃枝道：你爲什麼一定要請我呢？萬載青道：並不是我一定要請你，因爲我家住在杭州，你來了，我當盡一盡地主之誼。譬如我將來到南京去的時候，李老板有工夫的話，少不得也請我，那又能說爲着什麼呢？桃枝道：你這人真會說話，無論說出什麼話來，總叫我不好駁倒你。我就老實些，讓你請罷。但是你不要花多了錢。萬載青道：當然不能花錢過多，我是主張請客以能飽爲上。辦上那些菜，只讓客看看，不能下筷子，有什麼意思呢？若說借此表現請客恭敬，那就跡近虛僞了。桃枝點頭笑道：你這種辦法，倒是很合我的脾胃。萬載青大喜，就把她引到一家酒樓上去，憑窗漫飲。吃着說着，二人的感情，彷彿又親密許多了。吃過了飯，二人一同下

樓就在樓下汽車站旁等公共汽車。約莫等了兩三分鐘，汽車未曾到。萬載青道：西湖的白堤蘇堤，李老板大概也是聞名久矣的了。由這裏到旗下去，正是穿白堤而過。從前白堤是土路，只中間一條石板，春天草長滿了堤，在柳陰下走着很是有點畫意，現在改成一條柏油馬路了。在藝術上的確是差一點，不過晚上在堤上踏月，十分平坦，也有一種好處。在這堤上走，一點不受累的，我們緩步而歸，好不好？桃枝道：看看湖上的夜景，本來是好的，只是路不能多，多了怕我走不動。萬載青道：不要緊，好在公共汽車也是走這條路，走累了，隨時隨地，都可以搭汽車坐的。桃枝經了他這一番解釋，也不稍爲執拗，就沿着湖邊的柏油大道，向前走去。過了平湖秋月，踏上了白堤，望着堤裏邊的小湖，隔着山麓下的一處燈火樓臺，水上下照得通亮。雖是熱鬧，在這幽靜的風景中，卻是點綴得不合宜。向堤外邊看，正好天上一鉤月亮，斜斜的在疏星寥落中，照着一片湖光裏，浮出湖心亭，三潭印月，謝公墩那三叢樹影，如一幅畫圖。湖那邊是南屏山，和雷峯塔的遺址，隱約中可以看出在星光下的一帶高下影子。那南屏山麓，忽然有一星火光一閃，正是慈淨寺的佛火，接着又噹噹的兩三下鐘聲，隔水聽着，在半空裏噙噙地飛着餘響，許久未斷，這更覺夜色的深沉。這一帶白堤，兩邊是樹木，這時季樹葉子正密密的堆着，兩方向中間推擁着，在頭上僅僅是可以露出一線星光來。這堤上雖有電燈，所幸都讓葉子遮蔽着，光也是綠的，倒也不障礙清幽。湖上有點晚風來，吹着水冷冷作響。桃枝欣賞之下，不覺說出了一個好字。萬載青道：你是覺得好嗎？我想這白堤的夜景，除了步行，是觀察不出來的。所以我特意請你吃飯，慢慢的走向這裏來。桃枝道：既有這個意思，爲什麼事先不對我說明呢？萬載青道：你要知道，若是事先對你說明了，你心中早存了一個風景不錯的觀念，果然是好的話，也不過合了你的預想。若是風景不好，你大失所望倒罷了，還要疑心我說謊話呢。桃枝笑道：你這話倒是對了。無論一種什麼事，到了你心裏，總有一番很仔細的考量的。萬載青一笑，二人帶走帶說，爲了談話便利起見，差不多是並肩比步行走。將白堤約莫走了二分之一後邊一陣轟隆轟隆的聲音，

是公共汽車到了。萬載青回頭一看，汽車已經快開到身後，趕快將桃枝的手胳膊一挽，拉到一邊來，桃枝也因為汽車突然而來，有點心慌，既是有人拉她，她也就趁着這個勢子，向萬載青這邊一閃，停在那裏，等汽車過去。萬載青挽住她手臂的那隻手，伸了出來，就不會縮回去。汽車走過去了，他那一隻手臂，依然在桃枝脅下來着。桃枝彷彿不知道有人挽着她一般，就讓他挽了胳膊，不去理會，二人再並着肩走。這一道白堤，若是在白天遊覽，走起未免很吃力，至少也要坐一截路的人力車纔對。但是二人說着話走路，就忘路之遠近，也不知是何原故，已經走過了斷橋。斷橋這裏，倒停有幾輛人力車，見有人來，都爭着問要車不要。萬載青只管走，並不去搭話。他不說話，桃枝也不說話，於是二人就這樣手挽着手，又在湖濱路上走，一直走到了旅館門口，萬載青纔停住了腳，撒了手，笑道：恕我不送你進去了。桃枝笑道：就是你送我進去也沒關係。萬載青笑道：固然是沒關係，究竟我不好怎樣對他說得他見了你，你含糊答覆他，是一個人出去玩的，或者是同我上街吃東西去了，都好，不要說……他這一句話還不曾說完，那旅館的樓欄杆邊，正有人叫了一聲載青。擡頭一看，不是萬有光還有誰呢？

## 第二十九回 無可奈何留書權作別 似曾有意置酒卽催眠



萬載青一見他叔叔伏在樓口，自然是很不好意思。便問道：叔叔幾時回來的？我在樓上等了好久，不見叔叔回來。萬有光道：其實我也回來得不晚啦。坐一坐再回去罷，忙什麼呢？萬載青聽他的口音，很是平和，不像生什麼氣的樣子，也就硬着頭皮，和桃枝一路走上樓來。桃枝一直走到萬有光屋子裏來，笑道：我在家悶得要死，幸虧令姪來了，陪我出去玩了一趟。萬有光哦了一聲，也沒有說什麼。桃枝自回房去，萬載青卻陪着萬有光坐談了一陣子。看他那情形，倒並不留意，也就很放心的回去了。桃枝在自己屋子裏洗罷了手臉，手上捧了一杯茶，很清閒的樣子，踏着一雙拖鞋，慢慢踱了進來。未曾說話，先向萬有光

微微一笑。萬有光道：你今天很歡喜呀！桃枝道：不錯！我今天很歡喜，你又何所見而云然呢？萬有光笑道：一個人歡喜或者是發愁，這也用不着說，在表面上自然可以看得出來的。就以現時而論，你還沒有說什麼，臉上已經是笑嘻嘻的了，你想，這豈不是一種歡喜的表示嗎？要歡喜就好。出來遊歷，本來是取娛樂的事情，不喜歡，還要發愁不成？桃枝在旁邊一張椅子上坐下，斜了身子望着他，只管端起杯子，一口一口的呷着茶，臉上似乎有點微笑。萬有光卻背了兩隻手，在屋子裏踱來踱去。因道：你笑什麼，我這話說的不對嗎？桃枝笑道：你的話怎麼不對？對極了。但是我笑的另是一句話，不是笑這個。萬有光道：不是笑這幾句話，又是笑那幾句話呢？桃枝道：我會和令姪說了，他有點怕你吃醋，我說不會的，而今看起來，我的話是對了。萬有光突然笑着打了一個哈哈，不過這哈哈，不是笑出來的，乃是像說話一般，由嗓子眼裏說出來的。桃枝看他這種樣子，他雖然不好說什麼，已是很憤激的了。便笑道：這又算得一件什麼大事，何必這樣生氣？你以為我很看中了他嗎？萬有光依然在屋子裏踱來踱去。踱了幾個來回，伸出頭到房門外去看了一看，然後回轉身軀來，沉着臉色向桃枝道：李老板，我有自知之明，是不配談戀愛的。但是傾慕你這種爽直性格的人，除了我，恐怕很不容易找着第二個。因為現在的人，無論男女，沒有那個不願人家附和，也沒有那個不願人家恭維的。惟有我，這個人不同，是喜歡人家說實話的。雖然有時候說得很不願聽，但是事後……桃枝放下茶杯，兩手抱了右腿的膝蓋，皺了眉道：你說這些話作什麼？不用提了，我全知道。萬有光道：你不要忙呀！我慢慢總要談上正題的。我不是很愛你嗎？所以有什麼犧牲，我都是願意的。花錢更不算什麼。至於你是爲了我肯花錢，敷衍敷衍我呢？還是真覺我這人不錯呢？我都說不定。不過你不愛我，我雖然失望，我是不恨你的。因為我年紀大了，而且又有了家眷。只是我眼睜睜看你去上人家的當，並不提醒你，我是良心上說不過去的。桃枝依然兩手抱了她的膝蓋，笑嘻嘻的聽着萬有光說話，好像很不在乎似的。萬有光道：你以爲我這話是張大其詞嗎？桃枝笑道：這可是你自己說的，我何嘗說了昵？不過你要



說萬載青的話，我想他年輕人，見了好看的女人，就愛，這或者有之。至於我上他的當，漫說他不會把當我上，就是要對我用什麼手段的話，哼！說着，她的鼻子一聳，又道：我這個人也是不容易上人的當的呢？這個你可以放心。萬有光道：我也知道你不会相信我的話，我只管貢獻你一句話，對於他，你遇事要慎重點，已經有人家姑娘在他手上翻過筋斗了。桃枝笑道：哦！有人在他手上翻過筋斗了。那末，你爲什麼先前不告訴我哩？我一早告訴我，我就不和他作朋友了。萬有光道：不是我先不告訴你。他好歹總是我一個姪子，我豈能無緣無故，見了人就說他的短處哩？要是那樣，我這個叔叔，成爲什麼人呢？桃枝道：原來如此，那末，多謝你的美意，以後我遇事留心就是了。萬有光道：好！我言盡於此，你自己去斟酌罷。他說着，依然在屋子裏踱來踱去的不歇。桃枝見他臉上兀自紅紅的不會安定，笑了一笑，也就走開。這天晚上，萬有光由屋子裏踱到廊子外，由廊子外又踱到屋子裏，始終是徘徊不定。一直到十二點鐘以後，桃枝已經上牀安歇了，還聽到萬有光的腳步聲呢。到了次日清晨，桃枝起牀，就看到萬有光伏在欄杆上看湖景。桃枝笑道：我的萬行長，你還生氣啦。說着，也就走出來，同伏在欄杆上。萬有光道：並不是我生氣，因爲找我和你一路出來，我眼睜睜看到你上去上人家的當，我心裏可有些說不過去。但是我想說什麼，又怕你不相信。桃枝一伸手，拍着他的肩膀道：你不要繞着這個大灣子說話，我相信你的話，以後不和他一路出去就是了。萬有光笑道：我也沒有那種權力，可以禁止你不交朋友，但是像他這種人，哎……說了一個哎字，他又頓住了。桃枝笑道：你不用歎氣了。我已經明白，你爲我是好意，要不然，你何至於整夜的眠不安枕哩？萬有光笑道：其實這也與我無多大損害，但是你不轉過心來，我心裏總是不安，我也有些莫明其妙哩。桃枝含着微笑，也不再問。這一天萬載青來了，桃枝果然對他冷淡一些，不像前昨那樣親熱。下午萬有光帶她去遊棲霞洞一帶，萬載青就沒有去。第二日，二人去遊虎跑雲棲，萬載青也沒有跟着。萬有光見桃枝能聽他的話，心裏也是十分歡喜。到了第三天，萬有光因爲有朋友請吃晚飯，赴約會去了，只剩桃枝一個人在

旅館裏。當他在路上走的時候，卻看到萬載青坐了一輛人力車，飛也似的向湖濱而去。萬有光心想，難道他就知道我要出來，趁着這個空子到旅館去。但是他有一整天沒見面，我這個約會，他如何能知道？他也許是路過向別處去。就是到湖濱去，也不見得是我的。旅館去，那末，是我多心了。自己如此想着，就放心去赴約會。不過在宴會場上，自己總不能安心吃喝，好像有一件什麼事，不曾解決。吃到甜菜上來，上過一道點心，無論如何，也坐不住了，就起身告辭回來。他原坐的是汽車，他爲謹慎起見，離着旅館還有好幾家店面，就把汽車停了，然後下車走回旅館。見了茶房，搖搖手叫他不要驚動，然後緩步走到桃枝窗戶外，且聽聽裏面有什麼響動。一聽屋子裏面的說話，正是一男一女，萬載青果然來了。只聽得桃枝笑道：你雖然會說話，說得很週到，不過我總要打個八折。萬載青道：這是你聽了我叔叔的話，受了先入爲主的毛病。我想他除了說我靠不住而外，沒有別的法子，可以和我競爭了。像你這種有心胸有志氣的人，前途正未可限量，何必嫁了他去作姨太太呢？就是爲戀愛而犧牲，你也應該研究一下，值是不值？像他這種人，除非對了錢說話，要不然，你是不值得很吧？桃枝聽了這話，默然不作聲了。萬有光聽到，不覺倒退兩步。在這一移動腳步之間，不免有點響動，索性放大聲音，叫了一聲茶房開門！到了屋子裏，桃枝和萬載青都過來了。萬有光問道：載青，幾時來的，整天不見你的面了？萬載青道：我也是剛到一會子，到了旅館我纔知道，叔叔吃酒去了。何以回來這樣快呢？萬有光笑道：你是剛來的，又不知道我是多早出去的，你怎麼知道我回來的很快呢？萬載青被他如此一駭，倒無話可說了。萬有光道：我怎麼不回來得快？我明天一早就回上海去，我要回來收拾行李了。桃枝道：什麼？你要走？萬有光半鞠着躬道：對不住！我接到上海一封電報，趕快要走。你是我帶來的，我不能不送你回去。請你跟我到上海，我打電報給你孀娘，讓她到上海來接你。桃枝笑道：你那是接到什麼電報？分明是調虎離山計，但是我到杭州來一趟也不容易，我非玩够了，是不走的。你若要在我孀娘面前當面交人，你打個電報叫她到杭州來，也未嘗不可以。萬有光道：但是

我急於要走開杭州，那怎麼辦呢？桃枝道：你先走也沒關係，我又不欠債逃跑，你是不會擔什麼責任的。萬一你不放心，你把保護的責任交給你令姪就是了。有什麼差錯，讓你令姪負責。萬有光聽說，嘴唇皮都有些抖顫。望了萬載青許久，然後問出一句話來道：你都聽見了嗎？萬載青低了頭，只管沉思着，然後用低的聲音，答應了四個字，乃是我聽見了。萬有光道：你聽見了就好。這一重責任，願負不願負？萬載青今天改穿西裝了，兩手插在西服褲子兜裏，斜靠了棹子站着。眼睛望了腳尖，將腳尖點着，身子聳了兩聳，笑道：這也無所謂責任。萬有光道：好！我交給你，沒別的話說。說畢，燃着了一根雪茄，就走到回廊上，伏了欄杆向外看。萬載青和桃枝對望着，各無言語，最後，桃枝微笑了一笑道：事到於今，跳到黃河裏也是洗不清的了。你就陪我玩兩天罷。萬載青望了她，也只是微微一笑。二人坐在屋子裏許久，萬有光始終也不進來，桃枝向萬載青丟了一個眼色，一路到她房間裏去。萬載青輕輕的笑道：我們說的話恐怕是讓他聽見了。桃枝道：聽見也不要緊呀。我身子是我自由的，我願和那個談戀愛，就和那個談戀愛，現在還沒有那種人，可以干涉我的。她說這話時，聲音很大，萬有光在外面聽到，不覺冷笑了一聲。萬載青向桃枝笑了一笑，又伸了一伸舌頭，低聲道：我暫且告別，明早準來。說畢，戴了帽子，就走了。這一天晚上，桃枝且不到萬有光屋子裏去，看他究竟持着什麼態度。不料在萬有光一方面，也持着很堅決的態度，桃枝在窗子裏偷眼看他，見他始終伏在欄杆上，有時進房去，重擦着火柴，來吸上雪茄，有時又進房去，倒一杯茶喝，有時又進房去，整理整理東西，然而他在屋子裏始終坐不了好久，回頭又站到欄杆邊來。桃枝心想，這個人用情，卻也誠摯，索性和他開個玩笑，並不理會他，看他怎麼樣？等他明天早上要走，纔用幾句話來安慰他罷。如此想着，也就展被安眠，不再去理會。次日一早醒來，也不過八點鐘，茶房卻送上一封信來。上寫着有光留，不覺心裏一跳，問茶房道：萬先生走了嗎？茶房道：昨天夜車走的。桃枝說着話，拆開信看時，上寫的是：桃枝女士芳鑒：僕去矣。一切一切，彼此心照，無待多述。旅館中用費，已結算清楚，除僕完全代為付畢外，並

存櫃現洋百元，爲作回京川資，尊孀處已電告之，明日可來也。

有光白

桃枝拿着這封信，坐了只是發呆，半晌作聲不得。回頭一見茶房還站在一邊，將信一揮，淡淡的道：「你去罷。沒有你的什麼事。」茶房退出去，桃枝依然呆呆的坐在那裏。門一推，萬載青進來了。見她一隻腳盤在牀沿上，一隻腳垂下地，就那樣坐着。臉盆架上放了一盆水，卻是不會洗動的樣子。用手試試那水，已經是冰冷的了。因笑道：「什麼事，你坐着發呆呢？」桃枝這纔踏着拖鞋，將信交給了他，然後自己去洗臉。萬載青將信看完了一遍，笑道：「我叔叔不愧是一個善作投機生意的銀行家。這一封信雖是簡單幾句，可以說字字能打入人的心坎裏面去。這叫兵法攻心爲上了。」桃枝笑道：「你說到你的叔叔，你總是不用好意去推測他的。」萬載青笑道：「並不是我不用好意去推測他，你看他無論作什麼，總要賣弄一下他有錢，這不是很明白的一個證據嗎？你和他交朋友的日子，不能算短，他是不是處處賣弄有錢，你當然比我明白，還用得着我說嗎？」桃枝經萬載青說破了，仔細一想，萬有光可不是處處賣弄有錢嗎？和他交朋友之初，就是因爲他第一次點了一百個戲，便笑着點點頭道：「這或者有之。但是我這個人也不是金錢可以買到的。」萬載青笑道：「你這個人嗎？豈但是金錢不能買到，我看世上可以收買人的東西，都收買，你不到，你願意把那個作愛人，睡到他懷裏去，除非是你自己願意的時候，要不然，是沒有希望的。」桃枝已是漱洗完了，正對着鏡子梳頭髮，便側着眼珠向他一笑道：「我看你，也是很顛倒於我的，假使這些東西都收買不到我的話，你又用什麼法子來收買我呢？」萬載青笑着聳了一聳肩道：「我那敢說這收買兩個字。我只有小心謹慎的伺候着你的左右，靜等你那一天高興來喜歡我罷了。」桃枝已是梳完了髮，在鏡子裏看看自己的頭髮，自喜是黑油油的。再看萬載青的頭髮，梳得一絲不亂，可以說比自己的頭還光還滑，配着那雪白的臉，極合身材的淡青灰衫，丰姿瀟灑，真個是一個美少年。因笑道：「你生得這一表之人才，豈能沒有人愛慕你，倒要來小小心伺候一個歌女嗎？」萬載青道：「我怎是一表人才，你有點挖苦我吧？至於女子愛慕我的，也許有。」

不過我對於女子有個標準，非合了我的標準，我是不愛的。桃枝笑道：這下面兩句，我代你說了罷。合乎你標準的，大概就只有我李桃枝一個，你說對不對？萬載青笑道：固然有這一點，但是你說出來，我也只好承認了。說着，肩膀微聳了兩聳，又笑起來。桃枝道：說不得了，今天要請你陪着我去玩玩的了。萬載青笑道：這何消說，那是義不容辭的。於是他就毫不客氣，陪着桃枝吃過了點心，盡興玩了一天，回來之後，已是燈火萬家了。桃枝回到房裏將鞋一脫，盤腿坐在牀上，笑道：今天由一清早玩到這個時候，實在有些疲倦，你請回府，我要睡覺了。萬載青道：難道你晚飯也不吃，就這樣睡下去嗎？桃枝道：我想睡得安適的話，比吃飽了還要快活呢。萬載青道：雖然如此，你總得吃一點東西。現在圖着休息，急急忙忙的睡了，到了半夜裏，肚子餓起來，我看你怎麼辦？他說着，就跑出房去，吩咐了茶房一遍，進來笑道：我陪你吃過了飯再回去，你嘗過杭州火腿沒有？桃枝隨口答道：沒有吃過。萬載青笑道：我去買一點你來嘗嘗。說着，忽忽的出去了。他去了約有一個鐘頭，纔買了一包零切的火腿回來，同時，茶房也就開着飯進來了。菜碗放在棹上之後，卻比平常多兩個酒杯，和一壺酒，桃枝坐到棹邊來，拿起酒壺搖了一搖，笑道：酒倒罷了。萬載青道：酒是活筋骨的，你不是渾身疲倦嗎？喝一點，讓渾身筋骨活動活動也好。說着，便向兩個酒杯裏倒了兩杯，先端起杯子呷了一口，笑道：酒味很好。桃枝本來也能喝兩杯，端起酒來開了開，有些兒藥味，乃是五加皮酒，於是和萬載青對飲了一杯。萬載青自己斟滿了一杯，且不斟桃枝的酒，搖了一搖酒壺，笑道：這一壺酒，也只好有三兩，兩人喝，那裏够？我叫茶房再來一壺罷。說着，拿了酒壺，就向房外走。桃枝連忙叫住道：不必，不必了。然而說這話時，他已走出房去了。他在身上掏出了一個小紙包，解開來，將紙包裏東西，很快的向酒壺裏一倒，然後又用力將壺搖動了一陣，這纔笑着走進房來道：我看你的量也很好，何至於這樣怕酒呢？既是不添酒，這壺裏酒不多，你一個人喝下得了。說着，拿過桃枝的杯子，又把酒壺搖了一搖，然後向她杯子裏倒將下去，倒完了，也不過一杯的九成。便笑道：這一點兒酒，你是無可說的了，我們各人一口同

乾了罷。說時，便將酒杯遞到桃枝手裏。接着，自己端起杯子來，就一口喝乾了，而且向她照了一照杯。桃枝一看，是大半杯酒，也沒有什麼關係，也就舉了杯子，向口裏一倒，骨都一聲喝下，也照了一照杯。笑道：「五加皮這酒，究竟是藥浸的，有點辣舌頭。」萬載青也就微微一笑。桃枝端了飯碗，只扒了半碗飯，便覺頭昏沉沉的。於是放下筷子，一手擱在棹上，撐了頭，皺着眉道：「我喝醉了。」萬載青道：「笑話，喝一杯半酒，怎麼就會醉了。」桃枝把飯碗也放下了，兩手捧着頭道：「我是真醉了。」萬載青道：「我不知道你的量，這樣小，要不然……萬載青這一句話不會說完，桃枝已是兩隻手臂橫伏在棹上，頭枕着手臂暈過去了。」

### 第三十回

牀下負荆時見機而作

湖邊聚首處有約不來



桃枝這一頓大醉，直醉得人事不知，酒醒過來，已是萬籟俱寂，西湖之夜色很深了。自己睡佛身邊有一個人，她一翻身，那人立刻下牀，桃枝摸着掛在牀上的電燈門子，只一按，便見萬載青只穿了小衣，站在牀前。他在燈光下，臉上表示出很慚愧的樣子，伸手握住她的手，俯着身子，低聲道：「請你原諒我，我實在愛你太深了。」桃枝將他的手使勁一摔，突然坐了起來，睜着眼睛，望着他，兩隻手卻不住的向後撫摸着頭髮，板着脸，一聲不言語，胸中怒火如焚，只見他胸脯子一起一落，口中不住的喘着氣。萬載青一看事情不妙，不覺雙膝一屈，就跪在牀面前，垂了頭道：「我這事對你不起，但是你可以原諒我，我是出於至誠的愛你，纔這樣的來親近你。我以為你也是很愛我的，所以我就魯莽一點。」桃枝喘着氣，低聲的道：「我以為你是這樣人面獸心的騙子嗎？不錯，我也不是處女，但是誰要用不正當的手段來侮辱我，我是把他恨入骨髓的。」萬載青道：「求你不要恨我，我決計娶你就是了。」桃枝道：「哼！你娶我？萬載青見她不快的情形，似乎減少了一點，索性跪在地下，不站起來。桃枝

呆坐了許久，纔道：我本要喊叫起來，大家都沒有面子。而且我又是個歌女，無論怎麼說，人家也不肯相信，我是一個規矩人，你也不必這樣假惺惺，到那張睡椅上睡，有什麼交涉，我們到了明天清早再辦，免得這夜半更深，驚動了旅客。萬載青道：只要你不追究，你無論說什麼話，我都肯聽。說畢，站起身來，垂頭喪氣的，自向睡椅上去睡。桃枝坐在牀上，發了許久的呆，然後又踏着拖鞋下牀，坐在椅上，抽了一根香煙，萬載青閉了眼睡着，卻不敢作聲。桃枝見他只穿一身小褂褲，赤着一雙腳，側了身子睡在那裏，於是在牀上抽了一條毯子，向他身上一擲，歎了一口氣，也就睡覺了。萬載青原不曾睡着，有人擲了毯子到他身上，他豈有不知之理？聽到桃枝上牀睡了，便睜開眼來看了一看，見她倒着身體睡下去，似乎睡得很安穩，這決不可以說是還在生氣的。因之從從容容坐起來，牽着毯子，將身子蓋了。在這樣一睡下去，桃枝也就把電燈給擰息了。萬載青輕輕的喊了兩聲李老板，又喊了幾聲李女士，她都不曾理會，然而也不像以前那樣惡狠狠的罵了出來，這可以知道她心平氣和多了。當時萬載青就連道歉帶許願，說了許多話，在黑暗之中，直說到窗戶上發白，還不曾停止。桃枝起牀以後，他倒睡在牀上睡着了。萬載青起來的時候，已經是上午十點鐘了。桃枝斜躺在一張沙發上，拿了幾分上海報看，卻沒有說什麼，望了他一望，依然去看報。萬載青道：我們昨晚，不是已經講和了嗎？怎麼這時候，你又像是要生我的氣的樣子。桃枝鼻子裏哼了一聲道：我跟你講和你完全說的是一些鬼話，不過騙騙人罷了。萬載青道：我決計不能騙你的。我現在又想好了，我們可分三步進行，第一步，等你嬸母來了，我們一路到上海去結婚。第二步，我們一路回蘇州去，組織小家庭，先給你在學校裏弄一個旁聽生做。第三步，是一切都辦妥當了，然後寫信通知家裏，木已成舟，不怕我母親不答應。桃枝道：據你說，自然是很有道理，但是我總不相信，你是有財有勢的人家，未必肯討一個歌女作元配的老婆。萬載青道：我父親也不過作過幾任財政廳長罷了，也不算有財有勢，而況我父親又死了呢？我母親只生我弟兄兩個，我兄弟還小呢。你在我學校裏，做了旁聽生，我母親怎會

知道你是歌女。我叔叔若告訴我母親，他自己先不正經起來，我想他未必有那種膽量吧？桃枝道：據你這樣說，就一點沒有問題了。萬載青道：自然是一點沒有問題，若是有什麼問題，我也不敢太魯莽。說時，又向了桃枝笑。本來經他陪了一晚的罪，桃枝已是不怎麼生氣了。現在他又說出一個很有辦法的步調來，桃枝更覺心平氣和。因點點頭道：大概我孀娘今天不到明天到，我就看你怎樣向下作去就是了。萬載青笑道：你就看着罷。說到這裏，他二人的事，總算告了一個段落。萬載青穿着那緊合身材的衣服，漆黑溜光的頭髮，梳得像烏緞子一般，齒白唇紅的，又現出那藹然可親的樣子來。他漱洗完了，什麼事也不忙着辦，先倒了一杯茶，雙手遞到桃枝手上，然後又遞了一枝香煙到她手上，擦了火柴，彎腰送將過來。桃枝本來有點喜歡他，昨晚上的衝突，也是脾氣發了，不可遏止。現在一想，自己本來是願意嫁他的，在這一個嫁字上看去，無論他有多大的罪，也是不必計較，因之經他小小心心伺候一遍而後，心裏又坦然些了。萬載青陪着她吃過了午飯，依然還是出去遊歷。這一天遊歷的情形，較之前幾天，當然又是不同，回旅館之後，萬載青不必再勸桃枝喝酒了，桃枝在燈光下見他那種楚楚少年，也少不得有兩分醉意。萬載青更是善於察言觀色的人，見桃枝的臉上，微微泛出兩片紅暈，並不下逐客令，更是低聲下氣的陪着她。她默了一會子，歎了一口氣道：總算你的魔力大，把我都制服了。我向來的脾氣，那個要欺騙了我，我是至死也不饒他的。但是對於你，我總不能夠十分固執，這是我什麼原因？我真說不上。萬載青笑道：你如此用情，我又何嘗不是用情很純潔，不肯亂來的。對於女子，不但我看不起人，而且人家要找我的，也不止一個兩個，我總是淡淡的對付她。人心都是肉做的，有幾次，自然也不免陷於情網，但是那對方，久而久之，總會露出她的弱點來，於是乎，我的信仰心，也就打破了。只有我對你，不知道是何緣故？一見就着了迷，無論你如何的對付我，我總是愛你的。你說不知道，我有什麼魔力，把你制服住了，但是我也不明白你有什麼大魔力，把我制服住了。桃枝微笑道：你實在會說話，把我灌你的米湯，又加倍的作得濃濃的送還了我了。



萬載青笑道：「怎麼着？你也肯灌我的米湯嗎？」說時，便擠到桃枝一張椅子上來坐着，握住了她一隻手，在自己臉上靠靠，又吻了兩下。桃枝雖然是不慣此調，然而看到那風流文雅的樣子，實在也不忍拒絕過深，只好由他。萬載青見她手指上空空的，就把自己手上帶的一隻白金戒指，取了下來，輕輕的向她手上一套。她笑道：「你送我的這樣的重禮嗎？」萬載青笑道：「這就算重禮嗎？比較點一百個戲的大禮，又是那一樣重呢？」桃枝道：「我不是說禮物在金錢價值上分厚薄，我是說來路上分厚薄。我看你這白金戒指，怕是由女朋友那裏傳過來的吧？」萬載青笑道：「那也好，就是照你這樣說吧？你想女朋友送我的東西，我都轉送給了你，那末，我待你如何呢？」說畢，又吻了一吻她的手。桃枝道：「你既送了我的東西，我也不能不送點東西給你，免得說我自收下你的東西。說着，她就伸着手在懷裏掏摸了一陣，摸出一根藍色絲條來。這絲條下，繫着一塊秋葉的玉牌子。於是由額子上取了下來，交到萬載青手上，笑道：「這樣東西，雖不值什麼錢，是我祖傳的老古董，母親留給我作紀念的，我有一點私願，非到那種程度，是不送給第二個人的，你看我待你怎樣呢？」萬載青聽說，大為歡喜，見窗簾是敞的，把它就牽着掩蓋起了。茶房在這時候，本提着開水壺來沖茶，在門外聽到屋子裏一陣嘻笑之聲，依舊提了那把開水壺回去了。這天桃枝和萬載青只隨便遊玩了兩處，依然回旅館來商量終身大事。到了晚上，孫氏果然由南京趕來了。桃枝一介紹之下，讓孫氏住在隔壁屋子裏。孫氏看桃枝那種情形，也就明白了十之八九。將桃枝拉到一邊，問了一問萬載青的家世和爲人，桃枝說道：「大體都可以滿意。孫氏本已掙了萬有光一筆錢了。桃枝現在能找這樣一個年少貌美的丈夫，而且又是作元配夫人，豈不是好？當時只提出請萬載青隨便拿出幾個錢聘禮，也就算了。萬載青一點也不吝嗇，開口便應給一千塊錢的聘禮。孫氏聽了此話，更是無話可說的了。萬載青又不像萬有光那樣託大，見了孫氏，左一聲伯母，右一聲伯母，親熱異常。次日，和桃枝陪着孫氏遊了一天湖，又買了一些杭州綢緞送她，她更是歡喜，無甚可說的了。當萬載青去買東西的時候，她陪着孫氏在湖濱馬路散步。見一個

西裝少年，身上掛了一個小照相匣子，手上又提了一個小的照相匣子，笑嘻嘻的，沿着水邊上走。桃枝正有點奇怪，一個人爲什麼帶兩個照相匣子？孫氏一指道：「唉！那不是李太湖李先生那人的眼光，本來都完全射在湖上。這時猛然一回頭，打個照面，他驚訝的叫了一聲道：『李老板，你怎麼到杭州來了？』桃枝道：『哎呀！果然是李先生，你怎麼到杭州來了？』說着，跨過公園和馬路分界的鐵鍊，就迎上湖邊來。李太湖見身邊有張露椅，請她坐下，笑道：『這真是想不到的事，我們會在杭州會面。你怎麼來了？』桃枝笑道：『一言難盡，你住在那裏？我們慢慢的談罷。』李太湖將照相匣子放在露椅上，兩手向褲裏一插，比齊了腳尖，擡起腳後跟，身子向上顛了兩顛，笑道：『人的窮通，那是難說的。我在南京照相的時候，那種蹩腳的樣子，人家看我未必有什麼發展的機會。我因爲人家瞧不起，連自己也有些疑心，不會有什麼成功的。不料我的作品，送到東方攝影會去比賽，倒得了頭獎，憑空掙得一萬塊錢了。』他二人說話的時候，孫氏遠遠站着，這時突然向前一追，笑着向太湖道：『恭喜恭喜，原來李先生發了財。現在好了，可以……太湖笑道：『可以什麼？』孫氏頓了一頓，笑道：『你心裏明白的呀！現在可以去討小香了。』太湖笑着搖了一搖頭道：『我恐怕她更不會嫁我的了。』孫氏桃枝不約而同的，問是什麼緣故？太湖道：『這很容易明白的。以前我窮的時候不嫁我，我認爲不是嫌我窮，是根本不愛我。現在我有了錢就嫁我，那倒可以證明她是看了錢說話了。我想她要證明她……桃枝笑道：『李先生，你這話不能向下說呀！你是極愛她，什麼犧牲都不在乎的，豈能用這種俏皮話來報復她嗎？你有了錢，你應當更愛她，纔是你有情人應持的態度呀！你不是爲了失戀出來奮鬪的嗎？你已經發了財，你必把她討過來，纔算是掙回這口氣，纔算是大成功呀！太湖笑道：『這話有道理，我不如你這樣大量了。』你到杭州來，是不是爲了失戀出來奮鬪呢？有成功的希望沒有？桃枝向孫氏一望，臉又一紅，微笑道：『我的事……哎！久後你自知。』太湖道：『你住在那個旅館？我去看看，我們長談一下子。』桃枝眼珠一轉，笑道：『不，你發了財了，我要看看你住的旅館怎麼樣？』太湖笑道：『怎麼樣？你怕我說的不信實嗎？好！我就帶你去看看。』於

是在前引導，把她引到一家三層樓面湖的大旅館來。這裏正是湖濱第一家大旅館，引進了一間面湖的大屋子，首先便看到屋子靠牆，兩口紅皮大手提箱。桃枝微微一笑道：李先生，你的朋友，現在不能笑，你買不起膠片了。這回到西湖來照的成績怎麼樣？太湖笑道：自然是拚命的照呀！桃枝接着又閒談些湖上的風景，始終不提水村的事。太湖本來想問兩句，又因她有嬌娘在當面，有些話怕不好說，只得忍耐着。桃枝和孫氏，坐在靠牆的兩把沙發上，太湖隔了屋子中間一張方棹子，坐在她二人對面。手伏在棹上，身子搖撼着，很悠閒的樣子，不時的向桃枝渾身上下打量。桃枝先是故意避過臉去，和她嬌娘說話。這時見他老望着，便笑道：你這個老實人，現在怎麼也調皮起來，只管看我作什麼？太湖道：我看你越發長得漂亮了。我想在杭州和你照個相作爲紀念。桃枝搖搖頭，鼻子裏哼了一聲道：你不是爲這個，好像你要偵探偵探我的行動呢。太湖連連搖着手道：不敢不敢！不過我看你李老板的神情，有點和在南京不同。桃枝笑道：是更過得浪漫一點了。太湖道：不正是在浪漫的反面，斯文多了。桃枝聽說，望了她嬌娘微笑。因道：李先生，你大概有好些話問我，我也有好多話告訴你，你什麼時候離開杭州呢？太湖道：我在杭州，本想多耽擱幾天，但一想到南京那幾位窮朋友，一定也是不得了，我想趕了去，送幾個錢大家用，我明天就走。桃枝道：那末，晚上六七點鐘，我來看你，我一肚子委屈，要在你面前吐一吐。太湖道：那我是很愛聽的。若是有用我幫助的時候，我盡力幫忙。桃枝聽說，又是一笑。沒有什麼話說，便告辭走了。太湖伏在樓欄杆邊，望着桃枝孫氏在馬路上步行西去。似乎到她的旅館，並不很遠。心裏一想，這很奇怪，她爲什麼對於住址保守祕密，不讓我知道？這裏面決不能毫無原故吧？屢次看了她嬌娘，又屢次帶着含羞的態度，莫非她已和水村言歸於好了？不能不能！她果然和水村言歸於好，她一見面，就當告訴我，何至於藏頭露尾。大概是和那個銀行的行長，同到西湖幽會來了，所以見了我，總有些不好意思。然而那個行長，對她自是鞠躬盡瘁的，她跟了他來，受着金錢的壓迫，也是難怪，不見她嬌娘跟着，寸步不離嗎？自己如此納着悶，卻是猜解不

透，好在桃枝約了晚上六七點鐘來的，且等她來了，看她說些什麼？因之自己也不出去，閒着無事，拿了一張白紙，用一枝鉛筆，列一個萬元用途支配表消遣。自己計畫着，送朋友一千元，置房產三千元，買書兩千元，存銀行流動金兩千元，除了自己耗費的而外，還有一千多元，不知道如何去用好？然而沒有家室，要房產何用？沒有房產，要書到那裏擺？難道把現在這九千多元，就如此存在銀行裏，東飄西蕩的，把它用完算事嗎？這一個表，擬得又完全不合用了。若是真照桃枝嬌娘的話，到南京和小香結婚，那末，要派兩個人的用途，不能買兩千元的書了。閒着無事，心裏想着，手下列表，直待有點倦了，一看手表，已是八點鐘了。到八點鐘的時候，桃枝還不見來，她已是失了約，她不像以前一樣，說什麼時候相會，就是什麼時候相會了。不過她說有一肚子委屈要吐一吐，而且看看她要吐些什麼？又靜靜的在旅館裏等候了一小時。然而飛鴻渺渺，卻是毫無蹤影。太湖料得是不會來的了。也就展被安息。原來預定次日，坐火車上南京的，只好再等一日。次日上午，又等了半日，依然不見桃枝到來。太湖煩悶不過，心想，她總也不過是在沿湖一帶旅館住着，我就一家一家的訪問着去，總也會把她訪問出來。如此一想，就一家旅館也不間開，逐一的訪問去。也不過訪了五家旅館，最後訪到湖光旅館，只見那旅客姓名牌上，三十六號房間，記着住客萬有光，三十七號房間，記着住客李女士，下面注着由南京來，是遊歷性質。這情形毫無疑問，是那位萬行長帶着桃枝住在這裏了。不過兩個人住兩間房，多少還可原諒，便向櫃上打聽，萬行長在家沒有賬房說？早三天就走了，這房子是他姪子住着。但是他和那姓李的歌女，今天早上也走了，聽說是到上海去結婚呢。太湖問賬房怎麼知道？他說是那個歌女嬌娘說出來，她笑嘻嘻的，很得意呢。太湖這纔如夢初醒，桃枝說昨天下午六七點鐘相訪，不過是句遁詞罷了。這樣看來，這女子完全變了態度，以欺詐爲能事了。自己倒被她騙着在杭州呆一天，人心真難說。太息一番，回旅館收拾行李，即日就搭通車回南京去，關於桃枝的行蹤，也不願再研究了。

## 第三十一回 賣畫受飢驅忽成上客 解囊壯醉色更遇高人



太湖要到南京來救濟水村和新野的時候，果然水村和新野窮困得不得了。秋山的夫  
人，又非常的熱心，每日由醫院裏跑回來一趟，看于莫二人，是否挨了餓？于莫二人因秋  
山的病，剛剛有了一些轉機，究竟也不願因自己這兩餐不相干的火食，再讓秋華分心，因之索性畫出夜歸，各  
到外面去混飯吃。新野究竟還有幾個朋友在南京，東擾一餐，西擾一餐，倒也不發生大問題。水村於韓求是走  
了以後，卻是一個在京朋友都沒有的人，這可不能再另尋生路。於是把自己畫着剩下來的稿紙，連着筆  
顏料，收一隻藤籃子完全裝了，隨身帶着，提了在大街上走。到了夫子廟，和茶館商量着，借了一副棹子板凳，就  
挨着人家粉壁牆，陳設下來。伏在棹子上，隨便畫了幾張花卉翎毛，用幾個圖畫釘子，釘在磚牆縫裏。另外寫了  
幾張紙條，貼在牆上，寫着每小張畫稿五角，大張八角，指定畫山水人物者，價格另議。自己坐在這裏無事，臨時  
也就畫上兩張。無如夫子廟這地方，雖是很熱鬧，但是來往遊覽的人，卻不見得有幾個美術賞鑒家。所以他接  
連擺了三天的畫攤子，一共只賣了一塊五毛錢，僅僅的只能敷衍兩餐火食。他心裏一想，如此作生意，已經沒  
有什麼意思。假如遇到刮風下雨，不能擺案子的時候，這更陷於絕境了。這樣看來，在夫子廟擺棹子賣畫，完全  
不是辦法，只有將畫稿拿在手上，滿街滿巷去遊覽，或者可以撞上一兩個知己，也未可知。因之到了第四天，就  
不在夫子廟擺設畫案了，自己將一疊畫稿，用兩根木棍子夾住，用一隻手提着，在巷子裏走着。無論賣什麼，東  
西的，都可以叫出一個名堂來，但是無論那個都市上，沒有滿街賣畫的出現，既沒有賣畫的滿街吆喚過，自己  
又如何吆喚得出來？因之也只好手提着畫夾，垂了頭，挨了人家的牆走路。似乎在路中間擡了頭走，就有些不  
好意思似的。這樣靜悄悄的在街上走，自然不能驚動人家屋子裏的人。就是在街上遇到了人，人家見他手上

拿着畫，那裏又知道是賣畫的呢？所以水村以爲改了一條道路，必然可以作些買賣，不料事實適得其反，卻是跑了一天的路，一個主顧也沒有找着。身上只剩下一角多錢了，中上肚皮餓了，只買了幾個燒餅吃。到了下午，不過剩有幾個銅板了，一餐晚飯，看看要沒有着落，心中未免有些找慌，仔細想起來，還只有回夕照寺去吃一頓煮北瓜，比較是靠得住的。如此想着，那腳步就走一步頓一步，臉上的顏色一陣比一陣沉鬱，自己心想，偌大一個南京城，就沒有我的混飯之所，未免太不容人了。唉！這也不怪南京社會，誰又要教我不學一點應付社會的技能，倒幹這些毫無價值的藝術呢？心裏一層一層的向下推想着，想到了最後，腳步緩緩的有些提不起來，簡直就靠着人家的門框站住了。一人站了許久，昂着頭看看人家牆上的太陽，正斜照着最高的一小截，已快到日下西山了。望了一望太陽，一隻手伸在袋裏，摸了一摸袋裏的幾個銅板，一人擺着頭歎了一口氣。自言自語的道：這是活該餓死。假使我不學這一門子鬼畫，挑水也可以混飯吃吧？正在他說到挑水這一句話，恰好有一個挑江水的，挑了兩個木桶子，挨身走過去。一回頭笑道：你先生倒願意挑水嗎？水村笑道：挑水怎麼樣？這也不是什麼下等職業啊！但是他肩上挑着有水，走起來很快，在水村說完這一句話的時候，他已經將水挑進人家屋子裏面去了。水村並不會留意這人的行動，依然在門框邊靠着。不多一會的工夫，卻走出來一個六十七下年紀的人，穿了藍綢長衫，蓬亂着蒼白的頭髮，像是一個老年念書的。他似乎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找尋，在大門裏衝了出來，昂頭就向遠遠的地方看去。後來猛然回頭，看到水村原來站在身邊，首先所注意的，就是他手上所拿的一疊畫稿，看看畫然後又向他渾身上下打量。水村不料這位老先生如此注意，倒是一個賣畫的好機會，因之將畫稿用手擡了一擡，笑着點頭道：老先生，你買一張畫嗎？很便宜的。那老先生將畫拿起來，看了看，第一張便是蘆雁圖，七八片長蘆葉當中，藏着一隻孤雁，全幅只有一點石青赭石配着水墨畫的，很是清雅。因問道：很便宜的，要賣多少錢？一張呢？水村道：只賣五角錢一張。倘若老先生能多買幾張的話，我還可以便

宜一點，只要能够比紙錢貴點，我也就賣了。那老先生索性把畫稿一齊拿過去，逐張看了看，便向水村點點頭道：「大門口也不是說話之所，請到裏面來說話。」說着，他伸了伸手，就謙遜着讓水村先走。水村見老先生如此客氣，料着是買賣作成了，心裏一喜，就跟他一路走進去。這老先生一直把他讓到一所很古雅的小客廳裏來。拱了拱手，讓他坐着，笑道：「你閣下的畫，確是不錯，何以賣得這樣的便宜呢？」水村笑道：「本來畫的就不好，怎麼敢向人家要大價錢呢？」說話時，已經有僕人送上茶煙來。水村看這樣子，總是一個貴族式的人家，南京地方，有了這樣的人，當然是個官，因拱拱手，笑道：「請問老先生貴姓？」那老人點頭笑道：「我叫余菊人，平常也會塗兩筆，剛纔聽到挑水夫說，大門外有個穿西服賣畫的，我心想，這不應當是走江湖打秋風的角色，所以我急於跑出來看看。算是我猜的不錯，閣下的作品很好，我卻要問一聲冒昧的話，但不知閣下何以這樣埋沒了？」水村笑道：「這也無所謂，藝術這樣東西，是人生拿來調養性情的，有人說值錢，就值錢，沒有人說值錢，就不值錢，那個又能在這裏面懸上一個一定的目標呢？」余菊人和他對面坐了，又向他渾身上下打量了一番，點頭笑道：「一定是的。」因一抱拳道：「兄弟再說一句冒昧的話，閣下可認識一個頗懂文學的歌女？」水村被他這話一問，臉上一紅，心裏也有些奇怪，心想：「這一件事，他何以也知道？」猶豫着笑了一笑道：「這也無所謂的事，能聽過幾回清唱的人，大概都認識一兩個歌女。」余菊人道：「不是如此說，我聽到一個老朋友告訴我，有一個歌女，拿了五六十張無名氏的畫稿，託人到處求賣，我這老朋友一看之下，贊不絕口。這原是在朋友手邊看到的。及至和那歌女相逢，當面論價的時候，歌女說是賣畫的人有了錢，現在不賣了。我那朋友問畫畫的人姓甚名誰？她又不肯說。我聽了這話，心裏自然是很奇怪。所以挑水的說是大門外有個賣畫的，立刻就引動了我的好奇心，非趕出來一見真假不可！」現在我和閣下見面了，我想所說的那個人，一定就是閣下。水村想了一想，道：「這話雖有點相像，但是我並不會託人去賣畫，不過我自畫了一些東西，送到書紙店裏去賣，倒事誠有之。」余菊人道：「這裏頭也許有其他的原由，不

去管他。閣下看我總不是一個一竅不通的人，能不能够把尊姓大名告訴我們？水村原是坐着，於是起了一起身子，表示一點歉意，然後笑道：「一個人落到沿門托鉢了，似乎也可以不必去到處留名了。」余菊人笑道：「這樣看起來，你一定是嚴老先生說的那位畫家了。」說句不知高低的話，我們總也算是斯文同骨肉，又何必那樣見外？難道我們這種人，就不配問問高姓大名嗎？說着，就用手摸了一摸領下那清疏的鬚鬚。水村一想，這位老先生總算是一番好意，人家再三的相問，簡直不理，也未免拒絕過深了。這樣轉念一想，就對余菊人笑道：「不瞞老先生說，那個歌女，果然是我的好朋友，只因她中途變心，所以我恨極了。因之將自己的姓名職業，以及和桃枝認識的經過，略微說了一說。」余菊人摸着鬚子笑道：「這就難怪了。大概她拒絕人家來買你的畫的時候，就是她和你傷了感情的時候。本來多少站在知識階級裏面的人，還不知道藝術是什麼東西，而況不過顛倒在衣食金錢中的一個歌女呢？于先生，你不要看我這一把鬚子，是個腐朽的人物，但是我多少還懂得一點風趣。我想和那位嚴老先生商量一下，幫你一個忙，開一個展覽會，不知道你先生家中，還有什麼作品沒有？」水村道：「以前在書紙店裏寄售的畫稿，有三四十幅，不曾賣掉，現時還存在夕照寺朋友家裏。這種東西，要拿出來開展覽會，未免太不夠了。」余菊人一手按着膝蓋，一手緩緩摸着鬚子，臉上微微泛出笑容來道：「有了。請閣下把所有的畫品，都交到舍下來，兄弟可以和嚴老先生一同出面，請二三十位客，然後把閣下的畫品，拿出來一介紹，我相信至少可以賣掉一半，但不知道閣下討厭不討厭我多事呢？」水村道：「那是笑話了。有了老先生這樣栽培，無論成功不成功，我死也不能忘了。但是不知道這位嚴老先生是誰？」余菊人打了一個哈哈道：「哦！我真大意的了。這位老先生，台甫正心，是嚴部長的封翁，他爲人正派，尤其難得是瀟灑脫俗。你們這一件事，就是他告訴我的了。他說桃枝拿有你的畫好幾十幅，他都看見了，實在是張張絕妙。」水村道：「這事就有些怪了，她那裏，怎麼會有我許多畫稿呢？」余菊人道：「嚴老先生是個循規蹈矩的人，決不能够撒謊。你說的畫都放在各書紙店裏寄售，你不許她



運動她的朋友，到各店裏去收羅嗎？水村想了一想，這話也有理，不覺長歎了一聲。余菊人對他這一聲歎，倒不免手摸鬍子，點頭微笑。因道：我看閣下，雖然爲了一個窮字，非常潦倒，但是眉宇之間，英氣勃發，前途是依然未可限量，我想請閣下在舍下便飯，共喝三杯，不知道可能賞光？水村有點情不自禁了，那破皮鞋不覺在地上一頓道：什麼？喝酒？說時，眼光射在余菊人的臉上，余菊人手指頭箝了兩根鬍子，微微點着頭道：不錯，舍下倒收藏了一點好花雕。我們喝兩杯酒，談些山水人物，這比什麼娛樂都有價值，都有興趣。你閣下就不必推辭，若推辭，就不是吾道中人了。水村見人家如此的慷慨，若要謙遜，也就對不住人，便點着頭道：既是如此說，我就不客氣了。余菊人大喜，馬上叫了聽差進來，預備酒菜。水村在街上轉了大半天，自己心裏，只管發愁，不知道如何會度過今天，更不知道明天怎樣的過去，不料遇到了這位余先生，倒是如此的招待，不但目前的生活問題解決了，就是將來出路，多少也有些指望，這真是可引爲愉快的一件事。心裏一痛快，說話也就更覺得有精神，和余菊人披肝瀝膽的談了兩三個鐘頭。余菊人一高興，索性打了一個電話給嚴正心，把他也請來。電話只打過二十分鐘以後，嚴正心便坐着汽車來了。人還站在客廳外面，就昂着頭向裏面叫道：那位于先生在這裏還沒走嗎？一面說着話，一面走進門來。走進來之後，一雙目光，早注射着水村，在他身上，由上向下，打量了一番，搶上一步，和他握了一握手，笑道：老弟，我理想中，不料你是這樣一個嶄新的人物，以爲至少有四十歲了。看起來，你真是青年有爲啊！水村見這位老先生，比余菊人年紀要大些，顏色倒是豐潤些，兩頰生出兩塊薄薄的紅暈，一笑現出兩腮上幾道斜列的皺紋，很有些壽者相。水村忘其所以，只好穿了西裝奉揖。嚴正心道：文以窮而後工，丹青又何嘗不然？老弟，你不要埋怨窮愁潦倒，要知道這窮愁潦倒，正是你的好機會啊！水村不料這位老先生一見面之後，開門見山，就是這幾句話，這倒不由人心裏不動。余菊人也看出來了，就和水村拱拱手道：于兄你看，我所說的話怎麼樣，嚴老先生，真是一位君子人也吧？水村又笑了。坐談了一會，余家僕人，就陳設

出酒菜來。余菊人讓二位客坐了，將兩把酒壺，一齊擺到面前，向僕人一揮手道：這裏用不着你們了，我叫你們再來。僕人退去，三人開懷暢飲，也就無話不談。水村說到他前兩天吃北瓜羹的事，嚴正心用手將自己面前的酒杯子一按，兩目英光閃閃的向着水村問道：老弟臺，我有一句很冒昧的話，不知道你願聽不願聽？水村道：二位老先生這樣看得起我，我自然是要多多的受些指教，無論說什麼話，我都是願意接受的。嚴正心道：古人說臨財毋苟得，這意思不過是說錢不可亂拿，並非錢絕對不能拿。我想老弟臺身上這樣困難，朋友又病在醫院裏，怎能不要錢用？我現在想送二百塊錢給你，也不要你白收下，算是定畫的定錢，什麼時候你有了工夫，你再把畫給我，畫價不夠，我照潤格補上。並不是我矯情，我要提拔你一下子，非我自己先幫你的忙不可。你若認我們爲志同道合的人，你就不能拒絕我這點意思。他口裏一連串的說下來，手按了酒杯不動，眼光一直注射着水村的面孔。他這樣說，本來就不應該拒絕，而且嚴老先生的意思，又非常誠懇，更是要收下的了。便站起來笑道：恭敬不如從命，我就愧領了。嚴正心聽說，連忙就伸手到衣袋裏去，掏出一大搭子鈔票，一直送到水村面前來，笑道：我這分心誠懇到什麼樣子，你可以知道了，在家裏我就預備下這一分錢了。水村見了錢，不由得心裏一動，萍水相逢，這位老先生如此的優待，實在是容易，這樣看起來，說南京並沒有藝術的知音，這不見得是真情了。自己這樣想着，將兩月來飽受社會冷眼的經過，互相參酌，真個是酸甜苦辣，一齊兜上心來，手拿着酒杯，怔怔的停住，幾乎不能夠端了起來。嚴正心似乎也看透了他的心事，舉起酒杯子來，向他微笑道：喝罷。老弟臺，這算不了什麼，那個有些作爲的漢子，不都從辛苦患難中掙扎出來的。人生一世，必定要嘗些艱難困苦，纔覺得有趣味。若是人生幾百日記，翻開來一看，天天是三餐一宿，無甚可記，未免太平淡了。俗言道得好，不遭人忌是庸才。風塵潦倒要什麼緊？要潦倒纔見得不是庸才呢。喝說時，舉起杯子，平了鼻尖，等着水村舉起杯子來作伴。水村雖然不敢公然接受嚴正心這一句話，然而他這幾句話，很可以和潦倒不遇的寒士，吐一口氣，不管

如何，先喝上一杯酒，足可以寬慰自己一番了。於是也端起酒杯，向嚴正心比了一比，乾了一大杯酒。余菊人手箝着鬚子抄，望了二人，頭點了二點，又搖了兩搖，微笑道：「好痛快之至！自己端起酒杯，向他們陪飲了半杯。彼此心裏，既然覺得痛快了，酒也就不停的向下喝。這一餐酒，賓主喝得痛快。酒喝完了，在天井裏設下竹几涼榻，大家就在星光下臨風品茗，娓娓清談，越談越高興，不覺就談到晚上兩點鐘。嚴老先生身體有些支持不住，便告辭先走了。水村和余菊人又繼續的談話，一直談到天色大亮，水村纔告辭回家。走到路上，想起了一件事，暫且先不回夕照寺，就在早茶館子裏先消磨了兩個鐘頭，然後在街上買了幾套小褂褲，兩件長衫，幾條毛巾，以及胰子梳子花露水之屬，都買了不少。然後又找了大菜籃子，買了一菜籃子鷄鴨魚肉和酒米，雇了兩輛人力車，自己坐一輛，另讓一輛，拉着東西，一塊兒回夕照寺來。車子拉到梁家菜園外，莫新野正背了兩手，在門外樹陰徘徊着。一見水村帶了這些東西回家，跑着迎上前來道：「呵呀！你發了小財了。水村跳下車，伸了一個大拇指道：「不但是發小財，以後說不定要發大財了。我實在支持不住，要睡覺了。東西你搬進去享受罷。說畢，什麼事情也不問，一直走回房去，倒在牀上，就放頭大睡。夏日的天氣，雖是很長，然而一覺醒來，已是日落西山了。」

## 第三十二回

## 舊好不忘午陰酣茗話

## 墜歡可拾陋室澀遊蹤



水

村醒來之後，一看那屋脊西頭的太陽，成了雞子黃色，屋子裏的光線，已是有些昏黃不明，壁上所懸掛自己的圖畫，那顏色也分辨不出了。自己揉了揉眼睛，坐了起來，卻聽到屋子外有二人說笑之聲，連忙走出屋子來一看，只見一張藤椅擺在天井裏，梁秋山斜躺在椅子上，他面前放了一張矮棹子，上面放了玻璃杯子，茶壺藥瓶之屬。秋華側着身子，坐在一邊，一手拿了一柄小芭蕉扇，要扇不扇的，一手拿了一本書在看。水村忽然見他夫婦倆，真有些疑惑是作夢，呵呀了一聲，倒向後一退。秋華站起來

笑道：于先生，你算是交好運了，那裏會交了這筆大買賣呢？水村被她問得無頭無腦，不知如何答覆是好。再看秋山時，他雖然臉上清瘦了許多，然而顏色還好，望了人，臉上帶了一層笑容。莫新野換上了水村買的新布衣，跳進來道：你不要莫明其妙，讓我來告訴你罷。你睡覺之後，我很奇怪，你怎麼會有錢買了許多東西，你把褂子掛在衣架上，口袋是鼓鼓的，我伸手一掏，掏出了一大捲鈔票，起先我也疑惑的很，你怎麼會得有許多錢？後來有一個聽差追到家裏來，說是余菊人先生派來的，問問于水村先生回來沒有？我一問他，纔知道你在他家吃了一夜的酒，而且還有一位嚴部長的老太爺陪着。這兩個老頭子，我知道的，在南京藝術界裏，很有些權威，他們既然肯幫你的忙，你一定有生意可作，以後就不必發愁了。我也不徵求你的同意，把你的錢揣了些在身上，其餘的給你收下，我就跑到醫院裏去，和秋山送信。秋山在這一星期之內，已經大有轉機了，聽了這個消息，喜歡的了不得，就和醫院裏商量，搬回家來休養。大嫂子原來的意思，也是覺得醫院裏住着花錢太多，因為家裏環境太壞，怕他在家裏看到，又受新刺激，現在有了辦法了，至少這一百多塊錢，可以維持三個月的局面，自然可以慢慢去想法子，比較以前大不相同。秋山回來之後，我就想叫醒你，秋山說，大概你半年以來，沒有睡過這樣安穩的覺，就讓你舒舒服服睡一場罷。水村笑道：這是作夢想不到的事，居然會有了這樣一天，那末，秋山病是有好的希望了，因為他是受了刺激逼成的病，自然是會因環境好，把病翻轉來的了。歡喜歡喜！說着，連連拍了幾下手。秋華問起水村這事的原由，水村從頭至尾，仔細一說，秋華也是高興，就替着水村把家裏所有的藏畫，一齊搜羅折疊起來，到了次日，水村已經清理出來了三十張畫，一齊送到余菊人家裏去。又一個次日，余菊人嚴正心共請了一次客，酒席筵前，把水村的畫品介紹出來，大家看了兩位名流的面子，把畫收買一空，就共出有六百塊錢。而且當場的人，和水村代訂了一個潤格廣告，由報紙登出去。只不過三日之間，一個沿街化食的于水村，便成了名利雙收的大藝術家了。李太湖趕到清涼山的時候，水村將屋子裏佈置一新，和他理想

中的那一番窮相，完全不對了。大家朋友會面，又都在高興的時間，這一番歡喜，簡直無言語可以形容。秋華將棹子擡到大門柳樹陰下，陳設了瓜子松仁餅乾糖果，將景德鎮寶瓷藍花茶具，用過濾的揚子江水，泡好了杭州龍井茶，棹子四週，列着藤竹椅子，大家臨風品茗，說些過去的苦惱，以及意外收獲，都悲喜交集。太湖提到了在杭州遊覽的事情，卻有一句話說到口頭，三番兩次，又忍了回去。莫新野笑道：得意的時候，找兩樁小小失意的事，在其間點綴點綴，也是一種曲折，你有話在心裏，何不說出來大家聽聽。太湖坐在水村的對面，且不去答覆新野的話，卻向水村臉上看了一眼。水村道：難道還與我有什麼關係嗎？太湖道：不但有關係，而且關係很深，你生氣不生氣呢？水村笑着搖了搖頭道：你不必作驚人之筆了。杭州那地方，我就沒有到過，在杭州那裏會發生和我有關係的事呢？太湖端了一杯茶，遠望了清涼山的峯頭，待呷不呷的，只管出神，緩緩的道：其間有個女子……莫新野笑着搖手道：你又提到她作什麼？她不住在清涼山，她住在這邊呢。我們的事，差不多也是公開的祕密了，還有什麼可說的。水村笑道：是呀！老莫的心中，現在就是一個丁二姑娘，無論說什麼話，都可以疑心到了二姑娘的身上去。老李不過是在出神，何嘗說到了二姑娘家住那裏。新野笑道：你們局外人不用心罷了。他出神的時候，口裏不知不覺的，說了一句這其間有個女子。太湖笑着將茶杯放下，向他一擺手道：不必打什麼啞謎了。我直說了罷，我想水村也一定想得開的。於是將在西湖遇到桃枝的事，一點也不隱瞞，說了個透澈。在他說的時候，就不斷的注意水村的臉色，見水村坐在那裏聽着，很是坦然，料想不會有什麼變化，因之，就不會有什麼隱瞞，把話一齊說了。大家聽了這話，都說：想不出桃枝這種人，卻是這樣的朝三暮四，十分的歎息。水村斟了一杯茶，慢慢的喝着，喝完了一杯，又再斟上第二杯，一直喝完了三杯茶，還不曾說一句話。大家看着他的行為可怪，也同注意在他身上，並沒有人說話。這時只覺風刮着柳條，瑟瑟作響，那樹最高處的蟬，卻十分的熱鬧，一片喳喳之音，送入耳鼓，這正可以形容這張茶棹上的空氣，非凡之寂寞的了。許久，水村放下茶杯，纔長

長的歎了一口氣。秋山道：我在醫院裏，聽到秋華說，知道你們發生了許多糾紛，不料她久而久之，卻變着走上了這麼一條路，水村沒有什麼，不過白認識了一個人，這位李老板，卻是大大的失算，將來一定有後悔的一天。水村笑道：其實太湖多事，在西湖遇到了她，只當不認識，不必去理會她，這也可以少了這一番的煩惱。太湖道：這話果然嗎？不在天理人情之中吧？警方你在西湖會到了秦小香秦老板，你是理會她不理會她呢？也能因為她和我翻了臉，也就跟着一同翻臉嗎？水村笑道：如此說來，你對秦小香，還是很有意思的了。太湖微笑道：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吧？他很淡然的說出來，大家還沒有怎樣注意，及至回味一想，這裏頭的確大有意思，大家都笑了起來。水村道：老實一句話，我是不忘情於桃枝的，由我身上推測到太湖身上，當然太湖也是不忘情於小香，我這位已是琵琶別抱了，秦老板還是待字閨中的身分，太湖現在已經有了錢，這事大可進攻。新野笑道：何言之粗也？太湖道：你以為他提到了錢，便算是粗嗎？其實他這一句話，正說個正着。以前我爲了秦小香受盡了犧牲，小香始終不肯嫁我，不就爲着我沒有錢嗎？若是以前我也像現在一樣，手上早有個八九千塊錢，何必費那樣大的事，早就把小家庭組織成功了。現在我有了錢，娶不娶她，是另一個問題，我一定要把有錢的架子搭了出來，讓秦小香看看，知道念書的人雖窮，決不會窮上一輩子的。這又是那句老套子的話，爲窮措大吐氣。水村笑着點點頭道：這個辦法，我倒也贊成，但不知你用什麼手段在她面前搭架子呢？太湖笑道：我是一個笨人，平常要我想個法子，我還辦不到呢。要我想個法子去對付女人，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這還是請請各位和我出個主意。秋山笑道：太湖，你這個老實人，怎麼說出這樣尖刻的話情之所鍾，端在我輩，只要你愛那個人，你就當愛到底，那個人愛你不愛你是另一問題，就不必去管他。你怎麼樣會叫大家想主意去對付你的愛人？未免有傷忠厚了。太湖道：你難道不曉得她對我那一番情形，令人又氣又恨。秋山道：無論如何，秦小香總是個弱者，你現在發了財了，什麼也不辦，倒先要去侮辱一個弱者，那是什麼玩意？秋華手上拿了兩

塊裁了的布衣料，正用手縫着。低頭聽人家說話，她並不插嘴，秋山說完了，她只微微一笑。水村道：嫂子笑什麼？大概是同情秋山這幾句話的。秋華笑道：我站在女子的一方面，我是同情這幾句話的。水村正要駁上兩句，卻見對面竹林子裏，一個人影一閃。太湖道：是那一位？請過來。新野笑着站起來道：我把她引了來罷。說着，起身前去相迎，大家聽到那裏面有人說話道：今天怎麼這許多人，我不去了。新野道：人多要什麼？都是你認得的。說着，只見丁二香在前，他緊隨在後，似乎有點帶推送的意思，把她推着走出來了。二香短褂子外，繫了一塊青布圍襟，她有些低頭走着，卻把兩手拿了圍襟角，走一步停一步的走了來。她走到了棹子面前，向大家一笑，又微微一聲道：好多人。秋山以前雖也看過二香，卻不大留意，這回知道她是新野的愛人了，不免注意的看看，就笑着向新野一點頭道：這是一塊沒有洗琢的玉石呀！新野笑道：你們有點唐突吧？二香一扭身就跑了。新野追到竹林邊，問道：怎麼來了就跑？二香道：你們大家拿着我說笑話呢。我一條牛，拴在小楊樹樁上，仔細牠脫了繩子。一面說，一面就跑開了。在這裏坐談的人，大家都稱贊一番，說是李桃枝那樣豪爽，都是受了刺激，逼出來的。惟有這位丁二姑娘，纔是真的天真爛漫呢。水村聽了這話，心中卻有一種重大的感觸，好久沒有作聲。太湖對於這事，似乎也不能漠然，望望水村，又低着頭了。但是大家今天的茶敘，大家都是二十四分高興的。一直談到日下西山，還是太湖發起，趁着天氣還涼，可以步行到夫子廟去參觀參觀，看看這劫後滄桑，究竟是一番什麼景象？水村笑道：在我們是劫後滄桑，在夫子廟，幾乎是天天有這種事，可以說無日不在滄桑之中了。太湖見他不贊成，也就不說了。到了日下西山，太湖的行李，放在旅館裏，要去取行李。大家信以為真，並不會苦留他。但是太湖離開了梁家，雇了車，一直就向夫子廟來。到了夫子廟，自己正徘徊着，卻見水村高高興興的在一道屋檐下走了過來。太湖還沒有說什麼，水村早笑着迎了上前，一握手道：上那一家呢？太湖一紅臉笑道：其實……我因為到了這附近，所以順便看看。水村道：這個時候，小香還不會上場，我們不如直接到她家裏去罷。太湖笑

道我並不是來找她的，你是打算到那裏去的？我陪着你去罷。水村想了一想，笑道：那末，你就跟着我走罷。太湖一時未了解他的意思，只管跟了走着，不覺到了秦小香家的一條巷口。他連忙向後一縮道：原來你如此胡鬧。水村且不理會他，卻向前面點着頭道：秦老板，好久不見了。好哇！果然秦小香答應着走了出來，一見太湖也在一處，不站住腳，倒突然向後退了一步。然後纔向着他一鞠躬，笑道：那天回來的西湖很好玩嗎？太湖道：今天回來的，特意來拜訪你的。小香道：那就不敢當，請到家裏去坐罷。說着，她已搶到太湖的前面，遮着他們退回去的去路。太湖望了水村，都礙了面子，只好向小香家裏走去。小香到了自己家門口，跳着向裏面叫道：媽！李先生果然回來了。只這一句，她母親秦大娘由屋子裏向外一伸頭，早是哎呀了一聲，也迎出天井來。先叫了一聲李先生，接着又叫了一聲于先生，那滿臉的笑容，把面皮全皺着，折疊起老紋來。小香自在前面引路，將他二人引到自己屋子裏去。太湖一看這屋子裏，一架半新舊的木牀，一張小條棹，一架沒玻璃的舊衣櫥，在牀頭上斜遮了一隻角，此外兩個高篾簍子，兩個黑木箱，上面各堆着衣服報紙，小藤簸箕之類，一路沿牆擺了。小條棹上，是煤油燈，茶葉瓶，煙捲筒，小時鐘，紛亂的擺着。兩個人見了，卻有些皺眉。小香走出去，雖然不是十分華麗，然而也很

有美感的，不料她的家裏，卻是如此糟亂的。小香見他兩人在屋子中間，只管亂轉，心裏也很明白，就一把扯着太湖的袖子，讓他在牀上坐下。然後點頭向水村笑道：房間是實在不像樣子，不過二位來了，是看着我的面子。還有我們這位仁兄，說着，眼睛向太湖一瞟，臉先紅了。又道：那是二十四分賞面子的了。說着，在小棹抽屜裏，亂翻了一頓，找出一盒抽殘了的香煙，向于李二人各敬一枝，而且自己擦了火柴，向二人點着煙。當他將火柴送到太湖面前的時候，太湖看了她那白手染着紅指甲，心裏不覺一動。前塵影事，兜上心來，不料依然還有和好的那一天，怨恨她的心事，早就完全取銷了。水村見一個含了笑抽煙，一個含了笑，靠住小棹子站定，臉上只管泛紅。水村若不說話，未免現得無聊，因道：秦老板，你怎麼知道太湖到杭州去了？小香被他這話一逼，似乎吃了一



驚，因之身子微微一震。笑道：我不知道呀。水村道：你不知道，何以剛纔見面問太湖在西湖好玩不好玩呢？小香道：是的，聽到人家傳說，李先生到杭州去了。說到這裏，顏色正了一正道：以前我們很對李先生不住的，後來接到李先生的信，我後悔極了。說到這裏，她的聲音低極了，幾乎低得令人聽不清楚。太湖微微一笑道：秦老板，我有一句話要告訴你……秦大娘不等他說完，搶進來笑道：李先生，你那裏知道，我們這傻丫頭還哭了兩次呢。太湖笑問道：你真哭了嗎？小香低了頭，看了腳尖在地上畫着。太湖一看她這難爲情的樣子，就不好說什麼了。也是低頭默然着。恰是秦大娘進來張羅茶水，打了一個岔，就把他們難爲情的這個關節，牽扯了開去了。水村坐在破舊的方枱上，那板縫裏似乎藏着寄生物，咬着兩條大腿，又辣又癢，房間裏空氣又不怎樣流通，坐着怪悶人的。而且天色慢慢昏黑了，常有一個兩個的長腳蚊子，拂面飛了過去，實在坐不住了。但是看看太湖只是出了神，並不理會到什麼。不知什麼時候，小香也坐在牀上了，雖然不是和太湖緊緊依傍着，然而已不十分生疏了。秦大娘在外邊笑道：大姑娘，爲什麼摸黑坐呢？點上燈罷。小香站起來擦了火柴點着燈。水村站起來道：我們走吧。太湖道：對了。小香道：忙什麼呢，難得來的，多坐一會，也是給我們一個面子。太湖坐在牀上，原只起了一起身，又坐下道：你不快要上茶樓了嗎？小香道：早得很。我想請請你二位，不知道肯賞光不肯賞光？太湖道：我們都沒有吃飯，讓我來請罷。水村笑道：不管那一位請，我是可以白擾一頓的了。秦大娘在外面屋子裏插嘴道：二位先生讓我們姑娘請罷。我們這位姑娘，給了李先生氣受，應當謝謝的。小香向太湖笑道：聽見沒有？太湖道：秦老板，你不要客氣，我有一句話要告訴你，我已經發個小小的財了。小香道：那恭喜呀！太湖道：我不是說假話，真發財了。以前我很對不住你，只對你作些空頭人情，現在是不至於的了。我希望你不像以前一樣。秦大娘搶了進來道：呵！我的李先生，難道你還記這個小孩子的錯處嗎？李先生待我們那一番好處，我們真感激不了。李先生發財回來了，我們自然是千喜萬喜。就是李先生的光景，比以前還不如，我們也應當多多感謝呀！小香將

兩手推着她母親道：『出去！出去！這裏要你說些什麼？』秦大娘只說了你看這兩個字，已經出去了。小香卻坐到牀上，半側着身子，垂下了眼睛，到衣服袋裏去掏手帕，好像是有眼淚垂下來了。太湖一看，覺得自己言語太重一點，便笑道：『怎樣不說話了？』小香慢慢回轉身來，將手一起，又向牀上一按，不覺按在太湖手背上，擻了嘴道：『你的言語，我們怎受得了？哇！』太湖一見，趁勢握住她的手，緊緊的搖撼了幾下，笑道：『我不過說句笑話罷了，你發什麼急呢？你還能生氣嗎？』小香一低頭，嘆喏一聲的笑了。

### 第三十三回

吹笛引新儔開懷道故

聞琴過舊地卻步羞前



水村在一邊看到，心想，這樣簡陋的房間，無論那個，也不能久坐，不料太湖來了之後，卻視爲溫柔鄉，這樣看起來，他說要大家想個法子，去侮辱秦小香的話，簡直成爲夢囈了。現在他二人並肩坐着，不定還有多少知心話可說，自己還要老在這裏看守着，可就有些不識相了。他如此想着，便站起身來，笑道：『無論是哪一位請我，我就只好盛情後領，我還有個約會，這時立刻想起來，非去不可的。』說着，將草帽子戴上，也不容人家說一句挽留的話，便走出來了。他自在小館子裏吃了一點東西，便回清涼山來，將太湖的行動，向大家一報告，大家都笑起來了。太湖原是約着搬了行李到夕照寺來住的，然而一連兩日，卻不見他的蹤影，直到第三日，纔買了許多東西，帶了一批現款，分給秋山夫婦和新野。大家問太湖和小香的事，情如何，他却笑了不作聲。他倒找着新野和二香在一處，拍了兩張照片，要打趣人家。這天他去後，又有三天不見，到了三天頭上，在夕照寺的朋友，各接着他寄來的一封美麗信箋。那信箋上說：

我們因愛情的驅使，愛河恨海，驚濤駭浪，游泳了不少的時間。惟其如此，更覺得我們愛情的誠摯。現在幸得愛神的擁護，在患難裏掙扎出來了，爲着我們精神形體，永久團結起見，已經於某月某日，同赴西湖結

婚。一來免除虛文俗套，二來也免得朋友多一分應酬。我想我們的親友，得了這個消息，也一定是和我們安慰的了。

秦小香李太湖同啓

莫新野接到了這信箋，首先跑到水村屋子裏來笑道：水村，你看老李這人手段多麼敏捷厲害，居然一聲不響的就結了婚了。他真是有志者事竟成啦。水村伏在棹子上作畫，聽了這話，頭也不擡，只哼着笑了一聲。新野道：怎麼樣？你覺得這婚姻還有什麼可以不滿意的嗎？水村道：人家的啓事上說得那樣懇切，還有什麼可批評，只是可惜一點，若能早一兩個月結婚，就更完美了。新野笑道：你還是不平啦。其實當事的人都看得過去，你又何必扯這個淡呢？水村道：我們的境遇不同，假如你是我，你也許要發生一點感慨的吧？新野對他這話，也有點感觸，向他點點頭道：你的話，也總算是情有可原的。水村又不作聲，自去畫他的畫了。在于水村這樣感慨萬分的時候，那當事人李太湖，卻正是快活得不得了。他們一同坐火車到了杭州，就在一家依湖旅館住下。此時天氣正熱，二人整天都在山水之間，徘徊避暑。就是到了夜深，有時也在湖邊散步。這一天下午，下了一陣急雨，到了薄暮，天空依然晴朗，一鉤新月，由樹杪上直擁上天際。天上一片雲彩也沒有，蔚藍的天空，懸着半面明鏡，那亮晶晶的影子，直落到湖心裏去。湖上的晚風，由水面吹到岸上，涼颼颼的，十分爽快。太湖和小香二人，在湖濱路上，並肩踏月，走了一程子，同在一張露椅上坐下，談着從前二人的戀愛史，甚是有趣。因為談得有趣，二人也就忘了是什麼時候，只管向下談着。到了夜深，月色已經西沉，有點金黃色了，四週納涼人的聲音，也是漸漸沉寂，只有這湖邊公園深草裏，唧唧的蟲聲，向空氣裏伸張，將二人靜默的態度，加以突破。同時，太湖的態度，更是鎮定，以探聽這夏夜的夏聲，正在這樣領略之間，忽然有一片笛聲在身後半空裏響將起來。那笛聲吹得悠揚婉轉，音調十分的流利。小香道：呀！這笛子吹得真好，不要是桃枝姐吹的吧？太湖道：你不要見神見鬼了。笛子淒淒那個不會吹？怎麼一聽聲音，你就知道是桃枝？小香道：這是有原因的。這笛子吹的是滿江紅，是個老調子，除了

桃枝，簡直沒有第二個人吹過。而且桃枝吹這個調子，喜歡耍腔，耍得非常好聽。現在這個吹笛子的，也和她那一樣耍腔。天下不能有那樣巧的事，所以我疑心是她。太湖道：她又怎麼樣？這種人，她好意思見我，我還不好意思見她呢。小香究竟和桃枝感情不錯，現時在蜜月中，又不願違拗了丈夫的意旨，一定和桃枝辯論，因此倒默然了。太湖見她默然，又怕招引了新夫人的不快，便笑道：既然你斷定了這個吹笛子的是桃枝，我們不妨到那吹笛子的地方去聽聽看，若是桃枝真在這裏的話，你可以去拜訪拜訪她，和她談上一談，那也沒有多大的關係。小香笑道：設若真是她的話，見了她，對她說些什麼？太湖道：我根本就不要見她，爲了我去見她，我只算是陪考的，似乎不必說什麼了。二人說着話，已經慢慢走到了笛子聲附近。擡頭一看，卻是旅館中一角月樓，靠了欄杆，有個女子坐在椅子上吹笛。這種形式，更讓小香疑心了。小香低聲笑道：不管是不是，讓我冒叫一聲試試看。因用平常的聲音，對樓上叫道：桃枝姐，樓上的人，正把笛子吹得有意思，這一聲並沒有聽清楚。小香見一聲沒有聽到，第二聲更提高了嗓子叫出來。只這一聲，笛子突然停住，樓上人問道：那一個？小香道：阿喲！是桃枝姐。桃枝姐，你聽不出我的聲音嗎？是我呀。桃枝道：小香，你怎麼會到杭州來了？上樓來罷，我住在二十四號。小香低聲和太湖道：我們去嗎？太湖到了此時，總不忍過拂新夫人的意思，只得點了一點頭。小香究竟是姊妹情重，那裏忍耐得住，得了太湖的同意，立刻就走進旅館，直找二十四號。太湖既來不及阻止，自然是在後跟着。在電燈下三人一會面，桃枝站在房門口，卻突然向後一退，帶了吃驚的樣子道：原來是李先生。太湖笑着點頭道：小香一定要見你，我也不便攔住。桃枝一看他們這情形，心裏就全然明白。因笑道：就是你二位同到杭州來的小香笑道：是的。桃枝由小香身上看到太湖身上，微笑着道：那末，大可恭喜的了。太湖站在房門口，卻不肯走進來，笑問道：就是李老板一個人住在這裏嗎？桃枝點頭道：你只管進來，正是只有我一個人。我現在遇事都公開，縱然不是一個人，你進來也沒有什麼關係。說着，向他連連招了幾下手。太湖看了這個樣子，只得走進來，這房間很

小，不是上次那家旅館裏，那種排場了。在燈下看看桃枝的臉色，顴骨隱隱現着臉瘦了許多。身上穿了一件淡青舊紗長褂，更陪襯得很是憔悴可憐。她踏了一雙細草的拖鞋，走路似乎一點氣力沒有，見人勉強笑着，把那雪白的牙齒，露得更多一點了。太湖看到她心裏的憂悶隱隱都在眉峯眼角，和上次見着她那種高興的情形，完全是兩樣了。小香走上前，緊緊握了桃枝的手，搖撼了幾下，然後二人手搭手一同在軟椅子上坐下。太湖目光在屋子週圍看了看，也就在對面椅子上坐着。小香是個不會說話的人，肚子裏有許多話要問，又不知從那一句話問起，只是看了桃枝。桃枝雖然有話可說，覺得這裏面曲折太多了，也不知從那一句話說起。太湖呢，他不知道桃枝現在是如何一種環境，也不便問，因此三個人默默相對，都不說話了。桃枝笑了一笑，接着又皺了一皺眉毛，歎口氣道：我現是得樂且樂，我完了。小香望了她的臉色，遲疑了許久道：你寫信給我，你還說你很好呀！怎麼突然消極起來哩？桃枝望了他夫妻二人，長長的歎了一口氣道：噯！一言難盡。太湖道：我又要多兩句話了。李老板你見怪不見怪呢？桃枝搖着頭高聲道：不見怪，你說罷。太湖望了一望小香，小香卻向他皺着眉毛，太湖只得又默然了。桃枝向小香微笑道：你又賣什麼關子呢？就讓他說罷。李先生你只管說。說時，將腳在樓板上點了一點，表示她的決心。太湖微笑道：這大概是不要緊的了。李老板，我問你一句話，你那天約着我到旅館裏來談話，怎麼不辭而別呢？桃枝道：不必你問，我也知道你會怪我的。這不是我要走，是人家逼着我走的。然而事實上並沒有走開杭州，不過是掉了城裏頭一家旅館罷了。我那個日子，圖着萬載青長得漂亮，有眼無珠，非嫁他不可。那裏知道早有了未婚妻，而且還有個愛人，在我掉旅館的第三天，他的未婚妻，追踪追到旅館，三當面開談判。據她說，她還不知道是我，以為是萬載青另一個愛人呢。她倒很文明，當面問萬載青，這三個女人之中，你究竟愛那一個？你猜他說一句什麼話，他說那倒無所謂，他的未婚妻便板着臉說，愛情這樣重大的事情，怎麼會是一無所謂。不行，你得說一句，究竟愛我不愛。這很容易辦，愛是一個字，不愛是兩個字，難道這種話，你都不

會說嗎？他讓他未婚妻逼得無奈何，到底說了一句當然是愛你，她就對我笑着說，李女士，你聽見沒有？我氣極了，就問萬載青爲什麼偷着和我發生肉體關係？他不但道歉，倒說我並不是處女，那沒有關係。我氣極了，拿了茶碗，就砸他，他逃跑了。倒是他的未婚妻告訴我，她父親是個師長，所以萬載青心裏不愛她，口裏也不會說的。她也看透了萬載青爲人，決不嫁的了。我這一氣，氣丟了半條命，不但不好意思回南京，而且也不好意思見萬有光。我只得打發我孀娘先到上海去，看看有什麼機會沒有？如有機會，我只有到上海去找出路的了。我身上還有幾個錢，我暫在杭州住幾天，樂上一樂罷。真是巧，偏又遇到了你二位。太湖笑道：現在你不登高山，不現平地，你可以知道水村待你不錯了。桃枝微笑道：大概除你外，男子都是這樣，見一個愛一個的。太湖道：水村也是見一個愛一個嗎？你有什麼證據？桃枝指着小香道：不用我說，你問她，她知道的小香不待太湖去問，連搖着手，站起來道：這是一個絕大的誤會，我說的那個姑娘，和于先生沒有什麼關係，是他朋友莫先生的愛人。我以前也不明白，這次太湖在南京和他們照了幾張相，而且有合影的，這就很可能作爲一個證據了。桃枝頭一偏道：真的嗎？太湖道：怎麼不真？你假如不信，可以到我們旅館裏去看他們照的相片。桃枝聽了這話，倒心裏軟了一大半。太湖也明白了這件事誤會的經過，因把新野與丁二姑娘兩人認識和戀愛的過程，詳細說了一遍。桃枝越聽越對，全是自己的錯，到了最後就問道：既然是我錯了，我也不去怪他，爲什麼他對我的態度，那樣的冷淡呢？太湖道：這或者還是你的錯吧？那時候，你天天追着在萬有光，不但老子看了，心裏不受用，就是我事外之人，看了也是不願意。小香臉一紅，向他低聲道：這過去的事，還有什麼可說的。太湖一想，果然這事研究起來，是不免牽涉到夫人身上去的。這也只好不向下說了。桃枝到了這時，又是不說話，沉鬱着臉色，只管低了頭，久而久之，忽然哇的一聲，哭將起來。這一聲哭，不但小香不解所謂，連太湖也莫明其妙。她卻執着小香的手道：妹子，我是怎麼好呢？小香被她握手，也說不出所以然來。還是太湖插嘴，這事已作錯了，那也是沒有法子挽回來。

的。現在只有大家想法共圖補救。水村那個人雖然個性很強，只要說出一個理由來，他沒有什麼不心服口服的。你現在且說願不願和他言歸於好？桃枝垂着淚，卻是許久不能說話。小香道：無論多難的事，都有一個轉圜的法子，難道像你和于先生那樣要好，他就能堅持到底，硬不和你和好嗎？桃枝道：不是那個問題，我自己糟踏自己，糟踏到了這種樣子，我那有臉去見人呢？太湖道：那不成問題，彼此只要相交以心，愛情是不應當在形式上去追求的。桃枝也沒有多話說，只是低頭不語。太湖和小香又勸解了一回，因為夜深了，只得告別回自己旅館，約了明天再來會晤。到了第二日，太湖小香再去看桃枝，桃枝已經走了。茶房問明了太湖姓李，就交了一封信給他。太湖拆開來看，上寫是：

太湖先生：你們回旅館後，我想了一夜，實在不對。我只有趕快到南京去，投在水村的懷裏，向他去懺悔罷。我嬌娘若是今明到杭州來了，請你告訴她。香妹不另。

桃忽上

太湖和小香不免又議論一番，覺得她作事，真任性極了。但是這事在桃枝看來，實在不是任性，只是滿腔對不起水村的念頭，要去和他陪罪就是了。她坐了通車到達南京，在垂楊旅舍歇了一晚，次日起了一個早，便坐了人力車，直向夕照寺而來。下車之後，穿過竹林子，首先看到梁家門外，已經老綠油油，所有高高低低的瓜棚豆架，都被那肥大的葉子，遮得密密層層的，只剩了一排屋檐在外，門口那兩棵垂柳，樹條拖得極長，一直拂到地面上來，不多時候，不到這裏面，情形似乎有些變動，然而也說不出有多大的變動，不過到了此地，腳步自然放得慢了。心裏原想屋子裏走出來一個人，然後讓那人引了進去，但是靜悄悄的恰是沒有人出來。可是在這個時候，乒乒乓乓，有一種絲絃聲送入耳鼓來。桃枝想起來了，這正是莫新野在這裏彈琵琶。聽了琵琶聲，就想到從前幫助他當場拍賣琵琶的一件事。那個時候，自己不但愛于水村，而且對于水村的朋友，也是很好的，現在和水村鬧得愛情反背，而且他的朋友，也是多半不滿意我，這都怪自己閱歷淺，作事不肯考量，而今反倒要向

人家去陪罪。陪罪固然是不成問題，但是人家受理不受理，卻也不知道。一個女子爲了求一個愛人，應當如此嗎？這樣沉沉的想了一會，依然站着不知進退。轉身一想道：爲了愛情，人家性命都可以犧牲，又何況其他。就算陪罪是一件侮辱，是向愛人陪罪，並非和別人陪罪，又要什麼緊。只是一層，這裏人不止一個，有點難爲情。心裏想着，腳下慢慢的走，繞着這裏的菜地，轉了兩個灣，已經走在一架瓜棚前，這琵琶就是瓜棚下發出來的，料着新野坐在這裏，他看見了，可以引見水村的了。她正如此想着，及至擡頭一看，又讓她爲難起來。原來新野穿了西服褲子，上身套着短袖襯衫，坐在瓜棚下一個木樁上，背對了來路，彈琵琶。從前遇到的那姑娘，斜着身子站在他面前，兩手只搓擲着她繫的一條圍襟，看了新野微笑。桃枝雖然整個的身子在瓜棚外露出來，然而這兩人不曾看到。桃枝呆了許久，等不着人家的視線移過來，只得放重了腳步走向前去。那姑娘正是了二香，直等桃枝走到身邊，她纔看見，將嘴一努道：嘿！不要彈了，來了人了。新野連忙放下琵琶，回轉身來，呵呀了一聲，然後纔叫一聲李老板。桃枝臉一紅，點了點頭，自己強自鎮定着，向新野笑道：莫先生，你想不到我再會到這裏來的吧？不但是你呀！連我自己也是想不到呢。說到這裏，頓了一頓，纔低聲道：水村在家裏嗎？這六個字，聲浪非常之低，低得幾乎讓人聽不出來。不過新野已經領會了她的意思，躊躇着道：你有話要和他面說嗎？桃枝道：我由杭州趕回來，特意來找他談幾句話的。新野且不答覆，向桃枝渾身上下打量了一番，因道：水村的性情，大概你也知道，現在梁先生回來了，梁太太也在家，我把梁太太請出來，先和你談一談，你看好不好？桃枝心想，于水村賣畫出了名，人也搭起架子來了。我是既來之，則安之，就聽便罷。因之點點頭道：那也好。我索性到竹林子外面去等着，說時，先向竹林子外走。在竹林子裏站了片刻，只見屋子裏跑出來一個人，不是梁太太，卻是水村，好像他是迎上前來了。這讓她一喜，心裏倒有些砰砰跳。然而水村之來，究竟是不是趕着來歡迎她呢？這又是個問題了。



## 第三十四回 交絕轉圜時登山痛哭 情參還壁後拍手驚呼



桃枝真不料水村還是這樣的熱烈歡迎，居然會搶着跑了出來，便笑着向他點頭道：「想不到我會到這裏來吧？」水村慢慢走近，臉上卻板得無一點歡愉的顏色，因為桃枝和他種神氣，和剛纔自己所揣想，已完全不對。本來人家受了無限的委屈，現在人家要出一口氣，自也情有可原，因之將自己的脾氣按了一按，笑道：「窮人窠子？這個名詞，現在有點不符實了。水村道：不錯，現在我們比較有點辦法，能混到兩餐飯了。不過比起銀行家來，那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窮人窠子這個名詞，在別人面前不能說，在你面前是可以說的。你不能說我這是客氣話吧？」水村也是穿了短袖子襯衫，露出兩隻光手臂，右手臂上一彎，染了些紅綠顏色。他將兩手臂環抱在胸前，半側着向了桃枝，頭微偏着說話。一種不屑的態度，就表示到了極點。桃枝如此有閱歷的女子，如何看不出來。她雖十二分的能忍耐，漸漸也有些生氣了。於是收了笑容，正色道：「于先生，無論如何，我們還是朋友吧？一個朋友來特意拜訪你，這一點意思，總是不壞的，何必這樣的不客氣呢？」水村聽了這話，還不會答覆，梁太太已由屋子裏追了出來，一路向桃枝招着手道：「李老板，爲什麼站在那裏說話？請到裏面去坐罷。」桃枝只好拋了水村，來迎着秋華說話。因道：「我也很願進去看看的，只怕有些冒昧。」秋華握了她的手道：「笑話了。我們又不是面生朋友，早是不分什麼彼此的。怎麼倒突然生疏起來？」一面說着，一面牽着桃枝向屋子裏走。桃枝到了此時，當然不能拒絕主人翁的邀請，就一同跟她走進去。到了屋子裏，桃枝先向秋山問了一問病狀，然後在外邊屋子坐了。秋華泡了茶，擺着瓜子，陪了她坐着，只談些不相干的閒話，絕對不提到她本人身上的一件事去。桃枝本來是要把自己對水村的事，解釋解釋，但是看秋華那種意思，極力的避

免，自己若堅決說了出來，未免太俯就了人家，面子有些難堪。因之也就跟着她閒談，不提到正事。彼此閒談了許久，不見水村到裏面屋子來，連莫新野也不會來。心裏想着，這就怪了。我特意來拜會他們，他們固然該見我。就是我隨便來的，既然見了我，也應該敷衍我一下子。你不見我，我不能干休，倒要見見你呢。因向秋華道：剛纔還看到水村的，現在出去了嗎？秋華想了一想，笑道：是呀！你來了，怎樣不和你談一談呢？我去把他找了來罷。他說着，於是親自走到前面去尋水村。去了許久，水村在身上罩了一件大褂，隨着秋華的身後走來了。秋華笑道：于先生趕一張畫，耽誤了一些時候，不然，他也早就來了。桃枝起身笑道：自然，于先生向來就是用功的，現在更當用功了。水村對於她說一句話，不謙遜，也不承認，隨便就在她對面，一張椅子上坐下了。桃枝看了他，心裏就轉念頭，這要說一句什麼話纔好呢？她不說說話來，水村也不說什麼，見掉上有茶壺茶杯，自拿起茶壺，向杯子裏倒了一杯茶，端起來慢慢的喝着。秋華見彼此都不說話，形式大僵，只得從中湊趣道：朋友都是這樣的，只要有相當的日子不見面，就生疏得多了。桃枝笑道：相當的日子，這句話倒大有伸縮的餘地，究竟要多少時候，纔算是相當日子呢？水村道：這難說，十年八年，固然可以說是相當的日子，就是三天兩天，也可以說是相當的日子。這一層是要看各人的情形而論的。桃枝笑道：照這個樣子說，我們是到了相當的日子了。水村道：可不是？你沒有這種感想嗎？桃枝道：這樣子說，你是以爲我發了財？水村道：你以爲你沒有發財嗎？我不知道除了銀行家而外，要算是誰有錢的了？桃枝道：那末，你以爲我是個銀行家？水村道：你雖不是個銀行家，當然和銀行家有些關係。若是和銀行家沒有關係，怎麼會和銀行家一路到杭州去旅行呢？桃枝聽了這話，雖然依舊鎮定着，然而臉上禁不住發生一些紅暈，便道：你所知道的，就不過如此嗎？還有別的事情沒有？水村道：自然是有，知道銀錢也是買不動你，終於是嫁了一個美貌郎君了。不過這樣的跳槽，卻不是個辦法，我以朋友的資格，敢向你進一句忠告。桃枝的臉色，由淺紅變成深紅，現在更變得連頸額都是紅的了。她定了一定神，眉毛一揚道：多謝

你的忠告了，不過跳槽兩個字，似乎不是朋友應當說的。水村也冷笑道：我覺得我這話還客氣之至呢。君子絕交，不出惡聲，我向來是抱定這個宗旨的。說着，兩手扶了棹子突然站將起來，有個不願意向下談，而要走的樣子。桃枝也站起來道：哦！你是要和我絕交。本來我的意思，是想把我一肚皮的心事和你解釋解釋，你一句也不容我說，就向我冷嘲熱諷起來。交朋友是彼此往還的事，有一個人不願交朋友，那個人死命的要攀交情，也是枉然。好我們……說到這裏，用一個手指頭，蘸了一點茶汁，在棹面上劃了一大橫，作爲彼此隔開的一種象徵。水村臉色也紅了，一句話也不說，身子一轉就走開了。這個時候，桃枝真是心裏放出了電流，通到兩隻眼睛內，眼睛內兩包眼淚水，揜着它的力量，要向外奔放。但是自己想明了，假使這兩包眼淚水要滾了出來的話，便是向水村投降，因之極力的忍耐着，板了面孔，不讓人看到有一點不堪的樣子。倒是秋山睡在屋子裏牀上，聽到水村所說的話，又見他在窗子外一閃，料得桃枝會有些不堪，便臉向着外叫道：秋華，你請李老板到屋子裏面來坐坐。桃枝倒不用得秋華相引，自己一掀簾子，走了進來，向秋山一點頭道：梁先生，你的病好些了嗎？秋山點頭微笑道：好多了。剛纔我聽到水村所說的話，實在有些不對。不過他就是這種脾氣，過了身他就會明白過來的。桃枝笑道：明白過來不明白過來，那有什麼關係，我總不能強制一個朋友，一定和我交朋友，梁先生你保重罷。我們下次見罷。說畢，也不待秋山加以挽留，自行走了出來。她走的是非常之快，秋華在身後追着，要送她一程時，她已走到小竹林子裏去了。秋華想着，沒有追着送人之理，也只好站在大門外望望而已。桃枝來的時候，坐在人力車上，一路總算是一個伴侶。現在這平巒小道之中，卻是一個人了。一人走着，向前後望望，並沒有一個人，倒是小道上，有兩隻野鳥一蹩一跳的找食。這就更見得這地方是很孤寂的了。但是她在氣憤頭上，一切都在所不計，更不知什麼叫着，怕她就引步走向一個山頭，坐在草地上，回頭向夕照寺望着，呆呆的出神，約莫有五分鐘，忽然兩淚向下同流，哇的一聲哭將出來。但是她只哭出一聲之後，連忙舉起手來，將嘴握着，不

讓這哭聲衝破了這寂寞的空氣。自己只是如泉湧一般的，讓眼睛向下流着淚珠。因為第一聲哭既然忍耐住了，這以後的哭聲，就無論如何，也不許聲音發出來，只是息息率率的，由嗓子眼裏，發出那種哽咽聲來。好在這一片荒山上，並沒有第二個人影，由着桃枝如何去哭，也沒有人聽到，也沒有人看見。桃枝一個人，足足哭了一小時之久，並沒有人勸阻她，直待她自己哭得有些疲倦了，纔止住了哭聲，站起身來，向四週一看，只有那高低的野樹，分立在紛披的長草裏。微微的風，拂動着草木，發出那瑟瑟之聲，一個孤單的女子，站立在這種環境之下，說不出來是一種什麼痛苦。自己長歎了一口氣，慢慢在深草裏亂走下山來，到了人行路上，只見自己穿的長衫，下面粘了許多碎草屑子，和一些短刺，低頭拂了一陣，手上倒讓短刺戳上好幾個窟窿，手指上腥紅點點，有許多小血跡。在身畔抽了一方手絹，用力捏着，把血止住，也就不去想別的法子來掩蓋了。一個人極無聊的走上了大路，纔坐車回垂楊旅舍來。到家以後，看看屋子裏東西，卻是嬌娘到杭州去的時候，收拾過一番的。從前手邊所零用的物件，都收到箱櫃子裏去了。昨天回來，並不感到怎樣，今天一看，便添了無限蕭條的意味。走進房來，倒在牀上，將手上拿的手絹，向旁邊一拋。只這一拋，倒吃了一驚，原來一條白手絹上，斑斑點點，染遍了血跡，幾乎有大半條手絹，都是紅色的了。所幸手上那些刺眼，倒一齊塞死了。也就不再流血了。然而這個時候，她一顆心已是粉碎了，手上有血無血，那裏管得着順手拉過一個枕頭，塞在脖子下，只管哽咽個不住。和她同在六朝居唱戲的朱玉娥，也是住在垂楊旅舍的。她看見桃枝昨天回來了，正疑心她發了財了，何以一個人回來？今天早起，又不見桃枝的人影，更是疑心。及至桃枝回家進房睡覺去了，再也忍不住了，便悄悄的溜到她房門口來。一見她橫躺在牀上，倚枕痛哭，更是嚇了一跳，連忙跑進房來，推着她的身體道：桃枝姐，桃枝姐，你這是怎麼了？桃枝一伸手要取那手絹，看到了全是血跡，又將手縮回來了。朱玉娥道：呀！那裏來的這些個血跡？桃枝垂着淚，在枕上擺了擺頭，玉娥看那樣子，知道她滿腹牢騷話都說不出來了，便道：我看你回來，精神是很好

的，這是那個給了你氣受，你哭成這個樣子呢？桃枝哽咽着道：沒有那個……我自作自受罷了。玉娥握了她一隻手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你何不告訴我，我們大家和你想個法子。桃枝突然坐了起來，笑道：大家想法子，這件事是大家都不能想法子的一面。擦着眼淚，一面想道：我倒有一件事要拜託你。玉娥道：只要是我辦得到的，我一定辦。但不知是一件多大的事？桃枝道：我又不是一个糊塗蟲，要你去辦的，當然要你辦得到的纔說。我這櫃子裏頭，收下了一大網畫，我現在要送還人家，想存在你手上，我寫信叫那個人來取。玉娥道：這是一件極容易極平常的事，說出來就是了，何必還要先聲明一下子再說出來？桃枝道：這也在於各人的眼光不同。你覺得我這件事稀鬆，在我看起來，也許是特別的重大，所以我先要聲明一句。玉娥道：畫這樣東西，既不能吃，又不能喝，也不能穿，我要它何用？既是你很鄭重的交給我，我自然小心的看管着。桃枝道：只要這樣說，那就好辦了。於是打開櫃子，拿出一個布捲筒交給玉娥道：我怕把畫損壞了，布裏頭還包了一層油紙。等那個人來了，你就把這個原布捲子交給他就行了。玉娥道：你說了許久，這個人是誰，我認得嗎？桃枝道：你自認得，就是你們所說他是我的愛人，那位于水村先生。他究竟是不是我的愛人，大概你們可以知道。玉娥聽了這話，心裏纔恍然大悟。原來她把這些畫拿出來，是和這位于先生翻了臉。若是代她轉送東西，倒未免有點幫助桃枝的意思了。因之手裏雖然接着了東西，臉上卻現出了一些躊躇的樣子。桃枝道：你怎麼樣？怕擔任這一分擔子嗎？玉娥笑着搖了一搖頭道：這倒不是爲了這一層，只是……說到這裏，以下她無話可說了。桃枝道：你還不是怕擔任這一分重責嗎？你放心，不要緊的，我會寫信告訴他，把話說得清清楚楚的。玉娥拿了畫在手上，只管沉默，不能夠答覆出來。桃枝笑道：你只管放心，我決不能爲了這一點小事，連累你受罪。你和我交朋友，也有不少的時候了。當然可以相信我，不是一個害人的人。玉娥謙遜了幾句，也就不能向下再說了。到了這時，桃枝已經沒有一點憂愁之色，倒邀着玉娥出去，吃了一頓晚午飯。在當天晚上，她又坐了到上海去的夜車，離開南京了。玉娥聽了

她的話，果然保持着那布捲的原封，不肯透開來。到了第三日，上午八九點鐘，果然旅舍裏的茶房跑進來報告，說是有位于先生要見。玉娥就知道是于水村來，要那捲畫稿來了。於是先夾了那捲畫迎了出來。水村正站在進門的過堂中，一見一個女子先夾了東西出來，便知道桃枝信上所說的朱玉娥了。因先點着頭道：「朱老板，我是李老板寫信叫我來的。」玉娥道：「我知道了。」桃枝姐臨走的時候，交給了這一包東西，讓我轉交給你。說着，兩隻手就將布包遞到水村手上去。水村接了布包捲，且不看裏面，只向脅子一夾，停了一停，看着玉娥的臉色，突然微笑道：「李老板就是交下這包東西來，並沒有說別的話嗎？」玉娥道：「她晚上走的，我唱戲去了，並不知道。」水村又停了一停，微笑道：「她沒有什麼表示嗎？」玉娥道：「表示是沒有，只是回來的時候，哭了一頓，在牀上丟了一條染着許多血跡的手絹。」玉娥在衣袋裏一掏，掏出那條有血跡的手絹，交給水村。他先吃一驚道：「呀！這些血！然後接着手絹道：是那裏來的這些血，她碰破了那裏嗎？」玉娥道：「我看她是割破了手指頭。」水村道：「怎麼把手指頭割破的呢？」玉娥正要答覆這一句話，裏面有人吆喚，她說聲對不住，已經走進去了。水村一時憂恨交集，卻不知從何說起，在這門口也站不住了，夾了那一捲畫，連忙回夕照寺去。因為包得很緊，在路上來不及打開來看。到了家之後，將布包趕快打開，發現了油紙，展開了油紙，纔看到是自己的畫稿，又吃了一驚。再將畫稿一張一張清理出來，完全是自己放在各書紙店裏寄售的。有些畫稿後面，還貼有小紅紙條，上面寫明寄售的店名。哦！這可以明白了，一定是她在各書紙店裏收買去的，怪不得會有一家書店說，是個女子收買去的了。那末，其餘各書店，當然也是如此。這樣想着，在家也坐不住了，復身走出門，向以前寄售的各家書紙店去探問，果然所說一致，都說是一個青年女子收去的了，再問問那女子的形狀，和桃枝的貌相，果然差不多。這樣看來，決定是她。否則天下沒有這樣湊巧的事，總是一個年貌相同的女子把畫收買了去。這一定是桃枝看我很窮，纔把自己犧牲色相換來的錢，暗中來救濟我。這種苦心，待我真不錯，但是我卻糊裏糊塗，一點也不知道，真是辜負人家一片好心。

了。水村得了這個消息，回家之後，也不告訴人，也不看書，也不作畫，端了一把涼榻，放在瓜棚後靜靜的躺在上面。太陽已經是偏到西邊去了，大半邊蔚藍色的天空，浮着幾片薄雲，讓風吹着，在半空裏移動，看去一座雲山，一會兒工夫，變了獅子，一會兒又變了美人，一會兒又變了樓閣，那雲彩的形式，只依着心裏的幻想去變動，水村心裏想着事，眼睛看着雲彩，已不知身在何所了。這樣的躺在涼陰地裏，田野的東南風吹在身上，徐徐不斷，一點汗也沒有，所以也不知道天氣炎熱。整整的睡了兩個鐘頭，身子也不會動上一動。莫新野原以爲他在這裏睡午覺，不必去驚動他，自己拿了一本書，也坐在瓜棚外看。正自把書看得有味，只見水村忽然由睡椅上跳了起來，拍着手道：我就是這樣子辦！我就是這樣子辦！當他如此一跳，新野正用手掀着一頁書，他嚇得身子一顫動，嗤的一聲，撕下一頁書來。連忙站起來問道：你這是怎麼了？什麼事決定這樣辦？水村一回頭，看見有人，在身邊，纔笑起來道：我想一件事想出了神，不知道你在身邊，對不住。新野笑道：這倒無所謂，對得住對不住，不過我要問你一聲，有件什麼事，你會這樣想出了神，難道還是爲了李老板嗎？水村默然着。新野道：那一定是的。你既是如此想她，爲什麼前幾天又和她決裂起來呢？水村歎了一口氣道：春蠶到死絲方盡。我今天決計走了。新野聽他忽然說到一個走字，倒有些莫明其妙，便問道：你要走，那裏去？現在還不能滿意於南京嗎？水村於是將這個走字解釋一番，新野也就恍然大悟了。

## 第三十五回

填海有心人追芳跡往

負荆無術函約怨聲回

這

時，于水村把今天所經過的事，對新野說了，因道：我仔細想想，我和桃枝彼此都有誤會。但是誤會由何而起，誤會到了何種程度，我都不得而知。我必定要把她找着，彼此披肝瀝膽，把話都說出來，纔可以把我心裏這個大疙疸解除。假使是我得罪了她的話，那不成問題，我一定向她陪

罪。若是她對我發生了什麼誤會，我自然可以原諒她，交情恢復不恢復，那是另一問題，但是必定要大家見了面，說明這是一場誤會，我的心裏纔可以安定。新野道：這樣說，你是要追到上海去。水村道：是的，我要追到上海去。而且今天坐夜車走。新野笑道：果然如此，你是何苦來？前天你在此地，和她見面，從從容容來說一番心事，那就什麼也解決了。何至於現在來放馬後砲呢？水村歎了一口氣道：原是我識見淺，沒有涵養，所以逼得她走了極端，要不是如此，我又何必下決心跟着到上海去呢？這裏頭最令人難過的，就是她還有一方血手帕交給我，我不明瞭這是什麼意思？是她另有什麼血書呢？還是憑這方手帕就作為紀念的意思呢？這一層，我也要去問問她。新野道：你問那個朱玉娥就是了，何必還要追到上海，親自問她？水村道：這也不過其小焉者也。我覺得不見她一面，心裏不安。假如她是自殺了，我良心上怎樣過得去？這個血手絹，總是令人心裏不能放下的一件事。你想，她要送我東西，大的，小的，硬的，軟的，什麼也可以送，何以偏偏送我一條血手絹？新野被他一解釋，也想到這件事的可疑，因躊躇道：果然如此，我倒也贊成你到上海去一趟。不過她為你，並沒有什麼損失，似乎不至於犧牲性命，來幹一下子的。水村道：她爲人，個性很強，這話也是難說的。新野對於他這話，卻不能再加以反駁。水村也就不再解釋，又在睡榻上躺着。到了吃晚飯的時候，水村把這事重新提起，秋山夫婦都說是他作得太絕情了，可以到上海去一趟。只是上海地方很大，一個三四百萬人口的商埠，你卻到那裏去找一個李桃枝呢？水村道：雖然她沒有留下上海住址，但是有線索可尋，只要到六朝居去打聽，總可以知道她上海的家在那裏。萬一不然，登報也要把她訪到。水村去的意思，如此堅決，大家更只有助興的。水村忽忽的吃過了飯，就帶了一個小提箱到六朝居去，打聽桃枝的下落，然後直接到下關，坐夜車到上海來。到上海的第一件事，住下旅館，第二件事就找桃枝的寓所了。因爲在南京已得了詳細住址，就照着去尋找，到了那裏，是一個三等弄堂，一個兩樓兩底的屋子，棹面大的天井裏，讓自來水，溼了一大片，洗衣檯子，洗衣盆，晒衣繩子，破簍子，破椅子，佔去



了大半邊，簡直沒有下腳的地方。正面屋子外堆了一堆木柴，屋裏兩張牀鋪，夾住一張棹子，地板上一張小矮凳子，撒了許多菜葉，有一個男子坐在牀鋪上架腿拉胡琴，一個女子披着乾頭髮，做了衣襟上的鈕扣，拿了東西在手上吃。水村想，看了這屋子的陳設，和屋子裏的鄰居，並可以想到這裏環境如何，這樣的地方，她如何可以住下哩？他走到大門口的時候，不由得向後一退，人都呆住了。那個吃東西的女子，就首先問他是找那個的？水村告知了來意，她笑道：她們發財了，租了好房子住了。水村道：是什麼時候搬走的呢？那女子道：是昨天搬走的。水村道：搬家也不見得就是發財。那女子道：她嫁了銀行裏一個行長了。水村聽了這話，半晌作不出聲來，呆站在門口。那女子道：你要打聽她的下落，那也很容易，你只要到姓萬的那銀行裏去等着，跟了他的汽車走，你就會知道的了。他還少得了天天到小房子裏去嗎？說畢，她微微的一笑。水村受了她這一聲冷笑，猶如讓她將尖刀在心裏刺了一刀一般，在這裏已是站不住了，立刻掉轉身來，就回旅館去。一路之上，經過繁華的馬路，看那百貨商店中所陳列的東西，雲霞燦爛，馬路的汽車，如魚穿梭，遊戲場裏的音樂，高拂雲漢，心裏念着，上海這些事情，那樣不是引誘人的，被引誘的人，誰又不願意得着，只要可以得着，在自己受着一點犧牲，那又算些什麼？這樣看起來，桃枝要到上海來尋丈夫，到了上海，要嫁一個銀行家，這有什麼奇怪呢？在人力車上，一路想着，到了旅館裏，便躺在一張沙發上，還是靜靜的凝想，自己原來不吸香煙的，現在感受到萬倍的無聊，也叫茶房拿了一盒香煙來抽了一根，抽完着，又抽一根，不知不覺之間，把一盒香煙抽去了一大半。平常吸完一根香煙，便感覺腦筋脹痛，現在一直吸了五六根香煙，還並不覺得心裏怎樣難受，還是自己警戒着自己，可以不必再吸煙了，聽到房外有個賣報的，叫着大小報的名字，由遠而近，便花了兩角錢買了一疊小報來消遣。翻了幾張，忽然一個女人的相，射入眼簾，清清楚楚的，可以看出來不是別人，正是桃枝。那相的前方，有一行木戳題目，乃是白門歌后下嫁記。文中大意，說是桃枝已經到了上海，要嫁一個銀行中人作小星，現住在春風旅舍四層樓。

八十一號，其父母正部署行宮，一俟就緒，即當遷入。水村住的，正是春風旅舍三樓，彼此只相隔一層樓，卻到旅館外四處去打聽，正是舍近而求遠了。丟下了小報，一起身出了房門，就向第四層樓走。這第四層樓，由八十一號房間去的路是一條長長的甬道，水村站在甬道的這頭，遠望着那一頭，也不知那一個房間是八十一號。待冒昧走上前去，怕對面遇到了桃枝，及桃枝要嫁的人，彼此都不好意思。然而不向前去，又怎樣去見她呢？正自這樣的徘徊着，一個茶房看他形跡可疑，便迎上前問道：先生，你是找那位的水村頓了一頓，點頭道：我住在三樓念四號，這裏八十一號，是不是住着一個姓李的茶房？對他看了一眼，答道：是的，是位僮客，你先生認識她嗎？水村道：認識的，而且我們是很熟的朋友。她現時在房間裏嗎？茶房道：出去買東西去了。水村聽說桃枝不在家，膽子便大了起來，索性放開腳步，走向前去。到了八十一號房門口，還停住了腳，仔細看了一看，然後仍由原路下樓。茶房問他貴姓，他想了一想，說是回頭再來罷。自此水村不出門了，只在旅館裏坐着，坐到了一個鐘頭，心想：若是桃枝是出去買東西的話，這個時候，應該回來的了。再去看看，想着，走出房門來，手向後反帶着房門，又轉了一個念頭，還是不去的好吧？我寧可寫一封信給她，讓她來找我。於是又推開房門，再回房間裏來寫信，將筆墨紙都擺到了棹上，情不自禁的，又拿了一根香煙抽着，心裏可就在轉着念頭，這信應當如何去措辭？把一根香煙抽完了，依然不知道要怎樣去下筆，因為要寫得簡單些，怕桃枝看了，會不明瞭來意，要寫得詳細些，又怕這封信落到旁人手上去了，又給桃枝老大的不方便。想來想去，還是把話向她當面說明的爲妙。如此一轉念頭，不要寫信了，第二次再走出房間來。這回是下了決心了，心想，她不是嫁了萬有光嗎？我和桃枝認識，萬有光也是知道的，我就讓他看見了，也不過說我是他手中敗軍之將，將我申斥一頓，那末，我再認爲失敗一次得了。又屬何妨呢？於是放開腳步，一直走向第四層樓去。當他走到第四層樓口的時候，只見一個男子，陪着一個女子在甬道口上一閃，那個男子不會去仔細認清是誰？那個女子可看清了，正是桃枝。也不知是何緣故，自己

一見之下，趕快就將身子向後一縮，這裏是扶梯口，有一個轉灣的牆角，牆角外一直過去，乃是電梯口。只聽桃枝笑語聲經過牆角，向房間裏去了。水村一想，這個時候，要去見她，未免不識相，還是退一步，於是又退回屋子裏去。一看棹上筆墨紙都擺好了，就是差自己寫。自己一頓腳，忽然自言自語的道：我這人也太沒有勇氣了。就是和她見一見面，又要什麼緊？難道真能翻臉說我怎麼樣不成？寫信就寫信，大概不能辦我一件什麼罪？決定了，於是提起筆來就要向信紙上寫。但是只寫桃枝兩個字，便停住了。這以下，稱她什麼呢？女士，老板，君，妹，越向下想，越不對，但是寫着女士二字，也像過分的客氣，不是那種友誼之間所說的話了。那末，簡單就是桃枝罷，不對，這似乎是愛人的相喚了。於是又將筆擱下，再取一枝香煙，緩緩擦了火柴，緩緩抽起來。不過吸了一二口，突然將煙向棹子腳下痰盂子裏一扔，說：管她呢！便向下寫道：

桃枝女士：我因有許多重要的話，非和你當面解釋不可，特意追到上海來見你。我現住三樓二十四號，希望你回信，許我作一小時的談話。

你的朋友于水村上

這樣寫着，自己看了一看，縱然是落到萬有光手上去，也不見得會發生什麼問題的。於是將信封套好，上寫：呈李桃枝君。註着內詳，信封上所以不寫女士而寫君字，也不解何故，彷彿是信封上寫了女士，就不祕密似的，於是將信揣在袋裏，又拿好了兩塊現洋捏在手上，於是緩緩的走出了門，再上第四層樓。這一次走得更奇怪，不知不覺的，連腳步走得都放輕了，到了第四樓的甬道口，見一個茶房經過，臉先紅了。因為茶房注意了他一眼，心裏想着，不要是他們看到我老向樓上來，有些疑心嗎？倒是那茶房見着他，忽然停住了腳，心裏有些明白。便問道：你先生找那一號的？水村先在袋裏將兩塊錢，一封信，一齊掏了出來，然後低聲道：我是和朋友帶來的一封信，請你送到八十一號。不過……那兩塊錢就遞到了茶房手上，臉上似乎帶了一點笑意，接着道：你等那位李老……不，李小姐一個人在屋子裏的時候，你纔交給她。茶房看了看信封，又看了看錢，將錢和信一齊向短

衣口袋裏一插，說句有數了，點了點頭。水村本來還想交代兩句，一看甬道上又有人來往，這話也就不必說了，掉轉身忽忽走下樓去。到了自己房間裏，心裏忽又發生一種奇異的感想，似乎自己作完了一件什麼事，又似乎自己有一件什麼事沒有安排得好，仔細想着，也就不過是這封信罷了，也就不過這封信的下文如何未能知道罷了。一伸手拿起掉上的那香煙盒子，抽出一枝煙來，接着又將煙塞進盒子裏去，將煙向掉上一拋道：「嚶！老在煙上出氣作什麼？我不會到外面去玩嗎？於是戴了帽子，叫了茶房，吩咐說：假如有人送信來，給我收下，有客來，請到我屋子裏去留一個字。茶房看他也不會有珍貴物品放在房間裏，他自己既如此說，也就答應了。水村出到旅館來，在馬路上看看，信腳所之，迷了方向，索性亂走一陣。直走得兩腳有些酸痛，然後坐了一乘人力車回旅館來，已早是燈火滿街了。到了所住的那層樓上，茶房首先笑着迎向前道：先生，有一個僮客坐在你房間裏等你。水村聽着，不由得心裏一跳，覺得桃枝究竟不錯，我寫了一封信給她，她居然就來了。心裏高興極了，臉上自然也會發表一種笑容來。及至走到房門口，將房門一推，不由得身子向後一縮，原來坐在屋子裏，果然是個女人，但是這女人，是秦小香，卻不是李桃枝。小香何以到了上海？到了上海，又何以會找到旅館裏來？這意思是意料以外的事了。當他這樣身子向後一縮的時候，小香已經懂了他的意思，便笑着站起來道：于先生，你有一點出乎意料以外吧？我是怎樣會到這裏來的呢？水村謙讓着請她坐下，斟了一杯茶送將過去，然後坐下來，首先問了一句道：怎麼着？是秦女士一個人來的嗎？小香微笑着，架了腿將腳尖抖着，默然了一會，只答覆了三個字，你猜哩？水村笑道：我猜嗎？根本上我就不應該稱你作秦女士，應該稱你爲李太太。我在南京，接到你們的結婚啓事，我真替你們歡喜呀！小香笑道：妙極了！我們也住在這家旅館裏，我是在杭州接到了桃枝的信，趕到這裏來的。當你出門的時候，我們正是在屋子裏收拾行李，現在我屋子裏來了，太湖一大批客，鬧得太厲害了，所以我避到你屋子裏來。水村這纔恍然，原來是與桃枝的事情一點沒有關係，因歎了一口氣道：人事真是難說，

不料我們在南京的幾個窮光蛋，現在又混到了上海來。但是我只來了一天，已經覺得煩膩到十二分，很有點坐立不安。小香道：是的，我們搬進旅館以後，也是沒有會到桃枝的，很奇怪，我們明明知道她在房間裏，我去拜訪她的時候，房門緊閉着，茶房卻說是出去買東西去了，她特意寫了信叫我們來了，又給我們這大的釘子碰，這是什麼用意呢？水村站起身來，在棹子上把那香煙盒子檢起來，又抽出一根煙來抽着。小香道：我已經寫了一個紙條讓茶房送去了，大概她接着信，總會給我一個回信的。水村微笑道：給不給回信，由着她了。請太湖過來，我們大家談談罷。小香想了一想道：把他找來談，他也談不出個什麼辦法來，我想還是你在屋子裏靜待好音，讓我們在外面和你想個轉圓的法子。你等着，我去和你看看。說着她起身出房門去了。小香走到她自己房門裏去了，只見太湖背了兩手在屋子裏踱來踱去，似乎有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放在心裏未曾解決一般。小香道：怎麼樣？她有了回信了嗎？太湖搖了一搖頭，眼光卻射到圓棹子上的一張紙。小香是不大認識字的，將紙拿在手上，橫豎看了兩看，笑問道：這是她寫的信嗎？信上說了一些什麼？太湖道：氣死人。說了這句話，向沙發上一躺，將腿高高的架起。小香笑道：你也不要一個人生悶氣，有什麼話，說出來，大家聽聽。說着，拿了那張紙塞到太湖手上。太湖接過紙去，皺了一皺眉道：我想，你不知道也罷了，你知道是格外會生氣的。小香也挨身在沙發上坐下，側了身子向着他的臉道：你不念給我聽，我心裏就悶得更難過，你不是有意和我爲難嗎？太湖看了新夫人的臉色，一手伸着握了她的手，笑道：你不要鬧脾氣，我念給你聽就是了。於是另一隻手拿了信紙念道：

太湖先生：你寫來的字條，我收到了，但是同時于先生也寫了一個字條來了。你二位何以不徵求我的同意，把他引了來？他在南京當了朋友的面，已經和我絕交了。朋友絕交，便是路人，他還來找我作什麼？他說有話要解釋，我不知道有什麼可解釋。我在南京的時候，也是有話要和他解釋，他爲什麼拒絕我哩？我既不能和他解釋什麼，他也不必和我解釋什麼，這是很平等的一個辦法，叫他不必再來打擾，破壞我和別

人的感情。你就對他說，我恨他，我恨極了他，也就不再寫信給他了。我的脾氣，小香妹是知道的，我這樣直言，就是我心裏並沒有別的怨恨，請你原諒了。

萬李桃枝拜上

太湖念完了，緊緊捏着小香一隻手，望了她的臉道：你聽聽，應不應該生氣？小香皺了眉許久，不言語。太湖道：你說，這是不是可氣？水村原是他自己來的，與我們有什麼相干？她倒疑心是我們勾引來的了。小香道：既是如此，我自己去見她。女的兒女的，那個萬先生，總不能攔着我不進去。說着，站起身來一拉房門，就要向外走。只這一拉房門之間，小香忽然向後一退，原來水村正站在門外哩。

### 第三十六回

情敵恰相逢強顏握手

恩人何忍害儲藥回心



湖見水村站在門外，料得他把剛纔所說的話，已然聽去了，就跳了上前和他握着手道：我早就看見你了。水村勉強帶了笑容跟着走了進來，隨便就坐在一張椅子上，卻點頭

向小香道：請你也坐下。太湖向小香以目示意，小香只好回轉身來坐下了。水村道：對不住你二位，剛纔所說的話，我已經聽到了。我覺得我們朋友是不拘形跡的，所以衝了進來。既是我知道了，太湖何不索性將那信交給我看看？太湖道：既聽到了，你又何必看？水村道：你既全念得我聽見了，又何必不把原信我看？小香忍不住笑道：彼此都是無味的辯論，你們在這裏看信，讓我去見她，到底還能够當面問個水落石出起來。說畢，她也不等了。太湖許可，起身就走。她原是和 water 同住在第三層樓上的，這時就便走上第四層樓，向桃枝住的房間走來。到了那房門外，恰好門是開的，桃枝一個人在牀上躺着，小香站在門口先叫了她一聲，提腳就跟着進去。桃枝一個翻身起來，微笑着頭道：我猜你一定是會來的，請坐！說着，倒了一杯茶放到棹上。又道：請喝茶，我知道你有一大篇話要說的，請你先潤潤口。小香坐下道：不錯，我是有許多話要來和你說的。萬先生呢？桃枝笑道：你不用

管了，我的事，都是我自己作主，他來不來，沒有關係。你有話，你只管說。小香道：你剛纔回給太湖的信，何以寫得那樣厲害？桃枝頭一昂，將頭上的短頭髮一掀，臉上現出得意的神氣來道：我這信寫得厲害嗎？我覺得還十二分的客氣呢？小香道：你有點誤會，我是你寫信叫來的，于先生是他自己來的，不過不謀而合，大家碰着了罷了。桃枝道：你也有些誤會了。我寫給李先生的信，是要他把信上的話轉告訴給姓于的，並非對你們二人，我有什麼意思。你二位是我寫信請來的，我能得罪你嗎？小香道：既是請我們來的，知道我們來了，怎麼不去看看我們哩？桃枝道：此理易明，你們和姓于的在一處，我去見你們，豈不會和姓于的見面？你們若到我房間裏來，我是歡迎的。小香道：你就料到姓于的不會來嗎？桃枝一點頭，似乎把她所要說的一句話，格外要肯定些，便道：他當然不會來，因為他和我已經絕交，不能無故走進人家內眷的房間。你二位是我請來的，當然可以來。小香道：你請我們來作什麼？她以為這一句話，一定可以駁倒桃枝，問話時，將目光注視着桃枝的面孔。桃枝微笑道：我請你們來作什麼？我請你們來喝喜酒的。小香道：喝什麼喜酒？桃枝道：你難道還不明白，我已經嫁了萬有光了。就在這個禮拜日，我們就在這第五層樓上大大的請上一回客。小香道：這就算是喜酒嗎？桃枝道：自然啦。你想，人家娶姨太太，還能夠怎樣大張旗鼓，有什麼儀式嗎？小香笑道：你怎麼會說出這種話來？桃枝正色道：這種話又怎麼不能說呢？你以為姨太太三個字，有些不好聽嗎？我覺得無所謂。就算不好聽，只要姓萬的眞能愛我，人家叫我牛馬畜牲，什麼都行。人生在世，穿衣吃飯，不就是爲了圖舒服嗎？我嫁了姓萬的，那就吃也有了，穿也有了，一切找快樂的事都有了。我爲什麼不作姨太太？我覺得與其嫁一個不愛我的人去做元配，那就不如嫁一個愛我的人做二房三房，甚至於作七房八房，我現在只要人家能了解我，能讓我快活，什麼都在所不計的。小香聽了她這一篇話，覺得全然不對，但是自己向來不大會說話，肚子裏又不像桃枝裝下了那些個墨水，因此聽完了之後，只向她欠着嘴脣微笑了一笑。桃枝道：你不用笑我，我決定了這樣辦，就是這樣辦。小香道：好！回頭我再

來和你長談。現在我房間裏還有人等着我的回信呢。說畢，自己又走了出去。到了房間裏，水村還不會走，太湖一看她臉上的顏色不好，就知道沒有得着什麼好消息，問道：你也不等我們大家商量一個辦法，你就走了，你瞧，這豈不是自找釘子碰小香道：你們又能想出什麼辦法哩？她是一個未曾出門的姑娘，她有權自由嫁人，誰攔得住她？水村微笑道：她嫁她的人，那個要攔她？他手上正夾了半根香煙，在指縫裏，這時突然向煙缸裏一拋，站將起來，似乎有個要走的樣子。太湖站起來，扯了他的衣服，讓他坐下，笑道：少安毋躁！我以為這些話，都用不着談。她嫁也好，不嫁也好，我們非找她來當面解釋一下不可。總而言之，一句話：你是要表明，你不會辜負她。水村點點頭道：對了，但是她一定不見我，我也不必見她。所有要說的話，託你夫人轉達好了。說時，趁了太湖的冷不防，便跑出了房門，回自己房間去。但是到了自己屋子以後，又感到坐立不安，因為自己到上海來唯一的任務，就是要找桃枝。現在把桃枝找着了，連見面的機會，完全沒有，不是自己預想的那一段，那末，所獲得的，只有懊喪。上海雖大，走出去，也覺得沒有什麼好玩的。但是始而以為在屋子躺着出神的好，關在屋子裏久了，也就感到無聊。覺得還是找着太湖談談的好。於是復又走出房來，直向太湖房間裏去。他第一次來的時候，進門不會考慮。現在第二次來，更也是坦然，只是他一推門，身子向前一步，吃了一大驚，身子向後，腳步卻移不動。原來在這房間裏的人，除了太湖夫妻而外，又另加了一男一女。男的是萬有光，女的就是桃枝。桃枝見他有發呆的樣子，便站起身來向他招招手道：于先生，請進來坐。你為什麼站在門外頭呢？到了這時，水村進去，固然是難為情。若是不進去，又顯得自己小器。不過先站在門口，點了一點頭道：好！進來坐。一擡腿又笑道：在這裏，都是客，大家用不着客氣的。桃枝和太湖夫妻，正圍了一張棹子坐。萬有光另坐在旁邊一張沙發上，口啣了雪茄。卻是很自在的樣子，帶了笑容，聽別人說話。桃枝向水村笑着，又招了招手，指着沙發椅子道：這裏坐下罷。水村點頭道：好！我就是這裏坐下。不過他坐下來，卻不能像萬有光坐得那樣子適意，只有一點屁股邊沿，靠着了沙發。兩



隻腿撐了起來，還吃着很大的力呢。桃枝掉轉身來向着水村微笑道：請你和萬先生握一握手，回頭我還有話說。水村聽了這話，臉一紅，眉一皺，向桃枝瞪了眼睛。忽然笑起來，向她點了點頭道：好！我就和他握一握手。說畢，手一伸出來，萬有光早笑嘻嘻的握住了他的手，連連搖撼了幾下。這個時候，水村真是一肚皮的痛苦，萬萬料不到桃枝會如此擺佈。然而人家既以笑臉相迎，自己又何必裝出苦臉子來。握手的時候，索性哈哈一笑道：萬先生，我們彼此之間，原來有不少的芥蒂，經此一握手之後，就可釋然了。哈哈！太湖夫婦，已是看得呆了。桃枝只是含着微笑。等他兩人握的手，剛剛一撒，她就突然站起來，將一隻白手臂，豎了一豎，然後向大家一擺手道：大家不用肚子裏奇怪，聽我來背一背我自己愛情的歷史。現在我已經答應嫁給他作姨太太了。說時，向萬有光一指，接着又道：我爲什麼願意這樣呢？我自然有個理由。原來我是很愛于先生的。于先生也很愛我。哎！偏是情場多事，突然從中來了個萬有光，其初，我只是圖他幾個錢。後來一看這個人也不壞，不免和他往來密些。然而于先生不免有點誤會，以爲我的愛情容易移動的。對我也發生了疑心，在我呢，其初是不覺得。後來覺察一些出來，要問問于先生，一來有些不好意思，二來也怕不問很可隨便放下一問之後，倒着了痕跡了。不料錯上加錯，有一天，我到清涼山去看于先生，遇到于先生和一個女朋友在一處，我以爲于先生別有所戀了。女人總是嫉妬心很重的，我一見于先生和一個女人在一處，我心裏怎的不生氣呢？我一氣之後，馬上變了心，就跟着這位萬行長一路去遊西湖。總而言之句話：是我這個人意志太薄弱了。在火車上又遇到了萬行長的姪少爺，我因爲他是個白面書生，而且又能溫存體貼，糊裏糊塗我就愛上他了。不料我這愛字一生，就上了他的當。這個人好歹是和萬行長有些關係的，那詳細情形，也就不必我去再說。我由萬行長身上，轉愛到他身上，上了他的當，決不能再回到萬行長身上來，所以再去找于先生。不料于先生和我來了個畫地絕交，我到了這個時候，不要臉了，因之就回到萬行長身邊來。他是有太太的，第一個條件，我自己聲明願意跟他作姨太太。第二個

條件，請他找一個女教員讓我閉門讀書，以後謝絕一切交際。第三個條件，我沒有了，全聽他的，是不是對我和他姪少爺一段關係，有些<sup>不滿意呢？</sup>他真開通，說是我回轉心來愛他，是更愛他了，這些事絕對不管。他有的是錢，只要花得痛快，當然他是一毫不吝惜的。所以就這兩天工夫之內，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妥當了。現在我們已經定了這個禮拜日子結婚……哦！不是結婚，一個人娶姨太太，是談不到什麼結婚的。不過是宣佈同居罷了。在那一天，我願請請我的好朋友來喝一杯喜酒，就是于先生我們雖談不上愛情，友誼當然還是可以保存的，我很想請于先生也到一到。不知道于先生肯不肯賞光？水村笑道：喜酒總是要喝的，你不請我，自己還要搶着來喝呢。既是請我，無論如何，我也要到的。太湖小香以至於萬有光，聽了他二人說話，都不免發呆。但是他兩人說話，都是很坦然的，一點也不在乎。桃枝走上前拉着水村的手，握了一握道：這纔是我的好朋友。以前的事那算什麼，我們揭過這頁歷史去了。說到這裏，她就揭開了這一段事，只談些上海各種娛樂問題。在上海旅館裏幾層高樓之中，四週不見天日，是無所謂日夜的。白天點電燈，晚上也點電燈，所以什麼時候天亮了，什麼時候天晚了，完全不知道。水村在太湖屋子裏，談了好多話，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因為眼睛斜射在桃枝的白手上，看見她手背上的表針已指到了八點，大家只管說話，不覺坐了一整夜，又過了一天了。便站起身來笑道：這真是不知東方之既白，有話再說，我要回房間去睡了。說畢，忽忽的就回房間去，自己連衣服也來不及脫，腳撥着腳，將皮鞋撥下，就倒在牀上睡了。這一覺睡去，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偶然醒來，只見屋中間那盞電燈，還是通明的懸着，彷彿是夜裏。這牆頭邊有一個窗戶，是綠呢幔掩着的。掀開了綠呢幔，露出了玻璃窗，原來是臨着人家一方屋頂的。太陽微向西斜，照在屋頂平臺上，也不過一兩點鐘罷了。水村打了一個呵欠，關了窗戶，又在沙發上躺下。再醒過來，電燈還亮着，以為還是白天，掀開窗簾時，已經看到遠處許多尖屋頂上的燈亮了。只好關了窗戶，忙着漱洗一陣，按鈴叫茶房來泡茶。在這時，回頭一看屋子裏棹子上擺滿了茶壺，茶杯，水果包，糖果

包，報紙，書本，亂七八糟的分不出眉目來。椅子上也是堆着衣服和報紙，痰盂子裏滿滿的一盂子水，裏面有碎紙，有水果皮，簡直不可以寓目。心想道：旅館這種地方如何可以住得？正想到這裏，房門一推，一陣脂粉香。只見兩個穿花衣服的女士，露着手臂，挺着胸前兩個乳峰，笑嘻嘻的走了進來。水村對她們臉上望着。紅是紅，白是白，自然是漂亮的少女，卻看不出來是一種什麼人。她們很不顧慮的，一直走到屋子裏面來。走到屋子裏以後，一看水村，彼此並不認識，啣了一聲，向後退着，笑道：老張掉了房間了，今天不在這裏呢？對不住呀。說着，向水村連點幾下頭，倒退出去，順手給水村關上了門。可是在這一開一關之下，水村的耳朵聽到了一陣麻雀牌聲，他的鼻子又聞到了一陣鴉片氣味。心裏想着，在租界上的旅館裏住着，無非是這幾樣了，鴉片，金錢，女人，情形是麻醉，欺詐，荒淫，此外是不知道時間，不知道空間，不知道氣候，甚至是不知世界。這樣的地方，不是爲了桃枝，我來作什麼？桃枝不但無情於我，她當面說嫁人作妾，而且還要在作妾的那一天，請我喝酒。這簡直是當面侮辱我，當面刺激我，我雖是無志氣，能去受這樣的氣嗎？自己想了，一陣，就躺在沙發上，靜靜的想心事。當他心想事的時候，茶房送進一分請帖來，那請帖上寫的是萬有光李梅芬兩個人的名字。梅芬這兩個字，是桃枝的本名，是唱戲以外用的。現在恢復了這個名字，自然不唱戲了。手上拿了這分請帖，只管望了出神，口裏哼着，冷笑一聲道：不要太高興了。反正我有法子對付你。想了許久，將請帖突然向棹上一放，站起身來道：好！我有法子對付你。說畢，他戴了帽子，就出門去了。一直鬧到深夜一點鐘回來，身上便帶了兩瓶藥水，由袋裏掏出來。舉着瓶子看了一陣，口裏冷笑道：你不是長得漂亮，用漂亮來迷惑人嗎？我現在破壞你的漂亮。門一推，有人笑道：爲什麼你一個人自言自語？水村趕快將兩瓶藥水揣了下去，回頭看時，是太湖夫婦來了。太湖笑道：你將什麼東西揣進了袋裏，不讓我們看見？水村道：沒有什麼，不過是一瓶安眠藥水。太湖笑着搖了頭道：不會的，你不是那種人，也犯不着爲了一個女人去自殺。水村笑道：你瞧不起我，以爲我沒有自殺的勇氣嗎？太湖道：不是那樣說，凡

是一個人爲戀愛而自殺，對於那個女子，一定是愛，而不是恨。現在你對於桃枝，完全是恨。除非你揣了手槍去打她，你纔可以平一平胸中的怨氣。你若是喝安眠水自殺，你未免太冤了。太湖說着話，和水村同在軟榻上坐下。小香靠了棹子，站定望了太湖出神，搖搖頭道：「男子漢的心眼，未免太厲害了。女子失了男人，不過和男人決裂而已。充其量要幾個錢。男人失了女人，就要拿槍去打她，太狠心了。你們不是很文明的人，主張戀愛自由的嗎？爲什麼要干涉人家的自由。」太湖笑道：「這幾天因爲別人的事，倒把你一張嘴逼出來了。小香道：「可不是嗎？因爲你所說的話，也太狠了。說畢，她撇了嘴，拿了一根紙條，只管在棹上搓，再不發一言了。太湖也就跟着新夫人的意思，勸了水村一陣，以爲情場角逐，也決不是有勝無敗的。既是失敗了，只當沒有這件事，又何必老放不開手來呢？」水村道：「我決不計較了。他們是後天結婚，等喝過他們的喜酒，我連夜就離開上海。」太湖道：「難道你一定要還喝她的喜酒嗎？」水村道：「那自然。要保持我們以後的友誼，不得不如此呀。」小香道：「于先生，這話對了。你不必念桃枝別的，只念她當日在書紙店裏收買你的畫稿，她要幫你的忙，又不肯明幫你的忙，這一番苦心，也就太好了。水村聽了他們這話，也就默然無話。大家談到夜深，太湖夫婦先自回去，留着水村一人在屋子裏。他靠在沙發上，想了一陣，把衣袋裏兩個藥水瓶子拿出來，放在棹子上，自己對了那瓶子，不免出了一會神。想到小香剛說的話，對極了。只念她當日在書紙店裏收買我的畫，讓我維持生活，用心真週到呀。假設她明明借錢給我，我是一個男子，還要依靠歌女爲生，未免可恥，我算賣畫，她算買畫，就無所謂了。她又怕我不肯賣畫給她，只顧陸續買我的畫，卻不讓我我知道。設若我沒有和她生疏，她收我的畫，還不知收到何日爲止呢？試問她的錢是怎樣來的？不是陪着人家笑，陪着人家玩，忍受着侮辱換來的嗎？我花過她這樣的錢，我自己只應當感激慚愧，怎麼倒要拿硝鎊水去砸她？我錯了，我完全錯了！想到這裏，拿着兩瓶藥水就要拋掉。然而這東西太厲害，流到那裏，就爛到那裏的。於是把兩個瓶子，揣在身上，走出旅館，就想拋在一條冷靜些的馬路上。轉一個念頭，這

還是不對，假使有人赤腳過去，豈不爛了人家的腳？那末，塞在陰溝裏，也許有人下陰溝撈東西。丟在垃圾桶裏，也許有人找失物。這一下子，倒覺得這兩瓶東西一點沒有辦法對付。想來想去，忽然得了一條妙計，坐了人力車一直奔到黃浦灘。下了車，不管一切，一直奔向江邊。到了江岸，兩邊一看，並沒有人，於是下着決心，再向前一步，就實行他的辦法了。

## 第三十七回

交友可無猜 寵召面謝

作妾原不忝 盛惠心儀



水村到了水邊，身上正想有一種動作的時候，忽然有一個人在他身後叫道：你這是作什麼？你這是什麼用意，以為我要投水嗎？太湖手抓着他的衣服，回頭看時，原來是太湖在身後追着來了。水村們正警方，反警方，什麼話都和你說遍了。不料你心是這樣的死，非幹到底不可。你不想想，你的前途是非常的遠大，為了一個女子自殺，是萬分值不得的事情嗎？水村笑道：你簡直誤會了。我何嘗有自殺的意思，我原來是想殺人，現在一想，這事不對，已經完全回轉念頭了。你不信，看看我手上拿的是什麼？在衣袋裏掏出兩瓶硝鎊水，手一舉，卜通兩聲，一齊拋到江裏去。笑道：我是爲了送掉這個。太湖對於此舉，還是不大十分明白，經他詳細解釋了一番，原來如此，倒不由得嘆咄一聲笑了。因道：你這人一好起來，好得也就過分了。爲了怕人受害，把兩瓶藥水，親自投到江裏來。那末，對於你買這種東西的時候，相隔有多少點鐘哩？你的心裏，變化得真快呀！水村的確的，我的心裏，變化得太快。但這是什麼緣故，我自己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太湖口裏雖然如此說，心裏總還怕他有什麼變動，手握住他的手，無論如何也不放。笑道：我們慢慢的走路，走回去罷。水村看他這情形，心裏也很明白。於是微笑不言的，一路跟着他走回旅館。先到了太湖房間裏，小香見他二人面有笑容，問太湖道：你

見神見鬼跟着于先生後面追出去，究竟爲了什麼？太湖道：我並不見神見鬼呀！你只看水村那時候的臉色，蒼白得怕人，那裏能說沒有事？但是等我追到他身後，原來是不相干，不過是看看江景而已。他說着話，目視水村，水村微笑。小香萬料不到水村有那樣一着棋，也就相信了。在水村自己，自此以後，果然變了態度，非常的快活，日夜都在遊戲場裏鬼混。在電梯上下數次，和萬有光桃枝二人會面，都是很歡喜的，和他們談話。有一次，在深夜三點鐘回來，水村滿臉帶着酒色，又和萬有光桃枝在上電梯的時候撞見了。桃枝隨便的問了一聲那裏來？水村笑道：跳舞。桃枝道：從來不曾聽到說于先生會跳舞呀！水村笑道：這管什麼會不會，花了大洋錢買舞票，抱着女人轉幾轉就是了。不能永久抱着女人，臨時抱抱女人，也是好的。這時，電梯門口，並無第四個人，桃枝見他說話如此放肆，便嘿嘿作聲，笑起來道：于先生從此以後，恐怕要以侮辱女人爲第一條原則。水村道：對的。就怕我沒有那些個大洋錢，假使我有那些大洋錢的話，要盡量的揮霍一頓。萬有光口裏啣了雪茄煙，看看水村，又看看桃枝，只是默然。電梯開到了樓下層，開了柵子門，他還俯了俯腰，讓水村進去。桃枝一個人還自言自語道：女人也不是盡看得洋錢重的。這一句話，不輕不重的正打入水村的心坎。水村就不作聲了。萬有光陪着桃枝進了房間，纔笑道：這位于先生卻是有點喜怒不測，可怕得很。桃枝躺在沙發上，靜靜的想了一會，搖着頭道：你這話不對。從前我初認識他的時候，爲人很誠懇的，不過現在他變成一種不可揣想的情形來了。這或者是爲了我的事，受了一點刺激。萬有光道：你這是不對了。既知道他是受了你的刺激，你爲什麼還要請他在明天喝我們的喜酒。設若他在酒席筵前，神經失常，又發起牢騷來，你看怎麼辦？還是讓他去呢？還是把他驅逐出宴會場外去呢？如此一來，恐怕是個大大的笑話吧？桃枝聽了這話，倒平空添了一重心事。帖子是已經下了，要阻止人家不來，這簡直是一種重大的侮辱。然而果然讓他來，便是萬有光所說的話，不能料定他不失儀。想來想去，竟沒有一個妥當的法子。萬有光看她臉色上那種神情不定的樣子，笑道：現在你也感覺到這件事不大妥

當吧？不過據我看來，只有一個法子，繫鈴還是解鈴人，你去和他疏通疏通罷。桃枝道：這樣夜深，又是在他酒醉之後，讓我一個女子去疏通男子，這句話有點不妥。萬有光也笑道：事情固然是尷尬，不過我很相信你的爲人。桃枝想了一想道：那末，我們兩個人去。萬有光道：我是他的情敵，又是個勝利者，合了那句俗話，仇人見面分外眼明。我若去見他，不但好不了事，恐怕他會氣上加氣。光明磊落的會朋友，去就去，來就來，你怕些什麼？桃枝突然站起來道：好！我就去一趟。你都信得過我，難道我自己還信我自己不過嗎？說畢，推開門，就直向水村這層樓來。水村回來之後，已經關上房門睡覺了。桃枝用手輕輕敲着門，只聽到水村在屋子裏道：咦！你夫妻兩個到這時候，還沒有睡覺。說着話，將門打開，吃了一驚道：原來是你。一定有什麼事見教？桃枝道：我有幾句話要和你說。一說，水村向她渾身上下打量了一番，笑着點點頭道：好的。於是閃開在門一邊，讓桃枝進來坐下，給她斟上了一杯茶，放到面前，然後遠遠的在她對面一張椅子上坐下。桃枝端了茶杯，緩緩的喝了一口茶，又緩緩的將杯子放下，微笑道：我很對不住你……水村搶着答道：我們現在是朋友，過去的事，不要說了。而且我想來想去，是我對不住你。桃枝道：不過我性情太偏了。你追到上海來，我至多不理會你，也就完了，爲什麼我故意用種種手腕來刺激你呢？剛纔你在電梯口上所說的話，我很原諒你，好在也並沒有第四個人聽見。只是以後……以後……她說着，看了水村的臉色，緩緩的道：希望把前事當作雲過太空，我們成爲一個好朋友。我固然有許多不對的地方，但是也有一兩樣好處，請你只念我的好處就是了。水村道：你到我房間裏來，就是爲了這兩句話嗎？桃枝道：是的。我是無所謂，有光他怕你心裏對這件事放不下去，見了面，彼此總好像有些不服氣似的，那很能……她也不知道下面要作個什麼結論，便停止了。水村將手撫着額頭，思忖了一會，搖搖頭道：我今天酒喝得多了，腦子有點不清楚，你說的這話，我始終不明白你用意所在。桃枝道：其實也沒有什麼意思，不過明天是我們宣佈婚姻的日期了。怕你更要受感觸，所以我先來安慰你幾句。明天請你到，不過不要拚命的喝酒。因爲我

明天對了大衆，不便來勸你了。水村笑道：哈哈！我明白了，你是怕我在大庭廣衆之中，胡說霸道，對不對呢？我于水村，雖然一時糊塗，總也有清醒的時候，我就不前前後後仔細想想嗎？我在昨天就覺悟了，對你完全是善意了，你不信，可以問問李太湖。然而我這樣說了，你決計不放心的。我告訴你，我明天搭早車就回南京了。你這杯喜酒我，只算是心領。桃枝聽了這話，自然是心裏放下一塊石頭，然而自己的心事，讓人家猜破，倒反感到有些慚愧了。紅着臉勉強道：不是那個意思。不過我很後悔，我不嫁你作妻，嫁別人作妾，嫁別人作妾，還要請你去喝喜酒，這太子你以難堪了。但是你一定能原諒我的。水村站起來，走近前一步，用很柔和的聲音彎了腰，向着她的臉道：李女士，你放心，快天亮了，你去安歇罷。本來你予了我以難堪，我應當予你以難堪的。然而對一個心愛的人，予她以難堪，這不是我們所應做的事。所以我對於你，完全退讓了。桃枝道：一個心愛的人，水村道：對了一個心愛的人，雖然我恨你，我怨你，然而我總是愛你的。你去睡罷。好安歇了，起來作新娘。桃枝實在也有些倦了，站起身來猶豫了一陣，低聲道：你不再恨我了嗎？水村道：你放心去安歇罷。我九點鐘就走。桃枝走到門邊，回頭來道：我早知道你是這樣，我不應該太激烈了，我有些……水村笑着站起來道：善事夫子，無有二心。說時手扶着門，要作個關門之勢。桃枝站着停了一停，望了他道：你若走的話，也許我們這是最後一次見面了。水村道：凡事總有個最後的，那有什麼關係呢？再見了。說畢，緩緩將門關上。桃枝對着房門，望了一望，伸起手來，想去敲門。但是剛一擡起手，又縮回來了。只是歎了一口氣，正轉身要走。水村一開房門，探出半截身子來，笑道：還沒有走嗎？桃枝道：我很對不住你……聲音哽咽住了。水村回轉身去，卻把放在枕頭下的請帖拿了來，雙手交給桃枝，微鞠着躬道：請你收回，我寵召面謝了。桃枝道：你這是什麼意思？水村道：這很容易明白的，免得我看到又受刺激。桃枝道：你不會撕掉它，不會燒了它？水村道：因為我不忍那樣辦。桃枝拿着請帖，自看了看，點頭道：好！再會了。這纔一直走回房去，將請帖向棹上一丟，和衣就在牀上倒下。萬有光看着請帖，笑道：你勝利了。桃枝道：我



勝利了，但是也可以說是我失敗了。萬有光知道她話裏有話，就不便再問了。桃枝昏昏的睡去，醒來的時候，萬有光已不在這裏，倒見她的孀娘孫氏，含笑坐在一邊。桃枝突然坐了起來，道：「什麼時候了？」孫氏道：「一點敲過。桃枝道：『在上海真是昏天黑地，又去了大半天了。』說着話，踏了拖鞋起牀，低頭一看自己身上穿的花紗旗衫，滿身都是皺紋，便呀了一聲道：『這件衣服，去了半條命了。』孫氏道：『那要什麼緊，以後你穿什麼衣服都有一天換一件，也不在乎的。』你看，萬行長給你買的東西，說着，將那架穿衣鏡櫥子門打開，只見掛的衣架上深黃淡紫，掛了七八件長衣，有綢的，有紗的。孫氏笑道：『人家拿了你的衣服去作樣子，不分日夜，和你趕起來的，你愛穿那一件，就是那一件。』你定做的皮鞋，送來了，可是半打。萬行長說：『今天你陪客的時候，要穿什麼衣服，可以換什麼鞋。』說着一指櫥面前陳列着十二隻皮鞋，她又捧了一個紙盒子，送到桃枝面前，將蓋揭了開來，笑道：『這是一打絲襪子。』桃枝將手一推道：『要你獻寶，還是怎麼樣？』這些東西，我也都看見過的。孫氏碰了一個釘子，只得退後了。桃枝走到洗澡間，洗了身臉出來，走到梳妝臺前，對了鏡子，正要拿梳子去梳頭髮，忽見鏡臺上大大小小，有三個錦絨盒子。先將一個大盒子打開，裏面是一串滾圓晶亮的珠圈。再開一個小盒子，裏面卻是一粒鑽石指環。只看了這兩樣東西之後，心裏已經卜通跳上兩下了。第三次再開一個中等的盒子，再不能站住了，乃是一個半圓式的白金壓髮，上面一路嵌六粒鑽石，便算是四五百塊錢一粒的鑽石，這也就够值三千元了。手裏捧着盒子，坐在沙發上，半晌不能作聲，只管是看着孫氏走過來，也伸了頭看着，笑道：『這都是萬行長親自送來的，他說預備你今天戴的。』你看，他待你是多麼好？他隨便送你一點東西，就值這些個錢。假使你跟他週年半載之後，人家要花多少錢呢？我在南京，早就勸你和萬行長要好，你不大信我的話。照今天的事看起來，我的話算沒有勸錯你吧？老實說，世上只有能拿錢出來的，那纔是真心待人。口頭上說幾句好話，表面上做出那溫存的樣子，誰不能够？你以前就是看不出這一點，幾乎上了人家的當。桃枝皺了眉道：『不要瞎扯淡。』孫氏笑道：『我是老實話呀！現在

你把衣服穿起來，把首飾戴上，先照照鏡子，你看是那件好？停一會，就穿那一件出去見客。桃枝一回頭，見櫥門開着，裏面掛了那些鮮豔奪目的衣服，也就情不自禁的自取了兩件出來，對了鏡子換上一件淺紅色的紗衫，然後掛着珠圈，帶上指環，插上壓髮，對着梳妝臺的鏡子看看，回頭又對櫥子上的穿衣鏡看看，正自得意着小香一推門進來了。見桃枝這種打扮，笑道：老萬對於你真可以說是鞠躬盡瘁了。桃枝笑道：他得意的事，怎樣不應該多花幾個錢呢？他每年掙十幾萬塊錢，這並花不了他百分之幾，千分之幾呀！要不然，我爲什麼……這句話沒有說完，萬有光走進來了，後面兩個茶房，捧着兩個大鮮花籃子，一路走進來。他笑着向桃枝拱拱手道：漂亮！桃枝道：漂亮嗎？恐怕是三分人才七分打扮吧？萬有光笑道：不用我說，請別人看看，不打扮是美玉無瑕，打扮了是錦上添花。你看，你們看新娘子也看呆了。兩個捧花籃子的茶房，站在門邊笑着走了。萬有光見她還踏着拖鞋的，笑着拿了兩雙皮鞋走過來，笑道：你看穿那雙好？小香笑道：據我說，只要萬先生能親自給她穿上，無論那一雙都好。萬有光笑道：這不成問題，對於夫人，什麼差事都可以當的。何況這還要算是美差呢。說着，當真的走進前一步，俯了身子要去替桃枝穿皮鞋。桃枝將手一揮，笑道：不要鬧了。人家還沒鬧，你倒自己先鬧起來嗎？小香笑道：大概你有些不好意思，嬌娘，到我房間裏去坐坐罷。說着，拉了孫氏就跑出房去。萬有光見屋子裏沒有了人，索性在沙發上坐下，俯着身子，撈起桃枝一隻腳，真要和她去穿皮鞋。桃枝一手挽了萬有光的頸，望了他笑道：你什麼時候走的？我一點不知道。萬有光道：你今天大喜的日子，我非得把一切的東西都給你預備好了不可。所以我不驚動你，我就走了。你說這話，我想起了一件事，看看這裏酒樓上，已經佈置好了沒有？再過兩個鐘頭，說不定就有客先來的了。他放下皮鞋，握了桃枝的手，在她手背上親了一下，忽忽的就走了。桃枝一人在房間裏，看看影子，又看看身上的東西，想到萬有光爲人，也很誠懇的，他體貼人，並不做，在表面上，只是做了再說。他雖在上海混，決沒有那種流行的滑頭毛病，自然是比我年紀大一點，惟其是大大一點，所以能够

體貼的很切實。果然的，嫁丈夫不過圖精神和形式上得着安慰罷了。他就是能給予我一種安慰的，做姨太太有什麼關係？不見得做正太太的多長一塊肉出來。我並沒有和他要一樣東西，他就給我預備這些。假使我要的話，還不是我要什麼就給什麼嗎？想到這裏，自是心曠神怡，門一推，孫氏進來了，人一蹦，輕輕拍着手笑道：好了。小千那傢伙，和小李辭行走了。我親看到他提了行李小箱子走的。桃枝默然坐着，用手去弄胸前掛的珠圈。孫氏道：那是頂好的珠子，你不要用手去捏，染了汗在上面，珠子是會退光的。桃枝想了許久，突然站起來道：哎！丟開他罷。姓萬的能給我一種安慰，我就一心一意跟着姓萬的得了。天下的事，那裏能够十全呢？嬌娘，預備點心吃罷，吃完了我要燙頭髮，打扮做新娘子了。到酒樓上去通知老萬一聲，我等他一塊兒吃呢。孫氏笑道：你現在也愛他了。他這人實在可愛的，我一見他就從心裏佩服出來呢。從此以後，你就是行長的太太了，你能不愛行長嗎？一二年之後，你再添下一個小孩，那就是小行長。小行長再變成大行長。你到了我這大的年紀，就不會像我這樣受苦的。桃枝笑道：去罷，廢話！孫氏去了。桃枝回味她嬌娘的話，未嘗沒有道理。不說別的，就是這些首飾，也够活半世的。還有什麼比這可寬心的呢？她一個人，不必人家逗引，也就看了鏡子裏的新娘子，微微的笑了。

### 第三十八回

#### 救急筵前新郎甘假冒

#### 約逃海外舊雨可能忘



在

這七點鐘的時候，春風旅舍的酒樓，擺了十幾棹中國宴席，來賓紛紛入座。萬有光穿了西式禮服，桃枝穿了粉紅的紗衫，都是喜氣一團的招待來賓。這酒樓正面，是個大廳，原預備人家舉行盛大宴會的。現在爲萬有光包了大廳兩側，還有十間小房間，依然保留着，預備人家臨時小吃。這一號小房間，有一個西服男子，獨自坐了，只要了兩碟涼菜，一瓶啤酒，慢慢的小飲。這個男子，便是于水村。

第二號小房間，有一個中年婦人，怒氣勃勃的坐着。另有兩個十幾歲的小女孩，一個八九歲的男孩，陪她坐着。雖擺了酒菜，這婦人並不會動箸，只是靜靜的坐着，聽那大廳裏人說話。這個婦人，就是萬有光的太太。兩個少女，是萬小姐，一個孩子是萬少爺。他們和隔壁的于水村，抱着同一的心理，是要來看熱鬧。萬太太見男女來賓，已經入席，茶房也在斟酒了，二小姐道：「我們可以出去了。」萬太太道：「不！這個時候出去，你那不要臉的父親會逃走的。我料他今天要出風頭，一定要演說。等他開口的時候，我再衝出去，看他賴得了賴不了？那個騷貨交給你們了，只管打，打出禍事來，都在爲娘的身上。」萬太太說話，究竟是在氣頭上，她十分的按捺着她的嗓子，然而還是一字一字收入隔壁小房間裏來。水村聽到，心裏連跳了幾下。這樣一來，桃枝還有什麼面子見人？更也無法嫁姓萬的了。連忙叫了茶房來，會了酒賬，就悄悄的走進了大廳。然而十幾棹人，大家紛紛攘攘，都圍住了萬有光和桃枝說話，百忙中進來一個客，也不會注意到。水村見最遠的一棹，有兩個空位子，自向那裏坐了。萬有光和桃枝各在中間一棹的主席坐定了。萬有光見客已坐定，手上端了一大杯酒，轉過身子來，向各棹子上請酒。這大廳裏，有十張圓棹子，擺成半環形，萬有光坐在正中間的末席，自然是面朝着裏，這時站起來請酒，纔回身看到其餘的各棹上去。這席的下方是個大圓洞門，沿着門圈，繫了綢彩，映上紅綠的電燈泡，大廳裏面四架大電扇，呼呼作響，轉着生風，把彩綢吹動，萬有光舉着酒，正要演說，提高了嗓子道：「今天……就在他說出這兩個字以後，那彩綢一動，在紅綠燈光下，現出一個婦人來。這婦人不是別人，正是自己夫人。這一下子，不但今天幹什麼來着，說不下去了。就是手上捧的那個杯子，也抖顫不定，把杯子裏的酒，只管向杯子外潑了出來。那臉上，更是囚犯要上刑場一般，灰白得一點血色沒有。只得強自鎮定着，放下了杯子，含着笑迎上前去。這裏酒席上的男女來賓，也不過一半，認得萬太太認得的，自然都心驚肉跳，替萬有光捏一把汗。那些不認得的，坦無事，還嘻嘻哈哈的說笑着，正以萬有光去專迎一個婦人，禮貌有加爲奇。萬太太走到大廳中間，目光四射，見

萬有光迎上前來，劈頭一句便問道：你今又爲什麼這樣大請其客？萬有光笑道：我何嘗請客？是我的朋友請客，我來作陪呀。萬太太道：哦！我聽說是喜事，這樣子一點儀式沒有，不像大喜事呀。那一位是新娘子呢？桃枝見一個婦人，無端闖進來，太沒有禮節了。而且問的話，也不堪入耳，便突然站起身來，挺胸答道：我是新娘子。座客裏面有人正想說不是喜事，偏偏新娘子又承認了。這事真僵上加僵了。這個人急中生智，只得站起身來大聲道：我介紹一下子，這是萬行長的太太。桃枝也不料這個時候，忽然有萬太太出現，臉色一變，站定了竟坐不下去。萬太太笑道：這個是新娘子，新郎在那裏呢？我要看看啦。全席的人一聽，心想：糟了！這非戳穿紙老虎不可的了。萬太太見沒有人答覆，就板着臉問萬有光道：我看到你剛纔站起來說話……萬太太下面一句不會說，出于水村從席上走了出來，走近前一步，向萬太太一鞠躬道：兄弟有點事離了席，歡迎來遲一步，請原諒。萬太太道：你先生是什麼人？何以要你歡迎？水村笑道：原來萬太太還不明白，今天這酒席是我請的，我是主人呢。萬太太對他渾身打量一番，因道：今天可是喜酒？水村笑道：是呀！我在萬太太面前並不否認啦。萬太太道：那末，新郎是誰呢？水村毫不躊躇的答應道：是我，難道還有第二人嗎？哈哈！哈哈！他在打哈哈的時候，目光由近處萬有光的臉上，再看到遠處桃枝的臉上，更看到一席來賓臉上。來賓們當然都是十分奇怪的，桃枝神色一動，若有所思，坐了下去。萬有光身上好像一顫，然而又強自鎮定了。萬太太萬不料有這樣一個人，在大庭廣衆之中，冒充起新郎來的。明明知道是人家冒充，除了當事人否認而外，別人是無法去管的。自己籌之爛熟的要到這裏來大大發作一頓，現在三言兩語，就讓堵回去了，真是有些不甘心。在水村哈哈大笑的時候，她真恨不得打他兩個嘴巴。等他笑完了，纔淡淡的道：哦！原來你先生是新郎，失賀了。但是這酒樓的定座牌上，何以寫得是萬先生定座呢？水村笑道：那末，萬太太以爲當寫姓什麼的人定呢？萬太太道：你先生作喜事請客，自然寫你先生的貴姓，何以寫上我們的萬姓呢？水村笑道：這個問題容易答覆，請萬太太乾我們一杯酒。說着，滿滿的斟了一杯。

白蘭地，遞到萬太太手上。萬太太毫不推辭，骨都一聲，將一杯酒喝下去了，照了一照杯，交給了水村笑道：我還要請教。水村將杯子放下，另掉了一個玻璃杯子，倒了一杯葡萄酒，自喝了一口，然後走過來，向萬太太笑道：萬太太，教我不要寫你的尊姓，很對的。我也不能那樣傻，自己請客，要別人出面。萬太太，你要知道我是寫我自己的姓啦。萬太太道：難道你先生也姓萬？水村笑道：這用不着加上難道兩個字呀！這個萬字，不是萬太太能私有的，也不是我能私有的，姓萬的多得很呢。我們萬不能看到那裏寫了一個萬字，認爲那東西就是我的。我姓萬，你也姓萬，我高攀點，攀了這樣一位老大哥，說着，一手握了萬有光的手，一手拍了萬有光的肩膀，笑道：今天請他作個訂婚時候的主婚人，請他演說兩句，這也是一筆難寫兩個萬字上的情分，不能推卻的呀！本家嫂子，你還有什麼見教呢？這些男女來賓，逆料必有一場惡戰，突然走出一個于水村來，替萬有光作了擋箭牌，把個萬太太駁得啞口無言，大家痛快極了。萬太太道：我並不認得你，要你稱呼什麼嫂子？水村道：我和有光有交情呀。和他以兄弟相稱，再稱你作嫂子，這是擡舉你，你既不認識我，我在這裏請客，你爲什麼來攪亂？有光是有面子的，我不料他有這樣一位太太！說畢，掉轉身自回席去，不理她。萬太太惱羞成怒，抓着萬有光道：不管是誰請客，我不要你在這裏，你和我走。於是扯着萬有光便跑。萬有光道：好好！你這東西，我走！於是一陣風的走了。這裏在場的賓客，一時議論鼎沸起來，也有和水村說話的，也有去安慰桃枝的，再沒有一個人安心喝酒，只管亂跑。桃枝搬了一個凳子，放在大廳中間，自己站了上去。向大家揮手道：諸位請入席，諸位請入席！酒席是兩個人出名請的，走了一個主人翁，還有一個主人翁呢。這不算什麼，女人們爭風吃醋，都是有的，可是難得我這位好朋友，替我解了圍，我不嫌他，他便宜冒充了新郎，我要和在座的人，共同敬他三大杯。大家見新娘子毫無羞澀之態，而且還要敬客三大杯，都佩服她豪放，拍拍拍，鼓起掌來。在鼓掌聲中，大家回了座，水村也坐到了原處。桃枝親自走過來，笑問水村道：你還是喝白蘭地呢？還是喝葡萄酒？水村笑道：白蘭地是對付敵人的，難道你還要把

我當作敵人？桃枝不覺笑了起來道：「那末，就是三杯葡萄酒吧。可是要三大杯。水村道：「三大海，我都喝，不是還有諸位來賓陪着嗎？剛纔那場險事，讓我遮掩過去了，我痛快，大家也痛快，我們就應當痛痛快快的喝。大家聽說又鼓掌。桃枝擺了三隻玻璃杯子，在他面前，滿滿的斟上三大杯，水村先端一隻杯子起來，高高舉起道：「不問諸位的意思如何，我先喝了，於是將這杯酒，一飲而盡。這杯下去，那兩杯，便不停留，也是一舉一飲，一飲一盡，一直將三杯酒喝完之後，將杯子在棹上按了一按，噯了一聲道：「痛快！諸位來賓答應陪我三杯的，就看大家賞臉不賞臉了。我的義務是盡了。大家聽了這話，不問是會喝不會喝的，都端起杯子來向他舉了一舉。當大家舉杯子的時候，水村情不自禁，又端起杯子來喝。其中有幾個來賓，認爲水村是能喝的，便單獨的來敬他的酒。他並不推辭，來一個，陪一個，一連陪人十杯酒，還不會落座。桃枝走過來，用很和緩的聲音道：「水村，你不能喝了，再喝你就醉了。水村笑道：「醉了要什麼緊？倒下頭去睡上一覺罷了。平生我沒有經過這樣痛快的事，你不用攔我，就只喝這一杯。說畢，他隨手端了棹上一杯酒，又是骨都一聲飲完。他將手上的玻璃杯子一放，轉身就走出了大廳。桃枝究竟是個主人翁，不便追得，見太湖在身邊，便頓腳道：「你趕快追着他，他醉了。太湖也覺他走路歪斜，有些顛倒的樣子，也就由後面跟了出去。這個時候，已有萬有光知己的朋友出面，料理酒席費，桃枝抽開了身子，自回房間去。她到房間裏，什麼也不管，首先一件事，便是抽出手絹來，抽出手絹來之後，第二步便是伏在沙發椅子背上，放聲痛哭。孫氏由後面跟了進來，看到她這種情形，明知係因爲受了委屈，所以哭出聲來，要消這一口冤氣。便坐下來用很和緩的聲音道：「我的姑娘，你不要哭，有話慢慢的說呀。桃枝哭着道：「鬧到這步田地，我還有什麼可說的，只怨我命苦就是了。這樣看起來，姨太太總是不能做的，做還沒有做，已經就受氣了。孫氏道：「你當然是委屈一點，但是你要看看萬行長的面子，他待你是很不錯的呀。桃枝道：「他待我很不錯嗎？若是把我當一回事，就該早早的把家裏安排得好好的，爲什麼讓人家鬧出這樣一件大笑話來。我看他，決計是沒有誠意的。」

說到這裏，又嘩啦嘩啦，哭將起來。孫氏也明知今天的事，鬧得太僵，結果，又是于水村出來打的圓場，這一下子，不能不讓桃枝回心轉意，又愛到水村頭上去。這樣一來，真是一隻煮熟的鴨子，又讓飛了。但是事情實在是在桃枝受了委屈了，又有什麼法子來勸她不傷心呢？於是孫氏也就默然的坐在一邊，不好再說什麼。桃枝哭了一陣，站起來，走到浴室裏，重洗了一把臉，走到梳妝臺邊，重新撲了一遍粉，打了一遍胭脂，又對着鏡子牽了一牽衣襟。孫氏一見，便問道：「姑娘，你這是什麼意思？還打算到那裏去嗎？」桃枝道：「于先生爲我出了這樣大的力，我要看看他去。」孫氏道：「他現時並不住在原先那房間裏，知道他搬到那裏住去了哩？」桃枝道：「我想他一定沒有搬出這旅館，不過是掉了一重樓罷了。不然，今日不會來得這樣巧，我要去找他談一談。只有他真是愛我的，我現在覺悟了。」孫氏一把拉住她道：「你不要胡鬧，你決不能再去看他。」桃枝一頓腳道：「我再不要你干涉了。正自這樣爭執着，萬有光滿頭是汗，走了進來。一見桃枝，深深的作下一個揖去，透着苦笑道：「沒有話說，我是一千個，一萬個對不住，你希望你原諒我。」桃枝不理他，向沙發上一坐，手搭了椅子背，用背朝着萬有光，並不說話。萬有光道：「我知道今天的事，是一萬個對不住，何人走漏了消息，我實在不得而知。不過我可以告訴你的，我已經有了辦法了。」桃枝將身子掉了轉來，問道：「你說有了辦法，有了什麼辦法？」萬有光道：「我向行裏請一年假，帶十萬塊錢，和你一路出洋去，你要知道，我已恨極了她了。她要反對我，沒有什麼關係，事前可以攔阻，事後也可以辦交涉，總不該預備在大庭廣衆之中，來抓破我的面子。今天要不是于先生出來解圍，今天這一場大事，不知鬧到什麼田地。讓新聞記者聽了去，又是一件極有趣味的新聞，各報一登，我在社會上，怎樣立足呢？她能做初一，我就能做初二，我現在幹到底，和她拚一下，看她能不能跟在後面跑上外國去？你現在非和我合作不可，若是爲此一鬧，你就灰心，豈不是正中了然人家的離間之計？」孫氏猛然在旁邊插了一句嘴道：「對了。」桃枝道：「你說的都是真話嗎？」萬有光道：「怎麼不是真話？今天我就藏起來，不回家去，明後天有船，我們先到香港，到了香港之後，我們再



出洋。歐洲也好，美洲也好，聽你的便。孫氏道：喲！到外國去，什麼時候回來呢？萬有光道：這個你不必擔憂，總有我陪着。我要走，自然和你丟下一筆安家費。桃枝道：出洋我倒不是自小就有這種雄心，不過你丟下的事情嗎？萬有光一頓腳道：丟得下，現在是無論什麼犧牲，我在所不辭的了。桃枝道：出洋之後，怎麼辦？萬有光道：上海方面，自然有朋友出來調解。等調解和平了，我再回來。桃枝道：假使調解不了呢？萬有光又一頓腳道：我就做一輩子華僑，永不回來。桃枝道：你下了決心嗎？萬有光道：我下了決心。你若不相信，我把出洋的十萬塊錢，先撥過來，交在你手上。桃枝道：果然如此，你的意思，總算不錯。不過我還要想。萬有光道：這旅館裏，大概不斷的有偵探來，我暫時躲開。等我找好了地方，再來通知你。你千萬放心，不必想了。說畢，他忽忽就走了。桃枝和孫氏坐在房間裏，討論了一陣，她多少還有點考慮。孫氏的意思，只要萬有光能丟下一筆安家費來，其餘可以不問。不一會，小香來了。桃枝又把萬有光的意思告訴她，只是現在自己也很感激水村的，他醉得那樣走開了，不知道現在在什麼地方。小香道：不是我說，你嫁人的事情，又不是穿衣服，今天好掉這個樣子，明天好掉那個樣子，你要怎樣辦，自己拿定了主意。怎麼辦，這也可以亂考慮的嗎？桃枝道：不知道小子在什麼地方，我很想見他一見。小香道：太湖跟着他去了，等他回來，一定有報告的。桃枝皺了眉，用手摸着胸道：妹妹，你替我出個主意吧？我現在心裏亂極了，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呢。小香坐在她一張沙發上，握了她的手道：你這樣聰明的人，怎麼要我和你出主意？桃枝道：是誰在這樣的境地上，都是沒有辦法的。出洋固然是好，但是小子對我這分情意，我怎能不報答呢？小香聽她如此說，也沒有辦法，只是發呆。但是不多久，太湖跑了進來了，他穿的一件白紗長衫，溼得左一片，右一片。小香道：你這是怎麼了？太湖道：外面好大的雨，我在天宮旅館送水村走了，他催着我送這封信來。安慰李女士，而且我不知道這邊鬧成什麼樣子，所以冒雨而歸。大家聽說于水村走了，也是很詫異，這又算是一種新變化了。

### 第三十九回 雨道奔忙可憐一路哭 火船赴難忽憶滿江紅



枝真不料到水村這種人行動如此不可測，便向太湖要信看。太湖道：信是很簡單，他有許多話託我在口頭告訴你。他說他搬出春風旅舍去，原打算走，但是究竟不明萬有光對你是一種什麼態度，所以又住在這對過天宮旅館。今天你們大宴會，他躲在一號小房間裏偷看，因為萬太太出來要鬧，他只得挺身而出，替你解圍，求你原諒他。桃枝道：不管那些了，你先把信我看。太湖在衣服裏摸出一封信來，也不知是雨，也不知是汗，已經把信套都溼軟了。桃枝接過那信，趕快撕出來看，只是一張八行，上寫道：

桃枝女士芳鑒：今日之事，十分冒昧，然不如此，則君危矣。君富於感情者，不必以我爲德，然必轉而怨萬先生無疑。我在此，是適增萬先生之惶恐也。今日之舉，救人則變爲不義矣。何苦乎！茲扶醉起程赴寧，三日之內，卽北返矣。好自爲之，無以我爲念。

水村手上

桃枝將信一扔，站起來道：不行！我得和他說幾句話。說時，站了起來，將所戴的幾樣首飾，一陣風似的卸了下來，交給了孫氏，叮囑道：你暫時保管好，這是人家的東西。說畢，就向外走。太湖道：好大的雨，你先等茶房叫一部汽車來，再去也不遲呀。桃枝不答話，已經奔上了電梯口。太湖追來，電梯已下墜了。桃枝到了旅館門口，這纔看見天上的雨如牽線一般，嘩啦嘩啦，洒得馬路上亂響，雨積在馬路兩邊，立刻變了兩道平溝污水，奔流而去。馬路上除了稀少的汽車，人力車，蓋了篷在雨裏過去而外，已絕對沒有一個行人。桃枝見旅館斜對面，正有一家汽車行，不管好歹，就冒雨涉水而過。那粉紅的紗衫，肉色的絲襪，肉色的皮鞋，都讓雨點和泥點，濺遍了。她對此，並沒有什麼感覺，只是頭髮上有水向下淋。她奔到了汽車行裏，纔用手扶了一扶頭髮，對櫃上道：快開一輛車上

車站，上車站！汽車行老板，看她這樣子，知道有急事，一面開價票，一面吩咐車夫開車。桃枝不等車子出門，就先坐上去。車子開上了馬路，電燈光下，看着空中的雨線，格外下得緊急。車子玻璃窗上，一條一條的水線直流，看面前的汽車，在馬路上奔馳着，濺得水花亂滾，彷彿自己的車子，爲了雨的緣故，走得很慢。在車子裏坐着，只急得跳腳。好容易車子到了火車站，跳下車來，就向站裏跑。但是她到了站裏之後，這情形有些不同了。並沒有什麼旅客，只有幾個穿了雨衣的路警，和幾個搬運夫，在站裏走動，連那進月臺的柵欄門，都不曾有收票的人把守，這真奇怪了。聽聽雨聲，下得是更大，地上和月臺的柵頂上，響成一片。走到月臺上，看看停在鐵道上的火車，不見一盞燈火，都是漆漆黑的，並不像有開走的形勢。連忙找着路警一問，說是十一點鐘的夜車開去兩小時了，今晚沒有到南京去的車子。桃枝道：剛纔有人來搭車到南京去，趕不上嗎？路警笑道：那除非坐電報追上去。桃枝忽然一想，不會仔細問得太湖，就跑出來了，也許水村不是直接到南京去呢。於是又跑出站來，要回旅館去。這樣大的雨，站外那有車子，只好冒着雨，跑上了馬路，站在人家店鋪房檐下等着。那檐溜下來，猶如掛了一重水簾子，在面前一般，水點由地下濺起來，也不知道濺了多少泥點到衣服上。好容易等到了一部空車子，出了重價錢，坐回旅館，渾身上下，已是沒有一根紗是乾的了。上了樓推門走進房去，孫氏和小香正在議論着，一見她水淋淋的走進來，同時呀了一聲。桃枝道：李先生呢？小香道：他坐了汽車追上輪船碼頭去了。桃枝道：什麼輪船碼頭？我真是糊塗，不問青紅皂白，追上火車站去了。嬌娘快拿衣裳我來換，我要到輪船碼頭去。李太太多謝你，替我吩咐茶房，和我叫一部汽車。小香道：你瘋了，渾身這樣水淋淋的，你記掛這些事，澡也不洗一個。桃枝道：兩點鐘了，再耽誤，輪船就要開走了。快拿衣服來，襪子鞋，嬌娘！孫氏不由得笑道：你聽聽，襪子鞋和嬌娘，都要。桃枝走進洗澡間，只催要東西。孫氏將東西遞給她，她換好之後，馬上就要走。小香道：你作了一回冒失鬼，還要。桃枝走進洗澡間，只催要東西。孫氏將東西遞給她，她換好之後，馬上就要走。小香道：你作了一回冒失鬼，還要。桃枝走進洗澡間，只催要東西。孫氏將東西遞給她，她換好之後，馬上就要走。小香道：你作了一回冒失鬼，還要。桃枝走進洗澡間，只催要東西。孫氏將東西遞給她，她換好之後，馬上就要走。小香道：你作了一回冒失鬼，還要。

一等桃枝一想，倒是有理。既是走不了，急得只在房子裏亂轉。坐一會，又站一會，站一會，又走一會。好容易，太湖身上穿了雨衣，跑進來了。桃枝不等他問，走上前，一把抓住他，道：「他在那裏？」太湖皺了眉道：「嚶！我的小姐，你害死了我。」桃枝道：「他在那裏？」太湖道：「他醉了。在順風輪船上十二號房艙裏。」桃枝道：「走！我們一路去看他。」李先生，你再辛苦一趟罷。說時，拉了太湖就走。太湖的汽車，停在旅館外，還沒有打發走，於是二人一同上車，馳上江邊。桃枝道：「他醉了，醉得怎樣了？」太湖道：「糊裏糊塗，說話只管笑。」桃枝道：「我對不住他，他實在是傷心極了。我也傷……那一個心字，不會說出，哭了起來。」太湖道：「你不要哭呀。你見了他，是這個樣子，他更難受。」桃枝道：「你讓我在路上哭哭罷。哭够了，見了他，我就不哭了。說着，兩手帶手絹捧着臉，只是嗚嗚咽咽的哭。好在馬路上的雨，並不會停止，她雖然哭，也不會讓人聽見，只好由她了。」汽車停了，太湖搖着她道：「到了，不要哭了。」太湖先跳下車，替桃枝張着布傘，自己穿了雨衣，在雨裏走。桃枝拿了手絹，一面忙着擦眼淚，一面跟了太湖走。眼淚雖然是極力忍住，但是嗓子裏面，依然哽咽着，直待上了輪船，走到十二號房艙門口，太湖跳腳道：「你還要哭嗎？」桃枝這纔站着，停了一會，笑道：「行了，於是一推門，走了進去。只見水村斜躺在一張鋪上，一隻手搭在小棹上，還捏了酒瓶。桃枝道：「水村，你怎麼了？」水村睜開眼睛，看了看，復又閉上，似乎是想什麼事情似的。突然坐了起來，望着桃枝道：「你怎麼來了？」說畢，又躺了下去。桃枝回頭，望着太湖道：「一個人作踐身體，也不至於鬧到這個樣子。於是也坐到鋪上，一手挽了水村的肩膀，一手摸着他的胸，望了他道：「水村，你不是要我嗎？我來了。」水村閉了眼，點點頭。這時突然茶房一陣吆喚，送客的上岸啦，開船了。太湖道：「怎麼辦？」上岸罷，快開船了。桃枝道：「他這個樣子，我能丟下他嗎？」外面又喊道：「送客的上岸啦，開船了。」太湖道：「不要把我們帶走了。」小香在旅館裏會急死的。桃枝道：「你走罷，你去跟着你的愛人。」太湖道：「你呢？」桃枝站起來一頓腳道：「我身上還有幾十塊錢，我送他上南京了。外面又喊道：「送客的上岸啦，快開船了。」桃枝道：「你走罷，你想，我忍心回去，把一個爛醉如泥的人，丟在這裏嗎？」說畢，用手一推，

將太湖推出房門外，拍的一聲，將門又關上了。太湖敲着門道：再會了。說畢，也就沒了聲音。桃枝到了這時，倒覺得心裏坦然了許多。看見棹上有茶壺，從從容容的倒了一杯茶喝，接着感到船身有些震動，已是開了船了。桃枝見水村很是沉醉，索性替他脫了西服，只讓他穿了襯衫，把他的皮鞋襪子也脫了，將他的腳扶上鋪去，然後在他身上檢查了一遍，檢出一張船票和幾張鈔票。在鈔票中間，有一個小皮套子，裏面似乎藏有什麼東西。倒出來一看，卻是自己一張小半身相片，背後用墨筆註了幾行字道：我所愛的，我精神所寄託的，我終身唯一的伴侶。但是在墨水筆寫字之下，又用鋼筆註下幾行小字了。這字是她不愛我，又奈何，無從寄託了，是別人的伴侶了。桃枝一見，心裏不由一陣難過。見他衣口袋上，有自來水筆，就取了下來，反面已是沒法寫字了，將水村用鋼筆寫的字，一齊把它塗了，然後在正面的旁邊，添了一行字道：水村愛我者永存，梅芬敬記。又添了一行小字道：相片和人，一齊永遠贈給愛我者。年月日記於順風舟上。寫好了，放進皮套裏，攔到他的襯衣口袋裏去。自己然後上賬房去補了一張房艙票，回來很安心的在房間裏坐着。因為水村沉睡過去了，沒有人談話，自己勞碌了一天，這樣夜深，也有些倦了，於是爬上高鋪，睡着休息。那船身微微的震盪，正好把人送進睡鄉，不知不覺，也就睡了過去。正睡得酣熟之際，忽然一片人聲喧嘩起來，同時，艙門外人的腳步聲，異常的雜沓。桃枝被聲音驚醒過來，心裏正自詫異，怎麼就會到了一個碼頭了？再仔細一聽時，已經有了哭喊聲，救命聲，這決不是船靠碼頭的那種嘈雜情形，伸頭向玻璃窗子外一看，星光之下，隱隱看到波浪閃動有光，分明還是在江心。然而船上的汽筒，已經嗚嗚嗚，放出很長的聲音。在人聲哭喊中，倍覺得悲慘。這一定是船上出了事了，連忙在高鋪上向下一跳，打開房門來，只見男女旅客，來往亂竄。桃枝抓着個人問道：怎麼了？船上……那人摔了手，向前跑道：逃命罷，機器房着火了。桃枝聽着，心裏卜通卜通亂跳，跟着人跑了一陣，卻並不看到有什麼火燄。倒是船舷上拖了幾根吸水的皮帶，船上的水手茶房們，一陣向面前跑。有人喊道：不行了，燒到貨艙了。貨艙裏是棉花。桃

枝聽到水手都說不行，這是火已成災了。接着，果然有些煙烘氣送入鼻子。房艙裏還躺着一個呢，趕快要去把他叫醒，一同逃命。於是不要觀察情形了，掉轉身，就回向房艙去。不料心裏一急，偏偏找不出原路，亂鑽了一陣，已經看到船舷，冒出一陣一陣的紅煙，這裏沒有下雨，倒是有些江風，風捲着紅煙，只管向上冒着，情形是格外的緊張了。桃枝突然轉着身子，四週亂跑，逢人便問：十二號房艙在什麼地方？十二號房艙在什麼地方？這些不住奔波的人，不是救火的，便是逃命的，那個管你十二號房艙？桃枝胡跑了一陣，找着一個茶房，抓住了他的手，道：你告訴我，你告訴我，十二號房究竟在什麼地方？那個茶房望了她道：你這是怎麼了？你後面不就是十二號嗎？桃枝回頭看時，一扇房艙門半開着，牀上正躺了一個人，不是水村是誰？跑了進去，將水村的身體亂搖撼着。一陣道：水村！水村快醒來罷，快醒來罷。船上失了火了，水村睡得正好，那裏會醒？桃枝拚命的搖撼，水村纔擡起手來，將她的手撥了一撥，偏轉頭去再睡。桃枝叫道：失火了，失火了！失火了！失火了！水村嘴裏唧咕着道：火，別人火，我纔不火呢。桃枝見他沉睡不醒，抱不動他，又背不動他，這可怎麼好呢？再向窗子外看，已經閃爍不定的向外冒着火光，原來窗子外有人亂跑，現在已不看到什麼人影了。這是什麼原故呢？不要是人人都逃走了吧？如此一想，趕緊又跑了出去。原來這個地方正去失火的所在不遠，所有在後方的人，都已經跑上船頭去了。桃枝先向船頭一跑，見船邊掛着的兩隻小舢板，已經有許多爬了上去。懸船的繩子，搖擺不定，船上許多辦事的人，將上舢板的去路斷住，不斷的喊道：這小船上，只許女人小孩上去，男客從緩，不聽話，我們先開手槍打。大家要鎮定，我們大船向江岸邊開，大家總可以逃命的。有人喊道：滿江都紅了。我們還鎮定嗎？桃枝聽了，滿江紅三個字，忽然想起了滿江紅那齣戲，立刻掉轉身來，就向房艙裏跑。到了房艙裏，先脫下自己身上的旗衫，向水村身上忙亂着套上，套上之後，將水村的西服褲子，一陣向上高捲，然後把自己的肉色絲襪，帶綁帶套，向水村兩腳套上。自己因爲身上只有一件短抹胸，將水村的西服套在身上，忘了生命，由鋪上拖了水村兩隻手臂就走。水村由鋪上

滾到艙板上，口裏只是啞啞問着作什麼，並不能抵抗，於是躺在船板上，讓桃枝拖到船舷上來。桃枝向船頭上看時，一隻小舢板，已經由懸繩墜下水去了，另外一隻，也上了不少的人，快要下墜。桃枝一隻手拉着水村，一隻手向船頭亂招道：「慢點慢點！這裏還有一個害病的女人呢。」那船上的火燄，已經高射長空，水面上照着通亮，在舢板上的人，見一個西服男子，靠艙板拖了一個女人出來，又跳又喊，似乎是不幸命的情形了。有人答道：「快點！這船快要下水了。」又有人催道：「船上裝不下人了，再裝人，會沉下去的呀，快鬆吊繩罷。」桃枝在舢板上蹲着身子，極力的向前伸，兩手拉了水村的手臂，借着這點向前奔的力量，拖了水村滾着。她用力太猛了，舢板上有水，腳跟一滑，也滾了下去。船上的水手，看了這樣子，搶上來兩個人，便把水村擡了起來。然而當擡起來的時候，舢板已經墜下去，低過這裏船邊了。這兩個水手，看他這情形，以為是個生病的女子，隔了船欄杆，便將水村向小舢板上的人叢中一拋。水村算是被救了，小舢板已經靠了水面，向江岸划去了。桃枝滑倒在舢板上，爬了起來，也要追這隻舢板時，舢板已經開得遠了。桃枝站在欄杆邊，用手亂招道：「船不要走呀！這裏還有人啦，救命救命！」是那隻舢板上的人，好容易掙脫了這隻大船，那裏還肯重新回來？桃枝越叫得厲害，那舢板越走得遠，桃枝手拍腳跳，亂鬧了一陣，那裏有一點效力？可是船上的火光，一陣大似一陣，在黑暗的長空裏，將火燄捲着紅黑雲頭，帶了細碎的火星，只是隨風亂舞。在長江的波浪面上，也是反映着紅光，搖搖不定，這火光被江風扇動着，在半空裏伸張，將那船頂上的黑暗長空紅了一個大圈，整個兒的船身，都讓一團紅光包圍着。船上面固然是火，然而船的下部，卻緩緩的向水裏沉下來。在船上未走開的男子，由下層跑到中層，由中層跑到上層，最後跑到船的甲板上。不過人跑得快，船也沉得快，大家眼睜睜望着開去的舢板，希望他們再開回來，然而由火光下看黑暗的江面，總是虛空的，那裏有什麼蹤影哩？百十人都擁在甲板上，火光倒是漸漸的縮小，以至於只有幾團小火頭，散在各處。然而水面去甲板，也不過兩三尺了，這些人裏面，有一大半在下層搶着救命圈的，早是

紛紛的向下亂跳。就是那些沒有拿着救命圈的，眼看船要沉下，明知在這裏靜等是死，跳下水去也是死，然而這幾分鐘生命的猶豫，卻是不耐煩得很，因之下通通，一陣水花紛濺，陸續的向下跳人。甲板上一種悽慘斷續的呼喊聲，和那水面上幾叢閃爍的火頭，都慢慢的短縮下去，久而久之，火光沒有了，人聲也寂寞了，長空依然黑暗起來，那一隻其長四十華丈的順風輪船，火燒之餘，很快的沉入水中，由甲板而甲板上的欄杆，由欄杆以至於煙囪，全部都沉到水平線下去了。星光之下，長江恢復了寂寞的景象，水面被風吹着，疊着波浪，滾滾而去。那下面蓋着一隻船，船上演了許多生離死別的慘劇，都一掃無蹤。宇宙上的事務，終歸如此了結，怪不得佛家說，是四大皆空呀。

## 第四十回

### 酒醒夢回江中船不見

### 曲終人渺天上月依然



在

這種境況之下，江面上是恢復一切原來的情形了。離開大船的舢板，已經靠了江，在舢板上的人，就陸陸續續的上了岸。水村原是斜靠在人身上，大家一走，他便躺在舢板倉裏。這舢板上划船的兩個人，究竟是男子，看到倉裏還有一個人，就七手八腳擡上岸來。那些婦孺們，雖然逃上了江岸，但是遙望江中那隻坐來的輪船，已經歸於無何有之鄉，有的丟了行李，有的失了伴侶，有的散了骨肉，痛定思痛，都哭着喊着，鬧將起來。兩隻渡人過來的舢板，遙遙的聽到江裏有呼救聲，也趕快撥回船頭，再向大船方面去救人。天色也變作魚肚色，快要天亮了，等到舢板二次靠岸，自然又救了些人，岸上的婦孺們，有伴侶的，各自尋他的伴侶，這其間，自不少一番悲喜交集的情形。至於水村，他卻因兩個水手，一時擡他擡得急促，放在蘆葦裏面。他雖是醉得昏天黑地，但是經過了這一種救命呼喊之後，加上渡船的震盪，自己也慢慢有些清醒了。不時睜開眼睛看時，覺得臉上涼氣襲人，頭上似乎異常的空虛，感到已不是睡在船上了。不過酒喝



得過了量，人雖慢慢的醒過來，已是四肢無力，展動不能自如，不知不覺得，又睡了一會。及至再醒過來，天已大亮，睜眼一看，身子四週都包裹着蘆葦，原來輪在蘆葦裏面的沙灘上。頭上一片青天，發散着充分的陽光，這簡直掉了一個地方了。突然向上一坐，第二件事又發現了，自己身上，卻穿的是一件女衣，將手一扯，確是衣服，同時，感覺到腳上是空虛的，原來是沒有穿鞋子，套着一雙絲襪呢。呀！昨天晚上作了一晚的夢，莫非是這又作夢，這要讓人看到，豈不是一件大大的笑話？趕快將女衣脫了，將絲襪脫了，站起身來，分開蘆葦，向外一看，正是一片長江，不是上海，不是順風輪船上了。自己如何到了此地，坐着慢慢想一想。記得太湖送上輪船，記得他二次又來報告，桃枝曾出旅館找我，以後我就醉糊塗了。不過似夢非夢的當兒，似乎桃枝來了，似乎她曾大叫着失火，似乎自己由高處向低處一落，有人拋擲着。如此看來，坐的輪船失了火，自己是遇救了。但是何以身上穿了女衣，何以躺在蘆葦上，完全記不清楚了。雖是呆坐着極力的思索了一陣，依然得不着一點頭緒，一摸自己襯衣袋裏，一部分錢鈔東西還在，因為想起了桃枝，將皮套子裏的相片，就倒了出來看了看。這時，不由他不更加一層詫異了，相片上面，已親自加了幾行字，而且寫得是那樣的懇切，唉！這不必疑惑了，自然是她和我同艙，打算和我回南京，結果是她遇了難了。不過我一個醉死了的人，何以還逃了生，一個好人，何以不見呢？何以桃枝身上的衣服，會穿到自己身上來呢？想來想去，找不到這件事情的究竟。心想，這件事，決不是坐在這裏可胡亂猜得出來的，必定到這附近去打聽打聽，纔可以水落石出。這樣想着，於是起身出了蘆叢，向岸上走來。走不多久，已發現了一條通江村的大路，順着大路走過去，便是一所村莊，村莊口，五棵前後參差的綠柳樹下面，一帶竹籬笆，籬笆過去，有一家敞着大門的鄉茶店。店外搭了一座蘆蓆篷，橫七豎八的擺着許多茶座，茶座上，一大半婦女，議論紛紛的談着話。水村信步走入，一聽說話人的口音，五方八處都有，而且那些人穿的衣服，非常時髦，顯然不是鄉下人，這不是輪船下來的難民是誰呢？如此想着，就在單獨靠邊的一個茶座上坐下了。那茶座上的

人，看他身上穿着襯衣，下面穿了西服褲子，又赤着一雙腳，這分明也是船上一個逃難的了，因是大家的目光，都不約而同的一齊向水村身上看着。那意思是說，這人何以後到呢？水村卻誤會了，以為大家注意，也許是爲了他會男扮女裝，這件事讓人識破了，未免難堪，因之故意斜側着身子坐了，將臉避了開去。這茶棚裏夥計和他送上茶煙來，他避了人的視線，自斟自飲。在這凝神回憶的時候，便閒聽着男男女女討論船上失火及沉沒的情形。後來忽聽到身後有個婦人重聲道：我們在大輪船上逃難下來的時候，遇到一件怪事。她這樣說着，就有人問什麼怪事？她道：我們的小船快要離開大船，不是有人拖個害了病的女人出來嗎？又有人道：對了我看那個男子力氣太小，簡直拖不動這個病人，不是船上的水手把那病人擡下小船來，那病人也是沒命，但是拖人的男人也暈過去了。先那婦人道：不對！你以為拖病人的是男人嗎？我聽他的聲音，是女人說話呢。最奇怪的，就是擡下船來的這個病人，並不是女的，是個男的。他落下小船來，就在我的身邊，在火光裏面，我看得清清楚楚的。又一人道：那爲什麼呢？那婦人道：我們船上不是只許女的上來，不許男的上來嗎？這個女的，一定看到病人不會泗水逃命，所以給他男扮女裝拖了出來。只是她自己爲什麼倒又改了男裝呢？又有人道：那個時候，大家心慌意亂，穿錯了衣服，也未可知。水村將這些話一句一句聽得清清楚楚，將自己所知道的，再一互相參證，這件事就十分明白，分明是桃枝救了自己的命，她倒犧牲了。這樣看來，她的愛情，可生可死，真是一個知己了。這時，他已忘了有人注意，也不知道人家笑話不笑話，只是靜靜的坐着閒聽那些人的說話，知道這裏到上海，不過七、八十里路，大家紛紛的議論逃難回上海。水村在茶館裏買了些粗點心吃，慢慢踱到江邊，向長江裏一看，一片白浪滔天，那有什麼人物。對面的天，由上向下蓋着，直蓋到水面上。天水之間，似乎有一些黑影，配上些高低黑點，那大概是江的對岸，這裏的江面，大概是很闊的地方了。在這種地方把船燒了，又沉了，那有什麼法子逃命。呆呆的望了長江，先站着，後又坐着，由上午坐到太陽正中，心裏只管想着，桃枝是沒命的了。不過像她這樣

好心事的人，又不至於死，最好是她藏在蘆葦裏，現在忽然跑出來，那多麼可喜呢？他如此想着，當真跑到蘆葦裏面去找了一陣，那裏有什麼蹤影呢？他如此徘徊着，卻有一隻小輪，由下游直駛到江邊來。輪船正停在身邊，有人大叫道：水村！水村！好了！好了！水村看時，乃是李太湖來了。太湖上了岸，二人握着手，亂搖撼了一陣，彼此再一回顧，幾乎要哭出來。太湖道：桃枝呢？水村道：她……她……果然來了嗎？爲我犧牲了。只說了這一句，他雖不屑於作兒女子態，可是那兩腔眼淚，不明什麼緣故，究竟是像瀑布一樣，傾注了出來。彼此仔細討論了，敘說別後的情形，纔知道上海接了這裏的報告，公司特開了一隻小輪前來搭救難民。至於桃枝上船來，及大雨中奔走火車站的一些情形，太湖也都說了。水村聽了這話，格外的難過。當時，小輪船開回上海，他卻不肯走，又在這裏住了兩天，專門託人打撈屍首。然而打撈兩天，並不見有什麼，大江是這樣滔滔的向前奔流，一個渺小的人身，葬在這深不可測的江水裏，經過兩晝兩夜，如何還能保存呢？到了第三天，水村覺得並沒有什麼希望了，這纔灰了心到上海去。到了上海之後，依然住到春風旅舍來，太湖手上是很便當的，就拿出錢來，和水村重新製了衣帽行李，不過水村心上，這一道創痕，比什麼斧鑿刻畫得還深，終日都是愁眉深鎖，沒有一點笑容。太湖也覺得上海這地方，決不是和水村解悶消愁的所在，夫婦兩人趕緊陪着水村就一直回南京去。到了南京，太湖以爲朋友之樂，總可以解除水村的煩悶，就送了水村到夕照寺，梁家去住。這個時候，梁秋山得了太湖金錢的補助，早把屋子裏陳設一新，水村住在這裏，物質上固然很享受，又比較的與自然接近，自然心裏寬爽許多。只是明明白白的犧牲了一個女子，心裏萬分的難受，拿了幾本書，每日只在屋子裏躺着。這樣靜靜的休養，約有兩個星期，並不會走上街市一步。有時被新野拉着出去，也不過在清涼山上散散步。太湖爲了家室的原故，改了他的根本計畫，在城裏開了一家照相館，夫妻兩個人搬到照相館自行照料去了。上海有一個大學校，寫了一封信來，請新野去當音樂講師。新野寫信辭了，卻在這清涼山附近，就了一個鄉村小學校的校長。這個小學

校和丁二香家不遠，新野上課治事之外，休息的時候，總是在二香家裏。二香的父母，雖是莊稼人，卻不十分頑固，新野的意思，自然看得出，索性挽了秋山夫婦出來作媒，讓他兩人訂了婚。秋山有幾部小說，在上海比較賣得好，也有出版界寫信和他訂約，預約他病完全好了，作他們的編輯。原來在一處窮愁度日的朋友，多少總算有了一點辦法。只有水村一個人，依然在秋山家裏休養，天氣漸漸的涼了，那門口高大的柳樹，柳條直垂下來，拖到人身上，柳葉兒綠綠的，厚厚的，都有兩三寸長，那些柳葉的中間，偶然有一兩片黃葉，便見得這大自然中，已經帶有一些秋意了。加上接連兩天陰天，秋風吹着樹葉，瑟瑟有聲，看看窗外的清涼山，陰黯黯的，似乎都帶了一種憂鬱的樣子，水村更覺是心裏煩悶的很。遇到一個星期日，鶯花歌舞團二次到了南京，在春江大戲院公演。新野爲了和水村解悶起見，和他一路去看歌舞劇，並請了秋山夫婦太湖夫婦以及二香作陪。水村也覺鄉居寂寞，就跟了他們去了。到了戲院子裏，又是滿座，三對夫婦，和水村一個孤獨者，共坐了一個包廂，臺上的歌舞，一幕一幕的過去，到了後來倒數第二幕，便是歌舞劇滿江紅。新野一想不妙，又不便主人翁先說走，只是着急。水村上次不會看過這戲，現在看到臺上佈一個桃花湖景，倒覺得耳目一新。後來女郎唱歌洗衣，少年上場尋死，爲桃花和歌色所陶醉了。及至警察追上，男子反向女郎呼救，女郎把自己的衣服，脫給少年穿了，女郎倒穿了溼衣服，於是救了少年的命。水村一見，不覺受了重大的感觸，以後臺上演什麼，他竟是絲毫不知道了。太湖回頭一看，呀！了一聲道：水村！水村！你怎樣臉上變成這樣蒼白的樣子，你有所感動嗎？新野道：是我不好，不會打聽今天表演的是些什麼節目，糊裏糊塗就來了。走罷！說畢，他先起身，大家見水村臉色轉變，一言不發，也不敢留戀，一齊走了出來。水村的臉色，依然是蒼白的，新野走向前，握住了他的手，搖撼了幾下，笑着低聲問道：水村，你覺得怎樣，心裏很難過嗎？水村搖了搖頭道：不怎麼樣難過，只是這一幕戲，太巧了。大家聽說，好像今天來請他看戲，是有意刺激他似的，都很難爲情，不能說什麼，雇了街上一部公用的汽車，就回到清涼山來。到家

之後，莫新野首先和水村作了三個長揖，笑道：對不住，對不住，我真料不到今天他們歌舞的劇本，倒有滿江紅在內。水村笑道：這倒無所謂，我總是於心不安的，就是不看這齣滿江紅，不見得我心裏泰然無事，大丈夫丟得開，放得下，說些什麼？哈哈！說畢，放聲大笑。大家見他如此，也就不以為意。但是從次日起，每日吃過午飯，水村就不見了。一直到了夜深，他纔能夠回來。問他到那裏去了？他只說是到城裏找娛樂去了。但是他雖是在找娛樂，回得家來，卻滿臉都是愁容。跟着人也一天消瘦似一天。到了第四天，新野有些不放心，就私下跟着水村後面，看他到那裏去。及至他到的所在一看，不是別處，正是上次同看滿江紅的春江大戲院。看看戲院外面所懸的歌舞節目，正有滿江紅一劇。新野和鶯花歌舞團本來是很熟的。和他們一打聽，據說這齣戲，非常之能叫座，若是像現在這種情形，至少能連期公演一個月。新野一聽，倒吃了一驚，果然如此，水村回回來聽，日一齣，晚一齣，非把他憂死不可！心裏想着，向戲院裏看看，只見水村斜坐着椅子上，似乎在想什麼心事。雖然在聲色場中，他眼光射在臺上，和平常的人，面着壁子一樣，並不受一點感觸。新野心想，這倒怪，既是對於歌舞並沒有什麼興趣，又何必花錢到這裏來呢？於是坐在遠遠的地方，看他情形如何。及至到了滿江紅上場的時候，他的精神立刻興奮起來，隨着那舞臺上人的動作，臉色隨時變換。到了那女子和男子換衣服的時候，他的臉色便變成了蒼白，及至警察追了過去，男女發生了愛情，水村卻不住的點頭，又有些歎息的神氣。新野遙遙的望着，心想，這個人，有些着魔了。卻是我不好，不該引他來看這歌舞劇！正如此想着，只見他在人叢中站立起來，突然左右兩幌，他伸着手剛要去抓前面座位上的椅子背，恰是一把不曾抓住，身子向後一斜，便倒了下去，立刻人聲哇呀了一陣。在水村附近一轉座位的人，都紛紛起立。那裏人一動，全場的人也站了起來，秩序大亂。新野搶了上前，由人縫裏擠過去，只見水村斜躺在地板上，頭枕着一隻椅子腳，面色如紙，緊閉了雙目。新野蹲着身子，兩手將他抱起，連喊幾聲水村。水村也微微睜開了一絲眼睛，口裏說道：滿……江……紅，就不能說話了。在這種娛樂

場所，有了這樣一件事，自然是驚動社會的一件新聞。到了次日，各報上登着這樣一段記載：

畫家于水村，戀一歌女李桃枝，已有婚約，雙方忽因誤會，感情破裂。桃枝乃嫁一上海銀行家爲妾。銀行家自鳴得意，於春風酒樓，置酒慶賀。其妻適至，欲毀桃枝。于亦蒞滬，挺身而出，自認爲李夫。風波乃息。于知李終不屬意於己，比席終，扶醉登輪回寧。李追至送之。舟出吳淞未久，忽失火，船上放舢板先救婦孺，李以于醉不能步行，彼此易衣，抱之登舢板。李竟不克逃命，葬身魚腹。于得生還，每念李，鬱鬱不樂，乃日往看歌舞劇爲消遣。適有滿江紅一劇者，亦述女子易衣救男子事，于每觀，必傷心至極，且愈傷心愈欲觀之。昨日，受激刺過甚，在戲場中一蹶不振。嚴部長封翁正心先生，惜其才，浦口以北，有桃花林一座，爲嚴私產，特捐地一畝葬之。因地絕似滿江紅佈景中之一幕，欲爲之留一佳話也。

這段新聞傳出後，更惹起社會的注意，自是說得很熱鬧。然而在當事人本身，卻是很蕭條的。一個江上的黃昏，一輪盆大的月亮，行在天空，照着江中波浪，金光一閃一閃，和四月間某一個黃昏的景致，正是一樣。津浦車的輪渡，旅客如潮湧一般，由輪船碼頭擠上浦口的江岸，喧嘩極了。去碼頭不遠，有一隻小船繫在一棵秋柳之下，船上放了一口棺木，在雪一般白的月光下斜照着。棺木裏所睡的一個人，他曾在這潮水般的旅客中間，由浦口擠着渡江到南京去的。將距離的時間算起來，不過是半年罷了。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滿江紅

實價國幣

外加運費匯費

著	者	張	恨	水		
發	行	人	張	靜	江	
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所	世	界	書	局

【三七·十·新四】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2836B



